金瓶梅

會評會校

劉輝 吳敢輯校

叁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ISBN：978-962-257-750-3

9 789622 577503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會評會校

金瓶梅

劉輝　吳敢　輯校

叁



會評會校金瓶梅(叁)

劉輝　吳敢　輯校

出版：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智群商業中心十三字樓
電話：2528 3671　圖文傳真：2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門市部)
電話：2528 3605　2865 0708　圖文傳真：2861 1541

承印：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利眾街27號德景工業大厦十字樓
電話：2896 3687　圖文傳真：2558 1902

發行：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厦3字樓
電話：2150 2100　圖文傳真：2407 3062

© COSMOS BOOKS LTD. 2010
ISBN 962 257 750 4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一九九八年初版・香港
二〇一〇年五月修訂本・香港



第四十四回　避馬房侍女偷金　下象棋佳人消夜



第四十四回　避馬房侍女偷金　下象棋佳人消夜

夫藏壺與偷金作遥對章法，下象棋與彈琵琶又作遥對章法。自生子後，至此欲將生子加官後諸事一總，以便下二回卜龜兒用第二番結束也。章法之整暇如此。

藏壺爲玉簫事暗描，却是月娘不嚴之罪；偷金固是嬌兒事，然夏花復留，使家法不行，衆婢無所懲創，又是月娘引邪入室之罪。蓋夏花以桂姐留。桂姐，月娘收以爲女兒者也，夫復誰尤？況桂姐輩，月娘常勸西門遠之者也。欲其夫遠之，而却親以爲女，其何以相夫？故受桂姐之逆，而乃遷怒玳安，是亦福建子誤我之意也歟！

寫桂姐，分明其姑之婢真贓實犯，猶有許多雌黄，强口奪情，可畏如此。人情不肯自責又如此。

金蓮心事，每於憤怒處寫之。瓶兒心事，既不一言，何由寫出？故又借銀姐下棋，將海枯石爛、天長地久不言之恨輕輕道出。文字之巧如此。

直至西門大哭之時，下象棋之恨方出；又至金蓮撒潑之時，下象棋之恨又一出；趕至普淨幻化，方冤仇如雪潑入湯內也。

詞曰：〔一〕

晝日移陰，攬衣起，春幃睡足。臨寶鑑，綠鬟繚亂，未斂裝束。蝶粉蜂黄

渾褪了，枕痕一線紅生玉。背畫闌，脉脉悄無言，尋棋局。

右〔滿江紅前〕〔二〕

話說敬濟衆人同傳夥計前邊吃酒，吳大妗子轎子來了，收拾要家去。月娘欵留再三，說道：「嫂子，再住一夜兒，明日去罷。」吳大妗子道：「我連在喬親家那里，就是三四日了，家裡沒人，你哥衙裡又有事，不得在家，我去罷。明日請姑娘衆位好歹往我那里坐坐，晚夕走百病兒家來。」月娘道：「俺們明日只是晚上些去罷了。」吳大妗子道：「姑娘早些坐轎子去，晚夕同走了來家就是了。」說畢，裝了一盒子元宵、一盒子饅頭，叫來安兒送大妗子到家。李桂姐等四箇都磕了頭，拜辭月娘，也要家去。月娘道：「你們慌怎的，也就要去？還等你爹來家，他分付我留下你們，只怕他還有話和你們說，我是不敢放你去。」桂姐道：「爹去吃酒，到多咱晚來家？俺們怎等的他？娘先教我和吳銀姐去罷。他兩箇今日纔來，俺們住了兩日，〔三〕媽在家裡不知怎麼盼望。」月娘道：「可可的就是你媽盼望，這一夜兒等不的？」李桂姐道：「娘且是說的好，我家裡沒人，俺姐姐又被人包住了。寧可拿樂器來，唱箇與娘聽，娘放了奴去罷。」【張評】三官事如畫。正說着，只見陳敬濟走進來，交剩下的賞賜，說道：「喬家並各家貼轎賞一錢，共使了十包，重三兩。還剩下十包在此。」月娘收了。桂姐便道：「我央及姑夫，你看外邊俺們的轎子來了不曾？」敬濟道：「只有他兩箇的轎子。你和銀姐的轎子沒來，從頭裏不知誰回了去了。」桂姐道：「姑夫，你真箇

回了？你哄我哩！」那陳敬濟道：「你不信，瞧去不是！我不哄你。」剛言未罷，只見琴童抱進毡包來，說：「爹家來了。」月娘道：「早是你們不曾去，這不你爹來了。」

不一時，西門慶進來，已帶七八分酒了。走入房中，正面坐下。董嬌兒、韓玉釧兒二人向前磕頭。西門慶問月娘道：「人都散了，怎的不教他唱？」月娘道：「他們在這里求着我要家去哩。」西門慶向桂姐說：「你和銀兒亦發過了節兒去，且打發他兩箇去罷。」【張評】倒是他兩箇去，妙絕。月娘道：「如何？我說你們不信，恰相我哄你一般。」那桂姐把臉兒苦低着，【綉乙本評】畫。不言語。西門慶問玳安：「他兩箇轎子在這里不曾？」玳安道：「只有董嬌兒、韓玉釧兒兩頂轎子伺候着哩。」西門慶道：「我也不吃酒了，你們拿樂器來，唱〈十段錦〉兒我聽。打發他兩箇先去罷。」當下四箇唱的，李桂姐彈琵琶，吳銀兒彈箏，韓玉釧兒撥阮，董嬌兒打着緊急鼓子，一遞一箇，唱〈十段錦·二十八半截兒〉。【張評】有此一番情事，方起得下文偷金花樣。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都在屋裡坐的聽唱。唱畢，西門慶與了韓玉釧、董嬌兒兩箇唱錢，拜辭出門。「留李桂姐、吳銀兒兩箇這里歇罷。」

忽聽前邊玳安兒和琴童兒兩箇嚷亂，簇擁定李嬌兒房裡夏花兒進來，禀西門慶說道：「小的剛送兩箇唱的出去，打燈籠往馬房裡拌草，牽馬上槽，只見二娘房裡夏花兒躲在馬槽底下，諕了小的一跳。不知甚麼緣故，小的每問着，他又不說。」西門慶聽見，就出外邊明間穿廊下椅子上坐着，一面叫琴童兒把那丫頭揪着跪下。西

門慶問他：「往前邊做甚麼去？」那丫頭不言語。李嬌兒在傍邊說道：「我又不使你，平白往馬房裡做甚麼去？」見他慌做一團，西門慶只說丫頭要走之情，即令小廝搜他身上。琴童把他拉倒在地，只聽滑浪一聲，從腰裡吊下一件東西來。西門慶問：「是甚麼？」玳安遞上去，可霎作怪，卻是一錠金子。西門慶燈下看了道：「是頭裡不見了的那錠金子，原來是你這奴才偷了。」他說：「是拾的。」西門慶問：「是那里拾的？」他又不言語。【張評】如畫。西門慶心中大怒，令琴童往前邊取拶子來，把丫頭拶起來，拶的殺猪也是叫。拶了半日，又敲二十敲。月娘見他有酒了，又不敢勸，那丫頭挨忍不過，方說：「我在六娘房裡地下拾的。」西門慶方命放了拶子，又分付與李嬌兒：「領到屋裡去，明日叫媒人即時與我賣了。【張評】正理。這奴才，還留着做甚麼！」李嬌兒沒的話說，便道：「恁賊奴才，誰叫你往前頭去來？三不知就出去了。你就拾了他屋裡金子，也對我說一聲兒。」【綉乙本評】若對你說，不如不偷。【張評】呆話，卻是強詞。那夏花兒只是哭。李嬌兒道：「拶死你這奴才纔好哩，你還哭！」西門慶道罷，把金子交與月娘收了，就往前邊李瓶兒房裡去了。

　　月娘令小玉關上儀門，因叫玉簫問：「頭裡這丫頭，也往前邊去來麼？」小玉道：「二娘、三娘陪大妗子娘兒兩箇，往六娘那邊去，他也跟了去來。誰知他三不知，就偷了這錠金子在手裡。頭裡聽見娘說，爹使小廝買狼觔去了，諕的他要不的，在廚房問我：『狼觔是甚麼？』教俺每衆人笑道：『狼觔，敢是狼身上的觔，若是那

箇偷了東西不拿出來，把狼觔抽將出來，就纏在那人身上，抽攢的手脚兒都在一處。」他兒咱說，想必慌了，到晚夕趕唱的出去，就要走的情；見大門首有人，纔藏入馬坊裡。不想被小廝又看見了。」月娘道：「那里看人去！恁小丫頭原來這等賊頭鼠腦的，就不是箇台孩的。」【張評】必用嬌兒婢，映後文盜元寶也。

且說李嬌兒領夏花兒到房裡，李桂姐甚是說夏花兒：「你原來是箇傻孩子！你恁十五六歲，也知道些人事兒，還這等懵懂！要着俺裡邊，纔使不的。這里沒人，你就拎了些東西，來屋裡悄悄交與你娘。【張評】不教其不偷，止教其偷來與己，真是淫娼之行。就弄出來，他在傍邊，也好救你。你怎的不望他題一字兒？剛纔這等拶打着，好麼？乾淨傻丫頭。常言道：穿青衣，抱黑柱。你不是他這屋裡人，就不管你。剛纔這等掠掣着你，你娘臉上有光沒光？」又說他姑娘：「你也忒不長俊。要是我，怎教他把我房裡丫頭對衆拶恁一頓拶子！有不是，拉到房裡來，等我打。前邊幾房裡丫頭怎的不拶，只拶你房裡丫頭？【張評】不通理，一味胡講，切中人情。你是好欺負的！就鼻子口裡沒些氣兒？等不到明日，真箇教他拉出這丫頭去罷，你也就沒句話兒說？你不說，等我說。休教他領出去，教別人笑話。你看看孟家的和潘家的，兩箇就是狐狸一般，你怎鬪的他過？」【張評】放過瓶兒，映瓶兒手鬆撒漫。因叫夏花兒過來，問他：「你出去不出去？」那丫頭道：「我不出去。」桂姐道：「你不出去，今後要貼你娘的心，凡事要你和他一心一計。不拘拿了甚麼，交付與他，【張評】教其偷矣。也似元宵

一般擡舉你。」那夏花兒說：「姐分付，我知道了。」按下這里教唆夏花兒不題。

且說西門慶走到前邊李瓶兒房裡，只見李瓶兒和吳銀兒炕上做一處坐的，心中就要脱衣去睡。李瓶兒道：「銀姐在這里，没地方兒安插你，且過一家兒罷。」西門慶道：「怎的没地方兒？你娘兒兩箇在兩邊，等我在當中睡就是。」李瓶兒便瞅他一眼兒道：「你就説下道兒去了。」西門慶道：「我如今在那里睡？」李瓶兒道：「你過六姐那邊去睡一夜罷。」西門慶坐了一回，起身説道：「也罷，也罷！省的我打攪你娘兒們，我過那邊屋裡睡去罷。」于是一直走過金蓮這邊來。金蓮聽見西門慶進房來，天上落下來一般，向前與他接衣解帶，鋪陳牀鋪，展放鮫綃，咆了茶，〔四〕兩箇上床歇宿不題。【張評】自生子後，凡入金蓮房中，必用瓶兒勸去。其寵瓶兒，冷金蓮自見。

李瓶兒這裡打發西門慶出來，和吳銀兒兩箇燈下放炕卓兒，擺下棋子對坐，下象棋兒。【張評】與彈琵琶作映。分付迎春：「拿箇菓盒兒，把甜金華酒篩一壺兒來，我和銀姐吃。」因問銀姐：「你吃飯？教他盛飯來你吃。」吳銀兒道：「娘，我不餓。休叫姐盛來。」李瓶兒道：「也罷。銀姐不吃飯，你拿箇盒蓋兒，〔五〕我揀粧裡有菓餡餅兒，拾四箇兒來與銀姐吃罷。」須臾，迎春都拿了，放在傍邊。李瓶兒與吳銀兒下了三盤棋，篩上酒來，拿銀鍾兒兩箇共飲。

吳銀兒叫迎春：「姐，你遞過琵琶來，我唱箇曲兒與娘聽。」【張評】掩映昔夜琵琶。李瓶兒道：「姐姐不唱罷，小大官兒睡着了，他爹那邊又聽着，教他說。咱擲骰子

耍耍罷。」于是教迎春遞過色盆來，兩箇擲骰兒，賭酒爲樂。擲了一回，吳銀兒因叫迎春：「姐，你那邊屋裡請過妳媽兒來，教他吃鍾酒兒。」迎春道：「他摟着哥兒在那邊炕上睡哩。」李瓶兒道：「教他摟着孩子睡罷，拿一甌子酒送與他吃就是了。你不知，俺這小大官好不伶俐，人只離開他就醒了。有一日兒，在我這邊炕上睡，他爹這裡略動一動兒，就睜開眼醒了，恰似知道的一般。【張評】補出，卻爲後文梵僧藥一引。教奶子抱了去那邊屋裡，只是哭，只要我摟着他。」吳銀兒笑道：「娘有了哥兒，和爹自在覺兒也不得睡一箇兒。爹幾日來這屋裡走一遭兒？」李瓶兒道：「他也不論，遇着一遭也不可知，兩遭也不可知。【張評】是熱語，非冷語。常進屋裡，爲這孩子。來看不打緊，教人把肚子也氣破了。將他爹和這孩子背地咒的白湛湛的。〔六〕我是不消說的，只與人家墊舌根。誰和他有甚麼大鬧事，寧可他不管我這裡還好。〔七〕第二日教人眉兒眼兒，【張評】瓶兒心事，卻又如此描寫。只說俺們把攔漢子。像剛纔到這屋裡，我就攛掇他出去。銀姐，你不知，俺家人多舌頭多，今日爲不見了這錠金子，早是你看着，就有人氣不憤，在後邊調白你大娘，說拿金子進我屋裡來，怎的不見了？落後不想是你二娘屋裡丫頭偷了，纔顯出箇青紅皂白來。不然，綁着鬼，只是俺屋裡丫頭和奶子、老馮。馮媽媽急的那哭，只要尋死，說道：『若沒有這金子，我也不家去。』落後見有了金子，那咱纔打了燈家去了。」吳銀兒道：「娘，也罷。你看爹的面上，你守着哥兒，慢慢過到那里是那里。【張評】一語哭盡人生。論起後來大娘沒

甚言語，〔八〕也罷了。倒只是別人見娘生了哥兒，未免都有些兒氣，爹他老人家有些主就好。」李瓶兒道：「若不是你爹和你大娘看覷，這孩子也活不到如今。」【張評】語深深。【張評】尚有良心。說話之間，你一鍾，我一盞，不覺坐到三更天氣，方纔宿歇。正是：

得意客來情不厭，知心人到話相投。

文禹門云：李嬌兒，蓋婦女中之忠厚者，娼妓中之善良者。故從良不聞有淫邪之事，管財不聞有刻薄之名，其品固在孫雪娥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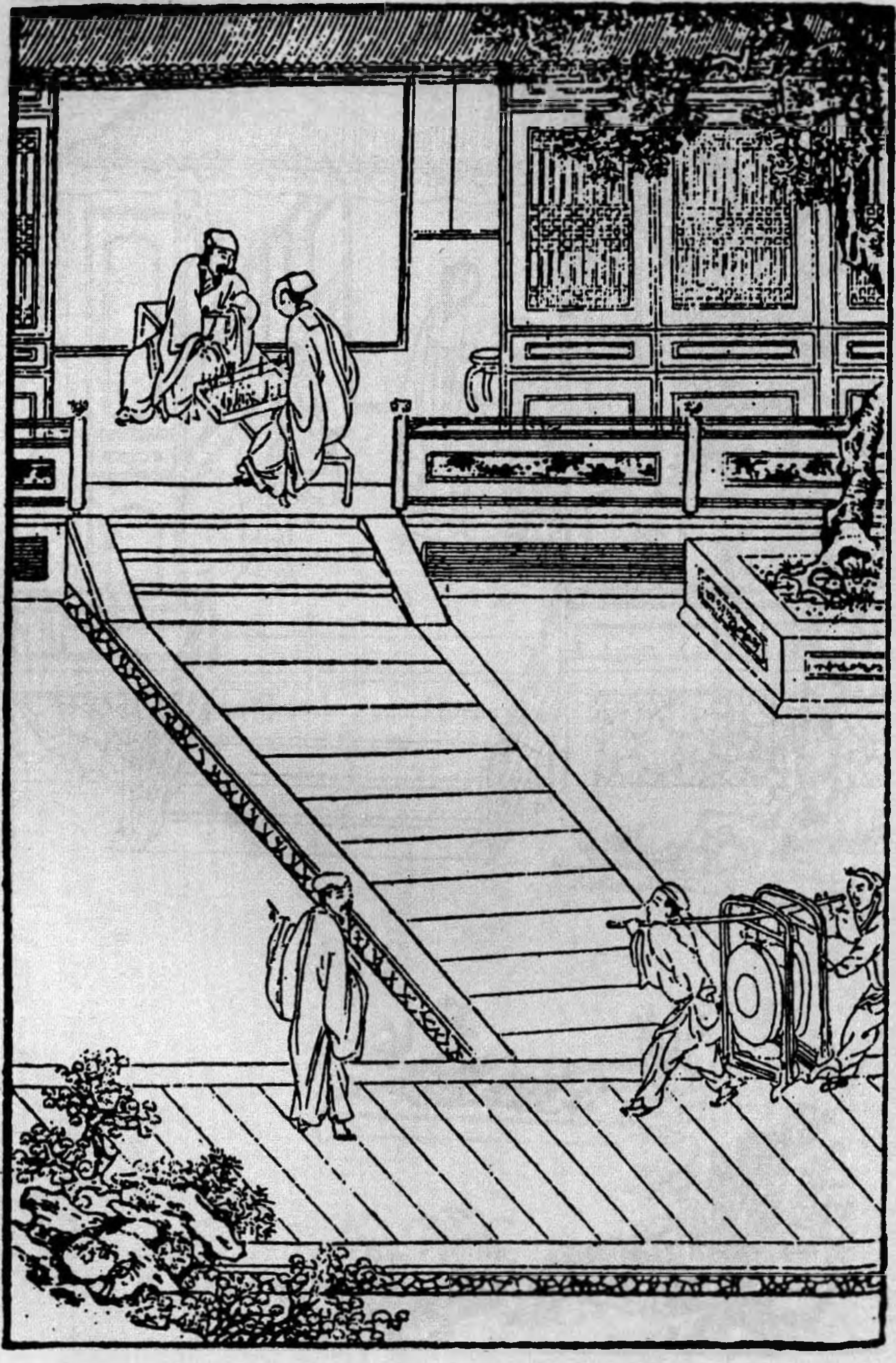
玉樓與瓶兒縱未嘗水乳，亦未嘗冰炭。月娘待之，亦在無好無惡、無毀無譽之間。若潘金蓮者，西門慶謂其咬群，一進門雪娥被咬，此刻瓶兒被其咬住，不肯放鬆。玉樓先嫉其咬人，玆則時防其咬我。月娘亦不免被咬，更何論嬌兒也。若使桂兒爲嬌兒，齊驅並駕，旗鼓相當，正未知鹿死誰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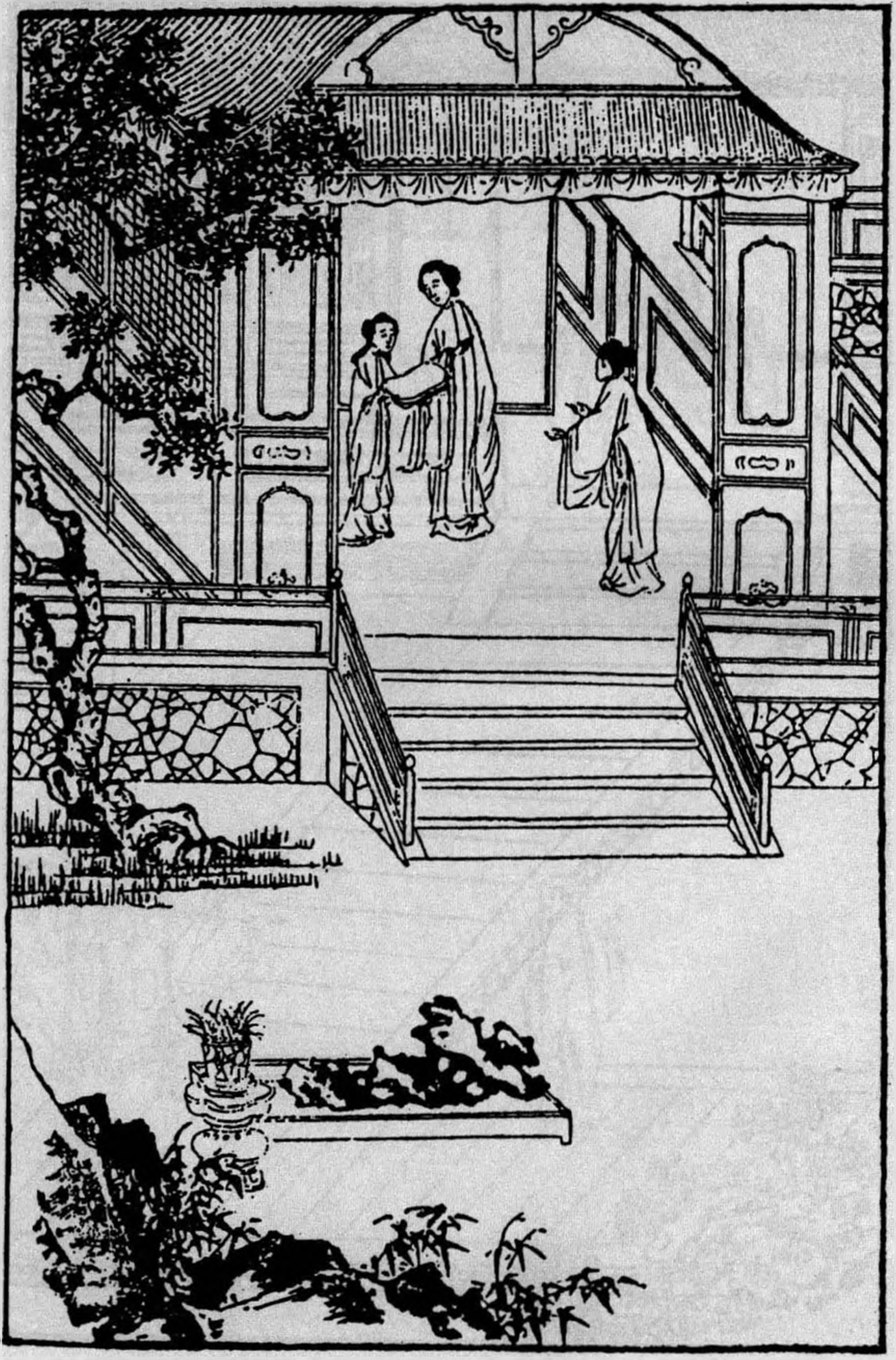
此回寫桂兒之惡，不在金蓮以下。身在西門慶家中，心在王三官身上，此猶妓女之常也。偷金一案，至此方明，與桂兒毫不相干。乃面責嬌兒之弱，而教夏花兒以偷，又敢自向西門慶討情，居然留賊於室，是無怪月娘之惡之也。按：桂兒爲人作事，前已置金蓮之髮於鞋底矣。其用心之細，可與玉樓並提；其存心之毒，直在金蓮之上。金蓮淺而桂兒深，金蓮直而桂兒曲，二人對敵，金蓮恐未必勝也。故西門慶畏金蓮不過三分，畏桂兒直至七分。此西門慶已看破桂兒真形，而桂兒卒能收服西門慶也。桂姐很哉，故又借消夜之銀兒以形之。

校勘記

〔一〕「詞曰」，綉甲、綉丙本作〔滿江紅〕。
〔二〕〔右滿江紅前〕，綉甲、綉丙本無。
〔三〕「住了兩日」，綉乙本「住」作「來」。
〔四〕「咆了茶」，綉像本「咆」作「吃」。
〔五〕「拿筒盒兒」，綉甲本「拿」誤作「盒」。
〔六〕「白湛湛的」，綉像本作「曰湛湛的」。
〔七〕「不管我這裡」，綉甲、綉丙本「管」作「來」。
〔八〕「後來」，綉甲、綉丙本作「後邊」。

第四十五回　應伯爵勸當銅鑼　李瓶兒解衣銀姐





第四十五回　應伯爵勸當銅鑼　李瓶兒解衣銀姐

自黃四等還金後，至此文送桌面時，已隔無限文字，却倒序伯爵與黃、李二人趕到相會之說，似屬脫節上文，看他止用「正值西門在前廳打發桌面」一語接入，便使一枝筆如兩邊一齊寫來，無一邊少停一筆不寫。文章雙寫之能，純史公得意之法，被他學熟偷來也。

算利以金，是欲以金子動之也。即以金子轉算，又說之，是又以銀子說之也。人情以貪而吞餌，伯爵豈能欺人哉？人自受欺耳。

一部內凡數書伯爵關目，如簪花飲酒等情，幫嫖追歡之事，皆是以色動人。後文山洞、隔花、月兒處等戲，又是因其喜怒而吮嗏之。如此回勸當銅鑼，方是特書以財而趨奉之也。究之其凡趨奉處皆以財，而此則以他人之財奉承之，以足李智、黃四之意。蓋前此西門未提刑，可以嫖則惟以嫖誘之。此後西門雖有時而嫖，然實不敢嫖，故以戲悅之。此回乃西門官與正新、財念方濃之時，故即以財勢鼓惑之。寫趨附小人，真寫盡了也。

內中一路寫桂姐，有三官處情事如畫，必如此隱隱約約預藏許多情事，至後文一擊，首尾皆動。此文字長蛇陣法也。

寫銀姐與瓶兒，一對無事乾母子如畫；月娘與桂姐，一對有心的又如畫。

月娘認桂姐，是初得官而心驕，不過悅桂姐之趨奉；瓶兒解衣，是既得寵而心悲，欲借銀姐爲消遣悶懷之人。故桂姐少拂月娘而即散，銀兒至瓶兒死而終合也。世之居權貴以自驕，與同輩爭榮寵者，其各有趨附之人，

當亦如是也。

此處所當之鑼，乃於瓶兒死同穴喪禮内映出，真令人熱腸冰冷。

屏風者，瓶兒也。一解衣銀姐，則爲銀瓶，故老馮之踪跡與瓶兒疏而不合矣。李三、黃四還金日，已寓不久之意，至此又一番透漏瓶沉消息矣。

詞曰：〔一〕

徘徊。相期酒會，三千朱履，十二金釵。雅俗熙熙，下車成宴盡春臺。好雍容，東山妓女；堪笑傲，北海樽罍。且追陪。鳳池歸去，那更重來！

右〔玉蝴蝶後〕〔二〕

話說西門慶因放假没往衙門裡去，早辰起來，前廳看着，差玳安送兩張桌面與喬家去。一張與喬五太太，一張與喬大户娘子，俱有高頂方糖，時新樹菓之類。〔三〕喬五太太賞了兩方手帕、三錢銀子，喬大户娘子是一疋青絹，俱不必細說。

原來應伯爵自從與西門慶作別，赶到黃四家。【張評】一脈直接上文。黃四又早夥中封下十兩銀子謝他：「大官人分付教俺過節去，口氣只是搗那五百兩銀子文書的情。你我錢粮拿甚麼支持？」應伯爵道：「你如今還得多少纔勾？」黃四道：「李三哥他不知道，只要靠着問那内臣借，一般也是五分行利。不如這裡借着衙門中勢力兒，就是上下使用也省些。【張評】照後賴票。如今我筭再借出五十箇銀子來，把一千兩合

同，〔四〕就是每月也好認利錢。」應伯爵聽了，低了低頭兒，說道：「不打緊。假若我替你說成了，你夥計六人怎生謝我？」黃四道：「我對李三說，夥中再送五兩銀子與你。」伯爵道：「休說五兩的話。要我手段，五兩銀子要不了你的。我只消一言，替你每巧一巧兒，就在裡頭了。今日俺房下往他家吃酒，我且不去。明日他請俺們晚夕賞燈，你兩箇明日絶早買四樣好下飯，再着上一罈金華酒，【張評】與王婆一樣手段，然則伯爵其財之媒人乎？不要叫唱的，他家裡有李桂兒、吳銀兒，還沒去哩！你院裏叫上六箇吹打的，等我領着送了去。他就要請你兩箇坐，我在傍邊只消一言半句，管情就替你說成了。找出五百兩銀子來，共搗一千兩文書，〔五〕一箇月滿破認他三十兩銀子，那裡不去了，只當你包了一箇月老婆了。常言道：秀才無假漆無真。【綉乙本評】未必。進錢粮之時，香裡頭多放些木頭，蠟裡頭多攙些柏油，那裡查帳去？不圖打魚，只圖混水，借着他這名聲兒，纔好行事。」【張評】勢利相依而行。於是計議已定。

到次日，李三、黃四果然買了酒禮，伯爵領着兩箇小廝，抬送到西門慶家來。西門慶正在前廳打發桌面，【張評】一語又接入正文，史筆能處在此。只見伯爵來到，作了揖，道及：「昨日房下在這裡打攪，回家晚了。」西門慶道：「我昨日周南軒那裡吃酒，回家也有一更天氣，也不曾見的新親成，〔六〕老早就去了。〔七〕今早衙門中放假，也沒去。」說畢坐下，〔八〕伯爵就喚李錦：【張評】寫生處，往往在此。「你把禮擡進來。」不一時，兩箇擡進儀門裡放下。伯爵道：「李三哥、黃四哥再三對我說，受你大恩，節間沒

甚麽，買了些微禮來，孝順你賞人。」只見兩箇小廝向前磕頭。西門慶道：「你們又送這禮來做甚麽？我也不好受的，還教他抬回去。」伯爵道：「哥，你不受他的，這一抬出去，就醜死了。他還要叫唱的來伏侍，是我阻住他了，只叫了六名吹打的在外邊伺候。」西門慶向伯爵道：「他既叫將來了，莫不又打發他？不如請他兩箇來坐坐罷。」伯爵得不的一聲兒，即叫過李錦來，分付：「到家對你爹說：老爹收了禮了，這裡不着人請去了，叫你爹同黄四爹早來這裡坐坐。」那李錦應諾下去。須臾，收進禮去，令玳安封二錢銀子賞他，磕頭去了。六名吹打的下邊伺候。

少頃，棋童兒拏茶來，西門慶陪伯爵吃了茶，就讓伯爵西厢房裡坐。因問伯爵：「你今日沒會謝子純？」伯爵道：「我早辰起來時，李三就到我那裡，看着打發了禮來，誰得閒去會他！」西門慶即使棋童兒：「快請你謝爹去。」不一時，書童兒放桌兒擺飯，兩箇同吃了飯，收了家伙去。西門慶就與伯爵兩箇賭酒兒打雙陸。伯爵趂謝希大未來，乘先問西門慶道：「哥，明日找與李智、黄四多少銀子？」西門慶道：「把舊文書收了，另搗五百兩銀子文書就是了。」伯爵道：「這等也罷了。哥，你不如找足了一千兩，到明日也好認利錢。〔九〕我又一句話，那金子你用不着，還筭一百五十兩與他，再找不多兒了。」【張評】即其意而說之，故妥。西門慶聽罷道：「你也說的是。我明日再找三百五十兩與他罷，改一千兩銀子文書就是了。省的金子放在家，也只是閒着。」

兩箇正打雙陸，忽見玳安兒來說道：「賁四拏了一座大螺蜔大理石屏風，兩架銅鑼銅鼓連鐺兒，說是白皇親家的，要當三十兩銀子，爹當與他不當？」西門慶道：「你教賁四拏進來我瞧。」不一時，賁四同兩箇人抬進去，放在廳堂上。西門慶與伯爵丟下雙陸，走出來看，原來是三尺闊五尺高可桌放的螺蜔描金大理石屏風，端的黑白分明。伯爵觀了一回，悄與西門慶道：「哥，你仔細瞧，恰好似蹲着箇鎮宅獅子一般。兩架銅鑼銅鼓，都是彩畫金粧，[一]雕刻雲頭，十分齊整。」在傍一力攛掇，說道：「哥，該當下他的。休說兩架銅鼓，只一架屏風，五十兩銀子還沒處尋去。」西門慶道：「不知他明日贖不贖。」伯爵道：「沒的說，贖甚麼？下坡車兒營生，及到三年過來，七本八利相等。」西門慶道：「也罷，教你姐夫前邊鋪子裡兌三十兩與他罷。」剛打發去了，西門慶把屏風拂抹乾淨，安在大廳正面，左右看視，金碧彩霞交輝。【張評】六字寫盡屏風。【文評】如此屏風在今日值得甚麼錢，而當時之價猶爾，真可駭也。因問：「吹打樂工吃了飯不曾？」【張評】方知伯爵教叫吹打的之妙。琴童道：「在下邊吃飯哩。」西門慶道：「叫他吃了飯來，吹打一回我聽。」于是廳內擡出大鼓來，【張評】擡一大鼓，便有聲色。穿廊下邊一帶安放銅鑼銅鼓，吹打起來，端的聲震雲霄，韻驚魚鳥。【張評】八字寫盡銅鑼。正吹打着，只見棋童兒請謝希大到了。進來與二人唱了喏。西門慶道：「謝子純，你過來估估這座屏風兒，值多少價？」謝希大近前觀看了半日，口裡只顧誇獎不已，說道：「哥，你這屏風買得巧，也得一百兩銀子，少也他不肯。」伯爵

【繡像本評】伯

道：「你看，連這外邊兩架銅鑼銅鼓、帶鐺鐺兒，通共與了三十兩銀子。」那謝希大拍着手兒叫道：「我的南無耶，那裡尋本兒利兒！休說屏風，三十兩銀子還攪給不起這兩架銅鑼銅鼓來。你看這兩座架子，做的這工夫，硃紅彩漆，都照依官司裡的樣範，【張評】寫架子，正是描鑼鼓。少說也有四十斛响銅，[十二]該值多少銀子？【張評】又于希大口中一描。怪不的一物一主，那裡有哥這等大福，偏有這樣巧價兒來尋你的。」

說了一回，西門慶請入書房裡坐的。不一時，李智、黃四也到了。西門慶說道：「你兩箇如何又費心送禮來？我又不好受你的。」那李智、黃四慌的說道：「小人惶恐，微物胡亂與老爹賞人罷了。蒙老爹呼喚，不敢不來。」于是搬過座兒來，打橫坐了。須臾，小廝畫童兒拏了五盞茶上來，衆人吃了。少頃，玳安走上來請問：「爹，在那里放桌兒？」西門慶道：「就在這裡坐罷。」于是玳安與畫童兩箇擡了一張八仙桌兒，騎着火盆安放。伯爵、希大居上，西門慶主位，李智、黃四兩邊打橫坐了。須臾，拏上春檠按酒，大盤大碗，湯飯點心，各樣下飯。酒泛羊羔，湯浮桃浪。樂工都在窗外吹打。西門慶叫了吳銀兒席上遞酒，這裡前邊飲酒不題。【張評】不叫桂姐，襯復迷處。

卻說李桂姐家保兒，吳銀兒家丫頭蠟梅，都叫了轎子來接。那桂姐聽見保兒來，慌的走到門外，和保兒兩箇悄悄說了半日話，【張評】三官情事，但于無字中出。竟到上房告辭，[十三]要回家去。月娘再三留他道：「俺每如今便都往吳大妗子家去，連你每也

爵、希大，一鼓一鑼即兩張嘴，可當銀百二十兩。

帶了去。你越發晚了從他那裡起身，也不用轎子，伴俺每走百病兒，就往家去便了。」桂姐道：「娘不知，我家裡無人，俺姐姐又不在家，有我五姨媽那裡又請了許多人來做盒子會，不知怎麼盼我。昨日等了我一日，他不急時，不使將保兒來接我。【張評】三官情事如畫。若是閒常日子，隨娘留我幾日，我也住了。」月娘見他不肯，一面教玉簫將他那原來的盒子，裝了一盒元宵、一盒白糖薄脆，交與保兒掇着，又與桂姐一兩銀子，打發他回去。【張評】映乾女兒。這桂姐先辭月娘衆人，然後他姑娘送他到前邊，叫畫童替他抱了毡包，竟來書房門首，教玳安請出西門慶來說話。這玳安慢慢掀簾子進入書房，向西門慶請道：「桂姐家去，請爹說話。」應伯爵道：「李桂兒這小淫婦兒，原來還沒去哩！」西門慶道：「他今日纔家去。」一面走出前邊來。李桂姐與西門慶磕了四箇頭，就道：「打攪爹娘這裡。」西門慶道：「你明日家去罷。」桂姐道：「家裡無人，媽使保兒拿轎子來接了。」又道：【張評】又道，卻是特要道者也。「我還有一庄事對爹說：〔十三〕俺姑娘房裡那孩子，休要領出去罷。俺姑娘昨日晚夕又打了他幾下。說起來那小哩，〔十四〕也不知道甚麼，吃我說了他幾句，從今改了，他說再不敢了。不爭打發他出去，大節間，俺姑娘房中沒箇人使，他心裡不急麼？自古木杓火仗兒短，强如手撥刺。爹好歹看我分上，留下這丫頭罷。」西門慶道：「既是你恁說，留下這奴才罷。」就分付玳安：「你去後邊對你大娘說，休要叫媒人去了。」玳安見畫童兒抱着桂姐毡包，說道：「拿桂姨毡包等我抱着，教畫童兒後邊說去

罷。」【張評】賊。那畫童應喏，一直往後邊去了。桂姐與西門慶說畢，又到窗子前叫道：「應花子，我不拜你了，你娘家去。」伯爵道：「拉回賊小淫婦兒來，休放他去了，叫他且唱一套兒與我聽聽着。」桂姐道：「等你娘閒了唱與你聽。」伯爵道：「恁大白日就家去了，便益了賊小淫婦兒了，投到黑還接好幾箇漢子。」桂姐道：「汗邪了你這花子！」一面笑了出去，玳安跟着，打發他上轎去了。西門慶與桂姐說了話，就後邊更衣去了。

應伯爵向謝希大說：「李家桂兒這小淫婦兒，就是箇真脫牢的强盜，越發賊的疼人子！恁箇大節，他肯只顧在人家住着？搗子來叫他，〔十五〕又不知家裡有甚麼人兒等着他哩！」謝希大道：「你好猜。」悄悄向伯爵耳邊，如此這般。說未數句，

【繡乙本評】老賊。

【張評】不說明，妙。是一路暗寫點睛法。伯爵道：「悄悄兒說，哥正不知道哩。」不一時，西門慶走的腳步兒响，兩箇就不言語了。【張評】一路總是暗描。這應伯爵就把吳銀兒摟在懷裡，和他一遞一口兒吃酒，說道：「是我這乾女兒，又溫柔，又軟欵，强如李家狗不要的小淫婦兒一百倍了。」吳銀兒笑道：「二爹好罵。說一箇就一箇，百箇就百箇一般。一方之地，也有賢有愚，可可兒一箇就比一箇來？俺桂姐沒惱着你老人家！」西門慶道：「你問賊狗才，單管只六說白道的！」伯爵道：「你休管他，等我守着我這乾女兒過日子。乾女兒過來，【張評】一路稱乾女兒，點銀姐正文。拿琵琶且先唱箇兒我聽。」這吳銀兒不忙不慌，輕舒玉指，欵跨鮫綃，把琵琶橫于膝上，低低唱

了一回〔柳搖金〕。伯爵吃過酒，又遞謝希大，吳銀兒又唱了一套。這裡吳銀兒遞酒彈唱不題。

　　且說畫童兒走到後邊，月娘正和孟玉樓、李瓶兒、大姐、雪娥並大師父，都在上房裡坐的，只見畫童兒進來。月娘纔待使他叫老馮來領夏花兒出去，畫童使道：「爹使小的對大娘說，教且不要領他出去罷了。」月娘道：「你爹教賣他，怎的又不賣他了？你實說，是誰對你爹說，教休要領他出去？」畫童兒道：「剛纔小的抱着桂姨毡包，桂姨臨去對爹說，央及留下了將就使罷。爹使玳安進來對娘說，玳安不進來，使小的進來，他就奪過毡包送桂姨去了。」這月娘聽了，就有幾分惱在心中，罵玳安道：「恁賊兩頭獻勤欺主的奴才！〔十六〕【張評】自己乾女，徒遷怒他人。嗔道頭裡使他叫媒人，他就說道爹叫領出去，原來都是他弄鬼。如今又幹辦着送他去了，住回等他進後來，和他答話。」正說着，只見吳銀兒前邊唱了進來。月娘對他說：「你家蠟梅接你來了。李家桂兒家去了，你莫不也要家去了罷？」吳銀兒道：「娘既留我，我又家去，顯的不識敬重了。」因問蠟梅：「你來做甚麼？」蠟梅道：「媽使我來瞧瞧你。」吳銀兒問道：「家裡沒甚勾當？」蠟梅道：「沒甚事。」吳銀兒道：「既沒事，你來接我怎的？你家去罷。【張評】沒事人如畫，又襯桂姐。娘留下我，晚夕還同眾娘們往妗奶奶家走百病兒去。我那裡回來，纔往家去哩。」〔十七〕說畢，蠟梅就要走。月娘道：「你叫他回來，打發他吃些甚麼兒。」吳銀兒道：「你大奶奶賞你東西吃哩。〔十八〕等着，

就把衣裳包了帶了家去，對媽媽說，休教轎子來，晚夕我走了家去。」因問：「吳惠怎的不來？」蠟梅道：「他在家裡害眼哩。」月娘分付玉簫領蠟梅到後邊，拿下兩碗肉，一盤子饅頭，一甌子酒，打發他吃。又拿他原來的盒子，裝了一盒元宵、〔十九〕一盒細茶食，回與他拏去。

原來吳銀兒的衣裳包兒放在李瓶兒房裡，李瓶兒早尋下一套上色織金段子衣服、兩方銷金汗巾兒、一兩銀子，安放在他毡包內與他。那吳銀兒喜孜孜辭道：「娘，我不要這衣服罷。」又笑嘻嘻道：「實和娘說，我沒箇白襖兒穿，娘收了這段子衣服，不拘娘的甚麼舊白綾襖兒，與我一件兒穿罷。」李瓶兒道：「我的白襖兒寬大，你怎的穿？」叫迎春：「拿鑰匙，大廚櫃裡拏一疋整白綾來與銀姐。」「對你媽說，教裁縫替你裁兩件好襖兒。」因問：「你要花的，要素的？」吳銀兒道：「娘，我要素的罷，圖襯着比甲兒好穿。」笑嘻嘻向迎春說道：「又起動姐往樓上走一遭，明日我沒甚麼孝順，只是唱曲兒與姐姐聽罷了。」須臾，迎春從樓上取了一疋松江闊機尖素白綾，下號兒寫着「重三十八兩」，【張評】總是寫生。遞與吳銀兒。銀兒連忙與李瓶兒磕了四箇頭，起來，又深深拜了迎春八拜。李瓶兒道：「銀姐，你把這段子衣服還包了去，早晚做酒衣兒穿。」吳銀兒道：「娘賞了白綾做襖兒，怎好又包了這衣服去？」于是又磕頭謝了。不一時，蠟梅吃了東西，交與他都拿回家去了。月娘便說：「銀姐，你這等我纔喜歡。【張評】已與桂姐離矣，小人之交如此。休學李桂兒那等喬

【繡像本評】銀兒、瓶兒，兩個

好人：金蓮、桂兒，一對辣手。

張致，昨日和今早，只相卧不住虎子一般，留不住的，只要家去。可可兒家裡就忙的恁樣兒，連唱也不用心唱了。見他家人來接，飯也不吃就去了。銀姐，你快休學他。」吳銀兒道：「好娘，這裡一箇爹娘宅裡，是那箇去處？就有虛簣放着別處使，敢在這裡使？桂姐年幼，他不知事，俺娘休要惱他。」

正說着，只見吳大妗子家使了小廝來定兒來請，說道：「俺娘上覆三姑娘：好歹同衆位娘並桂姐、銀姐，請早些過去罷。又請雪姑娘也走走。」月娘道：「你到家對你娘說，俺們如今便收拾去。二娘害腿疼不去，他在家看家了。你姑夫今日前邊有人吃酒，家裡沒人，後邊姐也不去。李桂姐家去了。連大姐、銀姐和我們六位去。你家少費心整治甚麼，俺們坐一回，晚上就來。」因問來定兒：「你家叫了誰在那裡唱？」來定兒道：「是郁大姐。」說畢，來定兒先去了。月娘一面同玉樓、金蓮、李瓶兒、大姐並吳銀兒，對西門慶說了，分付奶子在家看哥兒，都穿戴收拾，共六頂轎子起身。派定玳安兒、棋童兒、來安兒三箇小廝，四箇排軍跟轎，往吳大妗子家來。正是：

萬井風光吹落落，千門燈火夜沉沉。

文禹門云：應伯爵爲李三、黃四主謀，不過從中漁利，別無他意。此小人之常情，而篾片中之能事者也。至於上當不上當，受騙不受騙，其權在大老官，不能盡歸咎於篾片也。惟篾片有篾片之心思，有篾片之面目，

有篾片之口吻。心思能測大老官之性，面目能討大老官之喜，口吻能動大老官之聽，別具小才，亦非易易。書中謝希大亦有不能，其餘無論矣。勸當銅鑼，無甚關礙，想伯爵亦預受當主之託，未可知也。緊接桂兒之去，埋伏下文，銀兒之留，獨得衣物。其去其留，又爲伯爵背後點明，當面叫破。西門慶不知也，看官大可了然矣。

由瓶兒之解衣推之，可見前所寄存之衣物，全已歸還。屢次與人，足知非後來所帶之餘物也。又金蓮屢次說瓶兒有錢，是又其所目覩者也。彼譏月娘之貪者，謂非一偏之見乎？

校勘記

〔一〕「詞曰」，綉甲、綉丙本作〔玉蝴蝶後〕。

〔二〕〔右玉蝴蝶後〕，綉甲、綉丙本無。

〔三〕「時新」，綉甲、綉丙本作「時件」，綉乙本作「時鮮」。

〔四〕「合同」，綉像本作「合用」。

〔五〕「共搗一千兩文書」，綉甲、綉丙本「共」作「另」。

〔六〕「不曾見得新親成」，綉甲、綉丙本「成」作「戚」。

〔七〕「今早」，綉甲、綉丙本作「今日」。

〔八〕「坐下」，綉甲、綉丙本作「坐了」。

〔九〕「明日」，綉乙本「日」作「目」，誤。

〔十〕「彩畫金粧」，綉甲、綉丙本「金」作「生」。

〔十一〕「四十斛响銅」，原「斛」誤作「解」，今據綉像本改。

〔十二〕「竟到」，綉甲、綉丙本作「回到」。

〔十三〕「一庄事」，「庄」，綉甲、綉丙本作「件」。綉乙本誤作「件」。
〔十四〕「說起來那小哩」，綉像本「那」作「還」。
〔十五〕「搗子」，綉像本作「鴇子」。
〔十六〕「欺主」，原「欺」誤作「歎」，今據綉像本改。
〔十七〕「往妗奶奶家走百病兒去，我那裡回來，纔往家去哩」，綉甲、綉丙本無。
〔十八〕「大奶奶」，綉甲、綉丙本作「太奶奶」。
〔十九〕「一盒元宵」，綉甲、綉丙本無。





第四十六回 元夜遊行遇雪雨 妻妾戲笑卜龜兒

此回自吳仙神後，又是一番結果也。二十九回以上，雖講財，却單講色。四十六回以上至三十回以下，雖亦講色，却單講財，故王六兒財中之色也。

上半部凡言六月內事，接連二個人都在六月，如玉樓以六月娶，瓶兒亦以六月密約，應分明處却不分明的妙。此處言正月內事，接連自初九日寫至十六日，一日有一日的事，却令人捱看，不覺其板重，不必分明處却甚分明。

玳安、小玉是一部結果，承繼西門員外達之人也。此處以卜龜結束衆人，却先點小玉、玳安之私，並以衆丫環襯春梅之氣骨，總是此回乃結上起下之文也。

要皮襖乃月娘、金蓮終離之由，却已於此處安根。必用皮襖，蓋欲於後文既回顧既死之瓶兒，又掩映方張之如意，總收入月娘、金蓮文中。再從王六兒處插入申二姐，挽合春梅，總欲於此番一鬧將衆人都合攏來。死者生者一齊開交，特與翡翠軒四人一合寫作映，而已於此處安根。針線之妙，乃在一皮襖，與金扇、明珠一樣章法也。

卜龜兒，止月娘、玉樓、瓶兒三人，而金蓮之結果却用自己說出，明明是其後事，一毫不差。而看者止見其閒話，又照管上文神仙之相，合成一片。至於春梅，乃用迎春等三人同時一襯，其獨出之致，前程若龜鑑，文字變動之法如此。否則一齊卜龜，不與神仙之相重複刺眼乎？

妙在吳神仙是相士之話，移此處不得；此處卜龜是賣卜老嫗之話，移彼處不得。

此處篇首，偏又找一烟火，文字周匝之甚。

請四丫環，不用王六兒，却用賁四嫂，百忙裏又爲賁四嫂安線也。

詞曰：〔一〕

小市東門欲雪天，衆中依約見神仙。【張評】此回總是伏綫文字。蕊黃香細貼金蟬。〔二〕 飲散黃昏人草草，醉容無語立門前。馬嘶塵哄一街烟。

右調〔浪淘沙〕〔三〕

話説西門慶那日，打發吳月娘衆人，往吳大妗子家吃酒去了。【張評】先安一句在此。李智、黃四約坐到黃昏時分，就告辭起身。伯爵趕送出去，如此這般告訴：「我已替二公説了，准在明日還找五百兩銀子。」那李智、黃四向伯爵打了恭又打恭去了。伯爵復到廂房中，和謝希大陪西門慶飲酒，只見李銘掀簾子進來。伯爵看見，便道：「李日新來了。」李銘扒在地下磕頭。西門慶問道：「吳惠怎的不來？」李銘道：「吳惠今日東平府官身也没去，在家裡害眼，小的叫了王柱來了。」便叫王柱：「進來，與爹磕頭。」那王柱掀簾進入房裡，朝上磕了頭，與李銘站立在旁。伯爵道：「你家桂姐剛纔家去了，你不知道？」李銘道：「小的官身，到家洗了洗臉就來了，並不知道。」伯爵向西門慶説：「他兩箇怕不的還没吃飯哩，哥分付拿飯與他兩箇

吃。」書童在旁説：「二爹，叫他等一等，亦發和吹打的一答裡吃罷，敢也拏飯去了。」伯爵令書童取過一箇托盤來，桌上掉了兩碟下飯，一盤燒羊肉，遞與李銘：「等拿了飯來，你每拏兩碗在這明間吃罷。」説書童兒：「我那傻孩子，常言道：【張評】以下又恐拂書童意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你不知他這行人，〔四〕故雖是當院出身，小優兒比樂工不同，一概看待也罷了，顯的説你我不幫襯了。」〔五〕【張評】「你」是書童，總之一人不敢傷。一語少直，必用許多挽回，小人世情如畫。被西門慶向伯爵頭上打了一下，笑罵道：「怪不的你這狗才，行計中人只護行計中人，又知這當差的甘苦。」伯爵道：「傻孩兒，你知道甚麼？你空做子弟一場，連惜玉憐香四箇字你還不曉的。粉頭小優兒，如同鮮花一般，你惜憐他越發有精神；你但折剉他，敢就〔八聲甘州〕懨懨瘦損，難以存活。」【張評】又照管書童，御暗爲李銘解春梅一案。西門慶笑道：「還是我的兒曉的道理。」

那李銘、王柱須臾吃了飯，應伯爵叫過來分付：「你兩箇會唱『雪月風花共裁剪』不會？」【張評】先點題目，作者做此一書之樞鈕也。李銘道：「此是黃鍾，小的每記的。」于是王柱彈琵琶，李銘擫箏，頓開喉音，唱了一套。唱完了，看看晚來。正是：

金烏漸漸落西山，玉兔看看上畫闌。
佳人款款來傳報，月透紗窗衾枕寒。

西門慶命收了家火，使人請傅夥計、韓道國、雲主管、賁四、陳敬濟，大門首用一

架圍屏，安放兩張桌席，懸掛兩盞羊角燈，擺設酒筵，堆集許多春檠菓盒，各樣餚饌。西門慶與伯爵、希大都一帶上面坐了，夥計、主管兩旁打橫。大門首兩邊，一邊十二盞金蓮燈。還有一座小烟火，【張評】烟火餘意。西門慶分付等堂客來家時放。先是六箇樂工，擡銅鑼銅鼓在大門首吹打。【張評】映出。吹打了一回，又清吹細樂上來。李銘、王柱兩箇小優兒箏、琵琶上來，彈唱燈詞。那街上來往圍看的人，莫敢仰視。西門慶帶忠靖冠，絲絨鶴氅，白綾襖子。玳安與平安兩箇一遞一桶放花兒。兩名排軍執攬杆攔擋閒人，不許向前擁擠。不一時，碧天雲靜，一輪皓月東升之時，街上遊人十分熱鬧。但見：

户户鳴鑼擊鼓，家家品竹彈絲。遊人隊隊踏歌來〔六〕，士女翩翩垂舞調。鰲山結綵，巍峨百尺矗晴雲；鳳禁綈香，縹緲千層籠綺隊。閒廷內外，溶溶寶月光輝；畫閣高低，燦燦花燈照耀。三市六街人鬧熱，鳳城佳節賞元宵。

且說春梅、迎春、玉簫、蘭香、小玉衆人，見月娘不在，聽見大門首吹打銅鼓彈唱，又放烟火，都打扮着走來，在圍屏後扒着望外瞧。書童兒和畫童兒兩箇，在圍屏後火盆上篩酒。原來玉簫和書童舊有私情，兩箇常時戲狎。【張評】又點出。兩箇因按在一處奪瓜子兒磕，不防火盆上坐着一錫瓶酒，推倒了，那火烘烘望上騰起來，漰了一地灰起去。那玉簫還只顧嘻笑，【張評】西門無家法，可笑。被西門慶聽見，使下玳安兒來問：「是誰笑？怎的這等灰起？」那日春梅穿着新白綾襖子，大紅遍地金

比甲，正坐在一張椅兒上，【張評】借玉簫映春梅，又如借玉樓映金蓮，借書童映玳安一樣章法。看見他兩箇推倒了酒，就揚聲罵玉簫道：「好箇恠浪的淫婦！見了漢子，就邪的不知怎麽樣兒的了。只當兩箇把酒推倒了纔能了。都還嘻嘻哈哈，不知笑的是甚麽！把火也漰死了，平白落人恁一頭灰。」【張評】寫春梅。玉簫見他罵起來，諕的不敢言語，往後走了。【張評】寫春梅。慌的書童兒走上去，回說：「小的火盆上篩酒來，扒倒了錫瓶裡酒了。」【張評】情愛。西門慶聽了，便不問其長短，【張評】惜情。就能了。【張評】處處葫芦。

先是那日，賁四娘子【張評】「先是」二字又是史筆。打聽月娘不在，平昔知道春梅、玉簫、迎春、蘭香四箇是西門慶貼身答應得寵的姐兒，大節下安排了許多菜蔬菓品，使了他女孩兒長兒來，要請他四箇去他家裡坐坐。衆人領了來見李嬌兒。李嬌兒說：「我燈草拐杖，做不得主。你還請問你爹去。」問雪娥，雪娥亦發不敢承攬。只等挨到掌燈已後，〔七〕賁四娘子又使了長兒來邀四人。蘭香推玉簫，玉簫推迎春，迎春推春梅，要會齊了轉央李嬌兒和西門慶說，放他去。那春梅坐着紋絲兒也不動，反罵玉簫等：「都是那沒見食面的行貨子！從沒見酒席，也鬬些氣兒來。我就去不成，也不到央及他家去。一箇箇鬼攛搯的也似，不知忙些甚麽，教我半箇眼兒看的上！」【張評】寫春梅。那迎春、玉簫、蘭香都穿上衣裳，打扮的齊齊整整出來，又不敢去。這春梅又只顧坐着不動身。書童見賁四嫂又使了長兒來邀，說道：「我拼着爹罵兩

【張評】一推處，爲玉樓一哭。蓋月娘不如瓶兒正寵，故玉簫推迎春。金蓮亦不如瓶兒正寵，然春梅正寵矣，故

迎春推春梅。若夫蘭香，并無一人推之，則玉樓之酸爲何如？

句也罷，等我上去替姐每稟稟去。」【張評】映玉簫。一直走到西門慶身邊，附耳說道：「賁四嫂家，大節間要請姐每坐坐，姐教我來稟問爹，去不去？」西門慶聽了，分付：「教你姐每收拾去，早些來，家裡沒人。」這書童連忙走下來，說道：「還虧我到上頭，一言就准了。教你姐快收拾去，早些來。」那春梅纔慢慢往房裡勻施脂粉去了。

不一時，四箇都一答兒裡出門。書童扯圍屏掩過半邊來，遮着過去。【張評】一絲不錯。到了賁四家，賁四娘子見了，如同天上落下來的一般，迎接進屋裡。頂槅上點着綉毬紗燈，一張桌兒上整齊餚菜。趕着春梅叫大姑，迎春叫二姑，玉簫是三姑，蘭香是四姑，都見過禮。又請過韓回子娘子來相陪。春梅、迎春上坐，玉簫、蘭香對席，賁四嫂與韓回子娘子打横，長兒往來盪酒拿菜。按下這裡不題。【張評】按下一處。

西門慶因叫過樂工來分付：「你每吹一套『東風料峭好事近』與我聽。」【張評】花園調婿點題。正值後邊拿上玫瑰元宵來，衆人拿起來同吃，端的香甜美味，入口而化，甚應佳節。【張評】又插一筆，點明元宵。李銘、王柱席前拿樂器，接着彈唱此詞，端的聲韻悠揚，疾徐合節，這裡彈唱飲酒不題。【張評】又是一處。

且說玳安與陳敬濟袖着許多花炮，又叫兩箇排軍拿着兩箇燈籠，竟往吳大妗子家來接月娘衆人。正在明間飲酒，見了陳敬濟來：「教二舅和姐夫房裡坐，你大舅

今日不在家，衛裡看着造册哩。」【張評】伏。一面放桌兒，拿春盛點心酒菜上來，陪敬濟。玳安走到上邊，對月娘說：「爹使小的來接娘每來了，請娘早些家去，恐晚夕人亂，和姐夫一答兒來了。」月娘因頭裡惱他，就一聲兒沒言語答他。【張評】遷怒，奇。吳大妗子便叫來定兒：「拿些兒甚麼與玳安兒吃。」來定兒道：「酒肉湯飯，都前頭擺下了。」吳月娘道：「忙怎的？那裡纔來乍到就與他吃！教他前邊站着，我每就起身。」吳大妗子道：「三姑娘慌怎的？上門兒怪人家？大節下，姊妹間衆位開懷，大坐坐兒。左右家裡有他二娘和他姐在家裡，怕怎的，老早就要家去？是別人家又是一說。」因叫郁大姐：「你唱箇好曲兒，伏侍他衆位娘。」孟玉樓道：「他六娘好不惱他哩，說你不與他做生日。」郁大姐連忙下席來，與李瓶兒磕了四箇頭，【張評】寫瓶兒。說道：「自從與五娘做了生日家去，就不好起來。昨日妗奶奶這裡接我，教我纔收拾鬧閙了來。若好時，怎的不與你老人家磕頭？」金蓮道：「郁大姐，你六娘不自在哩，你唱箇好的與他聽，【張評】對中二姐。他就不惱你了。」那李瓶兒在旁只是笑，不做聲。郁大姐道：「不打緊，拿琵琶過來，等我唱。」大妗子叫吳舜臣媳婦鄭三姐：「你把你二位姑娘和衆位娘的酒兒斟上，這一日還沒上過鍾酒兒。」那郁大姐接琵琶在手，用心用意唱了一箇〔一江風〕。

【綉像本評】瓶兒一味嫣潤，機變不及金蓮奸恬雅過。

正唱着，月娘便道：「怎的這一回子恁涼凄凄的起來？」來安兒在旁說道：「外邊天寒下雪哩。」孟玉樓道：「姐姐，你身上穿的不單薄？我倒帶了箇綿披襖子來了。

咱這一回，夜深不冷麼？」月娘道：「既是下雪，叫箇小廝家裡取皮襖來咱每穿。」那來安連忙走下來，對玳安說：「娘分付，叫人家去取娘們皮襖哩。」那玳安便叫琴童兒：「你取去罷，等我在這裡伺候。」那琴童也不問，一直家去了。少頃，月娘想起金蓮沒皮襖，【張評】一會人散，在一皮襖，奇絕。因問來安兒：「誰取皮襖去了？」來安道：「琴童取去了。」月娘道：「也不問我，就去了。」玉樓道：「剛纔短了一句話，不該教他拿俺每的，他五娘沒皮襖，只取姐姐的來罷。」月娘道：「怎的沒有？還有當的人家一件皮襖，取來與六姐穿就是了。」因問：「玳安那奴才怎的不去？卻使這奴才去了。你叫他來！」一面把玳安叫到跟前，吃月娘儘力罵了幾句道：「好奴才！使你怎的不動？又坐壇遣將兒，使了那箇奴才去了。也不問我聲兒，三不知就去了。怪不的你做大官兒，恐怕打動你展翅兒，就只遣他去！」【張評】有心人偏見出許多不是來。玳安道：「娘錯怪了小的。頭裡娘分付若是叫小的去，小的敢不去？來安下來，只說教一箇家裡去。」月娘道：「那來安小奴才敢分付你？俺每恁大老婆還不敢使你哩！如今慣的你這奴才們有些摺兒也怎的？一來主子烟薰的佛像，掛在牆上，有恁施主，有恁和尚。你說你恁行動兩頭截舌，獻勤出尖兒，外合裡應，好懶食饞〔八〕，背地瞞官作弊，幹的那繭兒我不知道哩！【張評】竊玉時反不罵，何故？此回對針後文也。頭裡你家【張評】「你家」二字奇絕。主子沒使你送李桂兒家去，你怎的送他？人拿着毡包，你還匹手奪過去了。留丫頭不留丫頭不在你，使你進來說，你怎的不進來？你便送

【綉像本評】此一節，便見金蓮起心瓶兒皮襖，非一日矣。

他，囫嘴吃去了，卻使別人進來。須知我若罵，只罵那箇人了。你還說你不久慣牢成！」【張評】是委實久慣牢成。玳安道：「這箇也沒人，就是畫童兒過的舌。爹見他抱着毡包，教我『你送送你桂姨去罷』，使了他進來的。娘說留丫頭不留丫頭不在於小的，小的管他怎的？」月娘大怒，罵道：「賊奴才，還要說嘴哩！我可不這裡閒着和你犯牙兒哩。你這奴才，脱脖倒拗過颼了。我使着不動，耍嘴兒，我就不信，到明日不對他說，把這欺心奴才打與你箇爛羊頭也不筭。」【張評】明與桂姐爭氣。吳大妗子道：「玳安兒，還不快替你娘每取皮襖去。」【張評】一語收住。又道：「姐姐，你分付他拿那裡皮襖與他五娘穿？」【張評】月娘不言，生氣如畫。潘金蓮接過來說道：「姐姐，不要取去，我不穿皮襖，教他家裡稍了我的披襖子來罷。人家當的，好也歹也，黃狗皮也似的，【綉乙本評】輕口。穿在身上，教人笑話；也不長久，後還贖的去了。」月娘道：「這皮襖倒不是當的，是李智少十六兩銀子准折的。當的王招宣府裡那件皮襖，與李嬌兒穿了。」【張評】映三官、桂姐事。因分付玳安：「皮襖在大櫥裡，叫玉簫尋與你，就把大姐的皮襖也帶了來。」

玳安把嘴谷都走出來。陳敬濟問道：「你到那去？」玳安道：「精是攮氣的營生，一遍生活兩遍做，這咱晚又往家裡跑一遭。」逕走到家。西門慶還在大門首吃酒，傅夥計、雲主管都去了，還有應伯爵、謝希大、韓道國、賁四衆人吃酒未去。便問玳安：「你娘們來了？」玳安道：「没來，使小的取皮襖來了。」說畢，便往後走。先

是琴童到家，上房裡尋玉簫要皮襖。小玉坐在炕上正沒好氣，【張評】與玳安對針。說道：「四箇淫婦今日都在賁四老婆家吃酒哩。我不知道皮襖放在那裡，往他家問他要去。」這琴童直走到賁四家，且不叫，在窗外悄悄覷聽。只見賁四嫂說道：「大姑和三姑，怎的這半日酒也不上，菜兒也不揀一筯兒，嫌俺小家兒人家，整治的不好吃也怎的？」春梅道：「四嫂，俺每酒勾了。」賁四嫂道：「耶嚛！沒的說。怎的這等上門兒怪人家！」又叫韓回子老婆：「你是我的切鄰，【張評】映後露風。就如副東一樣，三姑、〔九〕四姑跟前酒，你也替我勸勸兒，怎的單板着像客一般？」又叫長姐：「篩酒來，斟與三姑吃，你四姑鍾兒淺斟些兒罷。」蘭香道：「我自來吃不的。」賁四嫂道：「你姐兒們今日受餓，沒甚麼可口的菜兒管待，休要笑話。今日要叫了先生來，唱與姑娘們下酒，又恐怕爹那裡聽着。【張評】爲水戰留地。淺房淺屋，說不的俺小家兒人家的苦。」說着，琴童兒敲了敲門，衆人都不言語了。長兒問：「是誰？」琴童道：「是我，尋姐說話。」一面開了門，那琴童入來。玉簫便問：「娘來了？」那琴童看着待笑，半日不言語。玉簫道：「恠雌牙的，誰與你雌牙？問着不言語。」琴童道：「娘每還在妗子家吃酒哩，見天陰下雪，使我來家取皮襖來，都教包了去哩。」玉簫道：「皮襖在描金箱子裡不是，叫小玉拿與你。」琴童道：「小玉說教我來問你要。」玉簫道：「你信那小淫婦兒，他不知道怎的！」【張評】映小玉惱。春梅道：「你每有皮襖的，都打發與他。俺娘沒皮襖，只我不動身。」【張評】知心可兒。蘭香對琴童：「你

【張評】竊玉成婚，在此處透出。

三娘皮襖，問小鸞要。」迎春便向腰裡拿鑰匙與琴童兒：【張評】各各不同。「教綉春開裏間門拿與你。」

琴童兒走到後邊上房，小玉和玉樓房中小鸞，都包了皮襖交與他。正拿着往外走，遇見玳安，問道：「你來家做甚麼？」玳安道：「你還説哩！爲你來了，平白教大娘駡了我一頓好的。又使我來取五娘的皮襖來。」琴童道：「我如今取六娘的皮襖去也。」玳安道：「你取了，還在這裡等着我，一答兒裡去。你先去了不打緊，又惹的大娘駡我。」説畢，玳安來到上房。小玉正在炕上籠着爐臺拷火，口中磕瓜子兒，見了玳安，問道：「你也來了？」【張評】有情語，開口便見。玳安道：「你又説哩，受了一肚子氣在這裡。娘説我遺將兒，因爲五娘没皮襖，又教我來。説大橱裡有李三准折的一領皮襖，教拿去哩。」小玉道：「玉簫拿了裡間門上鑰匙，都在賁四家吃酒哩，教他來拿。」玳安道：「琴童往六娘房裡去取皮襖便來也，教他叫去。我且歇歇腿兒，拷拷火兒着。」【張評】又要使人。那小玉便讓炕頭兒，與他並肩相挨着向火。小玉道：「壺裡有酒，篩盞子你吃？」玳安道：「可知好哩，看你下顧。」小玉下來把壺坐在火上，抽開抽替，拿了一碟子臘鵝肉，篩酒與他。無人處，兩個就摟着咂舌親嘴。【張評】此處爲玳玉安根。

正吃着酒，只見琴童兒進來。玳安讓他吃了一盞子，便使他：「叫玉簫姐來，拿皮襖與五娘穿。」【張評】寫玳安，儼然一箇春梅。那琴童抱毡包放下，走到賁四家叫玉簫。

【張評】「冰鑑」一回是第一層結束，故止用葡萄架、翡翠軒將金、瓶、梅與玉樓一描，下即接出神仙。此回是第二番結束，則須將月娘一描，蓋月娘一百回結果之人也。故寫月娘惱桂姐。而玳安、小玉又同月娘作結之人，故同加一番描寫。而拿皮襖又串入瓶死撒

玉簫罵道：「賊囚根子，又來做甚麼？」又不來，【張評】省卻幾多文字，卻一語皆出。遞與鑰匙，教小玉開門。那小玉開了裡間房門，取了一把鑰匙，通了半日，白通不開。琴童兒又往賁四家問去。那玉簫道：「不是那箇鑰匙。娘櫥裡鑰匙在床褥子座下哩。」【張評】此處又省。學史公者于此處，當細讀。小玉又罵道：「那淫婦丁子釘在人家不來，兩頭來回，只教使我。」及開了櫥裡，又沒皮襖。【張評】故意作波，不妨十分滿足，明使賁四家、玉簫覻窃玉之小玉也。琴童兒來回走的抱怨道：「就死也死三日三夜，又撞着恁瘟死鬼小奶奶兒們，把人魂也走出了。」【張評】如畫。向玳安道：「你說，此回去又惹的娘罵，〔十一〕不說屋裡，只恠俺們。」走去又對玉簫說：「裡間娘櫥裡尋，沒有皮襖。」玉簫想了想，笑道：「我也忘記，在外間大櫥裡。」到後邊，【張評】又只三字，妙絕史公。又被小玉罵道：「淫婦吃那野漢子搗昏了，皮襖在這裡，卻到處尋。」一面取出來，將皮襖包了，連大姐皮襖都交付與玳安、琴童。

兩箇拿到吳大妗子家，月娘又罵道：「賊奴才，你說同了都不來能了！」那玳安不敢言語，琴童道：「娘的皮襖都有了，等着姐又尋這件青鑲皮襖。」于是打開取出來。吳大妗子燈下觀看，說道：「好一件皮襖。五娘，你怎的說他不好，〔十二〕說是黃狗皮。那裡有恁黃狗皮，與我一件穿也能了。」月娘道：「新新的皮襖兒，只是面前歇胸舊了些兒。到明日，從新換兩箇遍地金歇胸，就好了。」孟玉樓拿過來，與金蓮戲道：「我兒，你過來，你穿上這黃狗皮，娘與你試試看好不好。」金蓮道：

潑等因，此回真百折裙腰一齊提起也。稍帶春梅、玉簫，又見才高一石。

「有本事到明日問漢子要一件穿，【張評】又伏。也不枉的。平白拾人家舊皮襖披在身上做甚麽！」【張評】不管月娘面皮。玉樓戲道：「好箇不認業的！人家有這一件皮襖，穿在身上念佛。」【張評】此處以玉樓襯金蓮，又是一樣章法，與別不同。于是替他穿上，見寬寬大大，〔十二〕金蓮纔不言語。

當下月娘與玉樓、瓶兒俱是貂鼠皮襖，都穿在身上，【張評】氣象不同。拜辭吳大妗子、二妗子起身。月娘與了郁大姐一包二錢銀子。吳銀兒道：「我這裡就辭了妗子、列位娘，磕了頭罷。」當下吳大妗子與了一對銀花兒，月娘與李瓶兒每人袖中拿出一兩銀子與他，【張評】桂姐乾替別人認了乾娘也。磕頭謝了。吳大妗子同二妗子、鄭三姐都還要送月娘衆人，因見天氣落雪，月娘阻回去了。琴童道：「頭裡下的還是雪，這回沾在身上都是水珠兒，只怕濕了娘們的衣服，問妗子這裡討把傘打了家去。」吳二舅連忙取了傘來，琴童兒打着，頭裡兩箇排軍打燈籠，引着一簇男女，走幾條小巷，到大街上。陳敬濟沿路放了許多花炮，因叫：「銀姐，你家不遠了，俺每送你到家。」月娘便問：「他家在那裡？」敬濟道：「這條衚衕內一直進去，中間一座大門樓，就是他家。」吳銀兒道：「我這裡就辭了娘每家去。」月娘道：「地下濕，銀姐家去罷，頭裡已是見過禮了。我還着小廝送你到家。」因叫過玳安：「你送送銀姐家去。」【張評】特刺桂兒。敬濟道：「娘，我與玳安兩箇去罷。」【張評】與「戲嬌姿」一回特照。此處要送，見前不送之爲蕙蓮也。月娘道：「也罷，你與他兩箇同送他送。」那敬濟得

不的一聲，同玳安一路送去了。

吳月娘衆人便回家來。潘金蓮路上說：「大姐姐，你原說咱每送他家去，怎的又不去了？」【張評】刻骨爲金蓮寫生，卻是襯出月娘半日惱桂姐而附銀兒處。月娘笑道：「你也只是箇小孩兒，哄你說耍子兒，你就信了。麗春院是那裡，你我送去？」金蓮道：「像人家漢子在院裡嫖了來，家裡老婆沒曾往那裡尋去？尋出沒曾打成一鍋粥？」月娘道：「你等他爹到明日往院裡去，你尋他尋試試。倒沒的教人家漢子當粉頭拉了去，看你！」【張評】如畫。兩箇口裡說着，看看走到東街上，將近喬大户門首。只見喬大户娘子和他外甥媳婦段大姐，【張評】又是一家女眷。在門首站立，遠遠見月娘一簇男女過來，就要拉請進去。月娘再三說道：「多謝親家盛情，天晚了，不進去罷。」那喬大户娘子那裡肯放，說道：「好親家，怎的上門兒恠人家？」強把月娘衆人拉進去了〔十三〕。客位內掛着燈，擺設酒菓，有兩箇女兒彈唱，飲酒不題。

卻說西門慶，在門首與伯爵衆人飲酒將闌。伯爵與希大整吃了一日，頂額吃不下去，見西門慶在椅子上打盹，趕眼錯，把菓碟兒都倒在袖子裡，和韓道國就走了。只落下賁四陪西門慶，打發了樂工賞錢，【張評】賁四家請客故也。分付小廝收家火，息燈燭，歸後邊去了。只見平安走來賁四家叫道：「你們還不起身，爹進去了。」那玉簫聽見，和迎春、蘭香慌的辭也不辭，都一溜烟跑了。【張評】襯春梅。只落下春梅拜謝了賁四嫂〔十四〕，纔慢慢走回來。看見蘭香在後邊，脫了鞋〔十五〕，赶不上，因罵道：

【綉像本評】每見席上倒菓碟者，貪心一動，便不顧體面。伯爵趕眼錯，尚有恥。

【綉像本評】春

梅舉止大家，終有後福，故士不可不先樹品。

「你們都搶棺材奔命哩！把鞋都跑脫了，穿不上，像甚腔兒！」到後邊，打聽西門慶在李嬌兒房裡，都來磕頭。大師父見西門慶進入李嬌兒房中，都躲到上房和小玉在一處。玉簫進來，道了萬福。那小玉就說玉簫：「娘那裡使小廝來要皮襖，你就不來管管兒！只教我拿。我又不知那根鑰匙開櫥門，及自開了又沒有，落後卻在外邊大櫥櫃裡尋出來。你放在裡頭，怎昏搶了不知道？姐姐每都吃勾來了罷，幾曾見長出塊兒來！」【張評】點出不悅。玉簫吃的臉紅紅的道：「恠小淫婦兒，如何狗撾了臉似的？人家不請你，怎的和俺們使性兒！」【張評】映出。小玉道：「我稀罕那淫婦請！」【綉乙本評】妙。大師父在傍勸道：「姐姐每義讓一句兒罷，你爹在屋裡聽着。只怕你娘們來家，頓下些茶兒伺候。」正說着，只見琴童抱進毡包來。玉簫便問：「娘來了？」琴童道：「娘每來了，又被喬親家娘在門首讓進去吃酒哩，也將好起身。」兩箇纔不言語了。

不一時，月娘等從喬大户娘子家出來。到家門首，賁四娘子走出來廝見。【張評】是門房內住者。陳敬濟和賁四一面取出一架小烟火來，在門首又看放了一回烟火，【張評】此處尚以烟火作映。方纔進來。【張評】又寫烟火。與李嬌兒、大師父道了萬福。雪娥走來，向月娘磕了頭，與玉樓等三人見了禮。月娘因問：「他爹在那裡？」李嬌兒道：「剛纔在我那屋裡，我打發他睡了。」月娘一聲兒沒言語。【張評】桂兒可恨。【張評】一沒言語。只見春梅、迎春、玉簫、蘭香進來磕頭。李嬌兒便說：「今日前邊賁四嫂

請了四箇去，坐了回兒就來了。」月娘聽了，半日沒言語，【張評】桂兒可恨。【張評】二沒言語。罵道：「恁成精狗肉們，平白去做甚麼！誰教他去來？」李嬌兒道：「問過他爹纔去來。」月娘道：「問他？好有張主的貨！你家初一十五開的廟門早了，放出些小鬼來了。」【張評】桂兒可恨，又與後撒潑對照。大師父道：「我的奶奶，恁四箇上畫兒的姐姐，還說是小鬼！」月娘道：「上畫兒只畫的半邊兒，平白放出去做甚麼？與人家喂眼？」孟玉樓見月娘說來的不好，就先走了。【張評】處處見機。落後金蓮見玉樓起身，和李瓶兒、大姐也走了。止落下大師父，和月娘同在一處睡了。那雪霰直下到四更方止。【張評】偏有閒筆映此，不漏。正是：

香消燭冷樓臺夜，挑菜燒燈掃雪天。

一宿晚景題過。

到次日，西門慶往衙門中去了。月娘約飯時前後，與孟玉樓、李瓶兒三箇同送大師父家去。因在大門裡首站立，見一箇鄉里卜龜兒卦兒的老婆子，穿着水合襖藍布裙子，勒黑包頭〔十六〕，背着褡褳，正從街上走來。月娘使小廝叫進來，在二門裡鋪下卦帖，安下靈龜，說道：「你卜卜俺每。」那老婆扒在地下，磕了四箇頭：「請問奶奶，多大年紀？」月娘道：「你卜箇屬龍的，女命。」那老婆道：「若是大龍，四十二歲，小龍兒三十歲。」月娘道：「是三十歲了，八月十五日子時生。」那老婆把靈龜一擲，轉了一遭兒住了。揭起頭一張卦帖兒，上面畫着一箇官人和一位娘子在

上面坐，其餘都是侍從人，也有坐的，也有立的，守着一庫金銀財寶。老婆道：「這位當家的奶奶，是戊辰生。戊辰己巳大林木。爲人一生有仁義，性格寬洪，心慈好善，看經佈施，廣行方便。一生操持，把家做活，替人頂缸受氣，還不道是。喜怒有常，主下人不足。正是：喜樂起來笑嘻嘻，惱將起來鬧哄哄。【張評】隨時點染。別人睡到日頭半天還未起，你老早在堂前轉了。梅香洗銚鐺，雖是一時風火性，轉眼卻無心。和人說也有，笑也有，只是這疾厄宮上着刑星，常沾些啾唧。虧你這心好，濟過來了，往後有七十歲活哩。」孟玉樓道：「你看這位奶奶，命中有子沒有？」婆子道：「休怪婆子說，兒女宮上有些不實，往後只好招箇出家的兒子送老罷了。【張評】將結文明明說出。隨你多少也存不的。」玉樓向李瓶兒笑道：「就是你家吳應元，見做道士家名哩。」【張評】又將看官瞞過。月娘指着玉樓：「你也叫他卜卜。」玉樓道：「你卜箇三十四歲的女命，十一月二十七日寅時生。」那婆子從新撇了卦帖，把靈龜一卜，轉到命宮上住了。揭起第二張卦帖來，上面畫着一個女人，配着三箇男人：頭一箇小帽商旅打扮，第二箇穿紅官人，第三箇是箇秀才。也守着一庫金銀，左右侍從伏侍。婆子道：「這位奶奶，是甲子年生。【張評】獨云甲子，可知玉姐爲衆人之冠。甲子乙丑海中金。命犯三刑六害，夫主尅過方可。」玉樓道：「已尅過了。」婆子道：「你爲人溫柔和氣，好箇性兒。你惱那箇人也不知，喜歡那箇人也不知，顯不出來。【張評】月娘不堪矣。一生上人見喜下欽敬，爲夫主寵愛。只一件，你饒與人爲了美，多

不得人心。命中一生替人頂缸受氣，小人駁雜，饒吃了還不道你是。你心地好了，雖有小人也拱不動你。」【張評】此是玉樓一生結果。玉樓笑道：「剛纔爲小廝討銀子和他亂了這回，說是頂缸受氣。」【張評】總是輕筆。月娘道：「你看這位奶奶往後有子沒有？」【張評】彼此互問。婆子道：「濟得好，見箇女兒罷了，子上不敢許。若說壽，倒儘有。」月娘道：「你卜卜這位奶奶。【張評】先說後出名。李大姐，你與他八字兒。」李瓶兒笑道：「我是屬羊的。」婆子道：「若屬小羊的，今年念七歲，辛未年生的。生幾月？」李瓶兒道：「正月十五日午時。」那婆子卜轉龜兒，到命宮上矻磴住了。揭起卦帖來，上面畫着一箇娘子，三箇官人：頭一箇官人穿紅，第二箇官人穿綠，第三箇穿青。懷着箇孩兒，守着一庫金銀財寶，傍邊立着箇青臉獠牙紅髮的鬼。【張評】奇。婆子道：「這位奶奶庚午辛未路旁土。一生榮華富貴，吃也有，穿也有，所招的夫主都是貴人。爲人心地有仁義，金銀財帛不計較，人吃了轉了他的，他喜歡；不吃他，不轉他，到惱。只是吃了比肩不和的虧，凡事恩將仇報。正是：比肩刑害亂擾擾，轉眼無情就放刁；寧逢虎摘三生路，休遇人前兩面刀。奶奶，你休怪我說：你儘好疋紅羅，只可惜尺頭短了些。氣惱上要忍耐些，就是子上，也難爲。」李瓶兒道：「今已是寄名做了道士。」婆子道：「既出了家，無妨了。又一件，你老人家今年計都星照命，主有血光之災，仔細七八月不見哭聲纔好。」說畢，李瓶兒袖中掏出五分一塊銀子，月娘和玉樓每人與錢五十文。

【綉像本評】還該有個賣藥的。

【張評】二人同來，敬濟後事如畫。

【張評】總是一結也。

剛打發卜龜卦婆子去了，只見潘金蓮和大姐從後邊出來，笑道：「我說後邊不見，原來你每都往前頭來了。」月娘道：「俺們剛纔送大師父出來，卜了這回龜兒卦。你早來一步，也教他與你卜卜兒。」金蓮搖頭兒道：「我是不卜他。常言：筭的着命，筭不着行。想前日道士說我短命哩，怎的哩？說的人心裡影影的。隨他明日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倒在洋溝裡就是棺材。」【張評】出口成讖。說畢，和月娘同歸後邊去了。正是：

萬事不由人筭計，一生都是命安排。

文禹門云：西門慶家中規矩禮節，總帶暴發氣象。遞酒平常下跪，出門歸去磕頭；嫡庶姐妹相稱，舅嫂妹夫迴避；娼婦亦可作女，主母皆可呼娘；財東夥計相懸，女婿家奴無別；花家亦稱大舅，孟家仍有姑娘；潘家居然姥姥，馮家自是媽媽，市井之氣未除，豈當時之習俗如是乎？至於此回，出門玩是坐轎，回家又要步行；同送娼妓回家，直欲婦女嫖院；婢子鄰家吃酒，官人門首開筵；上房即可談經，大門何妨問卜，不解此皆是何規矩禮節也。其餘可議者，正自不少，不必一一指出，看官自去領會可也。

獨此一回，拉拉雜雜，擾擾攘攘，決非閥閱人家行徑，亦非久長門第情形。故借龜卜一層，先明示諸婦結果。龜婆未必如此之神，亦如前神仙談相云爾。李嬌兒本可有可無之人，潘金蓮乃共見共知之婦，孫雪娥在不論不議之列。此處惟少一龐春梅，不知作者已於上一回極力描寫。春梅在玉簫等諸婢之中，氣象不同，舉止出衆，其將來之遇合，自可想見，不必再令露面矣。

其談月娘也，雖有譏詞，何嘗深貶，作者若曰：尚不失爲好婦人也。其說玉樓，惱喜使人不知，不但西門

一家人不知，後之閱者尚有不知者也，玉樓可謂深人矣。第二張三箇男人，與瓶兒一樣。瓶兒確是三箇，玉樓何嘗三乎？明明點出李衙內，終有做大之時。玉樓何人，能不心領神會也哉！已知西門慶非其正夫，故此後亦心平氣和矣。瓶兒死期將近，暗有青臉鬼，明有計都星，兩路來攻，其能免乎？回頭一看，潘金蓮來也。

校勘記

〔一〕「詞曰」，綉甲、綉丙本作〔浪淘沙〕。

〔二〕「香細」，綉像本作「香晝」。

〔三〕〔右調浪淘沙〕，綉甲、綉丙本無。

〔四〕「不知他這行人」，綉甲、綉丙本無「他」字。

〔五〕「你我」，綉甲、綉丙本作「你合我」。

〔六〕「踏歌來」，綉甲、綉丙本作「踏歌聲」。

〔七〕「只等」，綉甲、綉丙本作「看看」。

〔八〕「好懶食饞」，綉甲、綉丙本「好」作「奸」。

〔九〕「三姑」，綉甲、綉丙本作「三娘」。

〔十〕「惹的娘罵」，綉甲、綉丙本「惹」作「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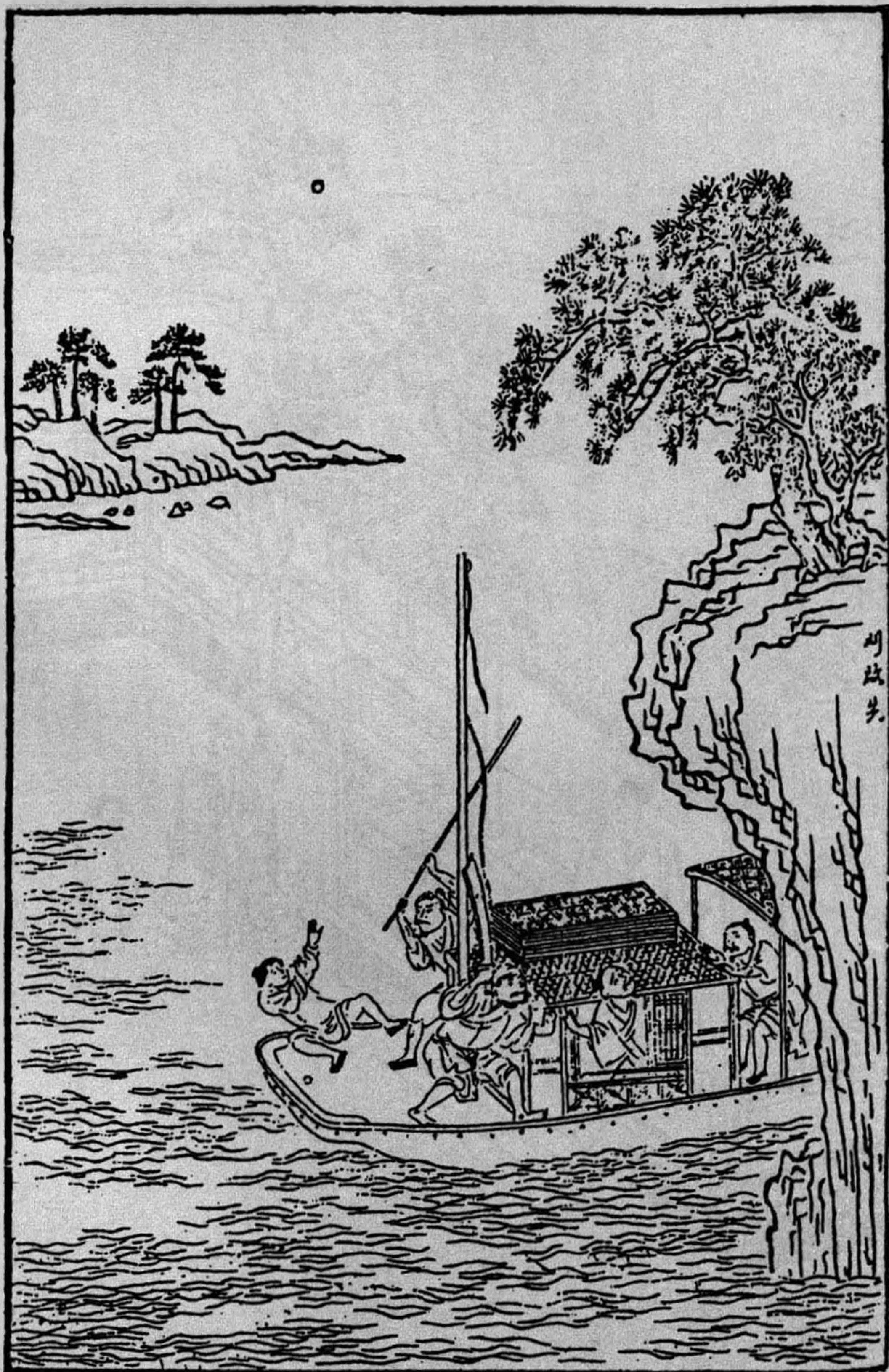
〔十一〕「你怎的說他不好」，綉甲、綉丙本「怎」作「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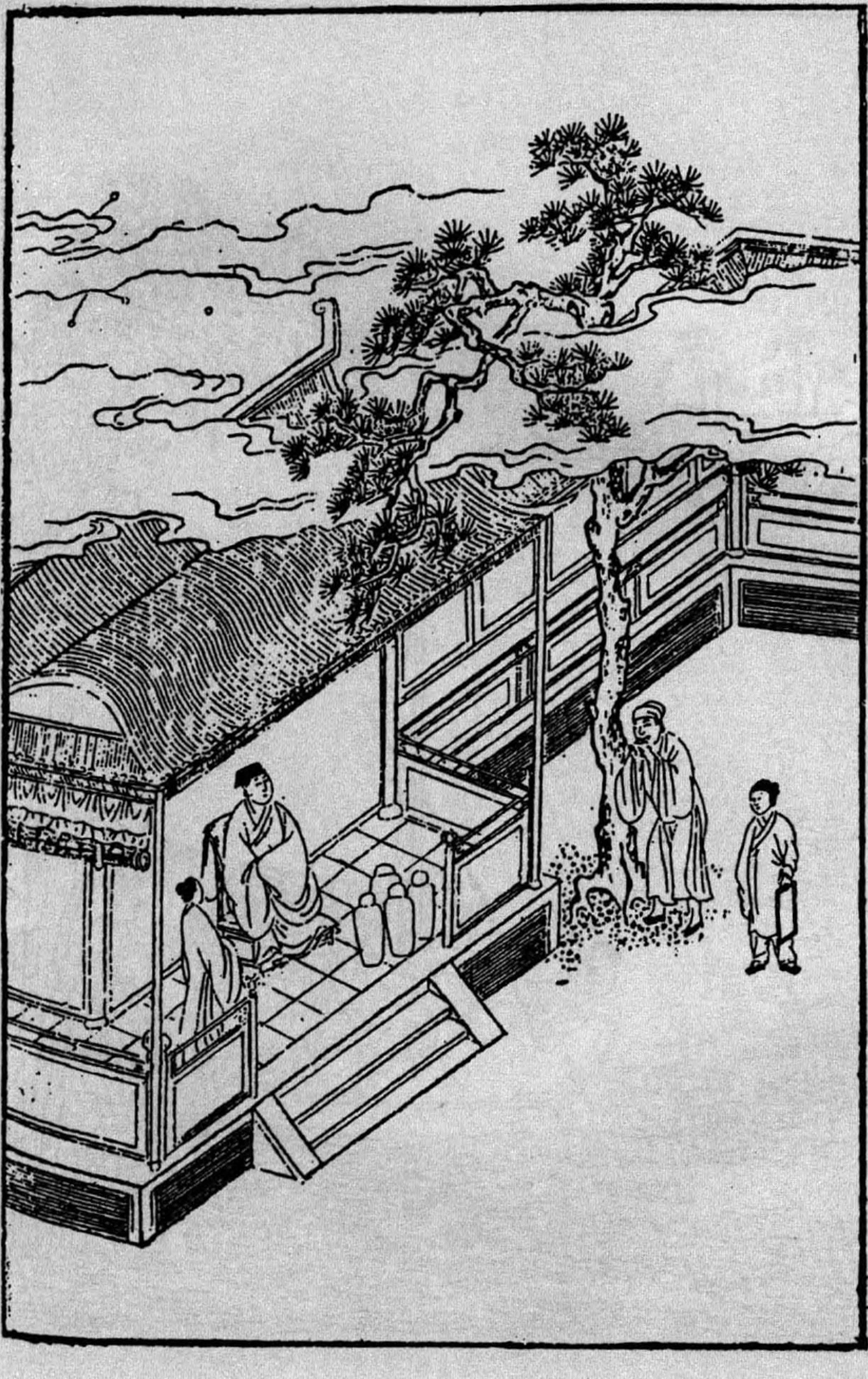
〔十二〕「寬寬大大」，綉甲、綉丙本前一「寬」字作「穿」，誤。

〔十三〕「拉進去」，綉甲、綉丙本「拉」作「扯」。

〔十四〕「拜謝」，綉甲、綉丙本作「拜辭」。

〔十五〕「脱了鞋」，綉甲、綉丙本「了」誤作「子」。
〔十六〕「勒黑包頭」，綉乙本「勒」作「僧」。


刘启先



第四十七回　苗青貪財害主　西門枉法受贓

以上四十七回，俱是接連而下。至此截住上文，另起頭緒，寫一苗員外與西門大官人作對，見苗員外以一刁氏而喪其身，況西門以如許妖孽隨其左右，雖欲不亡，其可得乎？其不死於來旺、來爵之手者，有幸有不幸耳。

刁氏，苗員外妾也，且可以殺身，況非己所有而據之乎？

寫陳三、翁八之惡，襯起苗青；寫苗青之惡，又襯起西門慶也。然則寫王六兒、夏提刑等，無非襯西門慶也。西門慶之惡，十分滿足，則蔡太師之惡不言而喻矣。

一路寫樂三嫂、王六兒、玳安兒、樂三、西門慶、夏提刑、平安、書童、琴童，各色人等，一時忙忙碌碌，俱爲一死囚之苗青呼來喝去的使喚。甚矣，財之可畏如此。

苗員外以財亡身，西門不以此爲鑒戒，而尚貪其逆奴之路，豈不計及來保等之覬望乎？

詩曰：(一)

懷璧身堪罪，償金跡未明。
龍蛇一失路，虎豹屢相驚。

蹔遣虞羅急，終知漢法平。
須痛魯連箭，爲汝謝聯成。〔二〕

話說江南揚州廣陵城内，有一苗員外，名喚苗天秀。家有萬貫資財，頗好詩禮。年四十歲，身邊無子，止有一女，尚未出嫁。其妻李氏，身染痼疾在床，家事盡托與寵妾刁氏，名喚刁七兒。【張評】比六兒加等者也。原是娼妓出身，【張評】便該死。天秀用銀三百兩娶來家，納爲側室，寵嬖無比。忽一日，有一老僧在門首化緣，自稱是東京報恩寺僧，因爲堂中缺少一尊鍍金銅羅漢，故雲遊在此，訪善紀錄。【張評】報恩者，孝字也。不孝而天不佑矣。堂中缺少一尊，令人落淚，安得黃金一鑄其身哉？故後文用曾孝序申冤也。天秀聞之，〔三〕不吝，即施銀五十兩與那僧人。僧人道：「不消許多，一半足矣。」天秀道：「吾師休嫌少，除完佛像，餘剩可作齋供。」那僧人問訊致謝，臨行向天秀說道：「員外左眼眶下有一道死氣，主不出此年當有大災。你有如此善緣與我，貧僧焉敢不預先說知。今後隨有甚事，切勿出境，戒之戒之。」言畢，作辭而去。

【綉丙本評】要娼妓便是死兆。

那消半月，天秀偶遊後園，見其家人苗青，正與刁氏亭側私語，不意天秀卒至，〔四〕看見，不由分說，將苗青痛打一頓，誓欲逐之。苗青恐懼，轉央親鄰再三勸留得免，【張評】西門不死來旺手，亦幸矣。終是切恨在心。不期有天秀表兄黃美，原是揚州人氏，乃舉人出身，【張評】已伏孝序年誼。在東京開封府做通判，亦是博學廣識之人。一日，寄一封書來與天秀，要請天秀上東京，一則遊玩，二者爲謀其前程。苗天秀

得書大喜，因向其妻妾説道：「東京乃輦轂之地，景物繁華，吾心久欲遊覽，無由得便。今不期表兄書來相招，實慰平生之意。」其妻李氏便説：「前日僧人相你面上有災厄，囑付不可出門。此去京都甚遠，况你家私沉重，抛下幼女病妻在家，【張評】無子可知，又爲後文苗青地也。未審此去前程如何，不如勿往爲善。」天秀不聽，反加怒叱，説道：「大丈夫于天地之間，桑弧蓬矢，不能遨遊天下，觀國之光，徒老死牖下無益矣。况吾胸中有物，囊有餘資，何愁功名不到手？【張評】有囊裡兼有胸中，乃功名不得，刁氏之罪，天秀自己之罪也。此去表兄必有美事于我，切勿多言。」于是分付家人苗青，收拾行李衣裝，多打點兩廂金銀，載一船貨物，帶了箇安童並苗青上東京。囑付妻妾守家，擇日起行。

正值秋末冬初之時，從揚州馬頭上船，行了數日，到徐州洪。但見一派水光，十分陰惡。但見：

萬里長洪水似傾，東流海島若雷鳴。
滔滔雪浪令人怕，客旅逢之誰不驚？

前過地名陜灣，苗員外看見天晚，命舟人泊住船隻。也是天數將盡，合當有事，不料搭的船隻卻是賊船。兩箇稍子皆是不善之徒，一箇名喚陳三，一箇乃是翁八。常言道：不着家人，弄不得家鬼。這苗青深恨家主，日前被責之仇，一向要報無繇，口中不言，心内暗道：「不如我如此這般，與兩箇稍子做一路，將家主害了性命，推

在水内，盡分其財物。我回去再把病婦謀死，這分家私連刁氏，都是我情受的。」〔五〕正是：

花枝葉下猶藏刺，人心怎保不懷毒。

這苗青于是與兩箇艄子密密商量，説道：「我家主皮廂中還有一千兩金銀，二千兩段疋，衣服之類極廣。汝二人若能謀之，願將此物均分。」陳三、翁八笑道：「汝若不言，我等亦有此意久矣。」是夜天氣陰黑，苗天秀與安童在中艙裏睡，苗青在艙後。將近三鼓時分，那苗青故意連叫有賊。【張評】用苗青叫，妙。苗天秀夢中驚醒，便探頭出艙外觀看，被陳三手持利刀，一下刺中脖下，推在洪波蕩裡。那安童正要走時，吃翁八一悶棍打落水中。【張評】舟中待走何處？人慌確有此情。三人一面在船艙内打開箱籠，取出一應財帛金銀，並其段貨衣服，點數均分。二艄便説：「我若留此貨物，必然有犯。你是他手下家人，載此貨物到於市店上發賣，没人相疑。」因此二艄盡把皮箱中一千兩金銀，並苗員外衣服之類分訖，依前撑船回去了。這苗青另搭了船隻，載至臨清馬頭上，鈔關上過了，裝到清河縣城外官店内卸下。見了揚州故舊商家，只説：「家主在後船，便來也。」這箇苗青在店發賣貨物不題。

常言：人便如此如此，天理未然未然。可憐苗員外平昔良善，一旦遭其僕人之害，不得好死，雖是不納忠言之勸，其亦大數難逃。不想安童被一棍打昏，雖落水中，幸得不死，浮没蘆港。忽有一隻漁船撑將下來，船上坐着箇老翁，頭頂箬笠，

身披短蓑。聽得啼哭之聲，移船看時，卻是一箇十七八歲小廝，慌忙救了。問其始末情由，卻是揚州苗員外家安童，在洪上被劫之事。這漁翁帶下船，取衣服與他換了，給以飲食。因問他：「你要回去，卻是同我在此過活？」【張評】不說報仇。安童哭道：「主人遭難，不見下落，如何回得家去？願隨公公在此。」漁翁道：「也罷，你且隨我在此。等我慢慢替你訪此賊人是誰，再作理會。」安童拜謝公公，遂在此翁家過活。

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年除歲末，【張評】爲時不久。漁翁忽帶安童正出河口賣魚，正撞見陳三、翁八在船上飲酒，穿着他主人衣服，上岸來買魚。安童認得，即密與漁翁說道：「主人之冤當雪矣。」漁翁道：「何不具狀官司處告理？」安童將情具告到巡河周守備府內。守備見沒贓証，不接狀子。又告到提刑院。夏提刑見是强盜劫殺人命等事，把狀批行了。從正月十四日差緝捕公人，押安童下來拿人。前至新河，只把陳三、翁八獲住到案，責問了口詞。二艄見安童在旁執証，也沒得動刑，一一招了。供稱：「下手之時，還有他家人苗青，同謀殺其家主，分贓而去。」這里把三人監下，又差人訪拿苗青，一起定罪。因節間放假，提刑官吏一連兩日沒來衙門中問事。早有衙門透信的人，悄悄把這件事兒報與苗青。苗青慌了，把店門鎖了，暗暗躲在經紀樂三家。這樂三就住在獅子街韓道國家隔壁。【張評】一層層說入。他渾家樂三嫂，與王六兒所交極厚，常過王六兒這邊來做伴兒。王六兒無事，也常往他家

行走，彼此打的熱鬧。這樂三見苗青面帶憂容，問其所以，説道：「不打緊，【張評】三字妙。間壁韓家就是提刑西門老爹的外室，又是他家夥計，【張評】所以云「外室」亦假，又是夥計更妙。天下有外室夥計或夥計外室乎？一笑。和俺家交往的甚好，凡事百依百隨。若要保得你無事，破多少東西，教俺家過去和他家説説。」【張評】俺家與他家説，他家又與他家説也。一嘆。這苗青聽了，連忙下跪，説道：「但得我身上沒事，恩有重報，不敢有忘。」于是寫了説帖，封下五十兩銀子，兩套粧花段子衣服，樂三教他老婆拿過去，如此這般對王六兒説。王六兒喜歡的要不的，【張評】一層。把衣服銀子並説帖都收下，單等西門慶，不見來。

到十七日日西時分，只見玳安夾着毡包，騎着頭口，從街心裡來。王六兒在門首，叫下來問道：「你往那里去來？」玳安道：「我跟爹走了箇遠差，往東平府送禮去來。」王六兒道：「你爹如今來了不曾？」玳安道：「爹和賁四兩箇先往家去了。」王六兒便叫進去，和他如此這般説話，拿帖兒與他瞧。玳安道：「韓大嬸，管他這事！休要把事輕看了，如今衙門裡監着那兩箇船家，供着只要他哩。拿過幾兩銀子來，也不勾打發脚下人哩。我不管別的帳，韓大嬸和他説，只與我二十兩銀子罷。等我請將俺爹來，隨你老人家與俺爹説就是了。」【張評】又一層。王六兒笑道：「怪油嘴兒，要飯吃，休要惡了火頭。事成了，你的事甚麽打緊？寧可我們不要，也少不得你的。」玳安道：「韓大嬸，不是這等説。常言：君子不羞當面。先斷過，後商量。」

王六兒當下備幾樣菜，留玳安吃酒。玳安道：「吃的紅頭紅臉，怕家去爹問，〔七〕卻怎的回爹？」王六兒道：「怕怎的？你就說在我這里來。」【張評】好話。玳安只吃了一甌子就走了。王六兒道：「好歹累你，說是我這里等着哩。」

玳安一直來家，交進毡包。等的西門慶睡了一覺出來，在廂房中坐的。這玳安慢慢走到根前說：「小的回來，韓大嬸叫住小的，要請爹快些過去，有句要緊話和爹說。」西門慶說：「甚麼話？我知道了。」說畢，正值劉學官來借銀子。【綉乙本評】又映官吏債。【張評】夾敘法。打發劉學官去了，【張評】冷脉。西門慶騎馬，帶着眼紗小帽，便叫玳安、琴童兩箇跟隨，來到王六兒家。下馬進去，到明間坐下。王六兒出來拜見了。那日韓道國舖子裡上宿，沒來家，老婆買了許多東西，叫老馮廚下整治。見西門慶來了，慌忙遞茶。西門慶分付琴童：「把馬送到對門房子裡去，把大門關上。」婦人且不敢就題此事，先只說：「爹家中連日擺酒辛苦。我聞得說哥兒定了親事，你老人家喜呀！」西門慶道：「只因舍親吳大妗那裡說起，和喬家做了這門親事。他家也只這一箇女孩兒，論起來也還不班配，胡亂親上做親罷了。」王六兒道：「就是和他做親也好，只是爹如今居着恁大官，【張評】知心之言。會在一處不好意思的。」西門慶道：「說甚麼哩！」說了一回，老婆道：「只怕爹寒冷，往房裡坐去罷。」【張評】有心事人如畫。一面讓至房中，一面安着一張椅兒，【張評】兩箇「一面」如畫。籠着火盆，西門慶坐下。婦人慢慢先把苗青揭帖拿與西門慶看，〔八〕說：「他央了間壁經紀

樂三娘子過來對我說：這苗青是他家裡客人，〔九〕如此這般，被兩個船家拽扯，只望除豁了他這名字，免提他。他備了些禮兒，在此謝我。好歹望老爹怎的將就他罷。」西門慶看了帖子，因問：「他拿了多少禮物謝你？」【張評】不論事之可否，妙。王六兒向箱中取出五十兩銀子來與西門慶瞧，說道：「明日事成，還許兩套衣裳。」西門慶看了笑道：「這些東西兒，平白你要他做甚麼？你不知道，這苗青乃是揚州苗員外家人，因爲在船上與兩箇船家殺害家主，攛在河裡，圖財謀命。如今見打撈不着屍首，他原跟來的一箇小廝安童，與兩箇船家，當官三口執証着要他。【張評】明洞。這一拿去，穩定是箇凌遲罪名。那兩箇都是真犯，斬罪。兩箇船家見供他有二千兩銀貨在身上，拿這些銀子來做甚麼？還不快送與他去！」這王六兒一面到廚下，使了丫頭錦兒把樂三娘子兒叫了來，將原禮交付與他，如此這般對他說了去。

那苗青不聽便罷，聽他說了猶如一桶水頂門上直灌到腳底下。正是：

驚開六葉連肝肺。諕壞三魂七魄心。

即請樂三一處商議道：「寧可把二千貨銀都使了，只要救得性命家去。」樂三道：「如今老爹上邊既發此言，一些半些恒屬打不動。【張評】妙。兩位官府，須得湊一千貨物與他。其餘節級、原解、緝捕再得一半，纔得勾用。」苗青道：「況我貨物未賣，那討銀子來？」因使過樂三嫂來，和王六兒說：「老爹就要貨物，發一千兩銀子貨與老爹。如不要，伏望老爹再寬限兩三日，等我倒下價錢，將貨物賣了，親往老爹

【綉像本評】寫得闇闇昧昧，是個暮夜受金光景。

宅裡進禮去。」王六兒拿禮帖復到房裡與西門慶瞧。西門慶道：「既是恁般，我分付原解且寬限他幾日，教他即便進禮來。」【張評】令人髮指。當下樂三娘子得此口詞，回報苗青。苗青滿心歡喜。西門慶見間壁有人，也不敢久坐，吃了幾鍾酒，與老婆坐了回，見馬來接，就起身家去了。

次日，到衙門早發放，也不題問這件事。這苗青就托經紀樂三，連夜替他會了人，攛掇貨物出去。那消三日，都發盡了，共賣了一千七百兩銀子。把原與王六兒的不動，又另加上五十兩銀子，四套上色衣服。到十九日，苗青打點一千兩銀子，裝在四箇酒罈內，又宰一口猪，約掌燈已後，擡送到西門慶門首。手下人都是知道的，【張評】寫得可恨。玳安、平安、書童、琴童四箇家人，與了十兩銀子纔罷。玳安在王六兒這邊，梯己又要十兩銀子。須臾，西門慶出來，捲棚內坐的。【張評】金蓮調婿非此捲棚內乎？報應何曾差來。也不掌燈，月色朦朧纔上來。擡至當面，苗青穿青衣，望西門慶只顧磕頭，說道：「小人蒙老爹超拔之恩，粉身碎骨難報。」西門慶道：「你這件事情，我也還沒好番問哩。那兩箇船家甚是攀你，【張評】奇絕，是銀子說話。你若出官，也有老大一箇罪名。既央人說，〔十〕我饒了你一死。此禮我若不受你的，你也不放心。【張評】銀子說話。我還把一半送你掌刑夏老爹，同做分上。你不可久住，即便星夜回去。」因問：「你在揚州那里？」【張評】便敘款。苗青磕頭道：「小的在揚州城內住。」西門慶分付後邊拿了茶來，那苗青在松樹下立着吃了，【綉乙本評】出。磕頭告

辭回去。又叫回來問：「下邊原解的，你都與他說了未曾？」【張評】上下和同。【張評】銀子說話。苗青道：「小的外邊已說停當了。」西門慶分付：「既是說了，你即回家。」那苗青出門，走到樂三家，收拾行李，還剩一百五十兩銀子。苗青拿出五十兩來，並餘下幾疋段子，都謝了樂三夫婦。【張評】一絲不漏。五更替他僱長行牲口，起身往揚州去了。【張評】一路苗氏放債已完，至西門一死，即有代討者。正是：

忙忙如喪家之狗，急急似漏網之魚。

【張評】頃刻已了一員外。

不說苗青逃出性命去了。單表次日，西門慶、夏提刑從衙門中散了出來，並馬而行。走到大街口上，夏提刑要作辭分路，西門慶在馬上舉着馬鞭兒，【張評】肖。說道：「長官不棄，到舍下一敘。」把夏提刑邀到家來。進到廳上敘禮，請入捲棚內，〔十一〕寬了衣服，左右拿茶吃了。書童、玳安就安放桌席。夏提刑道：「不當閒來打攪長官」。西門慶道：「豈有此理。」須臾，兩箇小廝用方盒攏下各樣雞、蹄、鵝、鴨、鮮魚下飯。先吃了飯，收了家伙去，就是吃酒的各樣菜蔬出來。小金鍾兒，銀臺盤兒，慢慢斟勸。飲酒中間，西門慶方題起苗青的事來，道：「這廝昨日央及了箇士夫，再三來對學生說，又餽送了些禮在此。學生不敢自專，今日請長官來，與長官計議。」于是把禮帖遞與夏提刑。夏提刑看了，便道：「恁憑長官尊意裁處。」西門慶道：「依着學生，明日只把那箇賊人真贓送去罷，也不消要這苗青。那箇原告小廝安童，便收領在外，待有了苗天秀屍首，歸結未遲。禮還送到長官處。」夏提刑道：「長官，

這就不是了。長官見得極是，此是長官費心一番，何必見讓於我？〔十二〕決然使不得。」彼此推辭了半日，西門慶不得已，還把禮物兩家平分了，裝了五百兩在食盒內。夏提刑下席來，作揖謝道：「既是長官見愛，我學生不受，〔十三〕顯的迂闊了。盛情感激不盡，【張評】寫盡朋奸。實爲多愧。」又領了幾盃酒，方纔告辭起身。西門慶隨即差玳安拿食盒，還當酒擡送到夏提刑家。夏提刑親在門上收了，拿回帖，又賞了玳安二兩銀子，兩名排軍四錢，俱不在話下。

常言道：火到猪頭爛，錢到公事辦。【張評】一總。西門慶、夏提刑已是會定了。次日到衙門裡陞廳，那提控、節級並緝捕、觀察，都被樂三上下打點停當。擺設下刑具，【張評】可嘆。監中提出陳三、翁八，審問情由。只是供稱：「跟伊家人苗青同謀。」西門慶大怒，喝令左右：「與我用起刑來！你兩箇賊人，專一積年在江河中，假以舟楫裝載爲名，實是劫幫鑿漏，邀截客旅，圖財致命。見有這箇小廝供稱，是你等持刀戮死苗天秀波中，又將棍打傷他落水，見有他主人衣服存証，你如何抵賴別人！」【張評】同謀而云別人。因把安童提上來，問道：「是誰刺死你主人？是誰推你在水中？」安童道：「某日三更時分，先是苗青叫有賊，小的主人出艙觀看，被陳三一刀戮死，推下水去。小的便被翁八一棍打落水中，纔得逃出性命。苗青並不知下落。」西門慶道：「據這小廝所言，就是實話，汝等如何展轉得過？」於是每人兩夾棍，三十榔頭，打的脛骨皆碎，殺猪也似喊叫。一千兩賍貨已追出大半，餘者

花費無存。這裡提刑做了文書，並贓貨申詳東平府。府尹胡師文又與西門慶相交，照原行文書疊成案卷，將陳三、翁八問成强盜殺人斬罪。

安童保領在外聽候。有日走到東京，投到開封府黃通判衙內，具訴：「苗青奪了主人家事，使錢提刑衙門，除了他名字出來。主人冤仇，何時得報？」通判聽了，連夜修書，並他訴狀封在一處，與他盤費，就着他往巡按山東察院裡投下。這一來，管叫苗青之禍從頭上起，西門慶往時做過事，今朝沒興一齊來。有詩爲証：

善惡從來報有因，吉凶禍福並肩行。
平生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不吃驚。

【文評】此本前數回花團錦簇，熱鬧繁華，可謂極一時之盛。然總覺富貴之中帶些俗氣，又夾雜些爭鬭氣。至該一回，又覺清平之時，帶有殺氣，並又纏繞些冤苦氣。《易》曰：履霜堅冰至。不必望下看，已知此後秋冬氣多，春夏氣少矣。或謂陰陽消長之機，必然之理，非人之所能爲也。而不然也，此其故不得推諉於天，亦不得歸咎於命也。

使西門慶若能改過自新，行仁施德，武大郎之冤魂，花子虛之怨氣，終有一時發洩。即所悖入之財，亦必一旦消亡，而況貪不知止，淫不知節，其能長久如是乎？恐無此天理，亦無此人情，實無此世事。善讀者當置

身於書外，勿留意於眼前，固早恍然於其間，而西門慶之必不可效法矣。

二

文禹門云：苗青，弑主之奴，爲天地之所不容，鬼神之所不佑，王法之所不宥。而西門慶容之、佑之、宥之，是欺天地，侮鬼神，廢王法，此等人尚可留於人世間乎？人皆欲殺，此猶是公道還存，良心不泯，而竟有容之、佑之、宥之，是又一西門慶矣。自西門慶之提刑也，開脱韓搗鬼姦嫂一案，一救兩命。論理原有不可，論事却無不合，鄰右本非捉姦人，名曰車淡，真扯蛋也。面子上亦説得去，骨子内本難深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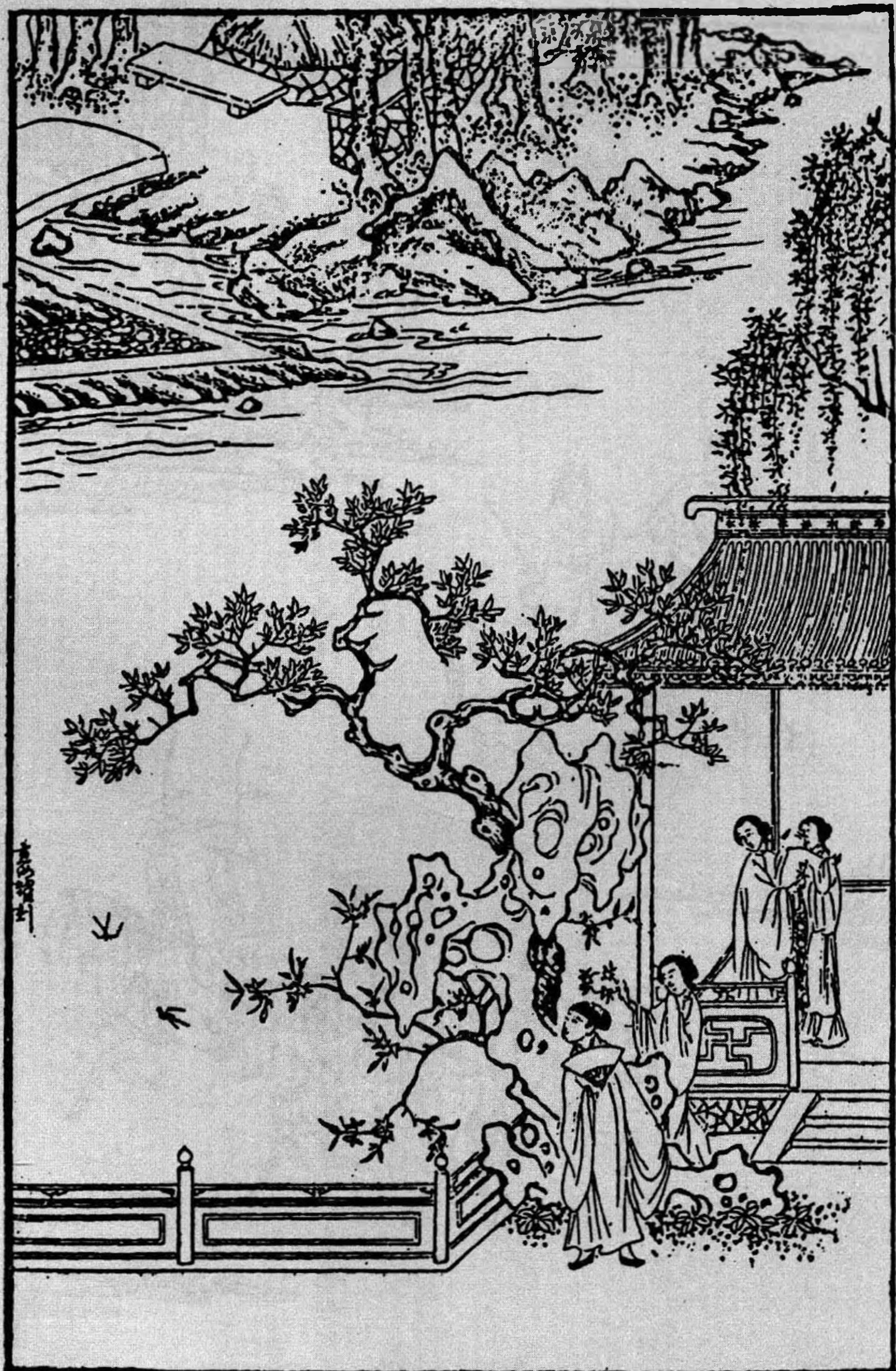
余來安徽，已近十年，此等事不一而足。且有兄終弟及，尊長爲之主婚，親友都來賀喜者，謂之不出門，覩不爲怪也。其餘曖昧不明者，指難屈數。初甚駭異，以爲人之訛言，既而略一推敲，人言果不謬。竟有不能辦，不可辦，不勝辦之勢，亦惟糊里糊塗打而已。嗣與同寅言之，無不笑曰：此常事也，到處皆然。推求其故，兵燹之後，女少男多，婦女之從一而終者實罕。故西門慶之釋王六兒也，我不敢以爲非。至苗青一案，直與西門慶有暗合者，不能觸目驚心，反敢受賄賣法，此豈亦恕道乎？千金何足奇，分之僅止五百，西門慶亦非必需此者。乃正凶當面，縱其潛逃，其心目中，無天地、鬼神、王法，蓋已久矣。又何論陳三、翁八，死不甘心。安童尚存，果能緘口哉！然而時事尚未可知也。

校勘記

〔一〕「詩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謝聯成」，綉像本「聯」作「聊」，是。按：應爲「射聊城」。

〔三〕「鬨之」，綉像本作「閅之」。
〔四〕「不意」，綉甲、綉丙本作「天意」。
〔五〕「情受」，綉甲、綉丙本無「情」字，乙亥本、在茲堂本作「安受」。
〔六〕「吃翁八一悶棍」，「吃」，綉像本作「乞」，乙亥本、在茲堂本作「被」。
〔七〕「怕家去爹問」，綉像本「怕」作「咱」。
〔八〕「揭帖」，「帖」原誤作「拈」，諸本皆同。今據詞話本改。
〔九〕「家裡」，綉像本作「店裡」。
〔十〕「既央人說」，綉像本「央」作「是」。
〔十一〕「捲棚內」，綉乙本「內」作「裡」。
〔十二〕「何必」，綉甲、綉丙本作「何得」。綉乙本作「回得」，誤。
〔十三〕「不受」，綉像本作「再辭」。




提刑
察院

第四十八回　弄私情戲贈一枝桃　走捷徑探歸七件事

平插曾公一人，特爲後文宋巡按對照，且見西門之惡，純是太師之惡也。夫太師之下，何止百千萬西門，而一西門之惡已如此，其一太師之惡爲何如也！

寫王六兒得銀如畫，寫夏提刑得財又如畫，至寫西門得多金而不以爲意，又襯西門平素之財也。

此回上墳，爲西門傳中一大總會。看他描寫男客，如許如許；又描寫堂客，又寫姬妾，如許如許，特特爲清明節寡婦下根種也。

內於西門祭祖文中，偏又夾寫金蓮、敬濟一段文字，忙中閒筆已屢言矣，然未如有此段文字麗極。

看他於一本章後，接寫七件事，一邪一正，特特刺入眼中，分外令人髮指也。

來保探事，亦可爲能矣，不知特爲後文背主負恩一回內「勢敗奴欺主」五字，預先下轉語。見勢未敗之先，皆是良臣，而人心之難測有如此也。

寫西門祭祖是正文，却是旁文；寫弄私情是旁文，又是正文。桃者，兆也，挑也，總是隨處伏一挑剔，至花園之調，方不突然也。

詞曰：〔一〕

碧桃花下，紫簫吹罷。驀然一點心驚，卻把那人牽掛，向東風淚灑。東風淚灑，不覺暗沾羅帕，恨如天大。那冤家既是無情去，回頭看怎麼？【張評】妙語解頤。

右調〔桂枝香〕〔二〕

話說安童領着書信，辭了黃通判，徑往山東大道而來。打聽巡按御史在東昌府住劄，姓曾，雙名孝序，【張評】曾者，爭也。序即「天敘有典」之「敘」。蓋作者爲世所厄，不能自全其孝，故抑鬱憤懣，不過欲爭此一孝之序也。乃都御史曾布之子，新中乙未科進士，〔三〕極是箇清廉正氣的官。【張評】此書竟有一箇好人。這安童自思：「我若說下書的，門上人決不肯放。不如等放告牌出來，我跪門進去，連狀帶書呈上。老爹見了，必然有箇決斷。」于是早把狀子寫下，揣在懷裡，在察院門首等候多時。只聽裏面打的雲板响，開了大門，曾御史坐廳。頭面牌出來，大書告親王、皇親、駙馬勢豪之家；【張評】其如祭太師何？第二面牌出來，告都、布、按並軍衛有司官吏；第三面牌出來，纔是百姓户婚田土詞訟之事。這安童就隨狀牌進去，待把一應事情發放淨了方走到丹墀上跪下。兩邊左右問是做甚麼的，這安童方纔把書雙手舉得高高的呈上。只聽公座上曾御史叫：「接上來！」慌的左右吏典下來把書接上去，安放于書案上。曾公拆開觀看，端的上面寫着甚詞？〔四〕書曰：

【綉像本評】數語凜然，應使朝廷側目。

寓都下年教生黃端肅書奉

大柱史少亭曾年兄先生大人門下：違越光儀，倏忽一載。知己難逢，勝遊易散。此心耿耿，常在左右。去秋忽報瑤章，開軸啓函，捧誦之間而神遊恍惚，儼然長安對面時也。【張評】離合之妙，大都如此。未幾，年兄省親南旋，復聞德音，知年兄按巡齊魯，不勝欣慰，叩賀，叩賀。惟年兄忠孝大節，風霜貞操，砥礪其心，耿耿在廊廟，歷歷在士論。今茲出巡，正當摘發官邪，以正風紀之日。區區愛念，尤所不能忘者矣。竊謂年兄平日抱可爲之器，當有爲之年，值聖明有道之世，老翁在家康健之時，【張評】必有此句，可想其孝。當乘此大展才猷，以振揚法紀。勿使舞文之吏以撓其法，而奸頑之徒以逞其欺。胡乃如東平一府，而有撓大法如苗青者，抱大冤如苗天秀者乎？生不意聖明之世而有此魍魎。年兄巡歷此方，正當分理冤滯，振刷爲之一清可也。去伴安童，持狀告訴，幸察。不宣。

仲春望後一日。〔五〕

這曾御史覽書已畢，便問：「有狀沒有？」左右慌忙下來問道：「老爺問你有狀沒有？」這安童向懷中取狀遞上。曾公看了，取筆批：「仰東平府府官，從公查明，驗相屍首，連卷詳報。」喝令安童東平府伺候。這安童連忙磕頭起來，從便門出去。這里曾公將批詞連狀裝在封套內，鈐了關防，差人賫送東平府來。府尹胡師文見了上司批下來，慌得手腳無措，即調委陽谷縣縣丞狄斯彬。【張評】蓋云抵死撤也。

【綉像本評】此處甚不混。

【綉像本評】至此大混。然原情察理，不無有之，非刻意做官者不爲也。

本貫河南舞陽人氏，爲人剛方，不要錢，問事糊突，【張評】不如不糊突要錢矣。人都號他做狄混。先是這狄縣丞往清河縣城西河邊過，忽見馬頭前起一陣旋風，團團不散，只隨着狄公馬走。狄縣丞道：「怪哉！」便勒住馬，令左右公人：「你隨此旋風，務要跟尋箇下落。」那公人真箇跟定旋風而來，七八將近新河口而止，走來回覆了狄公話。狄公即拘集里老，用鍬掘開岸上數尺，見一死屍，宛然頸上有一刀痕。命仵作箇視明白，問其前面是那裡。公人稟道：「離此不遠就是慈惠寺。」縣丞即拘寺中僧行問之，皆言：去冬十月中，本寺例放水燈兒，〔七〕見一死屍從上流而來漂入港裡。長老慈悲，故收而埋之。【張評】慈悲受累煞，强如水秀才之慈悲。不知爲何而死。縣丞道：「分明是汝衆僧謀殺此人，埋于此處。想必身上有財帛，故不肯實說。」于是不繇分說，先把長老一箍兩拶，一夾一百敲，餘者衆僧都是二十板，俱令收入獄中。報與曾公，再行査看。各僧皆稱寃不服。曾公尋思道：「是此僧謀死，〔八〕屍必棄於河中，豈反埋于岸上？」【張評】此念方可決獄。又說：「干碍人衆，此有可疑。」因令將衆僧收監，將近兩月，不想安童來告此狀。即令委官押安童前至屍所，令其認視。安童見屍大哭道：「正是我的主人，被賊人所傷，刀痕尚在。」于是簡驗明白，回報曾公，即把衆僧放回。一面査刷卷宗，〔九〕復提出陳三、翁八番問，俱執稱苗青主謀之情。曾公大怒，差人行牌，星夜往揚州提苗青去了。一面寫本參劾提刑院兩員問官受贓賣法。〔十〕正是：

污吏賍官濫國刑，曾公判刷雪冤情。
雖然號令風霆肅，夢裡輸贏總未真。

話分兩頭，(十一)卻表王六兒自從得了苗青幹事的那一百兩銀子、四套衣服，與他漢子韓道國就白日不閒，一夜没的睡，計較着要打頭面，治簪環，喚裁縫來裁衣服，從新抽銀絲鬏髻。用十六兩銀子，又買了個丫頭，名喚春香，使喚，早晚叫韓道國收用不題。【張評】暴發人確有如此。

【繡像本評】乞兒路撿一金，便手足無措。韓氏夫婦較猶能位置者。

一日，西門慶到韓道國家，王六兒接着。裡面吃茶畢，西門慶往後邊淨手去，看見隔壁月臺，問道：「是誰家的？」王六兒道：「是隔壁樂三家月臺。」西門慶分付王六兒：「如何叫他遮住了這邊風水？你對他說，若不與我即便拆了，我叫地方分付他。」這王六兒與韓道國說：「隣舍家，怎好與他說的！」韓道國道：「咱不如瞞着老爹，買幾根水植來，咱這邊也搭起個月臺來。上面晒醬，下邊不拘做馬坊，【張評】爲西門慶之馬也。做個東淨，也是好處。」老婆道：「呸！賊没筭計的，比是搭月臺，不如買些磚瓦來，蓋上兩間廈子卻不好！」韓道國道：「蓋兩間廈子，不如蓋一層兩間小房罷。」【張評】一連三個「不如」，寫得窮兒暴發，微肖皆見。于是使了三十兩銀子，又蓋兩間平房起來。西門慶差玳安兒擡了許多酒肉燒餅來，與他家犒賞匠人。那條街上誰人不知。【張評】苗青之錢如此用。

夏提刑得了幾百兩銀子在家，把兒子夏承恩，年十八歲，幹入武學事肄業，做

【綉像本評】生員往往繇此，可嘆！

了生員。每日邀結師友，習學弓馬。西門慶約會劉、薛二內相、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合衛官員，出人情與他掛軸文慶賀，俱不必細說。【張評】苗青之錢又如此用。

西門慶因坟上新蓋了山子捲棚房屋，自從生了官哥，並做了千户，還沒往坟上祭祖。【張評】大力一總，注下如建瓴水。叫陰陽徐先生看了，從新立了一座坟門，砌的明堂神路，【張評】亦是暴做官。門首栽桃柳，週圍種松柏，兩邊叠成坡峰。清明日上墳，要更換錦衣牌扁，【張評】倒插此數句，預爲戲贈作因。宰猪羊，定桌面。三月初六日清明，【張評】爲後清明對照。預先發柬請了許多人，搬運了東西酒米下飯菜蔬，叫的樂工雜耍扮戲的。【張評】一行人。小優兒是李銘、吳惠、王柱、鄭奉，【張評】一行人。唱的是李桂姐、吳銀兒、韓玉釧、董嬌兒。【張評】一行人。官客請了張團練、喬大户、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應伯爵、謝希大、傅夥計、韓道國、雲理守、賁第傳並女婿陳敬濟等，約二十餘人。【張評】男客有名者一十三人，後清明節止有大舅一人耳。堂客請了張團練娘子、張親家母、喬大户娘子、朱臺官娘子、尚舉人娘子、吳大妗子、二妗子、楊姑娘、潘姥姥、花大妗子、吳大姨、孟大姨、吳舜臣媳婦鄭三姐、崔本妻段大姐、【張評】女客十四人，後清明節止大妗子一人。此處特筆一描，總爲清明節預爲反襯也。並家中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西門大姐，【張評】本家七人，後清明止樓、月兩人。春梅、迎春、玉簫、蘭香、奶子如意兒抱着官哥兒，【張評】五人。至清明節止有如意一人，而春梅自來永福，不在此內算帳也。裏外也有二十四五頂轎子。先是月娘

【繡像本評】真心實愛。

對西門慶說：「孩子且不消叫他往墳上去罷。一來還不曾過一週；二者劉婆子說這孩子顖門還未長滿，膽兒小，這一到墳上路遠，只怕諕着他。依着我不叫他去，留下奶子和老馮在家和他做伴兒，只叫娘母子一箇去罷。」西門慶不聽，便道：「此來爲何？【張評】點出。他娘兒兩箇不到墳前與祖宗磕頭兒去！〔十二〕你信那婆子老淫婦胡說，可可就是孩子顖門未長滿，叫奶子用被兒裹着，在轎子裡按的孩兒牢牢的，怕怎的？」那月娘便道：「你不聽人說，隨你。」從清早晨，堂客都從家裡取齊，起身上了轎子，無辭。

出南門，到五里外祖墳上，遠遠望見青松鬱鬱，翠柏森森，新蓋的墳門，兩邊坡峰上去，週圍石牆，【張評】遙望中景象。當中甬道，明堂、神臺、香爐、燭臺，〔十三〕都是白玉石鑿的。墳門上新安的牌扁，大書「錦衣武略將軍西門氏先塋」。墳內正面土山環抱，林樹交枝。【張評】寫來便活，是一墳塋，又確是新發之家，故妙。西門慶穿大紅冠帶，擺設猪羊祭品桌席祭奠。官客祭畢，堂客纔祭。響器鑼鼓，一齊打起來。那官哥兒諕的在奶子懷裡磕伏着，只倒咽氣，不敢動一動兒。【張評】又一驚。月娘便叫：

【繡像本評】處處寫月娘根心生色，一片菩提熱念。

「李大姐，你還不叫奶子抱了孩子往後邊去哩。你看諕的那腔兒！我說且不叫孩兒來罷，恁强的貨，只管叫抱了他來。你看諕的那孩兒這模樣！」李瓶兒連忙下來，分付玳安：「且叫把鑼鼓住了。」連忙擷掇掩着孩兒耳朵，快抱了後邊去了。

須臾，祭畢，徐先生念了祭文，燒了紙。西門慶邀請官客在前客位。月娘邀

請堂客在後邊捲棚內，繇花園進去，兩邊松牆竹徑，週圍花草一望無際。正是：

　　桃紅柳綠鶯梭織，都是東君造化成。

當下扮戲的在捲棚內扮與堂客們瞧，【張評】堂客。四箇小優兒在前廳官客席前彈唱；【張評】官客。四箇唱的輪番遞酒；【張評】官客。春梅、玉簫、蘭香、迎春四箇都在堂客上邊，【張評】堂客兩路分寫，如火如錦，與後玳安厨下生火，迥然不同。執壺斟酒，就立在大姐桌頭，同吃湯飯點心。吃了一回，【張評】與後小玉、如意打橫列坐遙照。潘金蓮與玉樓、大姐、李桂姐、吳銀兒同往花園裏打了回鞦韆。

原來捲棚後邊，西門慶收拾了一明兩暗三間房兒，裡邊鋪陳床帳，擺放桌椅、梳籠、抿鏡、粧臺之類，預備堂客來上坟，在此梳粧歇息。糊的猶如雪洞般乾淨，懸挂的書画，琴棋瀟洒。奶子如意兒看守官哥兒，正在那洒金床炕上鋪着小褥子兒睡，迎春也在傍和他頑耍。只見潘金蓮獨自從花園驀地走來，手中拈着一枝桃花兒，【張評】文字隨處生枝。看見迎春便道：「你原來這一日没在上邊伺候。」迎春道：「有春梅、蘭香、玉簫在上邊哩，俺娘叫我下邊來看哥兒，就拿了兩碟下飯點心與如意兒吃。」奶子見金蓮來，就抱起官哥兒來。金蓮便戲他說道：「小油嘴兒，頭裡見打起鑼鼓來，諕的不作聲，原來這等小膽兒。」于是一面解開藕絲羅襖兒，接過孩兒抱在懷裡，與他兩箇嘴對嘴親嘴兒。忽有陳敬濟掀簾子走入來，看見金蓮鬭孩子頑耍，便也鬭那孩子。金蓮道：「小道士兒，你也與姐夫親箇嘴兒。」【張評】開端。可霎作

【綉像本評】意致便別，韻甚，媚甚。

【綉像本評】是大緣，走大緣。

【綉像本評】雖說不親錯，卻正恨不得親錯耳。

【綉像本評】「今後」二字，「惹着我」二字，隱隱開門揖盜，愛殺，愛殺。

【綉像本評】調處亦是常情，只一桃花圈出自金蓮手，便饒風韻。

【綉像本評】如

怪，那官哥兒便嘻嘻望着他笑。敬濟不繇分說，把孩子就摟過來，一連親了幾箇嘴兒。金蓮罵道：「怪短命，誰家親孩子嘴，〔十四〕把人的鬏都抓亂了！」敬濟笑戲道：「你還說，早時我没錯親了哩！」金蓮聽了，恐怕奶子瞧科，便戲發訕，將手中拿的扇子倒過柄子來，向他身上打了一下，打的敬濟鯽魚般跳，罵道：「怪短命，誰和你那等調嘴調舌的！」敬濟道：「不是，你老人家摸量惜些情兒，人身上穿着恁單衣裳，就打恁一下！」〔十五〕金蓮道：「我平白惜甚情兒？今後惹着我，只是一味打。」【張評】今後，妙絶。如意兒見他頑的訕，連忙把官哥兒接過來抱着，金蓮與敬濟兩箇還戲謔做一處。金蓮將那一枝桃花兒做了一箇圈兒，悄悄套在敬濟帽子上。【張評】將桃花起，即將桃花繳，一段小文字。走出去，正值孟玉樓和大姐、桂姐三箇從那邊來。大姐看見，便問：「是誰幹的營生？」敬濟取下來去了，一聲兒也没言語。堂客前戲文扮了四折。〔十六〕但見：

窗外日光彈指過，席前花影座間移。

看看天色晚來，西門慶分付賁四，先把擡轎子的每人一碗酒，四箇燒餅，一盤子熟肉，分散停當。【張評】細。然後纔把堂客轎子起身，管家起馬在後，來興兒與廚役慢慢的擡食盒然後。〔十七〕玳安、來安、画童、棋童兒跟月娘衆人轎子，琴童並四名排軍跟西門慶馬。奶子如意兒獨自坐一頂小轎，懷中抱着哥兒，用被裹得緊緊的進城。月娘還不放心，又使回画童兒來，叫他跟定着奶子轎子，恐怕進城人亂。

此留心，誰人到得？吾謂月娘去爺斯之化不遠。【綉像本評】閒閒下此數語，隱出緊急情緣，多少波瀾！

且說月娘轎子進了城，就與喬家那邊衆堂客轎子分路來家。先下轎進去，半日西門慶、陳敬濟纔到家下馬。只見平安兒迎門就稟說：【張評】文字渡法。「今日掌刑夏老爹，親自下馬到廳，問了一遍去了。落後又差人問了兩遍，不知有甚勾當。」西門慶聽了，心中猶豫。到于廳上，只見書童兒在傍接大服，〔十八〕西門慶因問：「今日你夏老爹來留下甚麽話來？」書童道：「他也沒說出來，只問爹往那去了，『使人請去，我有句要緊話兒說。』小的便道：『今日都往坟上燒紙去了，至晚纔來。』夏老爹說：『我到午上還來。』落後，又差人來問了兩遭，小的說：『還未來哩。』」西門慶心下轉道：「卻是甚麽？」正疑惑之間，只見平安來報：「夏老爹來了。」那時已有黃昏時分，只見夏提刑便衣坡巾，兩上伴當跟隨，下馬到于廳上叙禮，說道：「長官今日往寶庄去來？」西門慶道：「今日祭掃先塋，〔十九〕不知長官下降，失迎，恕罪，恕罪！」夏提刑道：「有一事敢來報與長官知道。」因說：「咱們往那邊客位內坐去罷。」西門慶令書童開捲棚門，請往那里說話，左右都令下去。夏提刑道：「今朝縣中李大人到學生那裡，如此這般，說大巡新近有參本上東京，長官與學生俱在參例。學生令人抄了箇底本在此，與長官看。」西門慶聽了，大驚失色，急接過底本，起來燈下觀看，〔二十〕端的上面寫着甚言詞？〔二十一〕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曾孝序一本，參劾貪肆不職武官，乞賜罷黜，以正法紀事：臣聞巡蒐四方，省察風俗，乃天子巡狩之事也；彈壓官邪，振揚法紀，

【綉丁本評】此疏可懸□魏。

乃御史糾政之職也。昔《春秋》載天王巡狩，而萬邦懷保，民風協矣。王道彰矣，四民順矣，聖治明矣。臣自去年奉命巡按山東齊魯之邦，一年將滿，歷訪方面有司文武官員賢否，頗得其實。兹當差滿之期，敢不循例甄別，爲我皇上陳之。除參劾有司方面官員，另具疏上請。參照山東提刑所掌刑金吾衛正千户夏延齡，闒茸之材，貪鄙之行，久于物議，有玷班行。昔者典牧皇畿，大肆科擾，被屬官陰發其私。今省理山東刑獄，復著狼貪，爲同僚之箝制。縱子承恩，冒籍武舉，倩人代考，而士風掃地矣。信家人夏壽監索班錢，被軍騰詈而政事不可知乎？接物則奴顔婢膝，時人有丫頭之稱；問事則依違兩可，羣下有木偶之誚。理刑副千户西門慶，本係市井棍徒，【文評】是。夤緣陞職，【文評】是。濫冒武功，【文評】是。菽麥不知，一丁不識。【文評】是。縱妻妾嬉遊街巷，而帷薄爲之不清；【文評】是。携樂婦而酣飲市樓，官箴爲之有玷。【文評】是。至于包養韓氏之婦，恣其歡淫，而行簡不修；【文評】是。受苗青夜賂之金，曲爲掩飾，【文評】是。而贓跡顯著。【文評】是。【張評】將西門罪案，略總一二。此二臣者，皆貪鄙不職，久乖清議，一刻不可居任者也。伏望聖明垂聽，勅下該部，再加詳查。如果臣言不謬，將延齡等亟賜罷斥，則官常有賴而俾聖德永光矣。

西門慶看了一遍，諕的面面相覷。默默不言。夏提刑道：「長官，似此如何計較？」西門慶道：「常言：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事到其間，道在人爲。少不的你我打點

禮物，早差人上東京央及老爺那里去。」【綉乙本評】要着。于是夏提刑急急作辭，到家拏了二百兩銀子，【張評】苗青之錢如此用。兩把銀壺。西門慶這裏是金鑲玉寶石鬧粧一條、三百兩銀子。【張評】苗青之錢如此用。夏家差了家人夏壽，西門慶這裡是來保，將禮物打包端正，西門慶寫了一封信與翟管家，兩箇早僱了頭口，星夜往東京幹事去了。不題。

且表官哥兒自從坟上來家，夜間只是驚哭，不肯吃奶。但吃下奶去，就吐了。【張評】明爲生子加官對照。一冷。慌的李瓶兒走來告訴月娘。月娘道：「我那等說，還未到一週的孩子，且休帶他出城門去。濁強貨他生死不依，只說：『今日坟上祭祖爲甚麼來？不叫他娘兒兩箇走走！』只像那裏攙了分兒一般，睜着眼和我兩箇叫。如今卻怎麼好？」李瓶兒正沒法兒擺佈。況西門慶又因巡按參了，和夏提刑在前邊說話，往東京打點幹事，心上不遂，家中孩子又不好。【張評】不好事亦在一塊。月娘使小廝叫劉婆子來看，又請小兒科太醫。開門闔户，亂了一夜。劉婆子看了說：「哥兒着了些驚氣入肚，又路上撞見五道將軍。不打緊，買些紙兒，退送退送，就好了。」又留了兩服朱砂丸藥兒，用薄荷灯心湯送下去，那孩兒方纔寧貼，睡了一覺，不驚哭吐奶了，只是身上熱還未退。李瓶兒連忙拿出一兩銀子，叫劉婆子備紙去。後又帶了他老公，【張評】理星一向不會。還和一箇師婆來，在捲棚內與哥兒燒紙跳神。那西門慶早五更打發來保、夏壽起身，就亂着和夏提刑往東平府胡知府那裏，打聽提苗

【綉像本評】不聽好言，宜乎有此。

【繡像本評】病根還在金蓮調戲，筆意隱然，卻說不出，妙手。

【繡像本評】因劉婆子數語，奶子便得藉口，自是恒情。

【繡像本評】本尚未行而打點先到，的真神手。

青消息去了。吳月娘聽見劉婆說孩兒路上着了驚氣，甚是抱怨如意兒，說道：「不用心看孩兒，想必路上轎子裏諕了他了。不然，怎的就不好起來？」【張評】自是贈桃時驚諕了也。如意兒道：「我在轎子裏將被兒包得緊緊的，又沒磕着他。娘叫画童兒來跟着轎子，他還好好的，我按着他睡。只進城七八到家門首，我只覺他打了箇冷戰，【張評】與西門死黑影一映。到家就不吃奶，哭起來了。」

按下這裏家中燒紙，與孩子下神。且說來保、夏壽一路儹行，只六日就趕到東京城內。到太師府內見了翟管家，將兩家禮物交付明白。翟謙看了西門慶書信，說道：「曾御史參本還未到哩，你且住兩日。如今老爺新近條陳了七件事，旨意還未曾下來。待行下這箇本去，曾御史本到，等我對老爺說，交老爺閣中只批與他該部知道。我這裡差人再拿帖兒分付兵部余尚書，把他的本只不覆上來。交你老爹只顧放心，管情一些事兒沒有。」于是把二人管待了酒飯，還歸到客店安歇，等聽消息。

一日，蔡太師條陳本，聖旨准下來了。來保央府中門吏暗暗抄了箇邸報，【張評】所謂治世能臣。帶回家與西門慶瞧，不在話下。一日等的翟管家寫了回書，與了五兩銀子盤纏，與夏壽取路回山東清河縣。來到家中，西門慶正在家躭心不下，那夏提刑一日一遍來問信。聽見來保二人到了，叫至後邊問他端的。來保對西門慶悉把上項事情訴說了一遍，道：「翟爹看了爹的書，便說：『此事不打緊，叫你爹放心。見今巡按也滿了，另點新巡按下來了。況他的參本還未到，等他本上時，等我對老

爺說了，隨他本上參的怎麼重，只批該部知道，老爺這裏再拿帖兒分付兵部余尚書，只把他的本立了案不覆上去，隨他有撥天關本事也無妨。」西門慶聽了，方纔心中放下。因問：「他的本怎還不到？」來保道：「俺們一去時，晝夜馬上行去，只五日就趕到京中，可知在他頭裡。俺們回來，見路上一簇響鈴驛馬，背着黃包袱，插着兩根雉尾、兩面牙旗，怕不就是巡按衙門進送實封纔到了。」【張評】曾公未免疏略，且又遲緩，然正是文字頓挫、挽回地步。西門慶道：「得他的本上的遲，事情就停當了。我只怕去遲了。」來保道：「爹放心，管情沒事。小的不但幹了這件事，又打聽得兩椿好事來，【張評】用筆真有龍跳虎脫之勢，看來總不由人。報爹知道。」西門慶問道：「端的何事？」來保道：「太師老爺新近條陳了七件事，旨意已是准行。如今老爺親家戶部侍郎韓爺題准事例：在陝西等三邊開引種鹽，各府州郡縣設立義倉，官糴粮米。令民間上上之戶赴倉上米，討倉鈔，派給鹽引支鹽。舊倉鈔七分，新倉鈔三分。咱舊時和喬親家爹，高陽關上納的那三萬粮倉鈔，派三萬鹽引，戶部坐派。如今蔡狀元又點了兩淮巡鹽，不日離京，倒有好些利息。」西門慶聽言問道：「真箇有此事？」來保道：「爹不信，小的抄了箇底報在此。」向書篋中，取出來與西門慶觀看。因見上面許多字樣，【張評】「字樣」二字妙絕，是不識字人眼中物也。前邊叫了陳敬濟來念與他聽。陳敬濟念到中間，只要結住了，還有幾箇眼生字不認的。【張評】又映敬濟。旋叫了書童兒來念。那書童倒還是門子出身，蕩蕩如流水不差，直念到底。【張本眉評】然書童卻又甘爲

【綉像本評】既饒巨萬，復悉錙銖，來保亦可見也。

市井變童，豈與金蓮同一天生下賤耶？一嘆。

【綉像本評】此疏條理井然，使實心行之，當亦有利，孰得以其人而忽其言乎？

大約上面奏着：〔二十二〕

崇政殿大學士吏部尚書魯國公蔡京一本：爲陳愚見，竭愚衷，收人才，臻實效，足財用，便民情，以隆聖治事：〔二十三〕

第一曰：罷科舉取士，悉繇學校陞貢。

二曰：罷講議財利司。

三曰：更鹽鈔法。

四曰：制錢法。

五曰：行結糴俵糴之法。

【綉像本評】數語微露佞吻，入下具見愛民之忠。

西門慶聽了，又看了翟管家書信，已知禮物交得明白。蔡狀元見朝，又點了兩淮巡鹽，不日往此經過，心中不勝歡喜。一面打發夏壽回家：「報與你老爹知道。」一面賞了來保五兩銀子、兩瓶酒、一方肉，回房歇息，不在話下。正是：樹大招風風損樹，人爲名高名喪身。有詩爲証：

得失榮枯命裡該，皆因年月日時栽。

胸中有志終須至，囊内無財莫論才。

文門禹云：此回上墳，爲西門氏一件正經大事。西門慶必要官哥同去，其言曰：「此來爲何？」此言原無可厚非，兒孫之存亡夭壽，全在祖父之陰騭德行，積累深淺，不在天時寒暖炎涼，地方南北東西也。或謂：此

爭官哥不去，或不至死。予謂：縱然官哥不去，又焉得活，其中自有道理也。

試觀外而親戚朋友，内而妻妾奴婢，又夾雜四優四娼，大鑼大鼓，大酒大肉，寫得如火如花，極其熱鬧，可謂盛矣。乃如此大排場，不聞有起敬起孝，足以動人觀瞻者，輕輕以潘金蓮、陳敬濟調情作結，讀之不覺失笑。作者之意，亦以上辱西門慶之祖宗，下殺西門慶之子孫，即潘金蓮一淫婦也。若西門慶本在可殺之列，故一到家，延齡久候，王六兒之案先破矣。

此回兩段正文，中間夾着上墳一事。正所謂雨將至燥熱異常，戲將完而鑼鼓大作也。迨來保六日到京，探得七事回報，功名幸獲無恙，豈西門慶，雖曾孝序亦無之何耶？《易》曰：履霜堅冰至。官哥於此回已露死機，西門慶即以下回埋伏死兆。正所謂月滿則虧，日盈則昃，陰陽消長，其即在此兩回乎？

校勘記

〔一〕「詞曰」，綉甲、綉丙本作「桂枝香」。

〔二〕「右調桂枝香」，綉甲、綉丙本無。

〔三〕「乙未」，綉甲、綉丙本作「乙丑」。

〔四〕「甚詞」，綉像本作「甚言詞」。

〔五〕「一日」，綉乙本無「日」字，綉甲、綉丙本作「一日具」。

〔六〕「出去」，綉像本作「放出」。

〔七〕「例放水燈兒」，綉像本「例」作「因」。

〔八〕「是此僧」，綉像本作「既是此僧」。

〔九〕「查刷卷宗」，綉甲、綉丙本「刷」作「尉」。

〔十〕「提刑院」，原誤作「提人院」，今據綉像本改。

〔十一〕「話分兩頭」，綉甲、綉丙本「分」作「說」。

〔十二〕「磕頭兒」，綉像本作「磕筒頭兒」。

〔十三〕「燀臺」，綉像本作「燭臺」。

〔十四〕「孩子嘴」，綉像本無「嘴」字。

〔十五〕「打恁一下」，綉像本「恁」作「您」。

〔十六〕「四折」，綉像本作「四大折」。

〔十七〕「然後」，綉像本作「煞後」，是。

〔十八〕「大服」，綉像本作「衣服」。

〔十九〕「祭掃先塋」，綉像本作「先塋祭掃」。

〔二十〕「急接過底本，起來燈下觀看」，綉像本作「急接過底報，燈下觀看」。

〔二十一〕「甚言詞」，綉甲、綉丙本無「詞」字。

〔二十二〕「大約上面奏着」，綉像本作「端的上面奏着那七件事」。

〔二十三〕以下綉像本作：第一曰罷科舉，取士悉繇學校陞貢。竊謂教化凌夷，風俗頹敗，皆繇取士不得真才，而教化無以仰賴。《書》曰：「天生斯民，作之君，作之師。」漢舉孝廉，唐興學校，我國家始制考貢之法，各執偏陋，以致此輩無真才，而民之司牧何以賴焉？今皇上痌瘝求才，宵旰圖治。治在于養賢，養賢莫如學校。今後取士，悉遵古繇學校陞貢。其州縣發解禮闈，一切罷之。每歲考試上舍則差知貢舉，亦如禮闈之式。仍立八行取士之科。八行者，謂孝、友、睦、婣、任、恤、忠、和也。士有此者，即免試，率相補太學上舍。

　二曰罷講議財利司。竊惟國初定制，都堂置講議財利司。蓋謂人君節浮費，惜民財也。今陛下即位以來，不寶遠物，不勞逸民，躬行節儉以自奉。蓋天下亦無不可返之俗，亦無不可節之財。惟當事者以俗化爲心，以禁令爲信，

不忽其初，不弛其後，治隆俗美，豐亨豫大，又何講議之爲哉？悉罷。

三曰更鹽鈔法。竊惟鹽鈔，乃國家之課以供邊備者也。今合無遵復祖宗之制鹽法者。詔雲中、陝西、山西三邊，上納糧草，關領舊鹽鈔，易東南淮浙新鹽鈔。每鈔折派三分，舊鈔搭派七分。今商人照所派産鹽之地下場支鹽。亦如茶法，赴官秤驗，納息請批引，限日行鹽之處販賣。如遇過限，並行拘收；別買新引增販者，俱屬私鹽。如此則國課日增，而邊儲不乏矣。

四曰制錢法。竊謂錢貨，乃國家之血脈，貴乎流通而不可淹滯。如有阨阻淹滯不行者，則小民何以變通，而國課何以仰賴矣？自晉末鵝眼錢之後，至國初瑣屑不堪，甚至雜以鉛鐵夾錫。邊人販于虜，因而鑄兵器，爲害不小，合無一切通行禁之也。以陛下新鑄大錢崇寧、大觀通寶，一以當十，庶小民通行，物價不至于踴貴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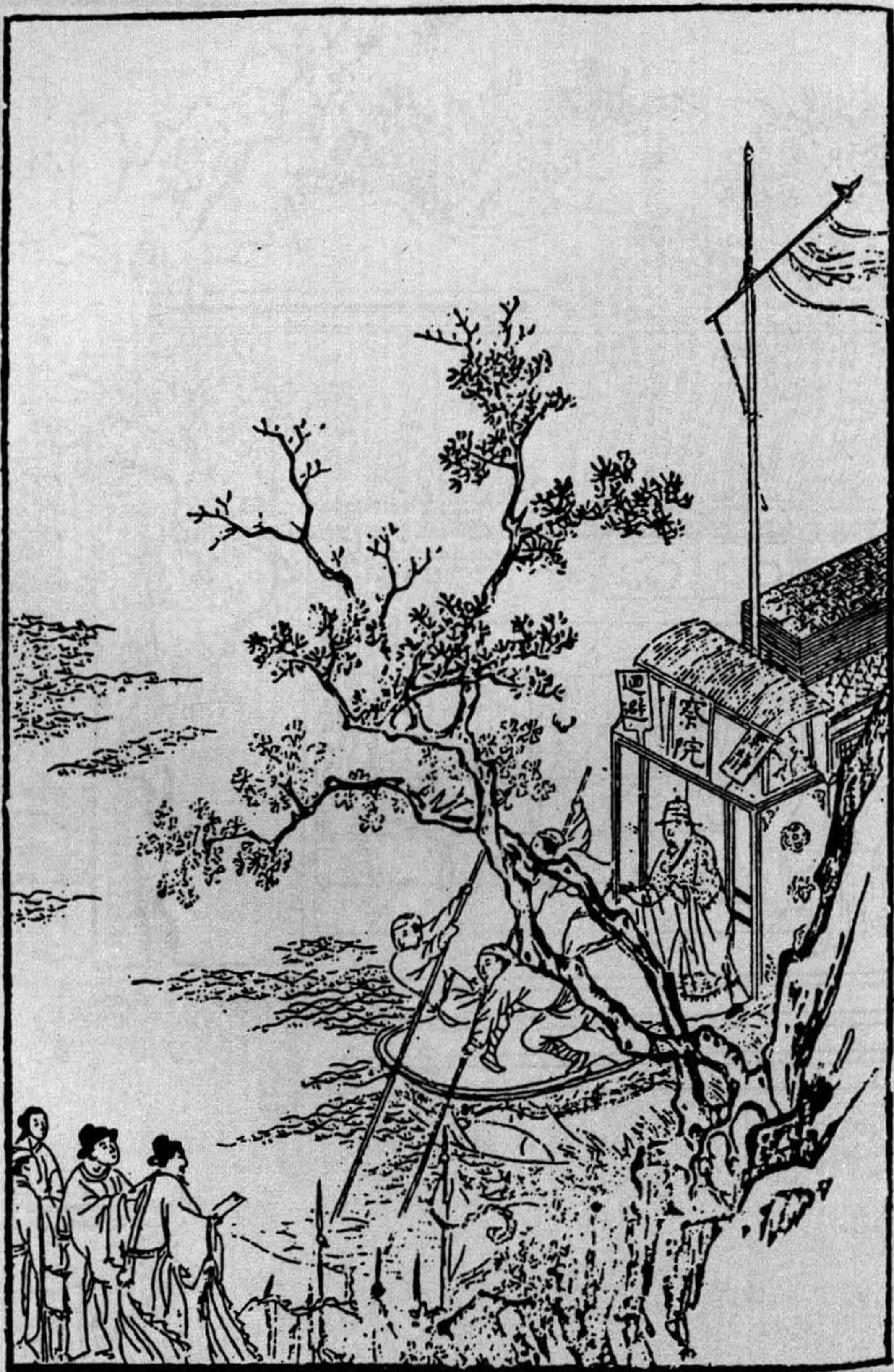
五曰行結糶俵糴之法。竊惟官糴之法，乃賑恤之義也。近年水旱相仍，民間就食，上始下賑恤之詔。近有户部侍郎韓侶題覆欽依：將境内所屬州縣各立社倉，行結糶俵糴之法。保之于黨，黨之于里，里之于鄉，倡之結也。每鄉編爲三户，按上上、中中、下下。上户者納糧，中户者減半，下户者退派糧數關支，謂之俵糴。如此則斂散便民之法得以施行，而皇上可廣不費之仁矣。惟責守令嚴切舉行，其關係蓋匪細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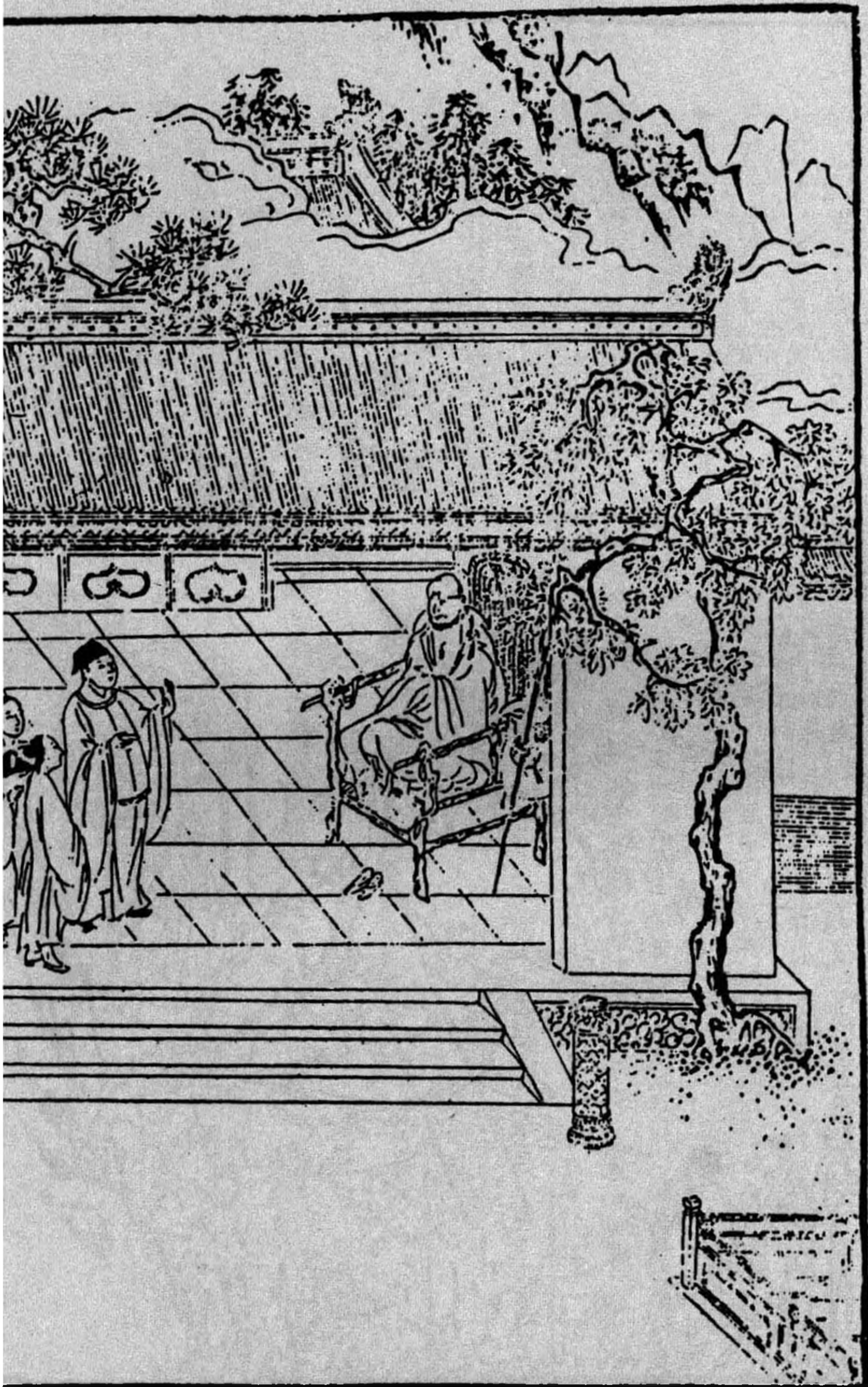
六曰詔天下州郡納免夫錢。竊惟我國初寇亂未定，悉令天下軍徭丁壯集于京師，以供運餉，以壯國勢。今承平日久，民各安業，合頒詔行天下州郡，每歲上納免夫錢，每名折錢三十貫，解赴京師，以資邊餉之用。庶兩得其便，而民力少蘇矣。

七曰置提舉御前人船所。竊惟陛下自即位以來，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尚花石，皆山林間物，乃人之所棄者。但有司奉行之過因而致擾，有傷聖治。陛下節其浮濫，仍請作御前提舉人船所。凡有用悉出内帑，差官取之，庶無擾于州郡。伏乞聖裁。

奉聖旨：「卿言深切時艱，朕心嘉悦，足見忠猷，都依擬行。」該部知道。

第四十九回　請巡按屈體求榮　遇梵僧現身施藥





第四十九回　請巡按屈體求榮　遇梵僧現身施藥

此回敘二巡按之榮，却都是求榮者之地步也。總爲西門生色。閒中點綴董嬌兒，又爲桂兒、銀兒等一襯也。玉皇廟，諸人出身也。故瓶兒以玉皇廟激子虛上會時出，金蓮以玉皇廟元壇座下之虎出，而春梅又以天福來送玉皇廟會分，月娘叫大丫頭時出，然則三人俱發源於玉皇廟也。至於永福寺金蓮埋於其中，春梅逢故主於其內，而月娘、孝哥俱於永福寺討結果，獨於瓶兒，未有永福寺之瓜葛也。不知其於此回內，已爲瓶兒結果於永福寺之因矣。何則？瓶兒病以梵僧藥，藥固用永福寺中求得，然則瓶兒獨早結於永福寺矣。故玉皇廟、永福寺，是一部大起結。

後半梵僧一篇文字，能句句以「現身」二字讀之，方知其筆之妙也。

施藥必現身者，見西門之死，全以此物之妄施故耳。

詩曰：(一)

雅集無兼客，高情洽二難。
一尊傾智海，八斗擅吟壇。
話到如生旭，霜來恐不寒。

爲行王舍乞，玄屑帶雲餐。

話說夏壽到家，回覆了話，夏提刑隨即就來拜謝西門慶，說道：「長官活命之恩，不是託賴長官餘光這等大力量，如何了得！」西門慶笑道：「長官放心。料着你我没曾過爲，隨他說去，老爺那里自有箇明見。」【張評】小人自以爲如此。一面在廳上放桌兒留飯，談笑至晚，方纔作辭回家。到次日，依舊入衙門裏理事，不在話下。

卻表巡按曾公見本上去不行，就知道二官打點了，心中忿怒。因蔡太師所陳七事，内多舛訛，皆損下益上之事，即赴京見朝覆命，上了一道表章。極言：「天下之財貴于通流，取民膏以聚京師，恐非太平之治。民間結糴俵羅之法不可行，當十大錢不可用，鹽鈔法不可屢更。臣聞民力殫矣，誰與守邦？」【張評】至言。蔡京大怒，奏上徽宗天子，說他大肆倡言，阻撓國事。將曾公付吏部考察，黜爲陝西慶州知州。陝西巡按御史宋盤，就是學士蔡攸之婦兄也。【綉乙本眉評】自說的。太師陰令盤就劾其私事，逮其家人，煅煉成獄，將孝序除名，竄于嶺表，以報其仇。此係後事，表過不題。

再說西門慶在家，一面使韓道國與喬大户外甥崔本，拿倉鈔早往高陽關户部韓爺那里趕着掛號。留下來保，家中定下果品，預備大桌面酒席，打聽蔡御史船到。一日，來保打聽得他與巡按宋御史船一同京中起身，【張評】曾公去而此輩來矣。都行至東昌府地方，使人來家通報。這裡西門慶就會夏提刑起身。來保從東昌府船上，就

先見了蔡御史，送了下程。然後，西門慶與夏提刑出郊五十里，迎接到新河口，地名百家村。先到蔡御史船上拜見了，備言邀請宋公之事。蔡御史道：「我知道，一定同他到府。」那時東平胡知府，及合屬州縣方面有司軍衛官員、吏典生員、僧道陰陽，都具連名手本，伺候迎接。帥府周守備、荊都監、張團練，都領人馬披執跟隨，清蹕傳道，鷄犬皆隱跡。鼓吹迎接宋巡按進東平府察院，各處官員都見畢，呈遞了文書，安歇一夜。

到次日，只見門吏來報：「巡鹽蔡爺來拜。」宋御史連忙出迎，敘畢禮數，分賓主坐下。獻茶已畢，宋御史便問：「年兄幾時方行？」蔡御史道：「學生還待一二日。」因告說：「清河縣有一相識西門千兵，乃本處巨族，爲人清慎，富而好禮，亦是蔡老先生門下，與學生有一面之交。蒙他遠接，學生正要到他府上拜他拜。」宋御史問道：「是那箇西門千兵？」蔡御史道：「他如今見是本處提刑千户，昨日已參見過年兄了。」宋御史令左右取手本來看，見西門慶與夏提刑名字，說道：「此莫非與翟雲峰有親者？」蔡御史道：「就是他。如今見在外面伺候，要央學生奉陪年兄到他家一飯，未審年兄尊意若何？」宋御史道：「學生初道此處，只怕不好去得。」蔡御史道：「年兄怕怎的？既是雲峰分上，【綉乙本評】可笑。你我走走何害？」【張評】一路問答，真不可使妻妾聽見。于是分付看轎，就一同起行，一面傳將出來。

西門慶知了此消息，與來保、賁四騎快馬先奔來家，預備酒席。門首搭照山綵

棚，兩院樂人奏樂，叫海鹽戲並雜耍承應。原來宋御史將各項伺候人馬都令散了，只用幾箇藍旗清道官吏跟隨，與蔡御史坐兩頂大轎，打着雙簷傘，同往西門慶家來。當時哄動了東平府，大鬧了清河縣，都說：「巡按老爺也認的西門大官人，來他家吃酒來了。」【張評】鬧中熱筆。慌的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各領本哨人馬把住左右街口伺候。西門慶青衣冠帶，遠遠迎接。兩邊鼓樂吹打，到大門首下了轎進去。宋御史與蔡御史都穿着大紅獬豸繡服，烏紗皂履，鶴頂紅帶，從人執着兩把大扇。只見五間廳上湘簾高捲，錦屏羅列。正面擺兩張吃看桌席，高頂方糖，定勝簇盤，十分齊整。二官揖讓進廳，與西門慶叙禮。蔡御史令家人具贄見之禮：兩端湖紬、一部文集、四袋芽茶、一方端溪硯。宋御史只投了箇宛紅單拜帖，上書「侍生宋喬年拜」。向西門慶道：「久聞芳譽，學生初臨此地，尚未盡情，不當取擾。若不是蔡年兄邀來進拜，何以幸接尊顏？」慌的西門慶倒身下拜，說道：「僕乃一介武官，屬于按臨之下。今日幸蒙清顧，蓬蓽生光。」于是鞠恭展拜，禮容甚謙。宋御史亦答禮相還，叙了禮數。當下蔡御史讓宋御史居左，他自在右，【張評】有東道焉。西門慶垂首相陪。茶湯獻罷，堦下簫韶盈耳，鼓樂喧闐，動起樂來。西門慶遞酒安席已畢，[一]下邊呈獻割道。說不盡餚列珍羞，湯陳桃浪，端的歌舞聲容，食前方丈。兩位轎上跟從人，每位五十瓶酒，五百點心，一百斤熟肉，都領下去。家人、吏書、門子人等，另在廂房中管待，不必細說。

當日西門慶這席酒，也費勾千兩金銀。那宋御史又係江西南昌人，爲人浮躁，只坐了没多大回，聽了一摺戲文，就起來。慌的西門慶再三固留。蔡御史在傍便説：「年兄無事，再消坐一時，何遽回之太速耶？」宋御史道：「年兄還坐坐，學生還欲到察院中處分些公事。」【張評】作身分。西門慶早令手下，把兩張桌席連金銀器，已都裝在食盒内，共有二十擡，叫下人夫伺候。宋御史的一張大桌席、兩罈酒、兩牽羊、兩對金絲花、兩疋段紅、一副金臺盤、兩把銀執壺、十箇銀酒盃、兩箇銀折盂、一雙牙筯。蔡御史的也是一般的，都遞上揭帖。宋御史再三推道：「這箇我學生怎麽敢領？」因看着蔡御史。蔡御史道：「年兄貴治所臨，自然之道，我學生豈敢當之！」西門慶道：「些須微儀，不過侑觴而已，何爲見外？」比及二官推讓之次，而桌席已擡送出門矣。宋御史不得已，方令左右收了揭帖，向西門慶致謝説道：「今日初來識荆，既擾盛席，又承厚貺，何以克當？餘容圖報不忘也。」【張評】比曾公何如？因向蔡御史道：「年兄還坐坐，學生告别。」于是作辭起身。西門慶還要遠送，宋御史不肯，急令請回，舉手上轎而去。

西門慶回來，陪侍蔡御史，解去冠帶，請去捲棚内候坐。因分付把樂人都打發散去，只留下戲子。西門慶令左右重新安放桌席，擺設珍羞菓品上來，二人飲酒。蔡御史道：「今日陪我這宋年兄坐便僭了，又叨盛筵並許多酒器，何以克當？」西門慶笑道：「微物惶恐，表意而已。」因問道：「宋公祖尊號？」蔡御史道：「號松原。

松樹之松，原泉之原。」又說起：「頭裡他再三不來，被學生因稱道四泉盛德，與老先生那邊相熟，他纔來了。他也知府上與雲峰有親。」西門慶道：「想必翟親家有一言于彼。我觀宋公爲人有些蹺蹊。」【張評】如畫，是趨奉人摹頭不着心事。蔡御史道：「他雖故是江西人，倒也沒甚蹺蹊處。只是今日初會，怎不做些模樣。」說畢笑了。西門慶便道：「今日晚了，老先生不回船上去罷了。」蔡御史道：「我明早就要開船長行。」西門慶道：「請不棄在舍留宿一宵，明日學生長亭送餞。」蔡御史道：「過蒙愛厚。」因分付手下人：「都回門外去罷，明早來接。」衆人都應諾去了，只留下兩箇人伺候。

西門慶見手下人都去了，走下席來，叫玳安兒附耳低言：「如此這般，即去院裡坐名叫了董嬌兒、韓金釧兒，兩箇打後門裡用轎子擡了來，休交一人知道。」那玳安一面應諾去了。西門慶復上席來，陪蔡御史吃酒。海鹽子弟在傍歌唱。西門慶因問：「老先生到家多少時就來了？令堂老夫人起居康健麼？」蔡御史道：「老母到也安。學生在家，不覺荏苒半載。回來見朝，不想被曹禾論劾，將學生敝同年一十四人之在史館者，一時皆黜授外職。學生便選在西臺，新點兩淮巡鹽。宋年兄便在貴處巡按，也是蔡老先生門下。」西門慶問道：「如今安老先生在那里？」蔡御史道：「安鳳山他已陞了工部主事，往荊州催儹皇木去了，也待好來也。」說畢，西門慶叫海鹽子弟上來遞酒。蔡御史分付：「你唱箇〔漁家傲〕我聽。」子弟排手在傍正唱着，只見玳安走來，請西門慶下邊說話。玳安道：「叫了董嬌兒、韓金釧兒打後門來了，

【繡像本評】做官的此等處要自反。

【張評】必叫二人，是不相知者。在娘房裡坐着哩。」西門慶道：「你分付把轎子擡過一邊纔好。」玳安道：「擡過一邊了。」

這西門慶走至上房，兩箇唱的向前磕頭。西門慶道：「今日請你兩箇來，晚夕在山子下扶侍你蔡老爹。他如今見做巡按御史，你不可怠慢，用心扶侍他，自然酬答你。」〔三〕韓金釧兒笑道：「爹不消分付，俺每知道。」西門慶因戲道：「他南人的營生，好的是南風，你每休要扭手扭腳的。」董嬌兒道：「娘在這里聽着，爹你老人家羊角葱靠南牆，越發老辣了。王府門首磕了頭，俺們不吃這井裡水了？」西門慶笑的往前邊來。走到儀門首，只見來保和陳敬濟拿着揭帖走來，與西門慶看，說道：「剛纔喬親家爹說，趂着蔡老爹這回間，爹倒把這件事對蔡老爹說了罷，只怕明日起身忙了。【張評】大是能事。叫姐夫寫了俺兩箇名字在此。」西門慶道：「你跟了來。」來保跟到捲棚槅子外邊站着。西門慶飲酒中間因題起：「有一事在此，不敢干瀆。」蔡御史道：「四泉，有甚事只顧分付，學生無不領命。」西門慶道：「去歲因舍親在邊上納過些粮草，坐派了些鹽引，正派在貴治揚州支鹽。望乞到那里青目青目，早些支放，就是愛厚。」因把揭帖遞上去，蔡御史看了。上面寫着：「商人來保、崔本舊派淮鹽三萬引，乞到日早掣。」蔡御史看了笑道：「這箇甚麼打緊。」一面把來保叫至跟前跪下，分付：「與你蔡爺磕頭。」蔡御史道：「我到揚州，你等徑來察院見我。我比別的商人早掣一箇月。」【張評】人情如此。西門慶道：「老先生下顧，早放

十日就勾了。」蔡御史把原帖就袖在袖內。一面書童傍邊斟上酒，子弟又唱。

唱畢，已有掌燈時分。蔡御史便說：「深擾一日，酒告止了罷。」因起身出席，左右便欲掌燈。西門慶道：「且休掌燈，請老先生後邊更衣。」于是從花園裡遊玩了一回，讓至翡翠軒，那里又早湘簾低簇，銀燈熒煌，設下酒席。海鹽戲子，西門慶已命打發去了。書童把捲棚內家活收了，關上角門。只見兩箇唱的盛粧打扮，立於堦下，向前插燭也似磕了四箇頭。但見：

綽約容顏金縷衣，香塵不動下堦墀。
時來水濺羅裙濕，好似巫山行雨歸。

蔡御史看見，欲進不能，欲退不捨，便說道：「四泉，你如何這等愛厚？恐使不得。」西門慶笑道：「與昔日東山之遊，又何異乎？」蔡御史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軍之高致矣。」于是月下與二妓攜手，恍若劉阮之入天台。因【張評】喜極矣。進入軒內，見文物依然，因索紙筆，就欲留題相贈。西門慶即令書童，連忙將端溪硯研的墨濃濃的，拂下錦箋。這蔡御史終是狀元之才，拈筆在手，文不加點，字走龍蛇，燈下一揮而就，作詩一首。詩曰：

不到君家半載餘，軒中文物尚依稀。
雨過書童開藥圃，【文評】狀元公失粘了。不寫出，亦藏拙之一道也。風回仙子步花臺。
飲將醉處鐘何急，詩到成時漏更催。

【繡像本評】此字原佳。

　此去又添新帳望，不知何日是重來？

寫畢，教書童粘于壁上，以爲後日之遺焉。因問二妓：「你等叫甚名字？」(四)一箇道：「小的姓董，名喚嬌兒。他叫韓金釧兒。」蔡御史又道：「你二人有號沒有？」董嬌兒道：「小的無名娼妓，那討號來？」蔡御史道：「你等休要太謙。」問至再三，韓金釧方說：「小的號玉卿。」董嬌兒道：「小的賤號薇仙。」【張評】所爲問到荼䕷花事了也。蔡御史一聞「薇仙」二字，心中甚喜，遂留意在懷。令書童取棋桌來，擺下棋子，蔡御史與董嬌兒兩箇着棋。西門慶陪侍，韓金釧兒把金樽在旁邊遞酒，書童歌唱。蔡御史贏了一盤棋，董嬌兒吃過，又回奉蔡御史一杯。韓金釧這里也遞與西門慶一杯陪飲。飲了酒，二人又下。董嬌兒贏了，連忙遞酒一杯與蔡御史，西門慶在傍又陪飲一杯。飲畢，蔡御史道：「四泉，夜深了，不勝酒力。」于是走出外邊來，站立在花下。

　那時正是四月半頭，月色纔上。西門慶道：「老先生，天色還早哩。還有韓金釧，不曾賞他一杯酒。」蔡御史道：「正是。你喚他來，我就此花下立飲一杯。」于是韓金釧拿大金桃杯，滿斟一杯，用纖手捧遞上去。董嬌兒在旁捧菓，蔡御史吃過，又斟了一杯，賞與韓金釧兒。因告辭道：「四泉，今日酒太多了，令盛价收過去罷。」于是與西門慶握手相語，說道：「賢公盛情盛德，此心懸懸。非斯文骨肉，【張評】讀書者專會以二字許人，守錢虜偏有福分消受二字。何以至此？向日所貸，學生耿耿在心，在京

已與雲峰表過。倘我後日有一步寸進，斷不敢有幸盛德。」西門慶道：「老先生何出此言？到不消介意。」

韓金釧見他一手拉着董嬌兒，知局，就往後邊去了。到了上房裡，月娘問道：「你怎的不陪他睡，來了？」韓金釧笑道：「他留下董嬌兒了。我不來，只管在那里做甚麼？」良久，西門慶亦告了安置，進來，叫了來興兒分付：「明日早五更，打發食盒、酒米、點心、下飯，叫了廚役，跟了往門外永福寺去，與你蔡老爹送行。叫兩箇小優兒答應，休要誤了。」來興兒道：「家裡二娘上壽，沒有人看。」西門慶道：「留下棋童兒買東西，叫廚子後邊大灶上做罷。」

不一時，書童、玳安收下家活來，又討了一壺好茶，往花園裡去，與蔡老爹漱口。翡翠軒書房床上，鋪陳衾枕，俱各完備。蔡御史見董嬌兒手中拿着一把湘妃竹泥金扇面兒，上面水墨画着一種湘蘭平溪流水。董嬌兒道：「敢煩老爹賞我一首詩在上面。」蔡御史道：「無可爲題，就指着你這薇仙號。」于是灯下拈起筆來，寫了四句在上：

小院閒庭寂不譁，一池月上浸窗紗。
邂逅相逢天未晚，紫薇郎對紫薇花。【文評】又失粘了，丟人。不知作者有意爲之，抑實不自知也。

寫畢，那董嬌兒連忙拜謝了，兩箇收拾上床就寢。書童、玳安與他家人在明間裡睡。

一宿晚景不題。

次日早辰，蔡御史賞了董嬌兒一兩銀子，〔五〕用紅紙大包封着。到于後邊，拿與西門慶瞧。西門慶笑道：「文職的營生，他那里有大錢與你，這箇就是上上簽了。」因交月娘每人又與了他五錢銀子，從後門打發去了。書童舀洗面水，打發他梳洗穿衣。西門慶出來，在廳上陪他吃了粥。手下又早伺候轎馬來接，與西門慶作辭，謝了又謝。西門慶又道：「學生日昨所言之事，老先生到彼處，學生這里書去，千萬留神一二，足仞不淺。」蔡御史道：「休說賢公華扎下臨，只盛价有片紙到，學生無不奉行。」【張評】可怜。說畢，二人同上馬，左右跟隨。出城外，到于永福寺，借長老方丈擺酒餞行。來興兒與廚役早已安排桌席停當。李銘、吳惠兩箇小優彈唱。數杯之後，坐不移時，蔡御史起身，夫馬、坐轎在于三門外伺候。臨行，西門慶說起苗青之事：「乃學生相知，因詿誤在舊大巡曾公案下，行牌往揚州案候捉他。此事情已問結了。倘見宋公，望乞借重一言，彼此感激。」蔡御史道：「這箇不妨，我見宋年兄說。設使就提來，放了他去就是了。」西門慶作揖又謝了。〔六〕看官聽說：後來宋御史往濟南去，河道中又與蔡御史會在那船上。公人揚州提了苗青來，蔡御史說道：「此係曾公手裡案外的，你管他怎的？」遂放回去了。倒下詳去東平府，還只把兩箇船家決不待時，安童便放了。【張評】冷案已結。正是：

公道人情兩是非，人情公道最難爲。

若依公道人情失，順了人情公道虧。

當日西門慶要送至船上，蔡御史不肯，說道：「賢公不消遠送，只此告別。」西門慶道：「萬惟保重，容差小价問安。」【張評】臨引在心。說畢，蔡御史上轎而去。

西門慶回到方丈坐下，長老走來合掌問訊，遞茶。西門慶答禮相還，見他雪眉交白，便問：「長老多大年紀？」長老道：「小僧七十有四。」西門慶道：「到還這等康健。」因問法號，長老道：「小僧法名道堅。」【張評】便妙。又問：「有幾位徒弟？」長老道：「止有兩箇小徒。【張評】又妙。本寺也有三十餘僧行。」西門慶道：「這寺院也寬大，只是欠修整。」長老道：「不瞞老爹說，這座寺原是周秀老爹蓋造，【張評】伏脉。長住裏没錢粮修理，丢得壞了。」【張評】永福寺葬金蓮，卻先死西門與瓶兒，是玉皇廟熱之源，永福寺冷之穴也。西門慶道：「原來就是你守備府周爺的香火院。我見他家庄子不遠。【張評】又伏。不打緊處，你稟了你周爺，寫箇緣簿，別處也再化些，我也資助你些布施。」道堅連忙又合掌問訊謝了。西門慶分付玳安兒：「取一兩銀子謝長老，今日打攪。」道堅道：「小僧不知老爹來，不曾預備齋供。」西門慶道：「我要往後邊更更衣去。」道堅連忙叫小沙彌開門。

西門慶更了衣，因見方丈後面五間大禪堂，〔七〕有許多雲遊和尚在那里敲着木魚看經。西門慶不因不繇，信步走入裡面觀看。見一箇和尚形骨古怪，相貌搊搜，【張評】奇。生的豹頭凹眼，【張評】奇。色若紫肝。【張評】奇。戴了鷄蠟箍兒，【張評】奇。穿

【綉像本評】細

看此僧，彷像何物？

【綉像本評】和尚舉止，與陽物原差不遠。

一領肉紅直裰。【張評】着。頦下髭鬚亂拃，【張評】着。頭上有一溜光簷，【張評】着。就是箇形容古怪真羅漢，未除火性獨眼龍。【張評】着，着。在禪床上旋定過去了，垂着頭，【張評】着。把脖子縮到腔子裡，【張評】着。鼻孔中流下玉筯來。【張評】着。西門慶口中不言，心中暗道：「此僧必然是箇有手段的高僧。不然，如何有此異相？等我叫醒了，〔八〕問他箇端的。」于是高聲叫：「那位僧人，你是那里人氏？何處高僧？」叫了頭一聲，不答應；第二聲，也不言語；第三聲，只見這箇僧人在禪床上，把身子打了箇挺，【張評】可象？伸了伸腰，【張評】可象？睜開一隻眼，【張評】可象？跳將起來，【張評】可象？向西門慶點了點頭兒，【張評】可狠象？粗聲應道：【張評】一部萬言人物，此僧獨顯然寫出。「你問我怎的？貧僧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乃西域天竺國密松林【張評】着。齊腰峰【張評】着。寒庭寺下來的梵僧，〔九〕【張評】着。雲遊至此，施藥濟人。官人，你叫我有甚話說？」西門慶道：〔十〕「你既是施藥濟人，我問你求些滋補的藥兒，你有也沒有？」〔十一〕梵僧道：「我有，我有。」又道：「我如今請你到家，你去不去？」梵僧道：「我去，我去。」西門慶道：「你說去，即此就行。」那梵僧直豎起身來，向床頭取過他的鐵柱杖來柱着，背上他的皮褡褳，褡褳內盛了兩箇藥葫蘆兒，下的禪堂，就往外走。西門慶分付玳安：「叫了兩箇驴子，同師父先往家去，等我就來。」〔十二〕梵僧道：「官人不消如此，你騎馬只顧先行。貧僧也不騎頭口，管情比你先到。」西門慶道：「已定是箇有手段的高僧，不然如何開這等朗言。」恐怕他走了，分付玳安：

「好歹跟着他同行。」于是作辭長老上馬，僕從跟隨，逕直進城來家。

那日四月十七日，不想是王六兒生日，【張評】起手試藥之人，故着他生日也。王六兒生日，西門、瓶兒死日矣。家中又是李嬌兒上壽，有堂客吃酒。後晌時分，只見王六兒家沒人使，使了他兄弟王經來請西門慶，分付他宅門首只尋玳安兒說話，不見玳安在門首，只顧立。立了約一箇時辰，正值月娘與李嬌兒送院裡李媽媽出來上轎，看見一箇十五六歲扎包髻兒小廝，問是那里的。那小廝三不知走到跟前，與月娘磕了箇頭，說道：「我是韓家，尋安哥說話的。」(十三)月娘問：「那安哥？」平安在傍邊，恐怕他知道是王六兒那里來的，恐怕他說岔了話，向前把他拉過一邊，對月娘說：「他是韓夥計家，使了來尋玳安兒，問韓夥計幾時來。」以此哄過。月娘不言語，回後邊去了。

不一時，玳安與梵僧先到門首，走的兩腿皆酸，渾身是汗，抱怨的要不的。那梵僧體貌從容，氣也不喘。平安把王六兒那邊使了王經來請爹，尋他說話一節，對玳安兒說了一遍，道：「不想大娘看見，早是我在傍邊替他摭拾過了。不然就要露出馬腳來了。等住回娘若問你，也是這般說。」那玳安走的睜睜的，只顧搧扇子：【張評】妙景，妙情。「今日造化低也怎的？平白爹交我領了這賊禿囚來。好近路兒！從門外寺裡直走到家，路上通沒歇腳兒，走的我上氣兒接不着下氣兒。」【張評】梵僧真有此技耳，然又爲浪蝶一描，爲下蝴蝶巷作引也。爹交僱驢子與他騎，他又不騎。他便走着沒事，

難爲我這兩條腿了！【張評】妙語雙關。把鞋底子也磨透了，腳也踏破了。攘氣的營生！」平安道：「爹請他來家做甚麼？」玳安道：「誰知道！他説問他討甚麼藥哩。」正説着，只聞喝道之聲，西門慶到家，看見梵僧在門首，説道：「吾師真乃人中神也。果然先到。」一面讓至裏面大廳上坐。西門慶叫書童接了衣裳，換了小帽，陪他坐的。吃了茶，那梵僧睜眼觀見廳堂高遠，院宇深沉。門上掛的是龜背紋蝦鬚織抹綠珠簾，【張評】象甚麼？地下鋪獅子滾綉球絨毛紅線毯子，【張評】象甚麼？堂中放一張蜻蜓腿螳螂肚肥皂色起楞的桌子，〔十四〕【張評】狠象甚麼？桌子上安着縧環樣須彌座大理石屏風。【張評】又象甚麼？週圍擺的都是泥鰍頭楠木靶腫觔的交椅，【張評】更象甚麼？兩邊掛的畫都是紫竹杆兒綾邊瑪瑙軸頭。【張評】還象甚麼？《水滸》中人所云一片鳥東西也。正是：

【綉像本評】讀此書者于器用食物皆病其贅。誠潛心細讀數遍，方知其非贅也。

鼉皮画鼓振庭堂，烏木春檯盛酒器。

梵僧看畢，西門慶問道：「吾師用酒不用？」梵僧道：「貧僧酒肉齊行。」西門慶一面分付小廝：「後邊不消看素饌，拿酒飯來。」

那時正是李嬌兒生日，廚下餚饌下飯都有。安放桌兒，只顧拿上來。先桌邊兒放了四碟果子、四碟小菜，又是四碟案酒：一碟頭魚、【張評】趣。一碟糟鴨、【張評】趣。一碟烏皮鷄、【張評】趣。一碟舞鱸公。【張評】趣。又拿上四樣下飯來：一碟羊角葱炒的核桃肉、【張評】象。一碟細切的餢飥樣子肉、【張評】象。一碟肥肥的羊貫

腸、【張評】象。一碟光溜溜的滑鰍。【張評】象。次又拿了一道湯飯出來：一箇碗內兩箇肉圓子，夾着一條花腸滾子肉，名喚一龍戲二珠湯；【張評】象，象。一大盤裂破頭高裝肉包子。【張評】象。西門慶讓梵僧吃了，叫琴童拿過團靶鉤頭鷄脖壺來，【張評】象。打開腰州精製的紅泥頭，一股一股邈出滋陰摔白酒來，【張評】象，象。傾在那倒垂蓮蓬高脚鍾內，【張評】象。遞與梵僧。那梵僧接放口內，一吸而飲之。【張評】金丹大道。隨即又是兩樣添換上來：一碟寸扎的騎馬腸兒、【張評】象。一碟醃臘鵝脖子。【張評】象。又是兩樣艷物與梵僧下酒：一碟子癩葡萄、【張評】象。一碟子流心紅李子。〔十五〕【張評】象，象。落後又是一大碗鱔魚麵與菜卷兒，【張評】象。一齊拿上來，與梵僧打散。登時把梵僧吃的楞子眼兒，【張評】更象，更象。便道：「貧僧酒醉飯飽，足以勾了。」

西門慶叫左右拿過酒桌去，因問他求房術的藥兒。梵僧道：「我有一枝藥，乃老君煉就，王母傳方。非人不度，非人不傳，專度有緣。既是官人厚待于我，我與你幾丸罷。」于是向褡褳內取出葫蘆來，傾出百十丸，分付：「每次只一粒，不可多了，用燒酒送下。」又將那一箇葫蘆兒揭了，〔十六〕取二錢一塊粉紅膏兒，分付：「每次只許用二厘，不可多用。若是脹的慌，用手捏着，兩邊腿上只顧摔打，百十下方得通。你可樽節用之，不可輕泄于人。」西門慶雙手接了，說道：「我且問你，這藥有何功效？」梵僧說：

形如鷄卵，色似鵝黃。三次老君炮煉，王母親手傳方。外視輕如糞土，內

【綉像本評】果然用不着，高僧，高僧。

覷貴乎玕琅。比金金豈換，比玉玉何償？任你腰金衣紫，任你大廈高堂，任你輕裘肥馬，任你才俊棟梁，此藥用托掌內，飄然身入洞房。洞中春不老，物外景長芳；玉山無頹敗，月郎夜窗光。〔十七〕一戰精神爽，再戰氣血剛。不拘嬌艷寵，十二美紅粧，交接從吾好，徹夜硬如鎗。服久寬脾胃，滋腎又扶陽。百日鬚髮黑，千朝體自強。固齒能明目，陽生姤始藏。恐君如不信，拌飯與猫嘗：三日淫無度，四日熱難當；白猫變爲黑，尿糞俱停亡；夏月當風卧，冬天水裡藏。若還不解泄，毛脱盡精光。每服一厘半，陽興愈健強。一夜歇十女，其精永不傷。老婦顰眉蹙，淫娼不可當。有時心倦怠，收兵罷戰場。冷水吞一口，陽回精不傷。快美終宵樂，春色滿蘭房。贈與知音客，永作保身方。

西門慶聽了，要問他求方兒，說道：「請醫須請良，傳藥須傳方。吾師不傳于我方兒，倘或我久後用没了，那里尋師父去？隨師父要多少東西，我與師父。」因令玳安：「後邊快取二三十兩白金來。」〔十八〕遞與梵僧，要問他求這一枝藥方。那梵僧笑道：「貧僧乃出家之人，雲遊四方，要這資財何用？官人趁早收拾回去。」一面就要起身。西門慶見他不肯傳方，便道：「師父，你不受資財，我有一疋五丈長大布，與師父做件衣服罷。」即令左右取來，雙手遞與梵僧。梵僧方纔打問訊謝了。臨出門，又分付：「不可多用，戒之，戒之！」言畢，背上褡褳，拴定拐杖，出門揚長而去。正是：

柱杖挑擎雙日月，芒鞋踏遍九軍州。

文禹門云：請巡撫，遇胡僧，皆西門慶平生極得意之事。雖告之曰：請須破財，遇則喪命，不顧也。亦匪獨西門慶爲然，遍天下皆是也。官場之中，得大憲多與一言，多看一眼，便欣欣然有喜色，向人樂道之。而況入其門，登其堂，分庭抗禮，共席同杯，其榮幸何如？千金又何足惜哉！流俗之輩，買春藥以媚內，服補藥以宿娼，正自有人，姑且勿論。即現在鴉片烟一物，食之者多，大半皆以其壯陽補氣，可以久戰而食之。於是花街柳巷，無一不預備此物。而況一厘可御十女，一粒可盡五更，有不以爲異寶奇珍者哉！

此一回斥西門慶屈體求榮，竊謂不然。此宋喬年之大耻，非西門慶之耻也。一箇御史之尊，一省巡撫之貴，輕騎減從，枉顧千兵（户）之家，既赴其酒筵，復收其禮物。心心念念，有一翟雲峰在胸中。斯真下流不堪，並應伯爵之不若。堂堂大臣，恥莫大焉。西門慶一破落户而忝列提刑，其勢位懸絶，縱跪拜過禮，亦其分也，周守備等尚在街前伺候。謂之曰榮可也，亦何爲屈體乎？至若獻妓於小蔡，究與獻姬妾不同，而又非其所交之銀、桂也。其視狀元爲何等人物乎？乃御史公果感情不盡也，斯文掃地矣。宋、蔡二御史，屈體丢人，西門慶沾光不少矣。

小蔡去而和尚來，可謂以龜引龜，而西門之龜頭爲之生色，此又王六兒、潘六兒之大幸，而李六兒之大不幸也。瓶兒之死，伏根於此，西門慶之死亦由於此。作者令其死於此，閱者始知西門慶之死，實因於此。而當時之西門慶，固不知此藥之可以死人，而寶之貴之，與今日之服食鴉片烟，貪不知止者，果有異乎否耶？然而西門慶究竟大得便宜，苗青開釋，官亦免參，清河傳名，鹽引到手，非名利兼收乎？加以衆婦投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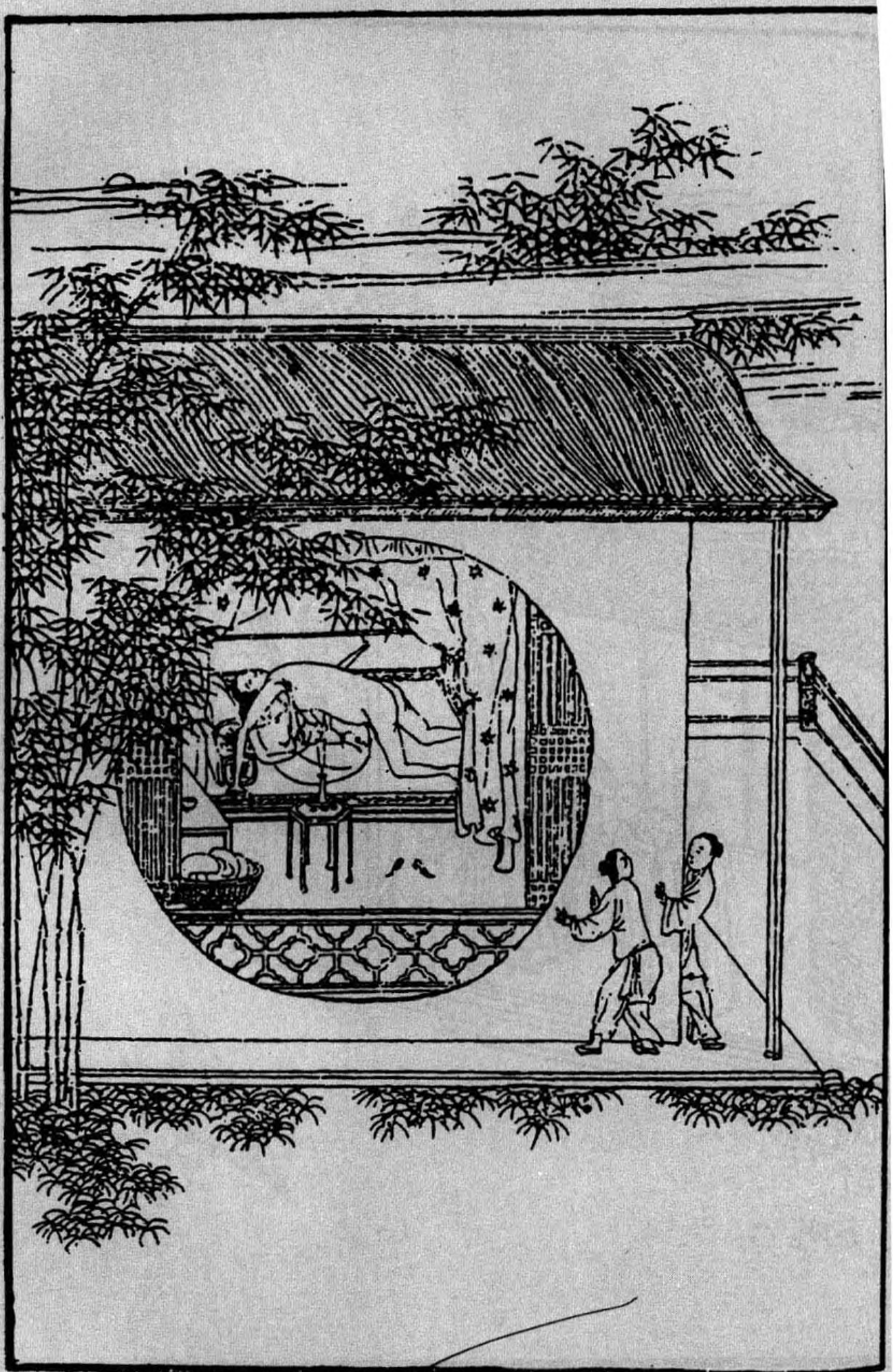
諸雖薦枕，俗語有云：能在花下死，作鬼亦風流。世人有求死而不可得者，西門慶何修而得此？吾故曰：此一回皆其生平極得意之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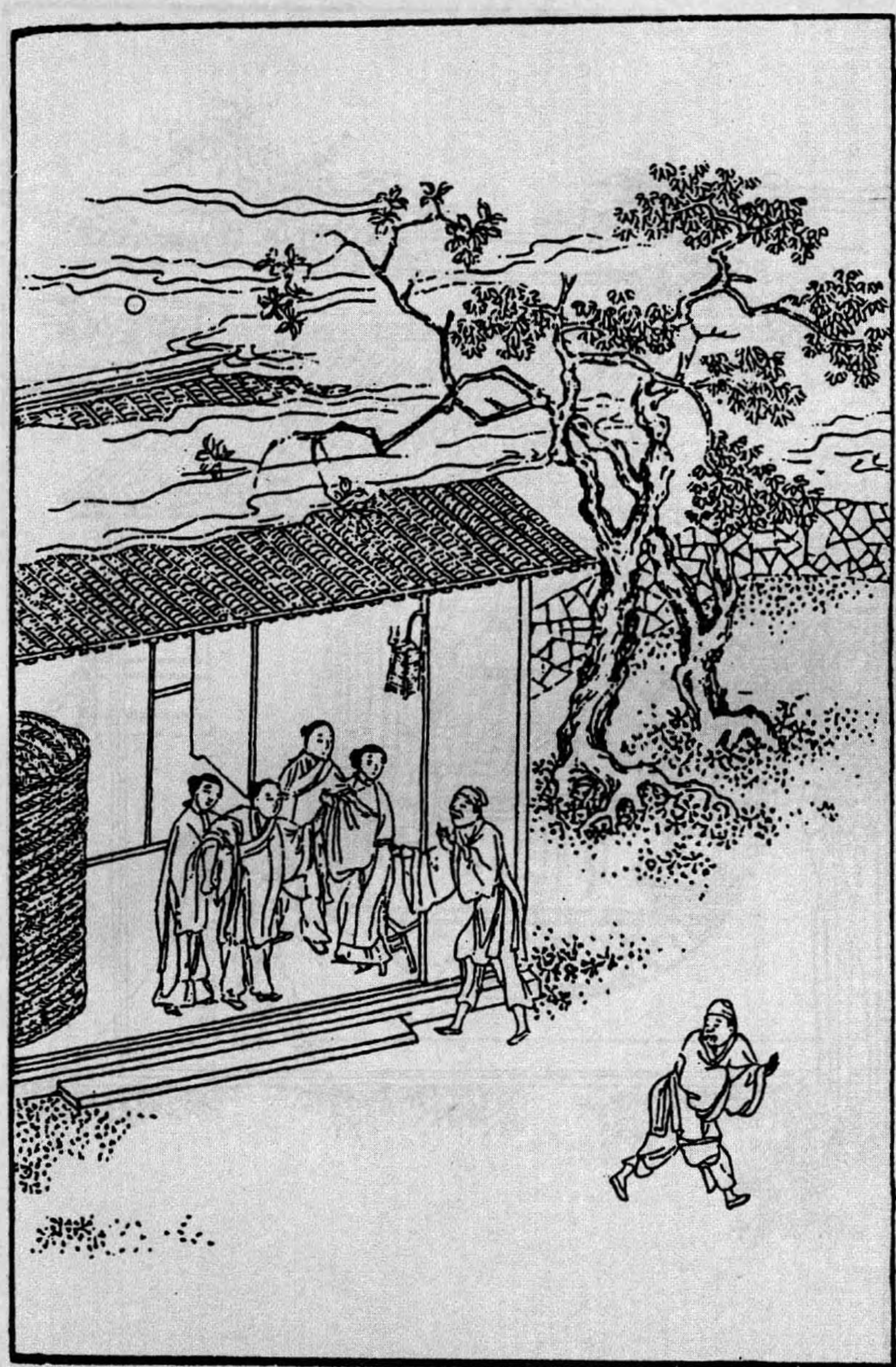
校勘記

〔一〕「詩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西門慶」，綉甲、綉丙本「門」誤作「慶」。
〔三〕「自然」，綉像本作「我另」。
〔四〕「你等」，綉乙本作「你們」。
〔五〕「賞了」，綉像本作「與了」。
〔六〕「作揖又謝了」，綉像本作「又作揖謝了」。
〔七〕「禪堂」，綉乙本作「佛堂」。
〔八〕「叫醒了」，綉像本「了」作「他」。
〔九〕「梵僧」，綉像本作「胡僧」，下同。
〔十〕「西門慶道」，綉甲、綉丙本「道」作「說」。
〔十一〕「有也没有」，綉甲、綉丙本「没」作「不」。
〔十二〕「等我就來」，綉像本「我」作「着」。
〔十三〕「說話的」，綉像本無「的」字。
〔十四〕「堂中」，綉像本作「正當中」。
〔十五〕「一碟子」，綉像本無「子」字。

〔十六〕「揭了」，綉像本作「捏了」。
〔十七〕「月朗夜窗光」，綉像本作「丹田夜有光」。
〔十八〕「二三十兩」，綉甲、綉丙本無「三」字。

第五十回　琴童潛聽燕鶯歡　玳安嬉遊蝴蝶巷





第五十回　琴童潛聽燕鶯歡　玳安嬉遊蝴蝶巷

文字至五十回已一半矣。看他於四十九回內，即安一梵僧施藥，蓋爲死瓶兒、西門之根。而必于諸人中先死二人者，見瓶之藥矣。凡百骸四肢，其能免乎？故前五十回，漸漸熱出來。此後五十回，又漸漸冷將去。而於上四十九回插入，却於此回特爲玳安一描生面，特特爲一百回對照也。不然，作者有此閒筆，爲玳安叙家常乎？

此回特寫王六兒與瓶兒試藥起，蓋爲瓶兒伏病死之由，亦爲西門伏死於王六兒之由也。恐再着金蓮一回中難寫，故接手又寫下一回品玉之金蓮也。文字用意之處，井井如此，而人不看，奈何，奈何！

瓶兒之死伏於試藥，不知官哥之死亦伏於此。看其特特將博浪鼓一點，而後文睹物之哭，遥遥相照矣。夫博浪鼓，一戲物耳，一見而官哥生矣，再現而官哥不保矣。至睹物之哭，乃一點前數回之金針結穴耳。其細密如此。

此回入一薛姑子，見萬卉中有雪來說法，其凋零之象不言可知。故此回又借薛姑子全收拾杏梅等一切春色，而薛姑子特於梵僧相對也。信乎，此回文字乃作者欲收拾以上筆墨，作下五十回結果之計也。上五十回是因，下五十回是果。

上文特起一苗員外之因，何也？蓋以前西門諸惡，皆是貪色，而財字上的惡，尚未十分。惟有苗青一事，則貪財之惡，與毒武大、死子虛等矣。而來保、韓道國自苗青處來，拐財同去，真是一線不差，天理不爽如此。

篇末又爲孝哥作引，寫得如此行徑，月娘之醜之惡，已盡情不堪矣。

詞曰：〔一〕

欲掩香幃論繾綣，先斂雙蛾愁夜短。催促少年郎，先去睡，鴛衾圖暖。【張評】妙事妙情。須臾整頓蝶蜂情，脫羅裳，恣情無限。留着帳前燈，時時看伊嬌面。【張評】妙人妙事。

右調〔菊花心〕〔二〕

話說那日李嬌兒上壽，觀音庵王姑子請了蓮花庵薛姑子來，又帶了他兩箇徒弟妙鳳、妙趣。【張評】二名合觀，一笑。再加一薛師父。大遇妙趣之縫，安得不泄？泄入趣縫，安能不妙乎？月娘知道他是箇有道行的姑子，連忙出來迎接。見他戴着清淨僧帽，披着茶褐袈裟，剃的青旋旋頭兒，生得魁肥胖大，沼口豚腮。【張評】活畫。進來與月娘衆人合掌問訊，慌的月娘衆人連忙行禮。見他鋪眉蒙眼，〔三〕拏班做勢，口裡咬文嚼字，【張評】活畫。一口一聲只稱呼他「薛爺」。他便叫月娘是「在家菩薩」，或稱「官人娘子。」月娘甚是敬重他。那日大妗子、楊姑娘都在這里。月娘擺茶與他吃，菜蔬點心擺了一大桌子，比尋常分外不同。兩箇小姑子妙趣、妙鳳纔十四五歲，生的甚是清俊，就在他傍邊桌頭吃東西。吃了茶，都在上房內坐的，聽着他講道說話。只見書童兒前邊收下家活來，〔四〕月娘便問道：「前邊那吃酒肉的和尚去了？」書童道：「剛纔起身，爹送出他去了。」吳大妗子因問：「是那里請來的僧人？」月娘道：「是他爹今日與蔡御史送行，門外寺裡帶來的一箇和尚，酒肉都吃的。他求甚麼藥方，與他

銀子也不要，錢也不受，誰知他幹的甚麼營生！」那薛姑子聽見，便說道：「茹葷、飲酒，這兩件事也難斷。倒是俺這比丘尼還有些戒行，他漢僧們那里管！《大藏經》上不說的，如你吃他一口，到轉世過來，須還他一口。」吳大妗聽了道：「像俺們終日吃肉，卻不知轉世有多少罪業。」薛姑子道：「似老菩薩，都是前生修來的福，【張評】生花之舌，大都如此。享榮華，受富貴。譬如五穀，你春天不種下，到那有秋之時，怎望收成？」這里說話不題。

且說西門慶送了梵僧進來，〔五〕只見玳安悄悄說道：「頭裡韓大嬸使了他兄弟來請爹，說今日是他生日，請爹好歹過去坐坐。」西門慶得了梵僧藥，心裡正要去和婦人試驗，不想來請，正中下懷。即分付玳安備馬，使琴童先送一罈酒去。于是徑走到金蓮房裏，取了淫器包兒，【張評】伏。便衣小帽，帶着眼紗，玳安跟隨，徑往王六兒家來。下馬到裏面，就分付：「留琴童兒伺候，玳安回了馬家去。等家裏問，只說我在獅子街房子裏筭帳哩。」玳安應諾，騎馬回家去了。王六兒出來與西門慶磕了頭，在傍邊陪坐，說道：「無事，請爹過來散心坐坐，又多謝爹送酒來。」西門慶道：「我忘了你生日。今日往門外送行去，纔來家。」因向袖中取出一根簪兒，遞與他道：「今日與你上壽。」婦人接過來觀看，卻是一對金壽字簪兒，說道：「到好樣兒。」【張評】王六兒亦有，與玉樓、金、瓶、梅諸人同一樞鈕，爲後兩六兒同死西門慶映照。連忙道了萬福。西門慶又遞與他五錢銀子，分付：「你秤五分，交小廝有南燒酒買一瓶來我

【張評】乃偷的李瓶之物也。

吃。」王六兒笑道：「爹老人家別的酒吃厭了，想起來又要吃南燒酒了。」連忙秤了五分銀子，使琴童兒拿瓶買去。一面替西門慶脫了衣裳，請入房裏坐的。親自頓好茶與西門慶吃，又放小桌兒，看牌耍子。看了一回，纔收拾吃酒不題。

單表玳安【張評】一百回以玳安結，此回不得不為玳安一寫也。回馬到家，因跟和尚走的乏困了，一覺直睡到掌燈時候纔醒了。揉揉眼兒，見天晚了，走到後邊要燈籠接爹去，只顧立着。月娘因問他：「頭裡你爹打發和尚去了，也不進來換衣裳，三不知就去了，端的在誰家吃酒？」玳安道：「爹沒往人家去，在獅子街房裏筭帳哩。」月娘道：「筭帳？沒的筭恁一日！」玳安道：「筭了帳，爹自家吃酒哩。」月娘道：「又沒人陪他，莫不平白的自家吃酒？【張評】自得妙。眼見的就是兩樣話。頭裡韓道國的小廝來尋你做甚麼？」玳安道：「他來問韓大叔幾時來。」月娘罵道：「賊囚根子，你又不知弄甚麼鬼！」玳安不敢多言。月娘交小玉拿了燈籠與他，分付：「你說家中你二娘等着上壽哩。」

玳安應諾，走到前邊鋪子裏，只見書童兒和傅夥計坐着，水櫃上放着一瓶酒，幾箇碗碟，一盤牛肚子，平安兒從外拿了兩瓶鮓來，正飲酒。玳安看見，把燈籠掠下，說道：「好呀，我赶着了！」因向書童兒戲道：「好淫婦，我那里沒尋你，你原來躲在這里吃酒兒。」書童道：「你尋我做甚麼？想是要與我做半日孫子兒。」玳安罵道：「秫秫小廝，你也回嘴！我尋你，要合你的屁股。」【張評】總是極力寫一浪蝶。于

是走向前，按在椅子上就親嘴。那書童用手推開，説道：「怪行貨子，我不好罵出來的！把人牙花都磕破了，帽子都抓落了人的。」傅夥計見他帽子在地下，説道：「新一盞燈帽兒。」交平安兒：「你替他拾起來，只怕蹶了。」被書童拿過，往炕上只一摔，把臉通紅了。玳安道：「好淫婦，我鬭你鬭兒，你就惱了？」不繇分説，掀起腿，把他按在炕上，儘力往他口裡吐了一口唾沫，把酒推翻了，流在水櫃上。傅夥計恐怕濕了帳簿，【張評】画。連忙取手巾來抹了，説道：「管情住回兩箇頑惱了！」玳安道：「好淫婦，你今日討了誰口裡話，這等扭手扭腳？」書童把頭髮都揉亂了，説道：「耍便耍，笑便笑，臢剌剌的屁水子，吐了人恁一口！」玳安道：「賊村秫秫，你今日纔吃屁？你從前已後把屁不知吃了多少！」平安篩了一甌子酒，遞與玳安説道：「你快吃了，接爹去罷，有話回來和他説。」【張評】映前報仇，帶三分怕事意。玳安道：「等我接了爹回來，和他答話。我不把秫秫小廝不擺佈的見神見鬼的，他也不怕我！使一些唾沫也不是人養的，我只一味乾粘。」【張評】浪蝶至此，亦春意爛漫矣。

于是吃了酒，門班房内叫了箇小伴當拿着灯籠，他便騎着馬到了王六兒家。叫開門，問琴童兒：「爹在那里？」琴童道：「爹在屋裡睡哩。」于是關上門，兩箇走到後邊廚下。老馮便道：「安官兒，你韓大嬸只顧等你，不見來，替你留下分兒了。」就向廚櫃裡拿了一盤驴肉，一碟臘燒鷄，兩碗壽麵，一素子酒。【張評】上文餘波。玳安吃了一回，又讓琴童道：「你過來，這酒我吃不了，咱兩箇噤了罷。」琴童道：

「留與你的，你自吃罷。」玳安道：「我剛纔吃了甌子來了。」于是二人吃畢，玳安便叫道：「馮奶奶，我有句話兒說，你休惱。我想着你老人家在六娘那里，替俺六娘當家；〔六〕如今在韓大嬸這里，又與韓大嬸當家，【張評】將瓶兒與六兒一照，爲此日同試藥作映。到家看我對六娘說也不說！」【張評】又是一番描寫。那老馮便向他身上拍了一下，說道：「怪倒路死猴兒！休要是言不是語，到家裡說出來，就叫他惱我一生，我也不敢見他去。」

【繡內本評】「當家」二字，措辭甚雅。

這裡玳安兒和老馮說話，不想琴童走到臥房窗子底下，悄悄聽覷。原來西門慶用燒酒把梵僧藥吃了一粒下去，脫了衣裳，坐在床沿上。打開淫器包兒，先把銀托束其根來，〔七〕龜頭上使了硫黃圈子；又把梵僧與他的粉紅膏子藥兒，盛在箇小銀盒兒內，捏了有一厘半兒，安放在馬眼內。登時藥性發作，那話暴怒起來，露稜跳腦，凹眼圓睜，橫觔皆見，色若紫肝，約有六七寸長，比尋常分外粗大。西門慶心中暗喜：果然此藥有些意思。婦人脫得光赤條條，坐在他懷裡，一面用手籠揝，說道：「怪道你要燒酒吃，原來幹這營生！」因問：「你是那裡討來的藥？」西門慶把梵僧與他的藥，告訴一遍。先令婦人仰臥床上，背靠雙枕，手拿那話往裡放。龜頭昂大，濡研半响，方纔進入些須。婦人淫津流溢，少頃滑落，已而僅沒龜稜。西門慶酒興發作，淺抽深送，覺翕翕然暢美不可言。婦人淫心如醉，酥癱于枕上，口內呻吟不止，口口聲聲只叫：「大𩭹𩭹達達，淫婦今日可死也！」【張評】淫態，是六兒，非金蓮。又

【綉內本評】一人而兼南北之趣，六兒不怕開童始殺耶！

道：「我央及你，好歹留些工夫在後邊耍耍。」西門慶于是把老婆倒蹶在床上，那話頂入户中，扶其股而極力搧磞，搧磞的連聲响喨。老婆道：「達達，你好生搧打着淫婦，休要住了。再不，你自家拿過灯來，照着頑耍。」西門慶于是移燈近前，令婦人在下，直舒雙足，他便騎在上面，兜其股蹲踞而提之，【張評】活画出來。老婆在下一手揉着花心，扳其股而就之，顫聲不已。西門慶因對老婆說道：「等你家的來，我打發他和來保、崔本揚州支鹽去。支出鹽來賣了，就交他往湖州織了絲紬來，好不好？」【張評】與六兒交合時，必講買賣，見六兒原利財而爲此；西門亦止以財動之也。老婆道：「好達達，隨你交他那里，只顧去，閃着忘八在家裡做甚麼？」因問：「鋪子卻交誰管？」西門慶道：「我交賁四且替他賣着。」[八]王六兒道：「也罷，且交賁四看着罷。」這里二人行房，不想都被琴童兒窗外聽了。

玳安從後邊來，見他聽覷，向身上拍了一下，說道：「平白聽他怎的？趁他未起來，咱們去來。」琴童跟他到外邊。玳安道：「這後面小衚衕子裡，新來了兩箇小丫頭子，我頭裡騎馬打這里過，[九]看見在魯長腿屋裡。一箇叫金兒，一箇叫賽兒，都不上十七八歲。交小伴當在這里看着，咱們混一回子去。」一面分付小伴當：「你在此聽着門，俺們淨淨手去。等裡邊尋，你往小衚衕口兒上來叫俺們。」分付了，兩箇月亮地裡走到小巷內。

原來這條巷喚做蝴蝶巷，【張評】巷名，分明點出。裏邊有十數家，都是開坊子吃衣

飯的。玳安已有酒了，叫門叫了半日纔開。原來忘八正和虔婆魯長腿在燈下拿黃杆大等子秤銀子，見兩箇兇神也似撞進來，連忙把裏間屋裏灯一口吹滅。忘八認的玳安是提刑所西門老爹家管家，便請坐。玳安道：「叫出他姐兒兩箇，唱箇曲兒俺們聽，就去。」忘八道：「管家，你來的遲了一步兒，兩箇剛纔都有人了。」玳安不繇分說，兩步就撞進裡面。只見燈也不點，月影中，【張評】無灯偏有月，妙絕。看見炕上有兩箇戴白毡帽的酒太公，一箇炕上睡下，那一箇纔脱裹腳，便問道：「是甚麼人進屋裡來？」玳安道：「我合你娘的眼！」颼的只一拳去，打的那酒子叫聲：「阿嚛！」裹腳襪子也穿不上，往外飛跑。那一箇在炕上扒起來，一步一跌也走了。玳安叫掌起灯來，罵道：「賊野蠻流民，他倒問我是那里人！剛纔把毛搞淨了他的纔好，平白放他去了。好不好拿到衙門裡，〔十〕交他且試試新夾棍着！」【張評】衙門亦爲玳安唬人之地，可嘆。魯長腿向前掌上灯，拜了又拜，說：「二位管家哥哥息怒，他外京人不知道，休要和他一般見識。」因令：「金兒、賽兒出來，唱與二位叔叔聽。」只見兩箇都是一窩絲盤髻，穿着洗白衫兒，紅綠羅裙兒，向前道：「今日不知叔叔來，夜晚了，【張評】二字自金蓮來後，至今不聞。沒曾做得准備。」一面放了四碟乾菜，其餘幾碟都是鴨蛋、蝦米、熟鮓、鹹魚、猪頭肉、乾板腸兒之類。【綉內本評】美饌。玳安便摟着賽兒，【張評】玳安可謂吞蝴蝶。琴童便擁着金兒。玳安看見賽兒帶着銀紅紗香袋兒，就拿袖中汗巾兒，兩箇換了。少頃，篩酒上來，賽兒拿鍾兒斟酒遞與玳安。先是金兒

取過琵琶來，奉酒與琴童，唱箇〔山坡羊〕道：

烟花寨，委實的難過。白不得清涼行坐。〔十一〕逐日家迎賓待客，一家兒吃穿全靠着奴身一箇。到晚來印子房錢逼的是我。老虔婆，他不管我死活。在門前站到那更深兒夜晚，到晚來有那箇問聲我那飽餓。烟花寨，再住上五載三年來，奴活命的少來死命的多。不繇人眼淚如梭。有鐵樹上開花，那是我收圓結果。

金兒唱畢，賽兒又斟一杯酒遞與玳安兒，接過琵琶來纔待要唱，【張評】妙，再唱便嚼蠟矣。忽見小伴當來叫，二人連忙起身。玳安向賽兒說：「俺們改日再來望你。」說畢出門，來到王六兒家。西門慶纔起來，老婆陪着吃酒哩。兩箇進入廚房內，問老馮：「爹尋我每來？」老馮道：「你爹沒尋，只問馬來了。我回說來了，再沒言語。」兩箇坐在廚下，問老馮要茶吃。每人呵了一甌子茶，叫小伴當點上灯籠，牽出馬去。西門慶臨起身，老婆道：「爹，好煖酒兒，你再吃上一鍾兒。你到家莫不又吃酒？」西門慶道：「到家不吃了。」于是拿起酒來，又吃了一鍾。老婆便道：「你這一去，幾時來走走？」西門慶道：「等打發了他每起身，我纔來哩。」說畢，丫頭點茶來，漱了口。王六兒走到門首，〔十二〕西門慶方上馬歸家。

卻表金蓮同衆人在裡頭房内，〔十三〕聽薛姑子徒弟兩箇小姑子唱佛曲兒，忽想起頭裡月娘罵玳安說兩樣話，不知弄的甚麽鬼。因回去在床上摸那淫器包兒，〔十四〕又

沒了。【張評】現淫婦身說法者。叫春梅問，春梅說：「頭先爹在屋裡來，〔十五〕向床背閣抽梯內翻了一回去了。誰知道那東西放在那里？」〔十六〕金蓮道：「他多咱進來，我怎就不知道？」春梅道：「娘正往後邊瞧薛姑子去了。爹戴着小帽兒進屋裡來，我問着，他又不言語。」金蓮道：「已定拿了這行貨，往院中那淫婦家去了。等他來家，我好生問他。」因又往後邊去了。不想西門慶來家，見夜深也沒往後邊去。琴童打着一直送到花園角門首，〔十七〕就往李瓶兒屋裡去了。琴童兒把衣帽交送到後邊，小玉收了。〔十八〕月娘看見，便問道：「你爹來了？」琴童道：「爹來了，往前邊六娘房裡去了。」月娘道：「你看是有箇槽道的？這里人等着，就不進來了。」李瓶兒慌的走到前邊，對西門慶說道：「他二娘在後邊等着你上壽，你怎的平白進我這屋裡來了？」西門慶笑道：「我醉了，明日罷。」李瓶兒道：「就是你醉了，到後邊也接箇鍾兒。你不去，惹他二娘不惱麽？」一力攛掇西門慶進後邊來。李嬌兒遞了酒。月娘問道：「你今日獨自一箇，在那邊房子裡坐到這早晚？」西門慶道：「我和應二哥吃酒來。」月娘道：「可又來，我說沒箇人兒，自家怎麽吃！」說過就罷了。西門慶坐不移時，提起腳兒還趄到李瓶兒房裡來。【張評】瓶兒與王六兒起手，金蓮與王六兒結末，而西門死矣。前後又遙遙相照。

原來是王六兒那里，因吃了梵僧藥，被藥性把住了，與老婆弄聳了一日，恰好沒曾丟身子。那話越發堅硬，形如鐵杵。【張評】加倍寫來，使金蓮後死西門時不謬。進房

交迎春脫了衣裳，就要和李瓶兒睡。李瓶兒只說他不來，和官哥在床上已睡下了。回過頭來見是他，便道：「你在後邊睡罷了，又來做甚麼？孩子纔睡的甜甜兒的，我這裡不奈煩，又身上來了，不方便。你往別人屋裡睡去不是，只來這裡纏！」被西門慶摟過脖子來，就親了箇嘴，說道：「這奴才，你達心裡要和你睡睡兒。」因把那話露出來與李瓶兒瞧，【張評】吃倖樂者，第一以此一瞧爲樂。諕的李瓶兒要不的，說道：「耶嚛！你怎麼弄的他這等大？」西門慶笑着告他說吃了梵僧藥一節，「你若不和我睡，我就急死了。」李瓶兒道：「可怎樣的？〔十九〕我身上纔來了兩日，還沒去，亦發等去了，我和你睡罷。你今日且往他五娘屋裡歇一夜兒，也是一般。」西門慶道：「我今日不知怎的，一心只要和你睡。我如今殺箇雞兒央及你央及兒，〔二十〕再不你交丫頭掇些水來洗洗，和我睡睡也罷。」【張評】西門死瓶兒在此。李瓶兒道：「我到好笑起來，你今日那里吃的恁醉醉兒的，來家歪斯纏！我就是洗了，也不乾淨。一箇老婆的月經，沾污在男子漢身上，臢刺刺的也晦氣。我到明日死了，你也只尋我？」【張評】又是一番卜偈。于是吃逼勒不過，交迎春掇了水，下來澡牝乾淨，方上床與西門慶交會。可霎作怪，李瓶兒慢慢拍哄的官哥兒睡下，只剛扒過這頭來，那孩子就醒了，一連三次。〔二十一〕李瓶兒交迎春拿博浪鼓兒哄着他，抱與奶子那邊屋裡去了，【張評】又點睹物之哭。這里二人方纔自在頑耍。西門慶坐在帳子裡，李瓶兒便馬爬在他身上，西門慶倒插那話入牝中。已而灯下窺見他雪白的屁股兒，用手抱着，且細觀其

出入。那話已被吞進半截，〔二十二〕興不可遏。李瓶兒恐怕帶出血來，不住取巾帕抹之。西門慶抽拽了一箇時辰，兩手抱定他屁股，只顧揉搓。那話盡入至根，不容毛髮，臍下毳毛皆刺其股，覺翕翕然暢美不可言。瓶兒道：「達達，慢着些，頂的奴裡邊好不疼！」西門慶道：「你既害疼，我丟了罷。」于是向桌上取過冷茶來，呷了一口，登時精來，一泄如注。正是：四體無非暢美，一團都是陽春。西門慶方知梵僧有如此之妙藥，睡下時已三更天氣。

且說潘金蓮見西門慶在李瓶兒屋裡歇了，只道他偷去淫器包兒和他頑耍，【張評】上文兩番點金蓮以此。更不體察外邊勾當。是夜暗咬銀牙，關門睡了。【張評】金蓮自有金蓮之心事。月娘和薛姑子、王姑子在上房宿睡。王姑子把整治的頭男衣胞並薛姑子的藥，悄悄遞與月娘。薛姑子叫月娘：「揀箇壬子日，用酒吃下，晚夕與官人同床一次，就是胎氣。不可交一人知道。」月娘連忙將藥收了，拜謝了兩箇姑子。【張評】月娘有月娘之事之心，可嘆，可畏。又向王姑子道：「我正月裡好不等着你，就不來了。」王姑子道：「你老人家倒說的好，這件物兒好不難尋！虧了薛師父。也是箇人家媳婦兒養頭次娃兒，可可薛爺在那里，悄悄與了箇熟老娘三錢銀子，纔得了。替你老人家熬礬水打磨乾淨，兩盒鴛鴦新瓦泡煉如法，用重羅篩過，攪在符藥一處，纔拿來了。」月娘道：「只是多累薛爺和王師父。」於是每人拏出二兩銀子來相謝。說道：「明日若坐了胎氣，還與薛爺一疋黃褐段子做袈裟穿。」那薛姑子合掌道了問

【繡像本評】病根。

【繡像本評】出家人如此作福的真難得。雖然，然乎否？

訊：「多承菩薩好心。」常言：十日賣不的一担真，一日倒賣三担假了。〔二十三〕正是：

若教此輩成佛道，天下僧尼似水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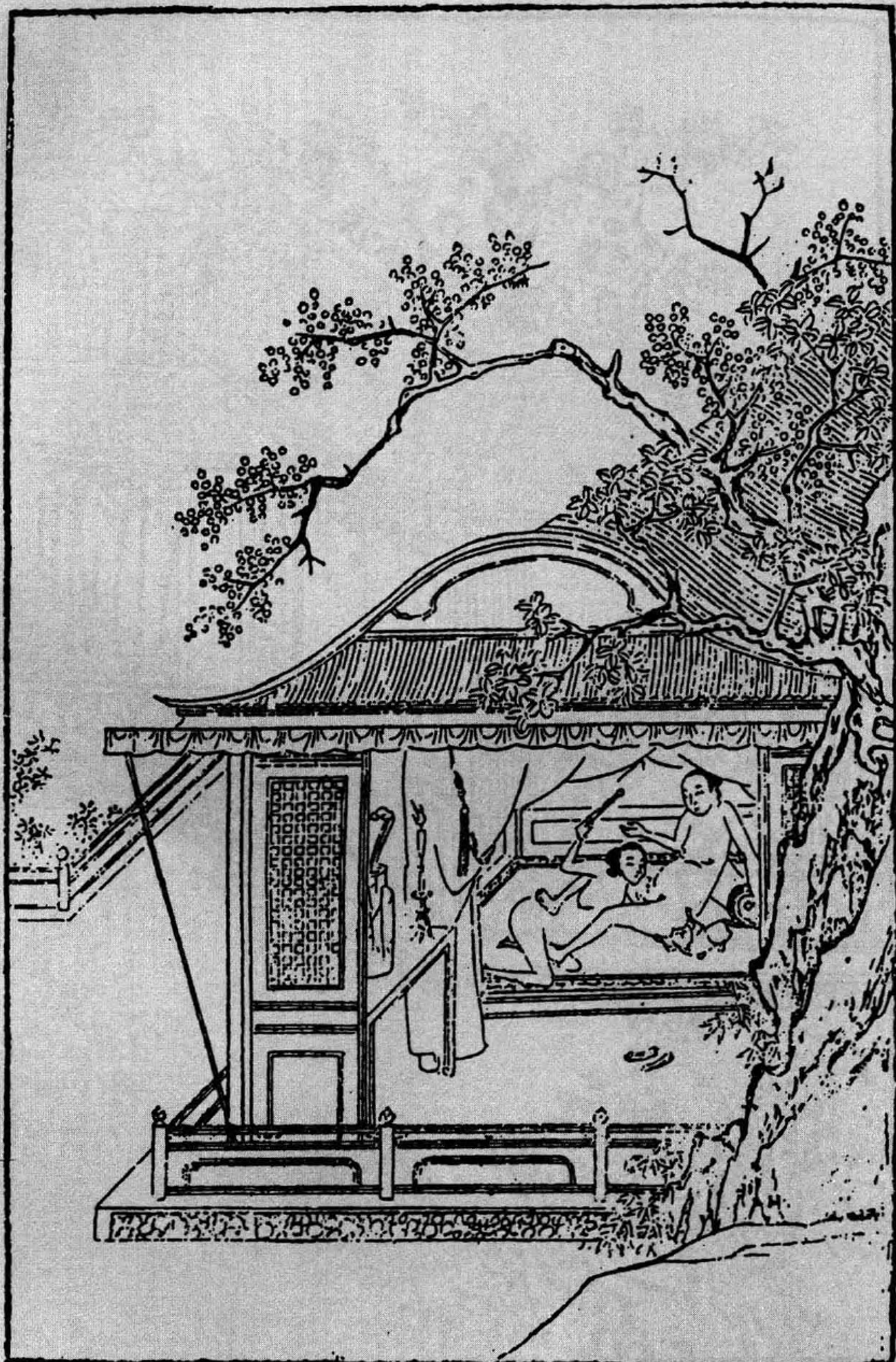
文禹門云：西門慶招來和尚，吳月娘請到尼姑，一倡一隨，是夫是婦。西門慶偷民妻，玳安等鬧娼婦，上行下效，是主是奴。合而言之，可象正經人家？成箇什麽世界？分而論之，西門慶只是荒淫，吳月娘尚知慮後。西門慶愈驕愈縱，玳安兒越學越非。此等人家，何能興旺？此等人物，何得久長？然此三人，西門不久身亡，月娘轉獲壽考，玳安亦遂成人。正謂月娘不是淫人，玳安尚非惡僕。作者決無偏袒，閱者何必吹毛。彼深惡月娘者，或有傷於其正室亦未可知也。

即以此回試藥而論：月娘爲正配，上回留宿，月娘吞符，西門並未服藥，此胎之所以能成，並以尊月娘身分也。淫婦等次，自有權衡，先王六兒，次李瓶兒，次潘金蓮，次孟玉樓，次李桂兒，春梅則在暗中。獨王六兒與潘六兒描寫淋漓盡致，此二人所以爲西門慶大敵也。王六兒尚有其夫，潘六兒已收其婿，淫人之淫，一至此乎？西門慶蓋有所授之矣，彼淫婦亦何足言哉！

校勘記

〔一〕「詞曰」，綉甲、綉丙本作〔菊花新〕。
〔二〕〔右調菊花心〕，綉甲、綉丙本無。
〔三〕「蒙眼」，綉甲、綉丙本作「苦眼」，綉乙本作「苦眼」。
〔四〕「書童兒」，綉丙本作「畫童兒」。

〔五〕「梵僧」，綉像本作「胡僧」。下同。
〔六〕「替俺六娘當家」，綉像本「替」作「與」。
〔七〕「東其根來」，綉像本「來」作「下」。
〔八〕「替他賣着」，綉像本「賣」作「買」。
〔九〕「這里」，綉像本作「那里」。
〔十〕「拿到衙門裡」，綉像本「裡」下有一「去」字。
〔十一〕「行坐」，綉像本作「到坐」。
〔十二〕「走到門首」，綉甲、綉丙本「走」作「送」。
〔十三〕「裡頭」，綉像本作「月娘」。
〔十四〕「回去在床上」，綉像本作「回房向床上」。
〔十五〕「頭先爹在屋裏來」，綉像本作「頭裏爹進屋里來」。
〔十六〕「東西」，綉像本作「包子」。
〔十七〕「琴童打着一直送到花園角門首」，綉像本「一直」作「燈籠」。
〔十八〕「衣帽」，綉像本作「燈籠」。
〔十九〕「怎樣的」，綉乙本作「怎麽樣的」。
〔二十〕「殺筒鷄兒」，綉乙本「殺」作「拉」。
〔二十一〕「一連三次」，綉像本作「一連醒了三次」。
〔二十二〕「半截」，綉乙本作「小截」。
〔二十三〕「十日賣不的一担真，一日倒賣三担假了」，綉像本作「十日賣一担針賣不得，一日賣三担甲倒賣了」。



第五十一回　打貓兒金蓮品玉　鬭葉子敬濟輸金



第五十一回　打貓兒金蓮品玉　鬪葉子敬濟輸金

此回總寫金蓮之妬、之淫、之邪，乃夾一李桂姐、王三官之事，又夾一王姑子、薛姑子之事，便使一片邪淫世界，十分滿足。又見金蓮之行，實伯仲桂姐，而二尼之淫，又深罪月娘也。

此回章法，全是相映，如品玉之先，金蓮起身來，爲月娘所譏；後文鬪葉之先，金蓮起身，又爲月娘所譏是也。品玉時以春梅代脱衣始，以春梅代穿衣結；鬪葉子以瓶兒同出儀門始，以同瓶兒回房結，又是兩兩相映。黄、安二主事來拜是實，宋御史送禮是虛，又兩兩相映也。

此書至五十回以後，便一節節冷了去。今看到此回，先把後五十回冷局的大頭緒一一題清：如開首金蓮兩舌，伏後文官哥、瓶兒之死；李三、黄四諄諄借帳，伏後文賴帳之由；李桂姐伏王三官、林太太；來保、王六兒飲酒一段，伏後文二人結親，拐財、背主之故；郁大姐伏申二姐；品玉伏西門之死；而鬪葉子伏敬濟之飄零；二尼講經伏孝哥之幻化。蓋此一回，又後五十回之樞紐也。

梵僧爲諸淫婦而現身，乃王六兒先試，瓶兒次之，金蓮又次之，玉樓、月娘又次之。然則春梅獨遺寵愛乎？不知於金蓮未試之先，已先寫了春梅也。夫必寫梵僧者，非此不能死西門也；必寫金、瓶、梅之試之者，所以極其惡也；而王六兒獨占頭籌者，又爲貪欲喪命地也。

桂姐必寫其私接王三官，所以刺西門之愚也；必寫爲之東京求情，蓋爲上壽之引綫也。夫東京上壽，必用桂姐引者，所以點明桂姐一段公案也。何則？蓋桂姐，西門、月娘之乾女也。作者本意寫一趨炎認女之桂姐，

蓋特特爲趨炎認子之人寫照也。趨炎認子，西門之於蔡京，固此類也。以類引類，必用桂姐，而爲女爲子之間，亦大可恥矣。況乎王三官，又西門後日之假子也。以三官之假子配桂姐之乾女，又假兄妹乾手足也。乃假子終姦乾父之乾女而不知悔，乾父且姦乾子之親娘而不知非，既以淫娼浪子爲假子女而不羞。已且辱身賤行，又假子於人而恐不得，其狗彘之行，臭味本自相投。故此回必寫桂姐爲下文東京假子之引，而上文必寫桂姐之趨炎認女也。

上一回寫瓶兒試藥，爲後文病源。此文又能於百忙中，金蓮品玉内寫一打猫，爲官哥死案。文字精細之針綫如此。

寫一薛姑子，見得雪月落於空寂，而又一片冷局才動頭也。

詩曰〔一〕：

羞看鸞鏡惜朱顏，手托香腮懶去眠。
瘦損纖腰寬翠帶，淚流粉面落金鈿。
薄倖惱人愁切切，芳心繚亂恨綿綿。
何時借得東風便，刮得檀郎到枕邊。

話說潘金蓮見西門慶拿了淫器包兒，與李瓶兒歇了，足惱了一夜没睡，【綉乙本評】此妒婦之苦。懷恨在心。到第二日，打聽西門慶往衙門裡去了，老蚤走到後邊對月娘說：「李瓶兒背地好不說姐姐哩！說姐姐會那等虔婆勢，喬坐衙，『別人生日，又

【繡像本評】金蓮學瓶兒之言，妙在心思口角仍是金蓮之言。若平心聽之，原不難辨，但恨聽言者觸於怒而不暇矣。

【繡像本評】從認瓶兒爲好人中推勘其不好處，直寫出月娘信讒一時之轉念，妙不容言。

要來管。你漢子吃醉了進我屋裡來，我又不曾在前邊，平白對着人羞我，望着我丟臉兒。交我惱了，走到前邊，把他爹趕到後邊來。落後他怎的也不往後邊，還到我房裡來了？我兩個黑夜說了一夜梯己話兒，【張評】金蓮想當然。只有心腸五臟沒曾倒與我罷了。』」【張評】死蕙蓮舊伎倆。固知寫蕙蓮爲瓶兒前車。這月娘聽了，如何不惱！因向大妗子、孟玉樓說：「你們昨日都在根前看着，【張評】一語已得全神。我又沒曾說他甚麼。小廝交燈籠進來，我只問了一聲：『你爹怎的不進來？』小廝倒說：『往六娘屋裡去了。』我便說：『你二娘這裡等着，恁沒槽道，卻不進來！』論起來也不傷他，怎的說我虔婆勢、喬坐衙？我還把他當好人看成。原來知人知面不知心，那裡看人去？【張評】所以讒言可畏。乾淨是個綿裡針肉裡刺的貨，還不知背地在漢子根前架甚麼舌兒哩！【張評】月娘想當然。怪道他昨日決烈的就往前走了。【張評】疑心如此。傻姐姐，那怕漢子成日在你屋裡不出門，不想我這心動一動兒。【繡乙本評】說不動，正是動處。一個漢子丟與你們，隨你們去，守寡的不過。【繡乙本評】觸便想到，怨之難忘如此。【張評】可以兩全乎？一笑。【張評】又何嘗放過金蓮。想着一娶來之時，賊强人和我門裡門外不相逢，那等怎的過來？」【張評】筆力直穿七札。大妗子在傍勸道：「姑娘罷麼，看孩兒的分上罷。自古宰相肚裡好行船。當家人是個惡水缸兒，好的也放在心裡，歹的也放在心裡。」【張評】又對吳大舅好好先生之言。月娘道：「不拘幾時，我也要對這兩句話。【張評】着。等我問他，我怎麼虔婆勢、喬做衙？」金蓮慌的沒口子說道：【張評】讒人何難看。「姐姐

【綉像本評】語雖毒，未見太甚，轉生人之疑。

【綉像本評】大妗子旁觀甚清。

【綉像本評】人情皆惜瓶兒，不能辨，不知瓶兒

寬恕他罷。【張評】既如此，即不必學與月娘矣。知言又何難，在平心以聽之耳。常言：大人不責小人過，那個小人没罪過？他在背地調唆漢子，俺們這幾個誰没吃他排説過？【張評】又挑玉樓。我和他緊隔着壁兒，要與他一般見識起來，倒了不成！行動只倚着孩兒降人，【張評】心事不覺溜出。他還説的好話兒哩：説他的孩兒到明日長大了，有恩報恩，有仇報仇。俺們都是餓死的數兒，【張評】又是心事。你還不知道哩！」吳大妗子道：「我的奶奶，那裡有此話説？」月娘一聲兒也没言語。【張評】太離欵，月娘亦不信矣。

常言：路見不平，也有向燈向火。不想西門大姐平日與李瓶兒最好，常没針綫鞋面，李瓶兒不拘好綾羅段帛就與他，【張評】月娘可殺。好汗巾手帕兩三方背地與大姐，銀錢不消説。當日聽了此話，如何不告訴他。李瓶兒正在屋裡與孩子做端午戴的絨綫符牌，及各色紗小粽子並解毒艾虎兒，【綉乙本評】好點綴。只見大姐走來。李瓶兒讓他坐，又交迎春：「拿茶與你大姑娘吃。」大姐道：「頭裡請你吃茶，你怎的不來？」李瓶兒道：「打發他爹出門，【張評】映夜來。我趕蚤涼與孩子做這戴的碎生活兒來。」大姐道：「有椿事兒，我也不是舌頭，敢來告你説：你没曾惱着五娘？他對着俺娘，如此這般説了你一篇是非，説你説俺娘虔婆勢、喬做衙。如今俺娘要和你對話哩！你別要説我對你説，交他怪我。【張評】又是一個學舌者，可畏，可畏！你須預備些話兒打發他。」這李瓶兒不聽便罷，聽了此言，手中拿着那針兒通拿不起來，兩隻胳膊都軟了，半日説不出話來，【張評】病根伏此。對着大姐吊眼淚，説道：【張評】幾千百斤

氣力方寫得出來。「大姑娘，我那裡有個字兒[二]？昨晚我在後邊，聽見小廝說他爹往我這邊來了，我就來到前邊，催他往後邊去了。是誰說一句話兒來[三]？你娘恁覷我一場，莫不我恁不識好歹，敢說這個話？設使我就說，對着誰說來？也有個下落。」大姐道：「他聽見俺娘說不拘幾時要對這話，他也就慌了。【張評】旁觀者清。要是我，你兩個當面鑼對面鼓的對不是！」李瓶兒道：「我對的過他那嘴頭子？【張評】瓶兒心事。只憑天能了。他左右晝夜算計的只是俺娘兒兩個，到明日終久吃他算計了一個去，纔是了當。」說畢哭了。【張評】又是幾千百斤力氣，寫得此數句。大姐坐着勸了一回，只見小玉來請六娘、大姑娘吃飯。李瓶兒丟下針指，同大姐到後邊，也不曾吃飯，回來房中，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西門慶衙門中來家，見他睡，問迎春。迎春道：「俺娘一日飯也還沒吃哩。」慌的西門慶向前問道：「你怎的不吃飯？你對我說。」又見他哭的眼紅紅的，只顧問：「你心裡怎麼的？對我說。」李瓶兒連忙起來，揉了揉眼，說道：「我害眼疼，不怎的。今日心裡懶待吃飯。」並不題出一字兒來。【張評】守口如瓶，蓋爲有寵不必爭耳。正是：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有詩爲証：

莫道佳人總是癡，惺惺伶俐沒便宜。
只因會盡人間事，惹得閒愁滿肚皮。

大姐在後邊對月娘說：「纔五娘說的話，我問六娘來，他好不賭身罰咒[四]，望

正妙在不能辨，而西門慶始憐之也。若然，則瓶兒智出金蓮之上矣。非也，瓶兒性實愚不能辨，非能辨而有不辨之妙，所以往往受金蓮之累也。

【繡像本評】金蓮之讒，月娘此

時已識破矣。猶曰「兩個」，可見讒人者雖輸亦只平交，亦何憚而不讒人哉！

着我哭，説娘這般看顧他，他肯説此話！」吳大妗子道：「我就不信。李大姐好個人兒，他怎肯説這等話？」【張評】旁觀者清。月娘道：「想必兩個有些小節不足，哄不動漢子。走來後邊，没的拿我墊舌根。我這裡還多着個影兒哩！」【張評】一語已解。大妗子道：「大姑娘，今後你也別要虧了人。不是我背地説，潘五姐一百個不及他。爲人心地兒又好，來了咱家恁二三年，要一些歪樣兒也没有。」【綉乙本評】正言金蓮有歪樣處。【張評】畫出瓶兒。

正説着，只見琴童兒背進個藍布大包袱來。月娘問是甚麽，琴童道：「是三萬鹽引。韓夥計和崔本纔從關上掛了號來，爹説打發飯與他二人吃，如今兑銀子打包。後日二十是個好日子，起身，打發他三個往揚州去。」吳大妗子道：「只怕姐夫進來，我和二位師父往他二娘房裡坐去罷。」剛説未畢，只見西門慶掀簾子進來，慌的吳妗子和薛姑子、王姑子往李嬌兒房裡走不迭。早被西門慶看見，問月娘：「那個是薛姑子？賊胖禿淫婦，來我這裡做甚麽？」【張評】非正人語，非提刑體。月娘道：「你好恁枉口拔舌，不當家化化的，罵他怎的？他惹着你來？你怎的知道他姓薛？」西門慶道：「你還不知他弄的乾坤兒哩！他把陳參政的小姐吊在地藏庵兒裡和一個小夥偷姦，【張評】明知而容其來家，其愚何如？他知情，受了三兩銀子。事發，拿到衙門裡，被我褪衣打了二十板，交他嫁漢子還俗。他怎的還不還俗？好不好，【張評】以法爲戲耶，抑得意賣弄耶？可嘆！拿來衙門裡再拶他幾拶子。」月娘道：「你有要没緊，恁毁僧謗佛

【綉像本評】薛姑之醜已和盤

托出，月娘猶委曲回護。婦人一種偏執之性，覺溺愛，彷彿俱說不着。

的。他一個佛家弟子，想必善根還在，他平白還甚麼俗？你還不知他好不有道行！」【綉乙本評】只聽先人之言。【張評】一服生子，善偷胞衣，故月娘喜也。月娘可殺！西門慶道：「你問他有道行一夜接幾個漢子？」月娘道：「你就休汗邪，又討我那沒好口的罵你！」因問：「幾時打發他三個起身？」西門慶道：「我剛纔使來保會喬親家去了，他那裡出五百兩，我這裡出五百兩。二十是個好日子，打發他每起身去罷了。」月娘道：「綫鋪子卻交誰開？」【張評】不漏。西門慶道：「且交賁四替他開着罷。」說畢，月娘開箱子拿銀子，一面兌了出來，交付與三人，在捲棚內看着打包。每人又兌五兩銀子，交他家中收拾衣裝行李。【張評】不漏，是末即前語爲下地也。

只見應伯爵走到捲棚裡，看見便問：「哥，打包做甚麼？」西門慶因把二十日打發來保等往揚州支鹽去一節告訴一遍。伯爵舉手道：「哥，恭喜！此去回來，必得大利。」西門慶一面讓坐，喚茶來吃，因問：「李三、黃四銀子幾時關？」應伯爵道：「也只在這個月裡就關出來了。他昨日對我說，如今東平府又派下二萬香來了，還要問你挪五百兩銀子，接濟他這一時之急。如今關出這批銀子，一分也不動，都擡過這邊來。」【張評】接着使來，借債秘訣。西門慶道：「到是你看見，我打發揚州去還沒銀子，問喬親家借了五百兩在裡頭，那討銀子來？」伯爵道：「他再三央及我對你說，一客不煩二主，你不接濟他這一步兒，交他又問那裡借去？」西門慶道：「門外街東徐四鋪少我銀子，我那裡挪五百兩銀子與他罷。」伯爵道：「可知好哩。」

正說着，只見平安兒拿進帖兒來，說：「夏老爹家差了夏壽，說請爹明日坐坐。」【張評】此等筆法，惟此書獨擅其長。西門慶看了柬帖，道：「曉得了。」伯爵道：「我有樁事兒來報與哥：你知道李桂兒的勾當麼？他沒來？」西門慶道：「他從正月去了，再幾時來？【張評】一語，上回無數暗描情節皆出。我並不知道甚麼勾當。」伯爵因說道：「王招宣府裡第三的，原來是東京六黃太尉姪女兒女婿。從正月進東京拜年，老公公賞了一千兩銀子，與他兩口兒過節。【張評】與姪婿之禮乃曰「賞」，可嘆。你還不知六黃太尉這姪女兒生的怎麼標致，【張評】比對張二官說金蓮何如？上畫只畫半邊兒，【張評】奇語。也沒恁俊俏相的。【張評】已刺一人之心矣，故急急尋文嫂也。你只守着你家裡的罷了，每日被老孫、祝麻子、小張閒三四個標着在院裡，就把二條巷齊家那小丫頭子齊香兒梳籠了，又在李桂兒家走。【張評】王三官則云「第三的」，齊香兒則云「小丫頭子」，李桂兒則云「在他家走」，字字見口角。把他娘子兒的頭面都拿出來當了，氣的他娘子兒家裡上吊。不想前日老公公生日，他娘子兒到東京只一說，老公公惱了，將這幾個人的名字送與朱太尉。朱太尉批行東平府，着落本縣拿人。昨日把老孫、祝麻子與小張閑，都從李桂兒家拿的去了。李桂兒便躲在隔壁朱毛頭家過了一夜。今日說來央及你來了。」西門慶道：「我說正月裡都標着他走，【張評】方知賞燈夜文字針綫之妙。這裡借人家銀子，那裡借人家銀子〔五〕。那祝麻子還對着我搗生鬼。」【張評】搗眼熟不知名姓之鬼，非伯爵乎？說畢，伯爵道：「我去罷。等住回只怕李桂兒來，你管他不管他，他又說我來串作你。」

西門慶道：「我還和你說，李三，你且別要許他，等我門外討了銀子來，再和你說話。」【張評】此語，蓋必管李桂兒事也。看者試想便知。伯爵道：「我曉的。」剛走出大門首，只見李桂姐轎子在門首，又早下轎進去了。伯爵去了。【張評】四字妙。桂姐、伯爵方去。

西門慶正分付陳敬濟，交他往門外徐四家催銀子去，只見琴童兒走來道：「大娘後邊請，李桂姨來了。」【張評】是乾女身分。西門慶走到後邊，只見李桂姐身穿茶色衣裳，也不搽臉，用白挑綫汗巾子搭着頭，雲髻不整〔六〕，花容淹淡，與西門慶磕着頭哭起來，說道：「爹可怎麼樣兒的，【張評】一語得神。恁造化低的營生，正是關着門兒家裡坐，禍從天上來。一個王三官兒，【張評】又一語得神。俺每又不認的他，平白的祝麻子、孫寡嘴領了來俺家討茶吃。【張評】一推祝、孫二人。俺姐姐又不在家，依着我說別要招惹他，那些兒不是？俺這媽越發老的韶刀了。【張評】再推老鴇。就是來宅裡與俺姑娘做生日的這一日，【張評】與上句不連。你上轎來了就是了，【張評】兩「就是」，口強辭窮如畫。見祝麻子打旋磨兒跪着，從新又回去對我說：『姐姐，你不出去待他鍾茶兒，卻不難爲囂了人！』他便往爹這裡來了。交我把門插了不出來，【張評】遁辭如畫。誰想從外邊撞了一夥人來，把他三個不繇分說都拿的去了。王三官兒便奪門走了，我便走在隔壁人家躲了。家裡有個人牙兒！纔使保兒來這裡接的他家去。【張評】以嬌兒生日爲脫卸，見那一日在你家，定非接他也。到家把媽諕的魂兒都沒了，只要尋死。今日縣裡皂隸，又拿着票喝囉了一清早起去了。如今坐名兒只要我往東京回話

【繡像本評】桂姐到此時，只曰「造化低」，曰「平白地」，一字不肯認錯，轉滑強忍之極。

【繡像本評】桂姐妙在不管人信不信，只一味強辨，全無慚色。既有說者，自有信者，然有良心人自說不出。

【繡像本評】只要洗自家清，便不顧推人落水。桂姐狠甚惡甚，一毫無情。

去。【張評】一茶未待，東京已坐名要乎？辭窮如畫。爹，你老人家不可憐見救救兒，卻怎麽樣兒的？娘也替我說說兒。」西門慶笑道：【張評】機詐如畫。「你起來。」因問：「票上還有誰的名字？」桂姐道：「還有齊香兒的名字。他梳籠了齊香兒，在他家使錢，他便該當。俺家若見他一個錢兒，就把眼睛珠子吊了；若是沾他沾身子兒，一個毛孔兒裡生一個天疱瘡。」月娘對西門慶道：「也罷，省的他恁說誓刺刺的，你替他說說罷。」【張評】乾女拜着矣。西門慶道：「如今齊香兒拿了不曾？」桂姐道：「齊香兒他在王皇親宅裡躲着哩。」西門慶道：「既是恁的，你且在我這裡住兩日，我就差人往縣裡替你說去。」就叫書童兒：「你快寫個帖兒，往縣裡見你李老爹，就說桂姐常在我這裡答應，看怎的，免提他罷。」書童應諾，穿青絹衣服去了。不一時，拿了李知縣回帖兒來。書童道：「李老爹說：『多上覆你老爹，別的事無不領命，這個卻是東京上司行下來批文，委本縣拿人，縣裡只拘的人到。既是你老爹分上，我這裡且寬限他兩日。要免提，還往東京上司說去。』」西門慶聽了，只顧沉吟，說道：「如今來保一兩日起身，東京沒人去。」月娘道：「也罷，你打發他兩個先去，存下來保，替桂姐往東京說了這勾當，交他隨後邊趕了去罷。你看諕的他那腔兒。」【張評】乾女認着了。

那桂姐連忙與月娘、西門慶磕頭。【繡乙本評】當機。

西門慶隨使人叫將來保來，分付：「二十日你且不去罷。教他兩個先去，你明日且往東京替桂姐說說這勾當來。見你翟爹，如此這般，好歹差人往衛裡說說。」桂

【綉像本評】寵絡得妙。不獨寵絡來保，并西門慶、月娘俱在其中矣。【綉像本評】怕人笑話，是大老官使錢撒漫之根。

姐連忙就與來保下禮。慌的來保頂頭相還，說道：「桂姨，我就去。」西門慶一面教書童寫一封書，致謝翟管家前日曾巡按之事，甚是費心。又封了二十兩折節禮銀子，連書交與來保。桂姐便歡喜了，拿出五兩銀子來與來保做盤纏，說道：「回來俺媽還重謝保哥。」西門慶不肯，還了桂姐，教月娘另拿五兩銀子與來保盤纏。桂姐道：「也沒這個道理，我央及爹這裡說人情，又教爹出盤纏。」西門慶道：「你笑話我沒這五兩銀子盤纏了，要你的銀子！」【張評】子弟痴處在此。那桂姐方纔收了，向來保拜了又拜，說道：「累保哥好歹明早起身能，只怕遲了。」來保道：「我明日早五更就走道兒了。」

於是領了書信，又走到獅子街韓道國家。王六兒正在屋裡縫小衣兒哩，打窗眼看見是來保，【張評】文心百曲。忙道：「你有甚說話，請房裡坐。他不在家。往裁縫那裡討衣裳去了，便來也。」便叫錦兒：「還不往對過徐裁家叫你爹去，你說保大爺在這裡。」【綉乙本評】好稱呼。來保道：「我來說聲，我明日還去不成，又有椿業障鑽出來，當家的留下，教我往東京替院裡李桂姐說人情去哩。他剛纔在爹跟前，再三磕頭禮拜央及我，【綉乙本評】暗入桂姐衙中矣。明早我就起身了。且教韓夥計和崔大官兒先去，我回來就趕了來。」因問：「嫂子，你做的是甚麼？」王六兒道：「是他小衣裳兒。」來保道：「你教他少帶衣裳。到那去處是出紗羅段絹的窩兒裡，愁沒衣裳穿！」【綉乙本評】豈廉潔之言？【張評】此段蓋拐財、欺主二回安根也。

正說着，韓國道來了。兩個唱了喏，因把前事說了一遍。因說：「我到明日，揚州那裡尋你每？」韓道國道：「老爹分付，教俺每馬頭上投經紀王伯儒店裡下。【張評】如畫。說過世老爹曾和他父親相交，【張評】又照熱結後文。他店內房裡寬廣，下的客商多，放財物不躭心。【張評】又照拐財。你只往那裡尋俺每就是了。」來保又說：「嫂子，我明日東京去，你沒甚鞋脚東西稍進府裡，與你大姐去？」王六兒道：「沒甚麽，只有他爹替他打的兩對簪兒，【張評】苗青之物。並他兩雙鞋，起動保叔稍稍進去與他。」于是將手帕包袱停當，遞與來保。一面教春香看菜兒篩酒，婦人連忙丟下生活就放桌兒。來保道：「嫂子，你休費心，【綉乙本評】寫出老婆作主。我不坐。我到家還要收拾褡褳，明日早起身。」王六兒笑嘻嘻道：「耶嘜，你怎的上門怪人家！夥計家，自恁與你餞行，【張評】尚未結親。也該吃鍾兒。」因說韓道國：「你好老實，桌兒不穩，你也撒撒兒，讓保叔坐。只相沒事的人兒一般！」【張評】與初見武二之金蓮一照，兩六兒相對在此。于是拿上菜兒來，斟酒遞與來保，王六兒也陪在傍邊，三人坐定吃酒。來保吃了幾鍾，說道：「我家去罷，晚了只怕家裡關門早。」韓道國問道：「你頭口顧下了不曾？」來保道：「明日早顧罷了。鋪子裡鑰匙並帳簿都交與賁四罷了，省的你又上宿去，家裡歇息歇息，好走路兒。」韓道國道：「夥計說的是，我明日就交與他。」王六兒又斟了一甌子，說道：「保叔，你只吃這一甌兒，再不敢留你了。」〔七〕來保道：「嫂子，你既要我吃，再燙熱着些。」〔八〕【張評】親密之甚。那王六兒連忙歸到

【綉像本評】此家常閑話，似無深意，然非老婆作主人家，決無此語。

【綉像本評】彼此通家無分，寫得宛然。

壺裡，教錦兒炮熱了，傾在壺內，雙手遞與來保，說道：「沒甚好菜兒與保叔下酒。」來保道：「嫂子好說，家無常禮。」拿起酒來與婦人對飲，一吸同乾，方纔作辭起身。王六兒便把女兒鞋腳遞與他，說道：「累保叔，好歹到府裡問聲孩子好不好，我放心些。」兩口兒齊送出門來。【張評】試問看官：此一段爲何？乃點出來保、韓道國結親之由也。

不說來保到家收拾行李，第二日起身東京去了。單表吳大舅前來對西門慶說：「有東平府行下文書來，派俺本衛兩所掌印千户管工修理社倉，題准旨意，限六月工完，陞一級；違限，聽巡按御史査參。姐夫有銀子，借得幾兩工上使用。待關出工價來，一一奉還。」西門慶道：「大舅用多少，只顧拿去。」吳大舅道：「姐夫下顧，與二十兩罷。」一面同進後邊，見月娘說了話，教月娘拿二十兩出來，交與大舅。【張評】爲吳典恩作襯。又吃了茶，因後邊有堂客，就出來了。月娘教西門慶留大舅大廳上吃酒。正飲酒中間，只見陳敬濟走來，與吳大舅作了揖，就回說：「門外徐四家銀子，頂上爹，還要再讓兩日兒。」西門慶道：「胡說！我這裡等銀子使，照舊還去罵那狗弟子孩兒。」【張評】爲鬭葉子作引。敬濟應諾。吳大舅就讓他打橫坐下，陪着吃酒不題。

且說後邊大妗子、楊姑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大姐都伴桂姐在月娘房裡吃酒。先是郁大姐數了一回「張生遊寶塔」，放下琵琶。【張評】是女先生唱。孟玉樓在傍斟酒遞菜兒與他吃，說道：「賊才〔九〕，轉磨的唱了這一日，又說我不疼

你。」潘金蓮又大快子夾塊肉〔十〕，放在他鼻子上，戲弄他頑耍。【張評】寫生。桂姐因叫玉簫：「姐，你拿過郁大姐琵琶來，等我唱個曲兒與姑奶奶和大妗子聽。」月娘道：「桂姐，你心裡熱刺刺的，不唱罷。」【張評】好乾娘。桂姐道：「不妨事。見爹娘替我說人情去了，我這回不焦了。」孟玉樓笑道：「李桂姐倒還是院中人家娃娃，做臉兒快。頭裡一來時，把眉頭忔惚着，焦的茶兒也吃不下去。【綉乙本評】補出愁容。這回說也有，笑也有。」【張評】爲山洞作引。當下桂姐輕舒玉指，頓發冰弦，唱了一回。正唱着，只見琴童兒收進家活來。月娘便問道：「你大舅去了？」琴童兒道：「大舅去了。」吳大妗子道：「只怕姐夫進來，我每活變活變兒。」琴童道：「爹往五娘房裡去了。」這潘金蓮聽見，就坐不住，趨趄着腳兒只要走，又不好走的。【張評】妙。月娘也不等他動身，就說道：「他往你屋裡去了，你去罷，省的你欠肚兒親家是的。」【綉乙本評】月娘嘴亦狠。那潘金蓮嚷可可兒的起來，口兒裡硬着，那腳步兒且是去的快。【張評】寫品玉，卻如此上場，妙絕。【綉像本評】若無心竟走何妨，一有心便苦難如此。可見身世之難，皆心所造。

來到房裡，西門慶已是吃了胡僧藥，教春梅脫了衣裳，【張評】然則春梅又先試了也。在床上帳子裡坐着哩。金蓮看見笑道：「我的兒，今日好呀！不等你娘來就上床了。俺每在後邊吃酒，被李桂姐唱着，灌了我幾鍾好的。獨自一個兒，黑影子裡，一步高一步低，不知怎的走來了。」【綉像本評】自家寫出歸房急情。叫春梅：「你有茶倒甌子我吃。」【張評】總爲春梅先試藥暗中工夫作地也。豈是寫金蓮吃酒？那春梅真個點了茶來。金蓮吃了，摳了個嘴兒與春梅，

那春梅就知其意。【綉乙本評】二人相合在此。那邊屋裡早已替他熱下水。婦人抖些檀香、白礬在裡面，【綉乙本評】罪過。洗了牝。【張評】未寫西門之玉，先寫金蓮之牝，蓋玉是簇新改過，牝亦當一番刷洗也。就燈下摘了頭，止撇着一根金簪子，拿過鏡子來，從新把嘴唇抹了些脂胭，口中噙着香茶，【張評】好工夫。然則與牝一時刷洗也。走過這邊來。春梅床頭上取過睡鞋來，與他換了，帶上房門出去。

這婦人便將燈臺挪近傍邊桌上放着，一手放下半邊紗帳子來，褪去紅褲，露出玉體。西門慶坐在枕頭上，那話帶着兩個脫子，一霎弄的大大的與他瞧。婦人燈下看見，諕下一跳(十一)，一手搭不過來，【張評】一見便搭也。紫巍巍，沉甸甸，便眠瞅了西門慶一眼，說道：「我猜你沒別的話，已定吃了那和尚藥，弄聳的恁般大，一味要來奈何老娘。【張評】吃春方者，大抵此意。好酒好肉，王里長吃的去。你在誰人跟前試了新，這回剩下些殘軍敗將，纔來我這屋裡來了。【張評】後文新試綾帶，特爲此處刺目。俺每是雌剩髩髭合的？你還說不偏心哩！嗔道那一日我不在屋裡，三不知把那行貨包子，偷的往他屋裡去了。原來晚夕和他幹這個營生，【張評】深想，無限醋意。他還對着人撇清搗鬼哩！你這行貨子，乾淨是個沒挽回的三寸貨，(十二)想起來，一百年不理你纔好。」西門慶笑道：「小淫婦兒，你過來，你若有本事，把他咂過了，我輸一兩銀子與你。」婦人道：「汗邪上你了。你吃了甚麼行貨子，我禁的過他！」于是把身子斜軃在衽席之上，雙手執定那話，用朱唇吞裹，說道：「好大行貨子，把

【張評】描摹「一手」二字妙絶。言其一手下帳，一手脫褲，一面兩腳早已上床矣。情景如畫。

【綉像本評】他人俱問，只金蓮一猜便着，妙甚。

【綉像本評】妙語，聞所未聞。

人的口也撐的生疼的。」【張評】牝未試而口先試矣。說畢，出入嗚咂，或舌尖挑弄蛙口，舐其龜弦；或用口噙着，往來哺摔；或在粉臉上擂晃，百般搏弄，那話越發堅硬擋掘起來。【張評】三「或」字，下加一「百般」字，描盡矣。品玉正文。西門慶垂首窺見婦人香肌掩映於紗帳之內，纖手捧定毛都魯那話，往口裡吞放，燈下一往一來。【張評】数字將三「或」字勾出。

不想傍邊蹲着一個白獅子貓兒，看見動旦，不知當做甚物件兒，撲向前用爪兒來撾。【張評】此處卻爲死官哥作綫。於百忙寫幹事處，乃寫一千里之綫，豈是凡手能到？這西門慶在上，又將手中拿的洒金老鴉扇兒，只顧引鬪他耍子。被婦人奪過扇子來，把貓盡力打了一扇靶子，打出帳子外去了。昵向西門慶道：「怪發訕的冤家！緊着這扎刀的不得人意〔十三〕，又引鬪他恁上頭上臉的，一時間撾了人臉卻怎樣的？好不好，我就不幹這營生了。」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會張致死了。」婦人道：「你怎的不教李瓶兒替你咂來？我這屋裡盡着教你掇弄。不知吃了甚麼行貨子，咂了這一日，亦發咂的沒些事兒。」【張評】已完題面品玉公案。西門慶於是向汗巾上小銀盒兒裡，用挑牙挑了些粉紅膏子藥兒，抹在馬口內，仰臥於上，教婦人騎在身上。婦人道：「等我㨤着，你往裡放。」龜頭昂大，濡研半晌，僅沒龜稜。婦人在上，將身左右捱擦，【張評】又爲後來喪命一回作照。似有不勝隱忍之態。【繡內本評】真耶？假耶？因叫道：「親達達，裡邊緊澀住了，好不難捱。」一面用手摸之，窺見麈柄已被牝户吞進半截，撐的兩

【繡像本評】此處人只知其善生情設色，作一回戲笑，不知已冷冷伏雪獅子之脈矣。非細心人不許讀此。

【綉像本評】他人只顧顧然知快活而已，到金蓮便有許多賞鑒評品。妙人，妙人。

邊皆滿。婦人用唾津塗抹牝户兩邊，已而稍寬滑落，頗作往來，一舉一坐，漸没至根。【張評】是婦人用力。婦人因向西門慶説：「你每常使的顫聲嬌在裡頭，只是一味熱癢不可當，怎如和尚這藥使進去，從子宮冷森森直掣到心上，這一回把渾身上下都酥麻了。我曉的今日死在你手裡了，【張評】不知反死在卿手内。反照後文。好難捱忍也。」西門慶笑道：「五兒，我有個笑話兒説與你聽，【張評】又作一間。是應二哥説的：一個人死了，閻王就拿驢皮披在身上，教他變驢。落後判官查簿籍，還有他十三年陽壽，又放回來了。他老婆看見渾身都變過來了，只有陽物還是驢的，未變過來。那人道：『我往陰間換去。』他老婆慌了，説道：『我的哥哥，你這一去只怕不放你回來怎了？等我慢慢兒的挨罷。』」婦人聽了，笑將扇把子打了一下子，説道：「怪不的應花子的老婆，挨慣了驢的行貨。硶説嘴的賊！我不看世界，這一下打的你。」兩個足纏了一個更次，西門慶精還不過。他在下合着眼，繇着婦人蹲踞在上極力抽提，提的龜頭刮答刮答怪響。提勾良久，又吊過身子去，朝向西門慶。西門慶雙手舉其股，没稜露腦而提之，往來甚急。西門慶雖身接目視，而猶如無物。良久，婦人情極，轉過身子來，【張評】止作「吊過」、「轉過」將淫態淫情寫盡。兩手摟定西門慶脖項，合扶在身上，舒舌頭在他口裡，那話直抵牝中，只顧揉搓，没口子叫：「親達達，罷了，五兒合死了。」須臾，一陣昏迷，舌尖冰冷。洩訖一度，西門慶覺牝中一股熱氣直透丹田，【張評】爲西門流血作照。心中翕翕然美快不可言也。已而，淫津溢出，婦人以帕

抹之。兩個相摟相抱，交頭疊股，嗚咂其舌，那話通不拽出來。睡的沒半個時辰，婦人淫情未定，扒上身去，兩個又幹起來。婦人一連丟了兩遭，身子亦覺稍倦。西門慶只是佯佯不採，暗想胡僧之藥通神。看看窗外鷄鳴，東方漸白，婦人道：「我的心肝！你不過，卻怎樣的？到晚夕你再來，等我好歹替你咂過了罷。」【張評】又找品玉文字。西門慶道：「就咂也不得過。管情只一樁事兒，就過了。」【張本眉評】爲夜幹後庭花伏筆。婦人道：「告我說是那一樁兒？」西門慶道：「法不傳六耳，【張本眉評】「法不傳六耳」，也不是六耳，須看清。等我晚夕來對你說。」

早辰起來梳洗，春梅打發穿上衣裳。【張評】一篇金蓮品玉文字，卻用春梅脫衣裳、穿衣裳作起結。韓道國、崔本又早外邊伺候。西門慶出來燒了紙，打發起身，交付二人兩封書：「一封到揚州馬頭上投王伯儒店裡下；這一封就往揚州城內抓尋苗青，問他的事情下落，快來回報我。如銀子不勾，我後邊再教來保稍去。」崔本道：「還有蔡老爹書沒有？」西門慶道：「你蔡老爹書還不曾寫，教來保後邊稍了去罷。」二人拜辭，上頭口去了，不在話下。

西門慶冠帶了，就往衙門中來與夏提刑相會，道及昨承見招之意。夏提刑道：「今日奉屈長官一敘，再無他客。」發放已畢，各分散來家。只見一個穿青衣皂隸，騎着快馬，夾着毡包，走的滿面汗流，到大門首，問平安：「此是提刑西門老爹家？」平安道：「你是那裡來的？」那人即便下馬作揖，說：「我是督催皇木的安老爹差來，

【繡內本評】寫西門慶市井口談，令人絕倒。

送禮與老爹。俺老爹與管磚廠黃老爹，如今都往東平府胡老爹那裡吃酒，順便先來拜老爹。看老爹在家不在。」平安道：「有帖兒沒有？」那人向毡包內取出，連禮物都遞與平安。平安拿進去與西門慶看，見禮帖上寫着浙紬二端、湖綿四斤、香帶一束、古鏡一圓。分付：「包五錢銀子，拿回帖打發來人，就說在家拱候老爹。」那人急急去了。

西門慶一面預備酒菜，等至日中，二位官員唱道而至，乘轎張蓋甚盛。先令人投拜帖，一個是「侍生安忱拜」，一個是「眷生黃葆光拜」，都是青雲白鷴補子，烏紗皂履，下轎揖讓而入。西門慶出大門，迎接至廳上敘禮，各道契闊之情，分賓主坐下：黃主事居左，安主事居右，西門慶主位相陪。先是黃主事舉手道：「久仰賢名芳譽，學生拜遲。」西門慶道：「不敢！辱承老先生先施枉駕，當容踵叩。敢問尊號？」安主事道：「黃年兄號泰宇，取『履泰定而發天光』之意。」黃主事道：「敢問尊號？」西門慶道：「學生賤號四泉，因小庄有四眼井之說。」【張評】四井者，市井也。明明說出，卻都混混看過。安主事道：「昨日會見蔡年兄，說他與宋松原都在尊府打攪。」【張評】寫出垂涎之意。西門慶道：「因承雲峰尊命，又是敝邑公祖，敢不奉迎！小价在京已知鳳翁榮選，未得躬賀。」又問：「幾時起身府上來？」安主事道：「自去歲尊府別後，到家續了親，過了年正月就來京了。選在工部備員主事，欽差督運皇木，前往荊州，道經此處，敢不奉謁！」西門慶又說：「盛儀感謝不盡。」說畢，因請寬

衣，令左右安放桌席。黃主事就要起身，安主事道：「實告：我與黃年兄如今還往東平胡太府那裡赴席，因打尊府過，敢不奉謁。容日再來取擾。」西門慶道：「就是往胡公處，去路尚遠，縱二公不餓，其如從者何？學生不敢具酌，只備一飯在此，以犒從者。」於是先打發轎上攢盤，廳上安放桌席，珍羞異品，極時之盛。就是湯飯點心，海鮮美味，一齊上來。西門慶將小金鍾，每人只奉了三盃，連桌席擡下去〔十四〕，管待親隨家人吏典。少頃，兩位官人拜辭起身，安主事因向西門慶道：「生輩明日有一小柬，奉屈賢公到我這黃年兄同僚劉老太監庄上一叙，未審肯命駕否？」西門慶道：「既蒙寵招，敢不趨命！」說畢，送出大門，上轎而去。

只見夏提刑差人來邀，西門慶說道：「我就去。」一面分付備馬，走到後邊換了冠帶衣服，出來上馬。玳安、琴童跟隨，排軍喝道，逕往夏提刑家。來到廳上，叙禮，說道：「適有工部督催皇木安主政和磚廠黃主政來拜，留坐了半日，方纔去了。不然，也來的早。」說畢，讓至大廳，上面設放兩張桌席，讓西門慶居左，其次就是西賓倪秀才。【綉乙本評】伏。座間因叙話問道：「老先生尊號？」倪秀才道：「學生賤名倪鵬，字時遠，號桂巖。見在府庠備數，在我這東主夏老先生門下設館，教習賢郎大先生舉業。友道之間，實有多愧。」說話間，兩個小優兒上來磕頭，彈唱飲酒不題。

且說潘金蓮從打發西門慶出來，直睡到晌午纔扒起來。【張評】一語寫盡狂淫。甫能

【綉像本評】一種風流困倦情態，寫得慨慨在目。

【綉像本評】讀數語，令人修行不及，爲歎不及。奈何，奈何，奈何！

起來，又懶待梳頭。恐怕後邊人說他，月娘請他吃飯也不吃，只推不好。大後晌纔出房門，來到後邊。月娘因西門慶不在，要聽薛姑子講說佛法，演頌金剛科儀，在明間內安放一張經桌兒，焚了香。薛姑子與王姑子兩個對坐，妙趣、妙鳳兩個徒弟【張評】泄向縫中，豈不成趣？立在兩邊，接念佛號。大妗子、楊姑娘、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和李桂姐衆人，一個不少，都在跟前圍着他坐的，聽他演誦。先是薛姑子道：

蓋聞電光易滅，石火難消。落花無返樹之期，逝水絕歸源之路。畫堂綉閣，命盡有若長空；【張評】金蓮從此死矣。極品高官，祿絕猶如作夢。【張評】西門死矣。黃金白玉，空爲禍患之資；紅粉輕衣，總是塵勞之費。妻孥無百載之歡，【張評】六房俱虛。黑暗有千重之苦。【張評】幻化亦假。一朝枕上，命掩黃泉，青史揚虛假之名，【張評】千古同慨。黃土埋不堅之骨。田園百頃，其中被兒女爭奪；綾錦千箱，死後無寸絲之分。青春未半，而白髮來侵；賀者纔聞，而吊者隨至。苦，苦，苦！氣化清風塵歸土，點點輪迴喚不回，改頭換面無遍數。南無盡虛空遍法界，過去未來佛法僧三寶。

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

王姑子道：「當時釋迦牟尼佛，乃諸佛之祖，釋教之主，如何出家？願聽演說。」薛

姑子便唱〔五供養〕：

釋伽佛，梵王子，捨了江山雪山去，割肉喂鷹鵲巢頂。只修的九龍吐水混金身，

纔成南無大乘大覺釋伽尊。

王姑子又道：「釋伽佛既聽演說，當日觀音菩薩如何修行，纔有莊嚴百化化身，有大道力？願聽其說。」

薛姑子正待又唱，只見平安兒慌慌張張走來，【張評】忽然撇去，筆力絕不由人。說道：「巡按宋爺差了兩個快手、一個門子送禮來。」月娘慌了，說道：「你爹往夏家吃酒去了，誰人打發他？」正說着，只見玳安兒回馬來家，放進毡包子〔十五〕，說道：「不打緊，等我拿帖兒對爹說去。教姐夫且請那門子進來，管待他些酒飯兒着。」這玳安交下毡包，拿着帖子，騎馬雲飛般走到夏提刑家，如此這般，說巡按宋老爺送禮來。西門慶看了帖子，上寫着鮮猪一口、金酒二尊、公紙四刀、小書一部。下書「侍生宋喬年拜。」連忙分付：「到家交書童快拿我的官銜雙摺手本回去，門子答賞他三兩銀子、兩方手帕，擡盒的每人與他五錢。」玳安來家，到處尋書童兒，那裡得來？急的只牛回磨轉。陳敬濟又不在，交傅夥計陪着人吃酒。玳安旋打後邊討了手帕、銀子出來，又沒人封，自家在櫃上彌封停當，叫傅夥計寫了，大小三包。因向平安兒道：「你就不知往那裡去了？」平安道：「頭裡姐夫在家時，他還在家來；落後姐夫往門外討銀子去了，他也不見了。」玳安道：「別要題，已定秫秫小廝在外

【綉像本評】玳安畢竟有正經，有主意。後之能爲小員外者，非盡僥倖。

邊胡行亂走的，養老婆去了。」正在急吵之間，只見陳敬濟與書童兩個，疊騎着騾子纔來，被玳安罵了幾句，教他寫了官銜手本，打發送禮人去了。玳安道：「賊秫秫小廝，仰攞着掙了，合蓬着丢〔十六〕！【綉乙本評】寫得恰好。爹不在，家裡不看，跟着人養老婆兒去了。爹又沒使你和姐夫門外討銀子，你平白跟了去做甚麼？看我對爹説不説。」書童道：「你説不是，我怕你？你不説就是我的兒！」【綉乙本評】寫出大膽。玳安道：「賊狗攮的秫秫小廝，你賭幾個真個？」走向前，一個潑腳撇翻倒，兩個就磆碌成一塊了。那玳安得手，吐了他一口唾沫纔罷了，説道：「我接爹去，等我來家和淫婦算帳。」騎馬一直去了。【張評】兩寫書童、玳安相罵，見二人同寵，而一春花，一秋實也。

月娘在後邊，打發兩個姑子吃了些茶食，又聽他唱佛曲兒，宣念偈子。那潘金蓮不住在旁先拉玉樓不動，又扯李瓶兒，又怕月娘説。月娘便道：「李大姐，他叫你，你和他去不是。省的急的他在這裡恁有刮劃沒是處的。」那李瓶兒方纔同他出來。被月娘瞅了一眼，説道：「拔了蘿蔔地皮寬。交他去了，【張評】月娘已與金蓮疏矣。省的他在這裡跑兔子一般，原不是聽佛法的人。」【張評】敬濟鬭葉，又是如此上場，特與上文作對。蓋此回是雙搧文字也。

這潘金蓮拉着李瓶兒走出儀門，因説道：「大姐姐好幹這營生，你家又不死人，平白交姑子家中宣起卷來了。都在那裡圍着他怎的？【張評】月娘之惡，數語道盡。咱們

【綉像本評】金蓮之動，玉樓之靜，月娘之惱，瓶兒之隨，人各一心，心各一口，各説各是，都爲寫出。

出來走走，就看看大姐在屋裡做甚麼哩。」於是一直走出大廳來。只見廂房內點着燈，大姐和敬濟正在裡面絮聒，說不見了銀子。被金蓮向窗櫺上打了一下，說道：「後面不去聽佛曲兒，兩口子且在房裡伴的甚麼嘴兒？」陳敬濟出來，看見二人，說道：「早是我沒曾罵出來，原來是五娘、六娘來了，請進來坐。」金蓮道：「你好膽子，罵不是！」【張評】針尖相對。進來見大姐正在燈下納鞋，說道：「這咱晚，熱刺刺的，還納鞋？」因問：「你兩口子嚷的是些甚麼？」陳敬濟道：「你問他。爹使我門外討銀子去，他與了我三錢銀子，就教我替他稍銷金汗巾子來。不想到那裡，袖子裡摸銀子，沒了，不曾稍得來。來家他說我那裡養老婆，和我傍罵了這一日（十七），急的我賭身罰咒，不想丫頭掃地，地下拾起來。他把銀子收了不與，還教我明日買汗巾子來。你二位老人家說，卻是誰的不是？」那大姐便罵道：「賊囚根子，別要說嘴。你不養老婆，平白帶了書童兒去做甚麼？剛纔教玳安甚麼不罵出來！想必兩個打夥兒養老婆去來。去到這咱晚纔來，你討的銀子在那裡？」金蓮問道：「有了銀子不曾？」大姐道：「剛纔丫頭掃地拾起來，我拿着哩（十八）。」金蓮道：「不打緊處。我與你些銀子，明日也替我帶兩方銷金汗巾子來。」李瓶兒便問：「姐夫，門外有，也稍幾方兒與我。」敬濟道：「門外手帕巷有名王家，專一發賣各色改樣銷金點翠手帕汗巾兒，隨你要多少也有。你老人家要甚顏色，銷甚花樣，早說與我，明日都替你一齊帶的來了。」李瓶兒道：「我要一方老黃銷金點翠穿花鳳的。」敬濟道：

【繡像本評】大姐既無容，又無情，徒以父母之勢降伏其夫，豈婦道哉？後之不得其死，有繇然矣。

「六娘，老金黃銷上金不現。」李瓶兒道：「你別要管我。我還要一方銀紅綾銷江牙海水嵌八寶兒的，又是一方閃色芝麻花銷金的。」【張評】總襯瓶兒為人。敬濟便道：「五娘，你老人家要甚花樣？」金蓮道：「我沒銀子，只要兩方兒勾了。要一方玉色綾瑣子地兒銷金的。」敬濟道：「你又不是老人家，白刺刺的，要他做甚麼？」金蓮道：「你管他怎的？戴不的，等我往後有孝戴。」【繡乙本評】咒人。敬濟道：「那一方要甚顏色？」金蓮道：「那一方，我要嬌滴滴紫葡萄顏色，四川綾汗巾兒，上銷金，間點翠，花樣錦，同心結，方勝地兒。一個方勝兒裡面一對兒喜相逢，兩邊闌子兒都是纓絡珍珠碎八寶兒。」【張評】與王婆所掏出之汗巾特特一對，下接二人得手也。敬濟聽了，說道：「耶嚛，耶嚛！再沒了？賣瓜子兒開廂子打嚏噴，瑣碎一大堆。」金蓮道：「怪短命，有錢買了稱心貨，隨各人心裡所好，你管他怎的！」李瓶兒便向荷包裡拿出一塊銀子兒，遞與敬濟，說：「連你五娘的都在裡頭了。」金蓮搖着頭兒，說道：「等我與他罷。」【繡乙本評】又愛了，又不服氣。李瓶兒道：「都一答兒交姐夫稍了來，那又起個窨兒！」敬濟道：「就是連五娘的，這銀子還多着哩。」一面取等子稱稱，一兩九錢。李瓶兒道：「剩下的，就與大姑娘稍兩方來。」大姐連忙道了萬福。【張評】又找上一回。金蓮道：「你六娘替大姐買了汗巾兒，把那三錢銀子拿出來，你兩口兒鬭葉兒，賭了東道罷。少，便叫你六娘貼些兒出來，【繡乙本評】還不饒他，惡人。明日等你爹不在，買燒鴨子、白酒咱每吃。」敬濟道：「既是五娘說，拿出來。」【張評】此句卻是寫大姐。大

【繡像本評】夫妻輸贏都要拿出來，何必賭？騙法妙甚。

姐遞與金蓮，金蓮交付與李瓶兒收着。拿出紙牌來，燈下大姐與敬濟鬪。金蓮又在傍替大姐指點，登時贏了敬濟三掉。忽聽前邊打門，西門慶來家，金蓮與李瓶兒纔回房去了。【張評】寫盡心事。

敬濟出來，迎接西門慶回了話，說：「徐四家銀子，後日先送二百五十兩來，餘者出月交還。」西門慶罵了幾句，酒帶半酣，也不到後邊，徑往金蓮房裡來。正是：

自有内事迎郎意，何怕明朝花不開。

【文評】此本看完。書架上書皆看過多遍者，少泉帶來之《西游補》、《後水滸》、《紅樓夢補》，亦俱曾寓目者。且係洋板，懶於翻閱。此種亦不耐屢看，然其好却不可埋没。獨不可解者，凡事不曾經過，言之斷不能親切如此。若謂想當然耳，恐終日沉思，亦思不到如此細膩也。是作者亦西門慶也，閲而以爲然者，亦一西門慶也。但西門慶與西門慶不同耳，不存西門之心，不作西門之惡，不貪金蓮之淫，不受金蓮之惑，閨門之中，更有甚於畫眉者。閲者直可與作者心心相應，正不必嗤其肆口妄談。若所謂二才子、三才子、七、八、九、十才子者，千金小姐，知書達禮，十五、六歲，一見俊俏小伙，便想許定終身。斯真狗屁牛屎，爲此書之大罪人也。

二

文禹門又云：天下事數見不鮮，久則生厭。不知男女之事，亦有厭時否？對曰：有。厭在人而不在事，厭在事則視乎其人。大凡美麗之足以動人者，全在不即不離，若隱若現之間。一切脂粉翠黛，珠玉簪環，綿繡衣裳，裙衫襪履，皆所以助婦女顏色者也。果使盡去其粉飾，止存其面目，雖冰肌玉骨，藕臂柳腰，亦可生人憐惜，惑人心神，久而久之，不倦之倦，未必棄之不顧，難免見異思遷。《聊齋》《恒娘》傳中厭故喜新，重難輕易二語盡之矣。此厭在人也。

至若疾病相纏，才力不支，奔波莫定，窮困無聊，此則迫於不能，並非出於不願也。乃有丹田水滿，慾海不波，寸池冰寒，相火滅盡，此又學識兼到、閱歷已深，先存不可之思，漸臻不肯之域；其或老之將至，求壽方殷，悔之已深，改過不吝，經多見廣，追求不過如斯，痛鉅創深，畏懼時妨不免，此則厭在事也。其人固不易逢，然而其權在我，懸明鏡看穿真假，揮慧劍斬斷糾纏。庶幾廣大兩間，容留久住，么麽一豎，迴□潛逃，未□非榮榮上焉者也。

若西門慶者，陷溺恚沉，安能援手？罪孽深重，不得回頭。品玉者早與輸金者現報於生前，而死後更可想矣。昔有老人置二妾，請其友命名。友曰：一名忠娘，一名孝娘。老人曰：何如此庄重也。友曰：豈不聞《千字文》有言乎？孝當竭力，忠則盡命。是雖笑談，亦足發人猛省。

校勘記

〔一〕「詩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有個字兒」，綉像本「個」作「一」。

〔三〕「是誰說一句話來」，綉像本「是」作「再」。

〔四〕「賭身罰咒」，綉像本「賭」作「睹」，誤。

〔五〕「這裡借人家銀子，那裡借人家銀子」，兩「借」字，綉像本均作「誰」。

〔六〕「雲髻」，綉像本作「雲鬢」。

〔七〕「你只吃這一甌兒，再不敢留你了」，綉像本作「你只吃這一鍾，我也不敢留你了」。

〔八〕「盪熱着些」，綉像本「盪」作「篩」。

〔九〕「賊才」，綉像本作「賊瞎」。

〔十〕「快子」，綉像本作「筯子」。

〔十一〕「諕下一跳」，綉像本「下」作「了」。

〔十二〕「挽回」，綉丙本作「掩回」。

〔十三〕「扎刀的」，綉像本作「扎扎的」。

〔十四〕「桌席」，綉像本作「桌兒」。

〔十五〕「放進毡包子」，綉像本「子」作「來」。

〔十六〕「合蓬着丢」，綉像本「丢」作「去」。

〔十七〕「傍罵」，綉像本作「嚷罵」。

〔十八〕「我拿着哩」，「哩」原誤作「裡」，今據綉像本改。



第五十二回　應伯爵山洞戲春嬌　潘金蓮花園調愛婿



第五十二回　應伯爵山洞戲春嬌　潘金蓮花園調愛婿

篇首又找金蓮後庭花一事，特特與王六兒一扭同心，見二人同惡共濟，以結此梵僧藥之案，爲後文同時死西門之地也。

桂姐自丁二官之後，西門久已疏淡，乃近復漸漸熱落者，乾女之故。則月娘不能相夫遠色親賢，甘於自引匪類入室，其罪何如？而西門爲色所迷，明明看破虛假，却不能跳出圈套。故用伯爵之戲，以點醒西門之心也。伯爵數回說明桂姐之於三官，而西門乃即有山洞之淫，是其愚而不斷，且自喜梵僧之藥，欲賣弄精神，亦非有意於桂姐也。夫人之精神，値得幾番賣弄哉？故沿至後文驚愛月等事，皆一層層寫入死地也。

爲結文幻化，寫一孝哥；爲孝哥，寫一薛姑子，用筆深細，固不必說。至於爲一壬子却寫一庚戌日，爲一庚戌日却寫一官哥剃頭，又先寫一西門修養，後又陪寫一廿四日。總之，文字不肯直直便出，使人看出也。

西門吃梵僧藥而死其身，月娘服薛姑子藥而亡其嗣，兩兩相對，眞正一對愚人。

上回品玉，寫一猫，此回又寫一猫。上文猶是點明雪賊，此回却明明寫猫驚官哥。蓋爲後文作引，一伏金蓮之深心，一見瓶兒之不能防微杜漸也。

金蓮之於敬濟，自見嬌娘後，而元夜一戲，得金蓮唱戲，罰唱一戲，至此鬬葉子一戲，乃於貫汗巾串入花園之戲，方討結煞。一見西門之疏，一見二人之漸，而處處寫月娘，又深罪月娘也。

王婆於金蓮袖內掏出汗巾爲西門作合，今敬濟亦以汗巾作合，一絲不爽。

詩曰〔一〕：

青樓曉日珠簾映，紅粉春粧寶鏡催。
已厭交歡憐舊枕，相將遊戲繞池臺。
坐時衣帶縈纖草，行處裙裾掃落梅。
更道明朝不當作，相期共鬭管絃來。

話說那日西門慶在夏提刑家吃酒，見宋巡按送禮，他心中十分歡喜。夏提刑亦敬重不同往日，【綉乙本評】勢利一時便起。攔門勸酒，吃至三更天氣纔放回家。潘金蓮又早向燈下除去冠兒，設放衾枕，薰香澡牝等候。西門慶進門，接着，見他酒帶半酣，連忙替他脫衣裳。春梅點茶吃了，打發上床歇息。見婦人脫得光赤條身子，【張評】又金蓮先脫。坐着床沿，低垂着頭，將那白生生腿兒橫抱膝上纏腳，【綉乙本評】那得不愛。換了雙大紅平底睡鞋兒。西門慶一見，淫心輒起，麈柄挺然而興。因問婦人要淫器包兒，婦人忙向褥子底下摸出來，遞與他。西門慶把兩個托子都帶上，一手摟過婦人在懷裡，因說：「你達今日要和你幹個後庭花兒，你肯不肯？」那婦人瞅了一眼，說道：「好個没廉恥的冤家，你成日和書童兒小廝幹的不值了，又纏起我來了，你和那奴才幹去不是！」西門慶笑道：「怪小油嘴兒，罷麼！你若依了我，又稀罕小廝做甚麼？你不知你達心裡，好的是這椿兒，管情放在裡頭去就過了。」【綉

【張評】必寫潘六兒後庭，特與王六兒一映，總是見後文兩人用藥以死西門，同出一手也。則

此時試藥，已兩人合符矣。

【綉乙本評】又是廚中□事，如炙裏心。作者風流已躍躍紙上。

【內本評】哄騙口角，妙。婦人被他再三纏不過，說道：「奴只怕挨不得你這大行貨。你把頭子上圈去了，我和你耍一遭試試。」西門慶真箇除去硫黃圈，根下只束着銀托子，令婦人馬爬在床上，屁股高蹶。將唾津塗抹在龜頭上，往來濡研頂入。龜頭昂健，半晌僅沒其稜。婦人在下蹙眉隱忍。口中咬汗巾子難捱，叫道：「達達，漫着些。這個比不的前頭，撐得裡頭熱炙火燎的，疼起來。」這西門慶叫道：「好心肝，你叫着達達，不妨事。到明日買一套好顏色粧花紗衣服與你穿。」婦人道：「那衣服倒也有，在。我昨日見李桂姐穿的那玉色綫掐羊皮挑的金抽銀黃銀條紗裙子[二]，【張評】過入春嬌，無痕。倒好看，說是裡邊買的。他每都有，只我沒這裙子，倒不知多少銀子，你倒買一條我穿罷了。」【張評】也是一問，與上文品玉作對。西門慶道：「不打緊，我到明日替你買。」一壁說着，在上頗作抽拽，只顧沒稜露腦，淺抽深送不已。婦人回首流眸，叫道：「好達達，這裡緊着人疼的要不的，如何只顧這般動作起來了？我央及你，好歹快些丟了罷。」這西門慶不聽，且扶其股，翫其出入之勢。一面口中呼道：「潘五兒，小淫婦兒，你好生浪浪的叫着達達，哄出你達達屣兒來罷。」那婦人真個在下星眼朦朧，鶯聲欵掉，柳腰欵擺，香肌半就，口中艷聲柔語，百般難述。良久，西門慶覺精來，用手扳其股，極力而摒之，扣股之聲響之不絕。那婦人在下邊呻吟成一塊，不能禁止。臨過之時，西門慶把婦人屁股只一扳，麈柄盡沒至根，直底於深異處，其美不可當。【張評】寫得出。於是怡然感之，一洩如注。婦人承受其精，二

體偎貼。良久，拽出麈柄，但見猩紅染莖，蛙口流涎，【張評】是新破瓜的？婦人以帕抹之，方纔就寢。一宿晚景題過。

次日，西門慶早辰到衙門中回來，有安主事、黄主事那裡差人來下請書：二十二日在磚廠劉太監庄上設席，請早去。西門慶打發來人去了，從上房吃了粥，正出廳來，只見篦頭的小周兒扒倒地下磕頭。西門慶道：「你來的正好，我正要篦篦頭哩。」【張評】因要出壬子日，生出官哥剃頭撿日；因官哥剃頭，倒算出西門篦頭，筆墨無痕之妙。於是走到翡翠軒小捲棚内，坐在一張涼椅兒上，除了巾幘，打開頭髮。小周兒鋪下梳篦家活，與他篦頭櫛髮。觀其泥垢，辨其風雪，跪下討賞錢，說：「老爹今歲必有大遷轉，髮上氣色甚旺。」西門慶大喜。篦了頭，又叫他取耳，掐捏身上。他有滾身上一弄兒家活，到處都與西門慶滾捏過，又行導引之法，把西門慶弄的渾身通泰。賞了他五錢銀子，教他吃了飯，伺候着哥兒剃頭。西門慶就在書房内，倒在大理石床上就睡着了。

那日楊姑娘起身，王姑子與薛姑子要家去。吳月娘將他原來的盒子都裝了些蒸酥茶食，【張評】爲下文求子安根。打發起身。兩個姑子，每人又是五錢銀子；兩個小姑子，與了他兩疋布兒，管待出門。薛姑子又囑付月娘：「到壬子日把那藥吃了，管情就有喜事。」月娘道：「薛爺，你這一去，【張評】四字直貫至瓶兒死日，明眼人自知。八月裡到我生日，好來走走，我這裡盼你哩。」薛姑子合掌問訊道：「打攪。菩薩這

裡，我到那日已定來。」於是作辭，月娘衆人都送到大門首。月娘與大妗子回後邊去了，只有玉樓、金蓮、瓶兒、西門大姐、李桂姐抱着官哥兒，來花園裡遊玩。李瓶兒道：「桂姐，你遞過來，等我抱罷。」桂姐道：「六娘，不妨事，我心裡要抱抱哥子。」玉樓道：「桂姐，你還沒到你爹新收拾書房裡瞧瞧哩。」到花園內，金蓮見紫薇花開得爛熳，摘了兩朵與桂姐戴。【綉內本評】偏有弄頭。於是順着松牆兒到翡翠軒，見裡面擺設的床帳屏几、書畫琴棋，極其瀟灑。床上綃帳銀鈎，冰簟珊枕，【張評】先爲山洞一番描寫。西門慶倒在床上，睡思正濃。傍邊流金小篆，焚着一縷龍涎，綠窗半掩，窗外芭蕉低映。潘金蓮且在桌上掀弄他的香盒兒，玉樓和李瓶兒都坐在椅兒上。西門慶忽翻過身來，看見衆婦人都在屋裡，便道：「你每來做甚麼？」金蓮道：「桂姐要看看你的書房，俺每引他來瞧瞧。」那西門慶見他抱着官哥兒，又引鬬了一回。忽見畫童來說：「應二爹來了。」衆婦人都亂走不迭，往李瓶兒那邊去了。應伯爵走到松牆邊，看見桂姐抱着官哥兒，便道：「好呀！李桂姐在這裡。」故意問道：「你幾時來？」【綉內本評】映前、先說。那桂姐走了，說道：「罷麼，怪花子，又不關你事，問怎的？」【張評】虛心。伯爵道：「好小淫婦兒，不關我事！也罷，你且與我個嘴着。」於是摟過來就要親嘴。被桂姐用手只一推，罵道：「賊不得人意怪攮刀子，若不是怕諕了哥子，我這一扇把子打的你。」西門慶走出來看見，說道：「怪狗才，看諕了孩兒！」因教書童：「你抱哥兒送與你六娘去。」那書童連忙接過來。妳子如意兒正

在松牆拐角邊等候，接的去了。伯爵和桂姐兩個站着說話，問：「你的事怎樣了？」桂姐道：「多虧爹這裡可憐見，差保哥替我往東京說去了。」伯爵道：「好，好，也罷了。如此你放心些。」說畢，桂姐就往後邊去了。伯爵道：「怪小淫婦兒，你過來，我還和你說話。」桂姐道：「我走走就來。」於是也往李瓶兒這邊來了。

伯爵與西門慶纔唱喏坐的。西門慶道：「昨日我在夏龍溪家吃酒，大巡宋道長那裡差人送禮，送了一口鮮猪。我恐怕放不的，今早旋叫廚子來卸開，用椒料連猪頭燒了。你休去，如今請謝子純來，咱每打雙陸，同享了罷。」一面使琴童兒：「快請你謝爹去。你說應二爹在這裡。」琴童兒應諾去了。伯爵因問：「徐家銀子討來了不曾？」西門慶道：「賊没行止的狗骨禿，明日纔先與二百五十兩。你教他兩個後日來，少的，我家裡湊與他罷。」伯爵道：「這等又好了。怕不得他今日也買些鮮物兒來孝順你。」西門慶道：「倒不消教他費心。」說了一回，西門慶問道：「老孫、祝麻子兩個，都起身去了不曾？」伯爵道：「自從李桂兒家拿出來，在縣裡監了一夜，第二日，三個一條鐵索，都解上東京去了。到那裡，没個清潔來家的！你只說成日圖飲酒吃肉，好容易吃的果子兒！似這等苦兒，也是他受。路上這等大熱天，着鐵索扛着，又没盤纏，有甚麼要緊！」西門慶笑道：「怪狗才，充軍擺站的不過？誰教他成日跟着王家小廝只胡撞來！他尋的苦兒他受。」伯爵道：「哥說的有理。蒼蠅不鑽没縫的鷄蛋，他怎的不尋我和謝子純？清的只是清，渾的只是渾。」

【綉像本評】以西門慶口腹，豈嗜一猪？而出之大巡，便覺視爲上品異味。人情乎？勢利乎？吾所不解。

【綉像本評】數語蓋爲此輩油手幫閒現身說法，不可作戲談閒話草草看過。

【繡像本評】謝希大只同走一遭，便受一遭之累，擇交可不慎哉！

【繡像本評】一自誇，一旁贊，真相知。

正說着，謝希大到了。唱畢喏坐下，只顧搧扇子。西門慶問道：「你怎的走恁一臉汗？」希大道：「哥，別題起，今日平白惹了一肚子氣。大清早辰，老孫媽媽子走到我那裡，說我弄了他去。恁不合理的老淫婦！你家漢子成日標着人在院裡大酒大肉吃，大把家撾了銀子錢家去，你過陰去來？誰不知道，你討保頭錢，分與那個一分兒使也怎的？交我扛了兩句，走出來，不想哥這裡呼喚。」伯爵道：「我剛纔和哥不說，新酒放在兩下裡，清自清，渾自渾。當初咱每怎麼說來！我說跟着王家小廝，到明日有一失。今日如何？撞到這網裡，怨悵不的人！」西門慶道：「王家那小廝有甚大氣槩？腦子還未變全，養老婆！還不勾俺每那咱撒下的，羞死鬼能了。」伯爵道：「他曾見過甚麼大頭面！且比哥那咱的勾當，題起來把他諕殺罷了。」說畢，小廝拿茶上來吃了。西門慶道：「你兩個打雙陸，後邊做着水麵，等我叫小廝拿來咱每吃。」

不一時，琴童來放桌兒，畫童兒用方盒拿上四個小菜兒，又是三碟兒蒜汁、一大碗猪肉滷、一張銀湯匙、三雙牙筯。擺放停當，三人坐下，然後拿上三碗麵來〔三〕，各人自取澆滷，傾上蒜醋。那應伯爵與謝希大拿起筯來，只三扒兩嚥就是一碗，兩人登時狠了七碗。西門慶兩碗還吃不了，說道：「我的兒，你兩個吃這些！」伯爵道：「哥，今日這麵是那位姐兒下的？又好吃，又爽口。」謝希大道：「本等滷打的停當，我只是剛纔吃了飯了，不然我還禁一碗。」兩個吃的熱上來，把衣服脫了。見

【綉像本評】此書只一味要打破世情，故不論事之大小冷熱，但世情所有，便一筆刺入。

【綉像本評】看了好日子剃頭，卻幾乎將孩子

琴童兒收家活，便道：「大官兒，到後邊取些水來，俺每漱漱口。」謝希大道：「溫茶兒又好，熱的盪的死蒜臭。」少頃，畫童兒拿茶至。三人吃了茶，出來外邊松牆外各花臺邊走了一遭。只見黃四家送了四盒子禮來，平安兒掇進來與西門慶瞧：一盒鮮烏菱、一盒鮮荸薺、四尾冰湃的大鰣魚、一盒枇杷果。【張評】四色盡是熱物，非如後衣梅等也。伯爵看見說道：「好東西兒，他不知那裡剜的送來！我且嚐個兒着。」一手撾了好幾個，遞了兩個與謝希大，說道：「還有活到老死，還不知此是甚麼東西兒哩。」西門慶道：「怪狗才，還沒供養佛，就先撾了吃？」伯爵道：「甚麼没供佛，我且入口無贓着。」西門慶分付：「交到後邊收了，問你三娘討三錢銀子賞他。」伯爵問道：「是李錦送來，是黃寧兒？」平安道：「是黃寧兒。」伯爵道：「今日造化了這狗骨禿了，又賞他三錢銀子。」這裡西門慶看着他兩個打雙陸不題。

且說月娘和桂姐、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大姐，都在後邊吃了飯，在穿廊下坐的。只見小周兒在影壁前探頭舒腦的，李瓶兒道：「小周兒，你來的好。且進來與小大官兒剃剃頭，他頭髮都長長了。」小周兒連忙向前都磕了頭，說：「剛纔老爹分付，交小的進來與哥兒剃頭。」月娘道：「六姐，你拿曆頭看看，好日子，歹日子，就與孩子剃頭？」金蓮便交小玉取了曆頭來，揭開看了一回，【張評】回憶與王婆看日何如？說道：「今日是四月廿一日，是個庚戌日，【張評】如此襯出壬子日，時人那得知！金定婁金狗當直，宜祭祀、官帶、出行、裁衣、沐浴、剃頭、修造、動土，宜

剃殺。陰陽可信乎？不可信乎？微詞道出。

【繡像本評】開口便如天造地設，絕無一語杜撰，所以爲妙。

【張評】如此寫壬子日，盲人那

用午時好日期。」【張評】爲一壬子日，陪一庚戌日。月娘道：「既是好日子，教丫頭熱水，你替孩兒洗頭，教小周兒慢慢哄着他剃。」小玉在傍替他用汗巾兒接着頭髮，纔剃得幾刀兒，這官哥兒呱的怪哭起來。那小周連忙趕着他哭，只顧剃，不想把孩子哭的那口氣嗽下去，不做聲了，臉便脹的紅了。李瓶兒諕慌手腳，連忙說：「不剃罷，不剃罷！」那小周兒諕的收不迭家活，往外没腳的跑。月娘道：「我說這孩子有些不長俊，護頭。自家替他剪剪罷，平白教進來剃，剃的好麽！」天假其便，那孩子嗽了半日氣，纔放出聲來。李瓶兒方纔放心，只顧拍哄他，說道：「好小周兒，恁大膽！平白進來把哥哥頭來剃了去了，剃的恁半落不合的，欺負我的哥哥。還不拿回來，等我打與哥哥出氣。」【張評】活畫。於是抱到月娘跟前。月娘道：「不長俊的小花子兒，剃頭要了你了。這等哭？剩下這些，到明日做剪毛賊。」引鬭了一回，李瓶兒交與妳子。月娘分付：「且休與他奶吃，等他睡一回兒與他吃。」【張評】畫。妳子抱的前邊去了。只見來安兒進來取小周兒的家活，說諕的小周兒臉焦黃的。月娘問道：「他吃了飯不曾？」來安道：「他吃了飯，爹賞他五錢銀子。」月娘教來安：「你拿一甌子酒出去與他。諕着人家，好容易討這幾個錢！」小玉連忙篩了一盞，拿了一碟臘肉，教來安與他吃了去了。

吳月娘因教金蓮：「你看看曆頭，幾時是壬子日？」【張評】可知上文特爲此一句，生出剃頭一段文字來。金蓮看了，說道：「二十三是壬子日，交芒種五月節。」便道：「姐

得知！蓋特爲孝哥鄭重見安胎爲月娘之奸也。

【綉像本評】月娘悠然接上，妙在個中；桂姐突然插入，趣在言外。讀而噴飯者，猶只解得此文一半。

【綉像本評】數語伯爵猶作戲說，若今人說來，便不以爲戲矣。

姐，你問他怎的？」月娘道：「我不怎的，問一聲兒。」李桂姐接過曆頭來看了，說道：「這二十四日，苦惱！是俺娘的生日，我不得在家。」【張評】此所爲隨手遮蓋筆墨者也。【張評】又映一個日子。月娘道：「前日初十日是你姐姐生日，過了。這二十四日，可可兒又是你媽的生日了。原來你院中人家一日害兩樣病，做三個生日：日裡害思錢病，黑夜思漢子的病；早辰是媽的生日，晌午是姐姐生日，晚夕是自家生日，怎的都擠在一塊兒？趁着姐夫有錢，攛掇着都生日了罷！」桂姐只是笑，不做聲。只見西門慶使了畫童兒來請，桂姐方向月娘房中粧點勻了臉，往花園中來。

捲棚內又早放下八僊桌兒，桌上擺設兩大盤燒猪肉。並許多餚饌。衆人吃了一回，桂姐在傍拿鍾兒遞酒，伯爵道：「你爹聽着說，不是我索落你，人情兒已是停當了。你爹又替你縣中說了，不尋你了。虧了誰？還虧了我再三央及你爹，他纔肯了。平白他肯替你說人情去？隨你心愛的甚麼曲兒，你唱個兒我下酒，也是拿勤勞准折。」桂姐笑罵道：「怪碜花子，你虼蟆包網兒，好大面皮！爹他肯信你說話？」伯爵道：「你這賊小淫婦兒！你經還沒念，就先打和尚。要吃飯，休惡了火頭。你敢笑和尚沒丈母，我就單丁擺佈不起你這小淫婦兒？你休笑話〔四〕，我半邊俏還動的。」被桂姐把手中扇靶子，盡力向他身上打了兩下。西門慶笑罵道：「你這狗才，到明日論個男盜女娼，還虧了原問處？」笑了一回，桂姐慢慢纔拿起琵琶，橫担膝上，啓朱唇，露皓齒，唱〔五〕：

〔黃鶯兒〕

誰想有這一種。減香肌，憔瘦損，鏡鸞塵鎖無心整。脂粉倦勻，花枝又懶簪。空教黛眉蹙破春山恨。

伯爵道：「你兩個當初好來，如今就爲他就些驚怕兒，也不該抱怨了。」桂姐道：「汗邪了你，怎的胡說！」【張評】一段。

最難禁、樵樓上畫角，吹徹了斷腸聲。

伯爵道：「腸子倒沒斷，這一回來提你的斷了綫，你兩個休提了。」被桂姐盡力打了一下，罵道：「賊攮刀的，今日汗邪了你，只鬼混人的！」【張評】又一段。

〔集賢賓〕

幽窗靜悄月又明，恨獨倚幃屏。驀聽的孤鴻只在樓外鳴，把萬愁又還題醒。更長漏永，早不覺燈昏香燼眠未成。他那裡睡得安穩？

【繡像本評】掄白得尖，奉承得巧，伯爵殊有竅。

伯爵道：「傻小淫婦兒，他怎的睡不安穩？又沒拿了他去，落的在家裡睡覺兒哩。你便在人家躲着，逐日懷着羊皮兒，直等東京人來，一塊石頭方落地。」桂姐被他說急了，便道：「爹，你看應花子，不知怎的，只發訕纏我！」伯爵道：「你這回纔認的爹了？」桂姐不理他，【張評】此處是兩番問答。彈着琵琶又唱：【張評】又一段。

〔雙聲疊韵〕

思量起，思量起，怎不上心？無人處，無人處，淚珠兒暗傾。

伯爵道：「一個人慣溺尿。一日，他娘死了，守孝，打鋪在靈前睡。晚了，不想又溺下了。人進來看見褥子濕，問怎的來，那人沒的回答，只說：『你不知，我夜間眼淚打肚裡流出來了。』就和你一般，爲他聲說不的，只好背地哭罷了。」【張評】又是一樣。

桂姐道：「沒羞的孩兒，你看見來？汗邪了你哩！」

我怨他，我怨他，說他不盡，誰知道這裡先走滾。自恨我當初不合他認真。

伯爵道：「傻小淫婦兒，如今年程，三歲小孩兒也哄不動，何況風月中子弟！你和他認真？你且住了，等我唱個南曲兒你聽：【張評】反插伯爵唱，又是一樣。『風月事，我說與你聽：如今年程，論不得假真。個個人古怪精靈，個個人久慣牢成，倒將計活埋把瞎缸暗頂。【張評】寫盡世情。老虔婆只要圖財，小淫婦兒少不得拽着脖子往前掙。苦似投河，愁如覓井。幾時得把業罐子填完，就變驢變馬也不幹這營生。』」當下把桂姐說的哭起來了。【張評】又是一樣。被西門慶向伯爵頭上打了一扇子，笑罵道：「你這搊斷腸子的狗才！生生兒吃你把人就歐殺了。」因叫桂姐：「你唱，不要理他。」謝希大道：「應二哥，你好沒趣！今日左來右去，只欺負我這乾女兒。你再言語，口上生個大疔瘡。」那桂姐半日拿起琵琶，又唱：

〔簇御林〕

人都道他志誠，

伯爵纔待言語，被希大把口按了，【張評】又是一樣。說道：「桂姐，你唱，休理他！」

【綉像本評】伯爵戲搶桂姐，似乎沒趣，不知桂姐此事非西門慶所喜，特留情不言耳。西門慶不言，而伯爵代言之，正是大湊趣處。

【繡像本評】又白描一筆，情景宛然。

桂姐又唱道：

　卻原來廝勾引，眼睜睜心口不相應。

希大放了手，伯爵又說：「相應倒好了。【張評】又是一樣。心口裡不相應，如今虎口裡倒相應。不多，也只三兩炷兒。」桂姐道：「白眉赤眼，你看見來？」伯爵道：「我沒看見，在樂星堂兒裡不是？」連西門慶衆人都笑起來了。【張評】桂姐亦笑可知。桂姐又唱：

　山誓海盟，說假道真，險些兒不爲他錯害了相思病。負人心，看伊家做作，如何教我有前程？

伯爵道：「前程也不敢指望他，到明日，少不了他個招宣襲了罷。」桂姐又唱：【張評】又是一番。

　〔琥珀貓兒墜〕

　日疏日遠，何日再相逢？枉了奴痴心寧耐等。想巫山雲雨夢難成。薄情，猛拚今生和你鳳折鸞零。【張評】對西門不宜唱此。

　〔尾聲〕

　冤家下得忒薄倖，割捨的將人孤另。那世裡的恩情番成做畫餅。

唱畢，謝希大道：「罷，罷。叫畫童兒接過琵琶去，等我酬勞桂姐一杯酒兒，消消氣罷。」伯爵道：「等我哺菜兒。我本領兒不濟事，拿勤勞准折罷了。」桂姐道：

【張評】此處桂姐一唱，直照後月兒家唧噥一回。見桂姐之交

與西門自此全疏。後雖有來往，亦只淡然而已。小人浮薄情如此，則此回算結住桂姐亦可。【綉像本評】桂姐自家理短，不敢十分認真。若平日不知如何拌嘴矣。

「花子過去，誰理你！你大拳打了人，這回拿手來摸挲。」當下希大一連遞了桂姐三杯酒，拉伯爵道：「咱每還有那兩盤雙陸，打了罷。」於是二人又打雙陸。西門慶遞了個眼色與桂姐，就往外走。伯爵道：「哥你往後邊去，稍些香茶兒出來。頭裡吃了些蒜，這回子倒反惡泛泛起來了。」西門慶道：「我那裡得香茶來！」伯爵道：「哥，你還哄我哩，杭州劉學官送了你好少兒，你獨吃也不好。」西門慶笑的後邊去了。桂姐也走出來，在太湖石畔推摘花兒戴〔六〕，也不見了。伯爵與希大一連打了三盤雙陸，等西門慶，白不見出來。問畫童兒：「你爹在後邊做甚麼哩？」畫童兒道：「爹在後邊就出來了。」伯爵道：「就出來？有些古怪。」因交謝希大：「你這裡坐着，等我尋他尋去。」那謝希大且和書童兒兩個下象棋。

原來西門慶只走到李瓶兒房裡，吃了藥就出來了。在木香棚下看見李桂姐，【張評】木香棚又爲後敬濟、金蓮伏綫，以插下文調婿之筍也。就拉到藏春塢雪洞兒裡，把門兒掩着，坐在矮床兒上。把桂姐摟在懷中，腿上坐的，一徑露出那話來與他瞧，把桂姐諕了一跳。便問：「怎的就這般大？」西門慶悉把吃梵僧藥告訴了一遍。先交他低垂粉頸，欵啓猩唇，品咂了一回。然後輕輕搊起他兩隻小小金蓮來，跨在兩邊胳膊上，抱到一張椅兒上，兩個就幹起來。不想應伯爵到各亭兒上尋了一遭，尋不着。打滴翠巖小洞兒裡穿過去，到了木香棚，抹過葡萄架，到松竹深處藏春塢邊，隱隱聽見有人笑聲，又不知在何處。這伯爵慢慢躡足潛踪，掀開簾兒，見兩扇洞門兒虛

掩，在外面只顧聽覷。聽見桂姐顫着聲兒，將身子只顧迎播着西門慶，叫：「達達，快些了事罷，只怕有人來。」被伯爵猛然大叫一聲，推開門進來，看見西門慶把桂姐扛着腿子正幹得好，說道：「快取水來，潑潑兩個摟心的，摟到一答裡了。」李桂姐道：「怪攮刀子，猛的進來，諕了我一跳！」伯爵道：「快些兒了事？好容易，也得值那些數兒是的。怕有人來看見，我就來了。且過來，等我抽個頭兒着。」西門慶便道：「怪狗才，快出去罷了，休鬼混！我只怕小廝來看見。」那應伯爵道：「小淫婦兒，你央及我央及兒。不然我就吆喝起來，連後邊嫂子每都嚷的知道。你既認做乾女兒了，好意教你躲住兩日兒，你又偷漢子。【張評】見以後桂兒與西門毫無干涉，其猶走動者，乾女之故也。教你了不成！」桂姐道：「去罷，應怪花子！」伯爵道：「我去罷？我且親個嘴着。」於是按着桂姐親了一個嘴，纔走出來。西門慶道：「怪狗才，還不帶上門哩。」伯爵一面走來，把門帶上，說道：「我兒，兩個盡着搗，盡着搗，搗吊底子也不關我事。」纔走到那個松樹兒底下，又回來說道：「你頭裡許我的香茶在那裡？」西門慶道：「怪狗才，等住回我與你就是了，又來纏人！」那伯爵方纔一直笑的去了。桂姐道：「好個不得人意的攮刀子！」這西門慶和那桂姐兩個，在雪洞內足幹勾了一個時辰，吃了一枚紅棗兒，纔得了事，【張評】梵僧藥，至此方點出解藥。雨散雲收。有詩為証：

海棠枝上鶯梭急，綠竹陰中燕語頻。

【繡像本評】情中着一痴（痕）屑子，便格格不化。西門慶與桂姐雖歡私如故，而實無心可談，故借伯爵一混，草草完事。

【繡像本評】又作餘波。

鬧來付與丹青手，一段春嬌畫不成。

少頃，二人整衣出來。桂姐向他袖子内，掏出好些香茶來袖了。西門慶使的滿身香汗，氣喘吁吁，走來馬纓花下溺尿。李桂姐腰裡摸出鏡子來，【綉乙本評】妙。在月窗上擱着，【張評】又與後金蓮隔窗品敬濟文字遙映。整雲理髩，往後邊去了。

西門慶走到李瓶兒房裡，洗洗手出來。伯爵問他要香茶，西門慶道：「怪花子，你害了痞？如何只鬼混人！」每人掐了一撮與他。伯爵道：「只與我這兩個兒？繇他，繇他，等我問李家小淫婦兒要。」正説着，只見李銘走來磕頭，伯爵道：「李日新在那裡來？你没曾打聽得他每的事怎麼樣兒了？」李銘道：「俺桂姐虧了爹這裡。這兩日，縣裡也没人來催，只等京中示下哩。」伯爵道：「齊家那小老婆子出來了？」李銘道：「齊香兒還在王皇親宅内躲着哩。桂姐在爹這裡好，誰人敢來尋？」伯爵道：「要不然也費手。虧我和你謝爹再三央勸你爹：『你不替他處處兒，教他那裡尋頭腦去？』」李銘道：「爹這裡不管，就了不成。俺三嬸老人家，風風勢勢的，幹出甚麼事！」伯爵道：「我記的這幾時是他生日，【綉乙本評】偏他記得。俺每會了你爹，與他做做生日。」【綉乙本評】就伸脚兒。李銘道：「爹每不消了。到明日事情畢了，三嬸和桂姐，愁不請爹每坐坐。」伯爵道：「到其間俺每補生日就是了。」【綉乙本評】便安根。因叫他近前：「你且替我吃了這鍾酒着。我吃了這一日，吃不的了。」那李銘接過銀靶鍾來，跪着一飲而盡。謝希大交琴童又斟了一鍾與他。伯爵道：「你敢没吃飯？」桌

【綉像本評】要爲李三表情，故有許多比論。

【綉像本評】醉則醉，事在心頭。

上還剩了一盤點心，謝希大又拿兩盤燒猪頭肉和鴨子遞與他。李銘雙手接的，下邊吃去了。伯爵用筯子又撥了半段鰣魚與他，說道：「我見你今年還沒食這個哩，且噌新着。」西門慶道：「怪狗才，都拿與他吃罷了，又留下做甚麼？」伯爵道：「等住回吃的酒闌上來，餓了，我不會吃飯兒？你們那裡曉得，江南此魚一年只過一遭兒，吃到牙縫裡剔出來都是香的。好容易！公道說，就是朝廷還沒吃哩！不是哥這裡，誰家有？」【張評】奉承得不倫沒理，一至於此。正說着，只見畫童兒拿出四碟鮮物兒來：一碟烏菱、一碟荸薺、一碟雪藕、一碟枇杷。西門慶還沒曾放到口裡，被應伯爵連碟子都搵過去，倒的袖了。謝希大道：「你也留兩個兒我吃。」也將手搵一碟子烏菱來。只落下藕在桌子上，西門慶掐了一塊放在口內，別的與了李銘吃了。分付畫童後邊再取兩個枇杷來賞李銘。李銘接的袖了，纔上來拿箏彈唱。唱了一回，伯爵又出題目，叫他唱了一套〔花藥欄〕。三個直吃到掌燈時候，還等後邊拿出綠荳白米水飯來吃了，纔起身。伯爵道：「哥，我曉得明日安主事請你，不得閒。李四、黃三那事，我後日會他來罷。」西門慶點頭兒。二人也不等送，就去了。西門慶教書童看收家伙，就歸後邊孟玉樓房中歇去了。【張評】梵僧藥，又以不寫寫之。一宿無話。

到次日早起，也沒往衙門中去，吃了粥，冠帶騎馬，書童、玳安兩個跟隨，出城南三十裡，逕往劉太監庄上來赴席。不在話下。

潘金蓮趕西門慶不在家，與李瓶兒計較，將陳敬濟輸的那三錢銀子，又教李瓶

兒添出七錢來，教來興兒買了一隻燒鴨、兩隻鷄、一錢銀子下飯、一罈金華酒、一瓶白酒、一錢銀子菓餡涼糕，〔七〕教來興兒媳婦整理端正。金蓮對着月娘說：「大姐那日鬪牌，贏了陳姐夫三錢銀子，李大姐又添了些，今治了東道兒，請姐姐在花園裡吃。」吳月娘【張評】全不防閒。就同孟玉樓、李嬌兒、孫雪娥、大姐、桂姐衆人，先在捲棚內吃了一回，然後拿酒菜兒，在山子上卧雲亭，下棋、投壺，吃酒耍子。月娘想起問道：「今日主人怎倒不來坐坐？」【張評】月娘罪案。大姐道：「爹又使他往門外徐家催銀子去了，也好待來也。」

不一時，陳敬濟來到，向月娘衆人作了揖，就拉過大姐一處坐下。向月娘說：「徐家銀子討了來了，共五封二百五十兩，送到房裡，玉簫收了。」於是傳杯換盞，酒過數巡，各添春色。月娘與李嬌兒、桂姐三個下棋，玉樓衆人都起身向各處觀花玩草耍子。惟金蓮獨自手搖着白團紗扇兒，往山子後芭蕉深處納涼。【張評】有心人如此作用，與後文放小鏡窗櫺上一樣心事。因見牆角草地下一朵野紫花兒可愛，便走去要摘。不想敬濟有心，一眼睃見，便悄悄跟來，在背後說道：「五娘，你老人家尋甚麼？這草地上滑虀虀的，只怕跌了你，教兒子心疼。」【綉乙本評】油嘴。那金蓮扭回粉頭，斜睨秋波，帶笑帶罵道：「好個賊短命的油嘴，跌了我，可是你就心疼哩？誰要你管！你又跟了我來做甚麼？【張評】「又」字妙，將上文無數涎臉眉眼，一齊掂出。也不怕人看着。」因問：「你買的汗巾兒怎了？」敬濟笑嘻嘻向袖子中取出，遞與他，說道：「六娘的

【綉像本評】獨自靜處走，未必無心。

【綉像本評】柔情一牽，使不約而至。

【綉像本評】閒得賊甚。瞧兒不瞧兒都好轉嘴。

都在這裡了。」又道：「汗巾兒買了來，你把甚來謝我？」於是把臉子挨的他身邊，被金蓮舉手只一推。不想李瓶兒抱着官哥兒，並妳子如意兒跟着，從松牆那邊走來，見金蓮手拿白團扇一動，不知是推敬濟，只認做撲蝴蝶，忙叫道：「五媽媽，撲的蝴蝶兒，把官哥兒一個耍子。」慌的敬濟趕眼不見，兩三步就鑽進山子裡邊去了。金蓮恐怕李瓶兒瞧見，故意問道：「陳姐夫與了汗巾不曾？」【張評】下既說「遞與我了」，此偏一問，是心忙口亂如畫。李瓶兒道：「他還沒有與我哩。」金蓮道：「他剛纔袖着，對着大姐姐不好與咱的，悄悄遞與我了。」於是兩個坐在芭蕉叢下花臺石上，打開分了。兩個坐了一回，李瓶兒說道：「這答兒裡到且是蔭涼。」【張評】故作險筆。【張評】天下偏有此等不巧的事。因使如意兒：「你去叫迎春屋裡取孩子的小枕頭並涼蓆兒來，就帶了骨牌來，【張評】故作十分險筆。我和五娘在這裡抹回骨牌兒。【張評】不知山洞中人急壞了。你就在屋裡看罷。」如意兒去了。

不一時，迎春取了枕蓆並骨牌來。李瓶兒鋪下蓆，把官哥兒放在小枕頭兒上倘着，教他頑耍，他便和金蓮抹牌。抹了一回，交迎春往屋裡拿一壺好茶來〔八〕。不想孟玉樓在卧雲亭上看見，點手兒叫李瓶兒說：「大姐姐叫你說句話兒。」李瓶兒撇下孩子，教金蓮看着：「我就來。」【綉乙本評】瓶兒疏略之甚。那金蓮記挂敬濟在洞兒裡，那裡又去顧那孩子。趕空兒兩三步走入洞門首，教敬濟，說：「沒人，你出來罷。」【張評】一閒。敬濟便叫婦人進去瞧蘑菇：「裡面長出這些大頭蘑菇來了。」哄的婦人入

到洞裡，就折疊腿跪着，要和婦人雲雨。【張評】又一遍。兩個正接着親嘴。【張評】金蓮全不推托。也是天假其便，李瓶兒走到亭子上，月娘說：「孟三姐和桂姐投壺輸了，你來替他投兩壺兒。」李瓶兒道：「底下没人看孩子哩。」玉樓道：「左右有六姐在那裡，怕怎的？」月娘道：「孟三姐你去替他看看罷。」【綉乙本評】畢竟月娘深心。李瓶兒道：「三娘，累你，亦發抱了他來罷。」教小玉：「你去，就抱他的蓆和小枕頭兒來。」那小玉和玉樓走到芭蕉叢下，孩子便儻在蓆上，登手登腳的大哭〔九〕，並不知金蓮在那裡。只見傍邊一個大黑貓，見人來一溜烟跑了。【張評】爲後文雪獅一映。玉樓道：「他五娘那裡去了？耶嚛，耶嚛！把孩子丢在這裡，吃貓諕了他了。」那金蓮連忙從雪洞兒裡鑽出來，說道：「我在這裡淨了淨手，誰往那去來！那裡有貓來諕了他？白眉赤眼兒的！」那玉樓也更不往洞裡看，只顧抱了官哥兒，拍哄着他往卧雲亭兒上去了。小玉拿着枕蓆跟的去了。金蓮恐怕他學舌，【綉乙本評】偏有此人知（賊智）。隨屁股也跟了來。月娘問：「孩子怎的哭？」玉樓道：「我去時，不知是那裡一個大黑貓蹲在孩子頭跟前。」月娘說：「乾淨諕着孩兒？」李瓶兒道：「他五娘看着他哩。」玉樓道：「六姐往洞兒裡淨手去來。」金蓮走上來說：「三姐，你怎的恁白眉赤眼兒的？那裡討個貓來！【綉乙本評】不得不賴。他想必餓了，要妳吃。哭，就賴起人來？」李瓶兒見迎春拿上茶來，就使他叫奶子來喂哥兒妳。

陳敬濟見無人，從洞兒鑽出來，順着松牆兒轉過捲棚，【張評】松牆，一絲不亂。一

【綉像本評】瓶兒東便東，西便西，大没主意。

直往外去了。正是：

兩手劈開生死路[十]，一身跳出是非門。

月娘見孩子不吃妳，只是哭，分付李瓶兒：「你抱他到屋裡，好好打發他睡罷。」於是也不吃酒，衆人都散了。原來陳敬濟也不曾與潘金蓮得手，事情不巧，歸到前邊廂房中，有些咄咄不樂。正是：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

文禹門云：西門慶得藥於梵僧也，有小兒得餅之樂；又如寒士之得官，窮人之獲利，而夢其安守本分，勢必有所不能。助火以油，澆水以雨，其燃愈旺，其流愈洪。不知梵僧與西門慶何恩何仇，而以快活速其死也。藥到手先從王六兒開刀，以次或明或暗，已不一其人。

此回來保未歸，李桂尚在，約來雪洞，以續新歡。應、謝在前，料不能至，李、潘在後，定不敢來，乘此誇張，顯其本領。不謂伯爵賤甚，接踵而來，不曰西門慶戲桂姐，而曰應伯爵戲春嬌，殊不可解。蓋以西門慶之心，只知己之能戲人，而不慮人之相戲也。明明指出爾方淫妓於此，爾之妾亦調婿於彼，以暴易暴，出爾反爾，天道也，亦人事當然。

最難解者，金蓮已試其藥矣，諒亦可以饜足。乃仍不肯安分片時，豈淫婦除此一事，再無別事乎？同一雪洞也，西門慶於此縱慾，潘金蓮亦於此調情，可不懼哉！

校勘記

〔一〕「詩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金抽銀黄」，綉像本作「金油鵝黄」。
〔三〕「拿上三碗麵」，綉像本「拿」作「拏」。
〔四〕「笑話」，綉像本作「笑譁」。
〔五〕「唱」綉像本作「唱道」。
〔六〕「摘花兒」，綉像本作「掐花兒」。
〔七〕「菓餡涼糕」，綉像本「菓」作「裹」。
〔八〕「拏」，綉內本作「炖」。
〔九〕「大哭」，綉丙本作「怪哭」。
〔十〕「兩手」，綉像本作「雙手」。




先

第五十三回　潘金蓮驚散幽歡　吳月娘拜求子息

至此回方寫金蓮、敬濟二人得手，而得手却在捲棚內，且驚散之後，又用西門摸着，總寫西門慶之疏略，而又描金蓮之驚魂也。

月娘求子，蓋正對掃雪一回也。夫雪夜求子，明是怨讀，而借求子作勾挑之計，所以牢籠其夫。此回求子，方是真正求子也。然總與西門無相關涉，寫盡繼室之假，而覷後撒潑一回，則求子又明是挾制之媒。

寫孝哥來歷，却詳細如此。一者見名分之正，不似瓶兒；二者欲爲幻化地，不得不爲薛姑子藥地。掃雪烹茶，由寒而漸熱也。因雪結胎，由熱而歸於冷也。且雪胎能無幻化乎？

孝哥胎而官哥病，結果之人出而冤孽之人該算帳矣。又官哥，子虛轉世也；孝哥，西門轉世也。本性一回頭，冤孽已不住。然則暗中棒喝，明明示人，又此書之本意也。

寫王姑子念經者，又爲月娘、薛姑子一映，見月娘誤於雪而空，瓶兒迷於色而忘也。

詞曰[一]：

小院閒階玉砌，牆隈半簇蘭芽。一庭萱草石榴花。多子宜男愛插。休使風吹雨打，老天好爲藏遮。莫教變作杜鵑花，粉褪紅銷香罷。【張評】直出幻化。

右調〔應天長〕〔二〕

話説陳敬濟與金蓮不曾得手，悵怏不題。單表西門慶赴黃、安二主事之席，乘着馬，跟隨着書童、玳安四五人，來到劉太監庄上。早有承局報知，黃、安二主事忙整衣冠，出來迎接。那劉太監是地主，也同來相迎。西門慶下了馬，劉太監一手挽了西門慶，笑道：「咱三個等候的好半日了，老丈卻纔到來。」西門慶答道：「蒙兩位老先生見招，本該早來，實爲家下有些小事，反勞老公公久待，望乞恕罪。」三個大打恭，進儀門來，讓到廳上。西門慶先與黃主事作揖，次與安主事、劉太監都作了揖，四人分賓主而坐。第一位讓西門慶坐了。第二就該劉太監坐，劉太監再三不肯〔三〕，道：「咱忝是房主，還該兩位老先生是遠客。」安主事道：「定是老先兒。」西門慶道：「若是序齒，還該劉公公。」劉太監推卻不過，向黃、安兩主事道：「斗膽占了。」便坐了第二位。黃、安二主事坐了主席。一班小優兒上來磕了頭，左右獻過茶，當直的就遞上酒來。黃、安二主事起身安席，坐下。小優兒拿檀板、琵琶、弦索、簫管上來，合定腔調，細細唱了一套〔宜春令〕「青陽候烟雨淋」。【張評】又爲孝哥結胎。唱畢，【張評】爲瓶兒病也。劉太監舉盃勸衆官飲酒。安主事道：「這一套曲兒做的清麗無比，定是一個絕代才子。況唱的聲音嘹喨，響遏行雲，卻不是個雙絕了麽？」西門慶道：「那個也不當奇。今日有黃、安二位做了賢主，劉公公做了地主，這纔是難得哩。」黃主事笑道：「也不爲奇。劉公公是出入紫禁，日覲龍顏，可

【繡像本評】贊處妙在帶三分笑罵意。

【繡像本評】驚喜便罵，因知婦人罵人必定驚而喜矣。

【繡乙本評】寫佯推故就，字字銷魂。

不是貴臣，西門老丈堆金積玉，彷彿陶朱，可不是富人？富貴雙美，這纔是奇哩！」四個人哈哈大笑。當值的斟上酒來，又飲了一回。小優兒又拿碧玉洞簫，吹得悠悠咽咽，和着板眼，唱一套〔沽美酒〕「桃花溪楊柳腰」的時曲。【張評】又照管敬濟、金蓮。唱畢，衆客又贊了一番，歡樂飲酒不題。

且說陳敬濟因與金蓮不曾得手，耐不住滿身慾火，見西門慶吃酒到晚還未來家，依舊閃入捲棚後面，【張評】受苗青賂在此。探頭探腦張看。原來金蓮被敬濟鬼混了一場，也十分難熬。正在無人處，手托香腮，沉吟思想。不料敬濟三不知走來，黑影子裡看見了，恨不的一碗水嚥將下去。就大着膽悄悄走到背後，將金蓮雙手抱住，便親了個嘴，說道：「我前世的娘，起先吃孟三兒那冤家打開了，幾乎把我急殺了。」金蓮不提防，吃了一嚇，回頭看見是敬濟，心中又驚又喜，便罵道：「賊短命！閃了我一閃，快放手，有人來撞見怎了？」敬濟那裡肯放，便用手去解他褲帶。金蓮猶半推半就，早被敬濟一扯扯斷了。金蓮故意失驚道：「怪賊囚，好大膽！就這等容容易易，【張評】然則如何？不容易又如何爲奈何哉？要奈何小丈母？」【繡乙本評】猶立名分，妙。敬濟再三央求道：「我那前世的親娘，要敬濟的心肝煮湯吃，我也肯割出來。沒奈何，只要今番成就成就。」敬濟口裡說着，腰下那話，已是硬幫幫的露出來，朝着金蓮單裙，只顧亂插。金蓮桃頰紅潮，情動久了。初還假做不肯，及被敬濟纍垂敖曹觸着，就禁不的把手去摸。【繡乙本評】真情露矣。敬濟便趁勢一手掀開金蓮裙子，盡

【綉像本評】敬濟一味急，金蓮雖急又急不得，更苦。

力往内一插，不覺没頭露腦。原來金蓮被纏了一回，牝水濕漉漉的，因此不費力送進了。【綉乙本評】又下一註，更妙。兩個緊傍在紅欄杆上，任意抽送。敬濟還嫌不得到根，教金蓮倒在地下，「待我奉承你一個不亦樂乎。」金蓮恐散了頭髮，又怕人來，推道：「今番且將就些，後次再得相聚，憑你便了。」【綉乙本評】自開後約。一個達達連聲，一個親親不住，厮併了半個時辰。只聽得隔牆外簌簌的響，又有人說話，兩個一鬨而散。敬濟雲情未已，金蓮雨意方濃。卻是書童、玳安拿着冠帶拜匣，都醉醺醺的嚷進門來。月娘聽見，知道是西門慶來家，忙差小玉出來看。書童、玳安道：「爹隨後就到了。我兩人怕晚了，先來了。」

不多時，西門慶下馬進門，已醉了，直奔到月娘房裡來，摟住月娘就待上床。月娘因要他明日進房，應二十三壬子日服藥行事，便不留他，道：「今日我身子不好，你往別房裡去罷。」西門慶笑道：「我知道你嫌我醉了，不留我。也罷，別要惹你嫌，我明晚來罷。」月娘笑道：「我真有些不好，月經還未淨，【張評】結胎分明。誰嫌你？明晚來罷。」【綉乙本評】連絡得妙。西門慶就往潘金蓮房裡去了。金蓮正與敬濟不盡興回房，眠在炕上，一見西門慶進來，忙起來笑迎道：「今日吃酒，這咱時纔來家？」西門慶也不答應，一手摟將過來，【張本眉評】如畫。連親了幾個嘴；【張本眉評】寫得出。一手就下邊一摸，摸着他牝户，【張評】險又不啻上文瓶兒看蝶二十分矣。道：「怪小淫婦，你想着誰來？兀那話濕搭搭的。」金蓮自覺心虛，也不做聲，【綉乙本評】做

【綉像本評】曖昧處偏識破，徜又當面瞞過，寫得奇險驚人。

一聲使不妙。只笑推開了西門慶，向後邊澡牝去了。【張評】能使敬濟文字在西門處結，是大奇，大奇！當晚與西門慶雲情雨意，不消説得。

且表吳月娘次日起身，正是二十三壬子日。梳洗畢，就教小玉擺着香桌，上邊放着寶爐，燒起名香；又放上《白衣觀音經》一卷，月娘向西皈依禮拜。拈香畢，將經展開，念一遍，拜一拜。念了二十四遍，拜了二十四拜。圓滿，然後箱内取出丸藥，放在桌上，又拜了四拜，禱告道：「我吳氏上靠皇天，下賴薛師父、王師父這藥，仰祈保佑早生子嗣。」告畢，小玉盪的熱酒傾在盞内。月娘接過酒盞，一手取藥調勻，西向跪倒，先將丸藥咽下，又取末藥也服了。喉嚨内微覺有些腥氣，【綉乙本評】映出胎衣。月娘閉着氣一口呷下〔四〕，【綉乙本評】愚人之苦。【張評】孝哥如此得來。又拜了四拜。當日不出房，只在房裡坐的。

西門慶在潘金蓮房中起身，就叫書童：「寫謝宴帖，往黃、安二主事家謝宴。」書童去了。就是應伯爵來到，西門慶出來。應伯爵作了揖，説道：「哥，昨在劉太監家吃酒，幾時來家？」西門慶道：「承兩公十分相愛，灌了好幾盃酒。歸路又遠，更餘來家，已是醉了，這咱纔起身。」玳安拿出早飯〔五〕。西門慶正和伯爵同吃，又報黃主事、安主事來拜。西門慶整衣冠，教收過家活出迎，應伯爵忙迴避了。黃、安二主事一齊下轎。進門，廝見畢，三人坐下，一面捧出茶來吃了。黃、安二主事道：「夜來有褻。」西門慶道：「多感厚情，政要叩謝兩位先生，如何反勞台駕先施？」

【綉像本評】以二尼並大祝贊，妙刺。

安主事道：「昨晚老先生還未盡興，爲何就別了？」西門慶道：「晚生已大醉了。臨起身，又被劉公公灌了十數盃葡萄酒，在馬上就要嘔，耐得到家，睡到今日，還有些不醒哩。」笑了一番，又吃過三盃茶，說些閒話，作別去了。應伯爵也推事故家去。西門慶回進後邊吃了飯，就坐轎答拜黃、安二主事去。又寫兩個紅禮帖，分付玳安備辦兩副下程，趕到他家面送。當日無話。

西門慶來家，吳月娘打點床帳，等候進房。西門慶進了房，月娘就教小玉整設餚饌，盪酒上來，兩人促膝而坐。西門慶道：「我昨夜有了盃酒，你便不肯留我，又假推甚麼身子不好，這咱搗鬼？」月娘道：「這不是搗鬼，果然有些不好，難道夫妻之間恁地疑心？」西門慶吃了十數盃酒，又吃了些鮮魚鴨腊便不吃了。月娘交收過了。小玉薰的被窩香噴噴的，兩個洗澡已畢，脫衣上床。枕上綢繆，被中繾綣，言不可盡。這也是吳月娘該有喜事，恰遇月經轉，兩下似水如魚，便得了子了。【張評】孝哥如此結胎。正是：

【繡內本評】月娘得子．寫得與樂毫不相干．作秋妙筆。

花有並頭蓮並蒂，帶宜同挽結同心。

次日，西門慶起身梳洗，月娘備有羊羔美酒，雞子、腰子補腎之物，與他吃了，打發進衙門去。西門慶衙門散了回來，就進李瓶兒房看哥兒。【張評】按寫官哥幻化者出．李自難存。李瓶兒抱着孩子，向西門慶道：「前日我有些心願未曾了，這兩日身子有些不好，坐淨桶時常有些血水淋得慌。早晚要酬酬心願，【張評】孝機發．動悔念矣。你

【綉像本評】西門慶平日最鄙薄姑子。今日忽自接來，所謂愚人易惑也。

【綉像本評】財主只一不答，便令求者無所施其喙。

又忙碌碌的不得個閒空。」西門慶道：「你既要了願時，我叫玳安去接王姑子來，與他商量，做些好事就是了。」便叫玳安，分付接王姑子。玳安應諾去了。

書童又報：「常二叔和應二爹來到。」【張評】已爲借銀伏綫。西門慶便出迎廝見。應伯爵道：「前日謝子純在這裡吃酒，我說的黃四、李三的那事，哥應付了他罷。」西門慶道：「我那裡有銀子？」應伯爵道：「哥前日已是許下了，如何又變了卦？哥不要瞞我，等地財主說個無銀出來，隨分湊些與他罷。」西門慶不答應他，只顧呆了臉看常峙節。【張評】寫心事。蓋西門慶尚不知局也。常峙節道：「連日不曾來看哥，哥兒長養麼？」〔六〕西門慶道：「生受注念。卻纔你李家嫂子要酬心願，只得去請王姑子來家做些好事。」應伯爵道：「但凡人家富貴，專待子孫掌管，養得來時，須要十分保護。譬如種五穀的，初長時也得時時灌溉，纔望個秋收。小哥兒萬金之軀，是個掌中珠，又比別的不同：小兒郎三歲有關，六歲有厄，九歲有煞，又有出痧、出豆等症。哥，不是我口直，論起哥兒，自然該與他做些好事，廣種福因。若是嫂子有甚願心，正宜及早了當，管情交哥兒無災無害好養。」說話間，只見玳安來回話道：「王姑子不在庵裡，到王尚書府中去了。小的又到王尚書府中找尋他，半日纔得出來。與他說了，便來了。」西門慶聽罷，依舊和伯爵、常峙節說話兒，一處坐地。書童拿些茶來吃了，伯爵因開言道：「小弟蒙哥哥厚愛，一向因寒家房子窄隘，不敢簡褻，多有疏失。今日稟明了哥，若明後日得空，望哥同常二哥出門外花園裡，頑

耍一日，少盡兄弟孝順之心。」【張評】因西門呆臉之故，便忽然相請，小人可畏。常峙節從旁讚道：「應二哥一片獻芹之心，哥自然鑒納，決沒有見卻的理。」西門慶道：「若論明日到沒事，只不該生受。」伯爵道：「小弟在宅裡，快子也不知吃了多少下去。【繡乙本評】似非謙詞。今日一盃水酒，當的甚麼！」西門慶道：「既如此，我便不往別處去了。」伯爵道：「只是還有一件，小優兒小弟便教了。但郊外去，必須得兩個唱的去，方有興些。」〔七〕西門慶道：「這不打緊，我叫人去叫了吳銀兒與韓金釧兒就是了。」伯爵道：「如此可知好哩，只是又要哥費心不當。」西門慶一面就叫琴童分付：「去叫吳銀兒、韓金釧兒，明日早往門外花園內唱。」琴童應諾去了。

　不多時，王姑子來到廳上，見西門慶道個問訊：「動問施主，今日見召，不知甚分付。〔八〕老身因王尚書府中有些小事去了，不得便來，方纔得脱身。」西門慶道：「因前日養官哥，許下些願心，一向忙碌碌未曾完得。托賴皇天保護，日漸長大。我第一來要酬謝佛恩，第二來要消災延壽，【張評】二「要」字寫盡愚人。因此請師父來商議。」

【繡像本評】僧尼專孕神鬼嚇人，故易使人怕，怕則信，信則從矣。

王姑子道：「小哥兒萬金之軀，全憑佛力保護。老爹不知道，我們佛經上説，人中生有夜叉羅刹，常喜噉人，令人無子，傷胎奪命，皆是諸惡鬼所爲。【張評】又映官哥。如今小哥兒要做好事，定是看經念佛，其餘都不是路了。」西門慶便問：「做甚麼功德好？」王姑子道：「先拜卷《藥師經》，待回向後，再印造兩部《陀羅經》，極有功德。」西門慶問道：「不知幾時起經？」王姑子道：「明日到是好日，【張評】今日或

者不及矣。就我庵中完願能。」西門慶點着頭道：「依你，依你。」王姑子說畢，就往後邊，見吳月娘和六房姊妹，都在李瓶兒房裡，王姑子各打了問訊。月娘便道：「今日央你做好事，保護官哥，你幾時起經頭？」王姑子道：「來日黃道吉日，就我庵裡起經。」小玉拿茶來吃了。李瓶兒因對王姑子道：「師父，我還有句話，一發央及你。」王姑子道：「你老人家有甚話，但說不妨。」李瓶兒道：「自從有了孩子，身子便有些不好。明日疏意裡邊，帶通一句何如？行的去，我另謝你。」【張評】忠。王姑子道：「這也何難，且待寫疏的時節，一發寫上就是了。」正是：

禍因惡積非無種，福自天來定有根。

文禹門云：金蓮與經濟，直至此回，方能到手，亦可謂難矣。天下本有極難之事，世上又多畏難之人，以畏難之人而做極難之事，人盡知其事之難成也。獨有男女之事，竟少畏難之，是何故乎？利與義相反，貪利必負義；利與害相連，得利每至受害。然亦有義中之利，無害之利，君子不辭焉。獨有男女苟合之事，不但不利與人，亦實不利於己，且斷無不悖義而不被害者。乃自古及之，無不趨之若鶩，甘之如飴者，果何故乎？我思其故，三晝夜而不可得。

凡所謂傾人家國，帶肉骷髏而殃及子孫，傷及性命，以至腰中仗劍，笑裡藏刀，是皆言其末而未探其本也。顧何以聖神仙佛而外，色之一字，雖善知識、大作用之人，亦不能免，果何故歟？大抵本人身內之水火無以揭抑之，其爲患遂有不可勝言者：腎水泛濫而不可止，心火焚燒而不知滅，於是膽因色大，神爲色迷，耳目爲色昏聵，言語因色顛倒，以及五官四體，五臟六腑，無不被色惑亂。是非先止其水，兼滅其火，不爲功。水何以

止？以淨土止之，靜則不動。火何以滅？以智水滅之，智者不惑。不動不惑，思過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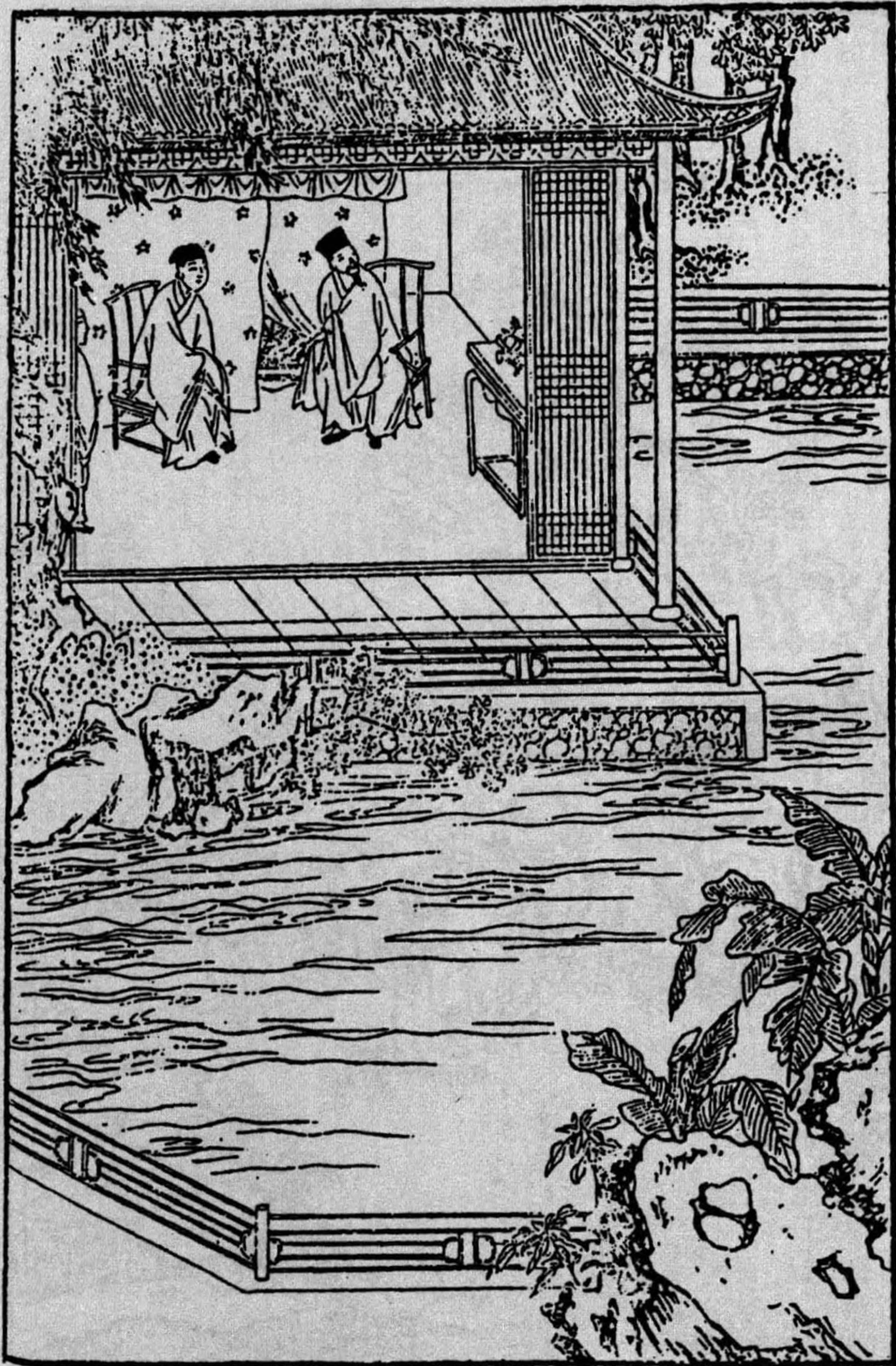
上半回金蓮偷情，下半回月娘求子，全是自此事上生波。然而邪正分焉，此嫡庶之所由別也。偷婿者尚未暢其慾，求子者已如願相償。生門死户，乃生死之一大關，亦孰能逃去此關乎？鄙薄敬濟、金蓮二人者，勿爲二人所反唇，斯可已。

校勘記

〔一〕「詞曰」，綉甲、綉丙本作〔應天長〕。
〔二〕〔右調應天長〕，綉甲、綉丙本無。
〔三〕「再三不肯」，綉像本「三」作「四」。
〔四〕「閉着氣」，綉丙本「閉」作「迸」。綉乙本誤將「迸」塗改爲「進」。
〔五〕「拿出早飯」，綉乙本「拿」作「相」，誤。綉丙本「拿」作「捧」。
〔六〕「連日不曾來看哥，哥兒長養麼」，綉像本作「連日不曾來，哥，小哥兒長養麼」。
〔七〕「方有興些」，綉像本「些」作「趣」。
〔八〕「有甚分付」，綉像本「甚」作「何」。



第五十四回　應伯爵隔花戲金釧　任醫官垂帳診瓶兒



第五十四回 應伯爵隔花戲金釧 任醫官垂帳診瓶兒

此回俱是下文引子。蓋伯爵戲金釧，明言遺簪墜珥，俱是相思，隔花金串，行當入他人之手，是瓶兒未死，已先爲金、梅散去一影。然瓶兒一死，亦未嘗不有「隔花人遠天涯近」意。是此一回，既影瓶死，復遥影蓮摧梅謝。若任醫官，又爲官哥作襯，見官哥不死，瓶兒尚可醫，官哥死，而瓶兒必死，子虛之靈不爽也。

寫王姑子處修經，一繳玉皇廟，一起永福寺，一襯西門、月娘、瓶兒之愚也。

花園中一令，明說西門豪華不久，如世所云風花雪月者也；而諸笑談，又明說西門之得以肆其惡者，以有錢耳，總爲財字一哭也。

寫敬濟、金蓮一驚，蓋爲二人留地步也。夫不驚走，勢必常尋閑空而心膽一放，墻壁難瞞，敬濟不能居於西門家矣。故用一驚頓住，留至西門一死，即接寫售色東床，又不費手，又有地步也，且因此可悟私琴童一回之文矣。欲爲金蓮私婿不露馬脚於西門生時，必先寫私僕露馬脚於金蓮一來時，見金蓮懲此一辱，便不敢十分放膽。必俟西門死，月娘燒香去，方敗露盡情也。故寫琴童特爲敬濟地耳。蓋當落想時，不寫敬濟、金蓮得手於西門在日，不足以形其姦；乃寫其得手，而雪娥、嬌兒在側虎視，何以不敗露？一敗露而敬濟能不作琴童之續乎？故用先寫一琴童，以厭足嬌兒、雪娥之心，以暗驚金蓮之膽；又寫一理星，以迷西門之魄；又寫一蕙蓮死，以滅雪娥之口。一春梅罵李銘，以杜嬌兒之讒；又寫一月娘隨處鬧端托大，然後敬濟、金蓮得終西門之身而不敗。夫敬濟不敗，方可至西門死後細細抽筆單單寫之也。文字用地步如此，人烏知之？

又韓金釧，「韓」者，寒也。已是冷信特特透露，接寫至愛月，乃歲晚寒深，温氣全無矣。是又不可不知。

詞曰〔一〕：

美酒斗十千，更對花前。芳樽肯放手中閒？起舞酬花花不語，似解人憐。
不醉莫言還，請看枝間。已飄零一片減嬋娟。花落明年猶自好，可惜朱顏。

右〔浪淘沙〕〔二〕

【張評】分明說出。

卻說王姑子和李瓶兒、吳月娘商量，來日起經頭停當。月娘便拿了些應用物件，送王姑子去。又教陳敬濟來分付道：「明日你李家丈母【綉乙本眉評】占大。拜經，【張評】奇。保佑官哥，你早去禮拜禮拜。」敬濟推道：「爹明日要去門外花園吃酒，留我店裡照管，着別人去罷。」原來敬濟聽見應伯爵請下了西門慶，便想要乘機和潘金蓮弄鬆，因此推故。月娘見說照顧生意，便不違拗他，放他出去了。便着書童禮拜。調撥已定，單待明日起經。

且說西門慶和應伯爵、常峙節談笑多時，只見琴童來回話道：「唱的叫了，吳銀兒有病去不的。【張評】已爲瓶兒引。韓金釧兒答應了，明日早去。」西門慶道：「吳銀兒既病，再去叫董嬌兒罷。」常峙節道：「郊外飲酒，有一個盡勾了，不消又去叫。」說畢，各各別去，不在話下。

次日黎明，西門慶起身梳洗畢。月娘安排早飯吃了，便乘轎往觀音庵起經，書童、玳安跟隨而行。王姑子大門迎接。西門慶進庵來，北面皈依參拜。但見：

金仙建化，啓第一之真乘；玉偈演音，集三千之妙利。寶花座上，裝成莊嚴世界；惠日光中，現出歡喜慈悲。香烟繚繞，直透九霄。仙鶴盤旋，飛來秖樹。訪問緣繇，果然稀罕。但思福果，那惜金錢。正是：辦個至誠心，何處皇天難感；願將大佛事，保祈殤子彭錢。【張評】一語道盡痴心。

王姑子宣讀疏頭，西門慶聽了，平身更衣。王姑子捧出茶來，又拿些點心餅饊之物，攏在桌上。西門慶不吃，單呷了口清茶，便上轎回來，留書童禮拜。正是：

願心酬畢喜匆匆，感謝靈神保佑功。

更願皈依蓮座下，卻教關煞永亨通。

回來紅日纔半竿，應伯爵早同常峙節來請。【張評】已爲借鈔安根。西門慶笑道：「那裡有請吃早飯的？我今日雖無事故，也索下午纔好去。」應伯爵道：「原來哥不知，出城二十里，有個內相花園，極是華麗，且又幽深，兩三日也遊玩不到哩。因此要早去，盡這一日工夫，可不是好！」常峙節道：「今日哥既沒甚事故，應哥早邀，便索去休。」西門慶道：「既如此，常二哥和應二哥先行，我乘轎便到了。」應伯爵道：「專待哥來。」說罷，兩人出門，叫頭口前去。又轉到院內，立等了韓金釧兒，坐轎子同去。應伯爵先一日，已着火家來園內，殺鷄宰鵝，安排筵席。又叫下兩個優童，隨着去了。

西門慶見三人去了多時，便乘轎出門，迤逦漸近，舉頭一看，但見：

千樹濃陰，一灣流水。粉牆藏不謝之花，華屋掩長春之景。武陵桃放，漁人何處識迷津；庾嶺梅開，詞客此中尋好句。端的是天上蓬萊，人間閬苑。

西門慶贊嘆不已，道：「好景致。」下轎步入園來。應伯爵和常峙節出來迎接，園亭內坐的。先是韓金釧兒磕了頭，纔是兩個歌童磕頭，吃了茶。伯爵就要遞上酒來，西門慶道：「且住，你每先陪我去瞧瞧景致來。」一面立起身來，攙着韓金釧手兒同走。伯爵便引着慢慢的步出迴廊，循朱闌，轉過垂楊邊，一曲荼蘼架。踅過太湖石、松風亭，來到奇字亭。亭後是繞屋梅花三十樹，中間探梅閣。閣上名人題咏極多，西門慶備細看了。【張評】是俗人目中事。又過牡丹臺，臺上數十種奇異牡丹。又過北是竹園，園左有聽竹館、鳳來亭，扁額都是名公手跡。右是金魚池，池上樂水亭。凭朱欄俯看金魚，卻像錦被也是一片浮在水面。【張評】一篇金魚賦。西門慶正看得有趣，伯爵催促，【綉乙本評】好頓挫。又登一個大樓，上寫「听月樓」。樓上也有名人題詩，對聯也是刊板砂綠嵌的。【張評】總是西門眼中，俗情如掬。下了樓，往東一座大山。山中八仙洞，深幽廣闊。洞中有石棋盤，壁上鐵笛銅簫，似仙家一般。出了洞，登山頂一望，滿園都是見的。【張評】此處一總，通身痛快。西門慶走了半日，常峙節道：「恐怕哥勞倦了，且到園亭上坐坐，再走不遲。」西門慶道：「十分走不過一分，卻又走不得了。多虧了那些擡轎的，一日趕百來里多路。」【綉乙本評】是俗人之奇想。【張評】特下注腳。大家笑了，讓到園亭裡。

【綉像本評】鋪叙園林丘壑，頗有別致，不似內臣家一味排偶富麗。

西門慶坐了上位，常峙節坐東，應伯爵坐西，韓金釧兒在西門慶側邊陪坐。大家送過酒來，西門慶道：「今日多有相擾，怎的生受。」伯爵道：「一盃水酒，哥說那裡話！」三人吃殺數盃，兩個歌童上來。西門慶看那歌童，生得：

　　粉塊捏成白面，胭脂點就朱唇。綠鬖鬖，披幾寸青絲；【綉乙本評】可愛。香馥馥，着滿身羅綺。秋波一轉，憑他鐵石心腸；檀板輕敲，遮莫金聲玉振。正是：但得傾城與傾國，不論南方與北方。

兩個歌童上來，拿着鼓板，合唱了一套時曲〔字字錦〕「羣芳綻錦鮮」。【張評】須知諸人熱處已足，下即寫瓶兒死矣。故此點睛。唱的嬌喉婉轉，端的是繞梁之聲，西門慶稱贊不已。常峙節道：「怪他是男子，若是婦女，便無價了。」西門慶道：「若是婦女，咱也早叫他坐了，決不要他站着唱。」伯爵道：「哥本是在行人，說的話也在行。」衆人都笑起來。三人又吃了數盃，伯爵送上令盆，斟一大鍾酒，要西門慶行令。西門慶道：「這便不消了。」伯爵定要行令。西門慶道：「我要一個風花雪月。【張評】一令已盡下文情事。第一是我，第二是常二哥，第三是主人，第四是釧姐。【張評】風花雪月，至今誰是第一，誰不是第一哉？可嘆。但說的出來，只吃這一盃；若說不出，罰一盃，還要講十個笑話。講得好，罷休；不好，從頭再講。如今先是我了。」拿起令鍾一飲而盡，就道：「雲淡風輕近午天。【綉乙本評】虧他說。如今該常二哥了。」常峙節接過酒來吃了，便道：「傍花隨柳過前川。【綉乙本評】更虧他。如今該主人家了。」應伯爵吃了酒，

【綉像本評】好男色者，見此語定不能平。

呆登登講不出來。西門慶道：「應二哥請受罰。」伯爵道：「且待我思量」，又遲了一回，被西門慶催逼得緊，便道：「洩漏春光有幾分。」【張評】春梅振衣矣。西門慶大笑道：「好個說別字的。論起來，講不出該一盃，說別字又該一盃。共兩盃。」伯爵笑道：「我不信。有兩個雪字，便受罰了兩盃。」衆人都笑了，催他講笑話。伯爵說道：「一秀才上京，泊船在揚子江。到晚，叫稍公：『泊別處罷，這裡有賊。』稍公道：『怎的便見得有賊？』秀才道：『兀那碑上寫的，不是江心賊？』稍公笑道：『莫不是江心賦，怎便識差了？』秀才道：『賦便賦，有些賊形。』」【張評】一語罵盡，卻是作者本意。西門慶笑道：「難道秀才也識別字？」【繡乙本評】太奉承秀才。常峙節道：「應二哥該罰十大盃。」伯爵失驚道：「卻怎的便罰十盃？」常峙節道：「你且自家去想。」【張評】點明。

【繡像本評】諺云：言多語失。任伯爵乖人巧嘴，亦要說差，況不如伯爵者乎？此作者微意，若執伯爵必不如此，便失之矣。

原來西門慶是山東第一個財主，卻被伯爵說了賊形，可不罵他了。西門慶先沒理會，到被常峙節這句話提醒了。伯爵覺失言，取酒罰了兩盃，便求方便。西門慶笑道：「你若不該，一盃也不強你；若該罰時，卻饒你不的。」伯爵滿面不安，又吃了數盃，隱着常峙節道：「多嘴。」【繡乙本評】畫。西門慶道：「再說來。」伯爵道：「如今不敢說了。」西門慶道：「胡亂取笑，顧不的許多，且說來看。」伯爵纔安心，又說：「孔夫子西狩得麟，不能彀見，在家裡日夜啼哭。弟子恐怕哭壞了，尋個牯牛，滿身掛了銅錢哄他。那孔子一見，便識破道：『這分明是有錢的牛，【張評】又點一犯，

更妙。卻怎的做得麟？」」說罷，慌忙掩着口跪下，道：「小人該死了，實是無心。」西門慶笑着道：「怪狗才，還不起來！」金釧兒在旁笑道：「應花子成年說嘴麻犯人，今日一般也說錯了。【繡乙本評】道出。【張評】又點伯爵。大爹，別要理他。」說的伯爵急了，走起來把金釧兒頭上打了一下，說道：「緊自常一那天殺的韶叨，還禁的你這小淫婦兒來插嘴插舌！」【張評】兩對整整。不想這一下打重了，把金釧疼的要不的。又不敢哭，肐膝着臉。待要使性兒，西門慶笑罵道：「你這狗才，可成個人！嘲戲了我，反又打人，該得何罪？」伯爵一面笑着，摟了金釧說道：「我的兒，誰養的你恁嬌！輕輕盪得一盪兒，就待哭，虧你挨那驢大的行貨子來。」金釧兒揉着頭，瞅了他一眼，罵道：「怪花子，你見來？沒的扯淡！敢是你家媽媽子倒挨驢的行貨來？」伯爵說笑道：「我怎不見？只大爹他是有名的潘、驢、鄧、小、閒，不少一件。你怎的賴得過？」【張評】又奉承。又道：「哥，我還有個笑話兒，一發奉承了列位罷。一個小娘，因那話寬了，有人教道他：『你把生礬一塊塞進裡邊，敢就緊了。』那小娘真個依了他。不多時，那礬澀得疼了，不好過，肐膝着，立在門前。一個走過的人看見了，說道：『這小淫婦兒，倒像粧霸王哩。』這小娘正沒好氣，聽見了，便罵道：『怪囚根子，俺樊噲粧不過，誰這裡粧霸王哩！』」」【張評】借金釧一解，卻是落到本題。說畢，一座大笑，連金釧兒也撲犵的笑了。

少頃，伯爵飲過酒，便送酒與西門慶完令。西門慶道：「該釧姐了。」金釧兒不

【繡像本評】戲謔處，俱千古韻事。

【繡像本評】又深一層，尤妙。

肯。常峙節道：「自然還是哥。」西門慶取酒飲了，道：「月殿雲梯拜洞仙。」令完，西門慶便起身，更衣，散步。伯爵一面叫擺上添換來。轉眼卻不見了韓金釧兒。伯爵四下看時，只見他走到山子那邊，薔薇架兒底下，正打沙窩兒溺尿。伯爵看見了，連忙折了一枝花枝兒，輕輕走去。蹲在地後面〔三〕，伸手去挑弄他的花心。韓金釧兒吃了一驚，尿也不曾溺完，就立起身來，連褲腰都濕了。【張評】情理必至，徐寫得出。不防常峙節從背後又影來，猛力把伯爵一推，撲的向前倒了一交，險些兒不曾濺了一臉子的尿。【張評】一轉，更奇。伯爵扒起來，笑罵着趕了打。西門慶立在那邊松陰下，看了笑的要不的。連韓金釧兒也笑的打跌，道：「應花子，可見天理近哩！」於是重新入席飲酒。西門慶道：「你這狗才，剛纔把俺們都嘲了。如今也要你說個自己的本色。」伯爵連說：「有，有。有一財主撒屁，幫閒道：『不臭。』財主慌的道：『屁不臭？不好了，快請醫人。』幫閒道：『待我聞聞滋味看。』假意兒把鼻一嗅，口一咂，【繡乙本評】妙在此。道：『回味略有些臭，還不妨。』」說的衆人都笑了。常峙節道：「你自得罪哥哥，怎的把我的本色也說出來？」衆人又笑了一場。伯爵又要常峙節與西門慶猜枚飲酒。韓金釧兒又彈唱着奉酒，衆人歡笑，不在話下。

且說陳敬濟，探聽西門慶出門，便百般打扮的俊俏，一心要和潘金蓮弄聳〔四〕；又不敢造次，只在雪洞裡張看，還想婦人到後園來。等了半日不見來，耐心不過，就一直逕奔到金蓮房裡來。喜得沒有人看見，走到房門首，忽聽得金蓮嬌聲低唱

【繡像本評】借唱一句作針線引入，何等幽細。

【繡像本評】驚散得悠然有致。

了一句道：「莫不你纔得些兒，便將人忘記。」已知婦人動情，便接口道：「我那敢忘記了你！」搶進來，緊緊抱住道：「親親，昨日丈母叫我觀音庵禮拜，我一心放我不下，推事故不去。今日爹去吃酒了，我絕早就在雪洞裡張望，望得眼穿，並不見我親親的後影兒。【繡乙本評】趣語。因此拚着死，趄得進來。」金蓮道：「砑說嘴的，你且禁聲！牆有風，壁有耳，這裡說話不當穩便。」【張評】寫出驚心，映後大膽。說未畢，窗縫裡隱隱望見小玉，手拿一幅白絹，漸漸走近屋裡來，又忽地轉去了。金蓮忖道：「這怪小丫頭，要進房，卻又跑轉去，定是忘記甚東西。」知道他要再來，慌叫陳敬濟：「你速去休〔五〕，這事不濟了。」敬濟沒奈何，一溜烟出去了。果然小玉因月娘叫金蓮描畫副裙拖送人，沒曾拿得花樣，因此又跑轉去。這也是金蓮造化，不該出醜。待的小玉拿了花樣進門，敬濟已跑去久了。金蓮接着絹兒，尚兀是手顫哩。

【張評】以此一漸映後文，卻以此一漸罪前文許多不杜之漸也。

話分兩頭，再表西門慶和應伯爵、常峙節三人，吃的酩酊方纔起身。伯爵再四留不住，忙跪着告道：「莫不哥還怪我的那句話麼？可知道留不住哩。」西門慶笑道：「怪狗才，誰記着你話來？」伯爵便取個大甌兒，滿滿斟了一甌遞上來。西門慶接過吃了。常峙節又把些細果供上來。西門慶也吃了，便謝伯爵起身，與了金釧兒一兩銀子，叫玳安又賞了歌童三錢銀子，分付：「我有酒，也着人叫你。」說畢，上轎便行，兩個小廝跟隨。伯爵叫火家收過家活，打發了歌童，騎頭口，同金釧兒轎子

進城來不題。【張評】一絲不漏。

西門慶到家，已是黃昏時分，就進李瓶兒房裡歇了。次日，李瓶兒和西門慶說：「自從養了孩子，身上只是不淨。早辰看鏡子，兀那臉皮通黃了。飲食也不想，走動卻似閃肭了腿的一般。倘或有些山高水低，丟了孩子，叫誰看管！」西門慶見他吊下淚來，便道：「我去請任醫官來，看你脈息，吃些丸藥管就好了。」便叫書童：「寫個帖兒，去請任醫官來。」書童依命去了。西門慶自來廳上，只見應伯爵早來謝勞。西門慶謝了相擾，兩人一處坐地說話。不多時，書童通報：「任醫官到。」西門慶慌忙出迎。和應伯爵廝見，三人依次而坐。書童遞上茶來吃了。任醫官便動問：「府上是那一位貴恙？」西門慶道：「就是第六個小妾〔六〕。身子有些不好，勞老先生仔細一看。」任醫官道：「莫不就是前日得哥兒的麼？」西門慶道：「正是。不知怎麼生起病來？」任醫官道：「且待學生進去看看。」

說畢，西門慶陪任醫官進到李瓶兒屋裡，就床前坐下。叫丫頭把帳兒輕輕揭開一縫，先放出李瓶兒的右手來，用帕兒包着，閣在書上〔七〕。任醫官道：「且待脈息定着。」【繡乙本評】妙甚。定了一回，然後把三個指頭按在脈上，自家低着頭，【繡丙本評】畫。細玩脈息。多時，纔放下。李瓶兒在帳縫裡，慢慢的縮了進去。不一時，又把帕兒包着左手，捧將出來，閣在書上。任醫官也如此看了。看完了，便向西門慶道：「老夫人兩手脈都看了。卻斗膽要瞧瞧氣色。」西門慶道：「通家朋友，【張評】

【繡像本評】費了半日工夫遮掩，卻又全體露出。寫藏頭露尾情景，真令人噴飯。

二字直刺子虛。但看何妨。」就叫揭起帳兒。任醫官一看，只見臉上桃花紅綻色，眉尖柳葉翠含顰。【張評】映後文。那任醫官略看了兩眼，便對西門慶說：「夫人尊顏，學生已是望見了。大約沒有甚事，還要問個病源，纔是個望、聞、問、切。」西門慶就叫妳子〔八〕。只見如意兒打扮的花花哨哨走過來，向任醫官道個萬福，把李瓶兒那口燥唇乾、睡炕不穩的病症，細細說了一遍。那任醫官即便起身，打個恭兒道：「老先生，若是這等，學生保的沒事。大凡以下人家，他形神粗鹵，氣血強旺，可以隨分下藥，就差了些也不打緊的。如宅上這樣大家，夫人這樣柔弱的形軀，怎容得一毫兒差池。正是：藥差指下，延禍四肢。以此望、聞、問、切，一件兒少不得的。前日王吏部的夫人也有些病症，看來卻與夫人相似。學生診了脈，問了病源，看了氣色，心下就明白得緊。到家查了古方，參以己見，把那熱者涼之，虛者補之，停停當當，不消三四劑藥兒，登時好了。那吏部公也感小弟得緊，不論尺頭、銀兩，加禮送來。那夫人又有梯己謝意。吏部公又送學生一個扁兒，鼓樂喧天，送到家來。扁上寫着『儒醫神術』四個大字。近日也有幾個朋友來看，說道寫的是甚麼顏體，【綉乙本評】奇想。一個個飛得起的。況學生幼年，曾讀幾行書，因爲家事消乏，就去學那岐黃之術。真正那『儒醫』兩字，一發道的着哩。」【張評】幾乎又爲竹山之續。西門慶道：「既然不妨，極是好了。不瞞老先生說，家中雖有幾房，只是這個房下，極與學生契合。學生偌大年紀，近日得了小兒，全靠他扶養，怎生差池的？全仗老先

【綉像本評】觀此，則貧賤人有病，萬萬不可服藥。

【綉像本評】自叙勢要貴人作聲價，是醫生常套。忽然拈出，令人捧腹不已。

【綉像本評】又襯一句，更肖。

生神術，與學生用心兒調治他速好，學生恩有重報。縱是咱們武職，比不的那吏部公，須索也不敢怠慢。」任醫官道：「老先生這樣相處，小弟一分也不敢望謝，就是那藥本也不敢領。」西門慶聽罷，笑將起來，道：「學生也不是吃白藥的。近日有個笑話兒講的好：有一人說道：『人家貓兒若是犯了癩的病，把烏藥買來喂他吃了就好了。』旁邊有一人問：『若是狗兒有病，還吃甚麼藥？』那人應聲道：『吃白藥』。吃白藥可知道？白藥是狗吃的哩！」【張評】總寫閒暇不以爲意光景，而貓狗又攜帶官哥。那任醫官拍手大笑道：「竟不知那寫白方兒的是什麼？」又大笑一回。任醫官道：「老先生既然這等說，學生也止求一個扁兒罷！謝儀斷然不敢，不敢。」又笑了一回，起身，大家打恭到廳上去了。正是：

神方得自蓬萊島，[九]脈訣傳從少室君。
凡爲採芝騎白鶴，時緣度世訪豪門。

文禹門云：十兄弟之中，惟伯爵與西門慶最密。而伯爵亦實有討人喜歡處：語言便捷，小有人情，明暗奉承，深得意旨，此篾片中能幹者也。妻與妾六人之內，惟瓶兒爲西門慶最寵。而瓶兒亦實有令人憐惜處：情性和平，全無機詐，周旋忍讓，不作猖狂，此婦女中溫柔者也。應伯爵有時明用其財，有時暗受其惠，謝希大亦不能爭，其他無論矣。李瓶兒銀錢不自私，衣物不少吝，潘金蓮尚不能間，其他可知矣。是二人者，雖非良朋，可稱趣友；雖非正室，的是可人，不必西門慶爲然也，遇之者亦孰不爲之傾倒也哉？

此一回爲暑往寒來之會，陰陽消長之交。先於其所得意者發其端，應伯爵得意忘言，言多必失；李瓶兒因私受病，病轉益深。金釧兒笑其麻犯人，不料亦有今日，亦如潘金蓮駡其常晌午，怎的亦有此時，均是明明叫破。先從其得意之人倒運起，正映西門慶亦有衰敗之機。閱者不能察其微，作者早已露其旨也。

校勘記

〔一〕「詞曰」，綉甲、綉丙本作〔浪淘沙〕。
〔二〕〔右浪淘沙〕，綉甲、綉丙本無。
〔三〕「蹲在地後面」，綉像本「地」作「他」。
〔四〕「弄聳」，綉像本作「弄鬼」。
〔五〕「你速去休」，綉像本「速」作「索」。
〔六〕「小妾」，綉乙本作「小多」，誤。
〔七〕「閣在書上」，綉乙本「閣」作「間」，誤。
〔八〕「西門慶就叫奶子」，綉像本「叫」作「喚」。
〔九〕「蓬萊島」，綉像本「島」作「監」。





第五十五回　西門慶兩番慶壽旦　苗員外一諾送歌童

此回方正寫太師之惡與趨奉之恥，爲世人一哭也。寫桂姐假女之事方完，而西門假子之事乃出，遞昳醜絕，吾不知作者有何深惡於太師之假子，而作此以醜其人，下同娼妓之流也。文筆亦太刻矣。

於見太師時，夾寫一苗員外，一時便寫爲假子者，千百不止也。總是醜詆之辭。必云揚州苗員外，所以刺西門之心也。

贈歌童者，所重在「春鴻春燕」四字也。言你正在勝時，豈知秋去春來，又有別人家一番豪華，舊日韶光易老，甚勿昧昧，及早回頭，猶恐不及也。乃西門不悟，必至死而方休，爲後人之所深悲，比比然也。又不特西門一人而已。

寫富貴，必寫至相府之富貴，方使西門等員外家市井氣不言而出。

送鴻迎燕，必接寫在隔花一戲之後，正見上回爲透露冷字消息。此乃用「送鴻迎燕」四字，以點其睛，示炎熱有限，豪華不久也。

詞曰〔一〕

師表方眷遇，魚水君臣，須信從來少。寶運當千，佳辰餘五，嵩嶽誕生元老。帝遣阜安宗社，人仰雍容廊廟。願歲歲共祝眉壽，壽比山高。

右調〔喜遷鶯後〕〔二〕

卻說任醫官看了脈息，依舊到廳上坐下。西門慶便開言道：「不知這病症端的何如？」任醫官道：「夫人這病，原是產後不慎調理，【張評】此處方講脈理。因此得來。目下惡路不淨，面帶黃色，飲食也沒些要緊，走動便覺煩勞。依學生愚見，還該謹慎保重。如今夫人兩手脈息，虛而不實，按之散大。這病症都只爲火炎肝腑，土虛木旺，虛血妄行。若今爲不治〔三〕，後邊一發了不的。」說畢，西門慶道：「如今該用甚藥纔好？」任醫官道：「只用些清火止血的藥，黃柏知母爲君，其餘再加減些，吃下看住就好了。」【綉乙本評】圓活得妙。西門慶聽了，就叫書童封了一兩銀子，送任醫官做藥本，任醫官作謝去了。不一時，送將藥來，李瓶兒屋裡煎服，不在話下。

且說西門慶送了任醫官去，回來與應伯爵說話。伯爵因說：「今日早辰李三、黃四走來，說他這宗香銀子急的緊，再三央我來求哥。好歹看我面，接濟他這一步兒罷。」西門慶道：「既是這般急，我也只得依你了。你叫他明日來兌了去罷。」一面讓伯爵到小捲棚內，留他吃飯。伯爵因問：「李桂兒還在這裡住着哩？東京去的也該來了。」【張評】一語緊接。西門慶道：「正是。我緊等着，還要打發他往揚州去，敢

怕也只在早晚到也。」說畢，吃了飯，伯爵別去。到次日，西門慶衙門中回來，伯爵早已同李智、黃四坐在廳上等。見西門慶回來，都慌忙過來見了。西門慶進去換了衣服，就問月娘取出徐家來的二百五十兩銀子，又添兌了二百五十兩，叫陳敬濟拿了，同到廳上，兌與李三、黃四。因說道：「我没銀子，因應二哥再三來說，只得湊與你。我卻是就要的。」李三道：「蒙老爹接濟，怎敢遲延。如今關出這批銀子，一分也不敢動，就都送了來。」於是兌收明，千恩萬謝去了。伯爵也就要去，【張評】十兩頭故也。被西門慶留下。

正坐的說話，只見平安兒進來報說：「來保東京回來了。」伯爵道：「我昨日就說也該來了。」不一時，來保進到廳上，與西門慶磕了頭。西門慶便問：「你見翟爹麼？李桂姐事情怎樣了？」來保道：「小的親見翟爹。翟爹見了爹的書，隨即叫長班拿帖兒與朱太尉去說，小的也跟了去。朱太尉親分付說：『既是太師府中分上，就該都放了。因是六黃太尉送的，難以回他。如尚未到者[四]，俱免提；已拿到的，且監些時。他內官性兒，有頭没尾，等他性兒坦些，也都從輕處就是了。」伯爵道：「這等說，連齊香兒也免提了？造化了這小淫婦兒了。」來保道：「就是祝爹他每也只好打幾下罷了，罪料是没了。」一面取出翟管家書遞上。西門慶看了，說道：「老孫與祝麻子，做夢也不曉的是我這裡人情。」【張評】十弟兄不如一妓。伯爵道：「哥，你也只當積陰隲能了。」來保又說：「翟爹見小的去，好不歡喜。問爹明日可與老爺去

【繡像本評】自得免已爲萬幸，又氣不憤免了別人，寫婦人窄小肚腸如見。

【繡像本評】分明醋話，卻做正景說，妙甚。

上壽？小的不好回說不去，只得答應敢要來也。翟爹說：『來走走也好，我也要與你爹會一會哩。』」西門慶道：「我到也不曾打點自去。既是這等說，只得要去走遭了。」因分付來保：「你辛苦了，且到後面吃些酒飯，歇息歇息。遲一兩日，還要趕到揚州去哩。」來保應諾去了。西門慶就要進去與李桂姐說知，向伯爵道：「你坐着，我就來。」伯爵也要去尋李三、黃四，乘機說道：「我且去着，再來罷。」一面別去。西門慶來到月娘房裡，李桂姐已知道信了，忙走來與西門慶、月娘磕頭，謝道：「難得爹娘費心，救了我這一場大禍，拿甚麼補報爹娘！」【繡乙本評】口角甜甚。月娘道：「你既在咱家恁一場，有些事兒不與你處處，卻爲着甚麼來？」桂姐道：「俺便賴爹娘可憐救了，只造化齊香兒那小淫婦兒。他甚相干？連他都饒了。他家賺錢賺鈔，帶累俺們受驚怕。俺每倒還只當替他說了個大人情，不該饒他纔好。」【張評】已不自認情矣。西門慶笑道：「真造化了這小淫婦兒了。」說了一回，桂姐便要辭了家去，道：「我家媽還不知道這信哩！我家去說聲，免得他記掛，再同媽來與爹娘磕頭罷。」西門慶道：「也罷。我也不留你〔五〕，你且家去說聲着。」月娘道：「桂姐，你吃了飯去。」桂姐道：「娘，我不吃飯了。」一面又拜辭西門慶與月娘衆人。臨去，西門慶說道：「事便完了，你今後這王三官兒，【繡乙本評】畢竟道破。【張評】如畫。也少要招攬他了。」【張評】心事。桂姐道：「爹說的是甚麼話，還招攬他哩！再要招攬他，就把身子爛化了。就是前日也不是我招攬他。」【繡乙本評】挽回一語，妙。月娘道：「不招攬他

就是了，又平白說誓怎的？」【張評】映月娘。一面叫轎子，打發桂姐去了。西門慶因告月娘說要上東京之事，月娘道：「既要去，須要早打點，省得臨時促忙促急。」西門慶道：「蟒袍錦綉、金花寶貝上壽禮物，俱已完備。倒只是我的行李，不曾整備。」月娘道：「行李不打緊。」西門慶說畢，就到前邊看李瓶兒去了。到次日，坐在捲棚內，叫了陳敬濟來，看着寫了蔡御史的書，交與來保；又與了他盤纏，叫他明日起早趕往揚州去不題。

倏忽過了數日，看看與蔡太師壽誕將近。只得擇了吉日，分付琴童、玳安、書童、畫童，四個小廝跟隨，各各收拾行李。【張評】不漏。月娘同玉樓、金蓮衆人，【張評】瓶兒病矣。將各色禮物，並冠帶衣服應用之物，共裝了二十餘扛。頭一日晚夕，妻妾衆人擺設酒餚，和西門慶送行。吃完酒，就進月娘房裡歇宿[六]。次日，把二十扛行李，先打發出門；又發了一張通行的馬牌，仰經過驛遞，起夫馬迎送。各各停當，然後進李瓶兒房裡來，看了官哥兒，與李瓶兒說道：「你好好調理，要藥，叫人去問任醫官討。我不久便來家看你。」那李瓶兒閣着淚道：「路上小心保重。」直送出廳來，和月娘、玉樓、金蓮，打夥兒送了出大門。

西門慶乘了涼轎，【張評】是六月。四個小廝騎了頭口，望東京進發。迤逦行來，免不得朝登紫陌，夜宿郵亭。一路看了些山明水秀，相遇的無非都是各路文武官員，進京慶賀壽誕，生辰擔不計其數。【張評】寫太師。約行了十來日，早到東京，進了萬

【綉像本評】寫得天下皆然。

壽城門。那時天色將晚，趕到龍德街牌樓底下，就投翟家屋裡去住歇。

那翟管家聞知西門慶到了，忙出來迎接。各敘寒暄，吃了茶。西門慶叫玳安將行李一一交盤進翟家來。翟謙交府幹收了，就擺酒和西門慶洗塵。不一時，只見剔犀官桌上，擺上珍羞美味來，只好沒有龍肝鳳髓罷了。其餘般般俱有。便是蔡太師自家受用，也不過如此。當直的拿上酒來，翟謙先滴了天，然後與西門慶把盞。西門慶也回敬了。兩人坐下，糖果按酒之物，流水也似遞將上來。【張評】爲太師一襯。酒過兩巡，西門慶便對翟謙道：「學生此來，單爲與老太師慶壽，聊備些微禮，孝順太師，想不見卻。只是學生久有一片仰高之心，欲求親家預先稟過，但得能拜在太師門下做個乾生子，【繡乙本評】好大志。便也不枉了人生一世。【張評】用筆刻甚，令此輩何處生活？不知可以起口麼？」翟謙道：「這個有何難哉！我們主人雖是朝廷大臣，卻也極好奉承。今日見了這般盛禮，不但拜乾子定然允從〔七〕，自然還要陞選官爵。」西門慶聽說，不勝之喜，飲彀多時，西門慶便推不吃酒了。翟管家道：「再請一盃。怎的不吃了？」西門慶道：「明日有正經事，不敢多飲。」再四相勸，只又吃了一盃。翟管家賞了隨從人酒食，就請西門慶到後邊書房裡安歇。排下煖床，綃帳銀鈎，錦被香噴噴的。一班小廝扶侍，西門慶脫衣上床。獨宿，西門慶一生不慣，那一晚好難捱過。巴到天明，正待起身，那翟家門戶重重掩着，直挨到巳牌時分，纔有個人把鑰匙一路開將出來。【張評】又襯太師。隨後，纔是小廝拿手巾香湯進書房來。西門

【繡像本評】蔡太師爲人，數語道盡。

慶梳洗完畢，只見翟管家出來，和西門慶廝見。坐下，當值的就托出一個朱紅盒子來，裡邊有三十來樣美味，一把銀壺，斟上酒來，吃早飯。翟謙道：「請用過早飯，學生先進府去和主翁說知，然後親家搬禮物進來。」西門慶道：「多勞費心。」酒過數盃，就拿早飯來吃了，收過家活。翟管家道：「且權坐一回，學生進府去便來。」翟謙去不多時，就忙來家，【繡乙本評】宛然。向西門慶說：「老爺正在書房梳洗。外邊滿朝文武官員都伺候拜壽，未得廝見哩。學生已對老爺說過了，如今先進去拜賀罷，省的住回人雜，學生先去奉候，親家就來罷了。」說畢去了。

西門慶不勝歡喜，便叫跟隨人拉同翟家幾個伴當，先把那二十扛金銀段疋，擡到太師府前，一行人應聲去了。西門慶即冠帶乘了轎來，只見亂哄哄挨肩擦背，都是大小官員來上壽的。西門慶遠遠望見一個官員，也乘着轎進龍德坊來。西門慶仔細一看，卻認的是故人揚州苗員外。不想那苗員外也望見西門慶，兩個同下轎作揖，敘說寒溫。原來這苗員外也是個財主，【張評】一個「也是」。他身上也現做着散官之職，【張評】兩個「也做」。向來結交在蔡太師門下，那時也來上壽，【張評】三個「也來」。恰遇了故人。當下兩個忙匆匆路次話了幾句，問了寓處，分手而別。【張評】百忙插入。

【繡像本評】忽插入一苗員外，似甚無味，蓋欲見以權門爲歸斷者，不獨一西門慶也。觀數「也」字自明。

西門慶來到太師府前，但見：

堂開綠野，閣起凌烟。門前寬綽堪旋馬，閥閱嵬峨好駐旂〔八〕。錦繡叢中，風送到畫眉聲巧；金銀堆裡，日映出琪樹花香。左右活屏風，一個個夷光紅拂；

滿堂死寶玩，一件件周鼎商彝。室掛明珠十二，黑夜裡何用燈油；門迎珠履三千，白日間盡皆名士。【張評】罵盡名士。九州四海，大小官員，都來慶賀；六部尚書，三邊總督，無不低頭。正是：除卻萬年天子貴，只有當朝宰相尊。

西門慶恭身進了大門，翟管家接着，只見中門關着不開，【綉乙本評】寫得到。官員都打從角門而入。西門慶便問：「爲何今日大事，卻不開中門？」【張評】草氣。翟管家道：「中門曾經官家行幸，因此人不敢走。」西門慶和翟謙進了幾重門，門上都是武官把守，一些兒也不混亂。【張評】是西門眼中。見了翟謙，一個個都欠身問：「管家從何處來？」翟管家答道：「舍親打山東來拜壽老爺的。」説罷，又走過幾座門，轉幾個灣，無非是畫棟雕樑、金張甲第，隱隱聽見鼓樂之聲，【張評】是西門耳中。如在天上一般。西門慶又問道：「這裡民居隔絶，那裡來的鼓樂喧嚷？」【張評】草氣。翟管家道：「這是老爺叫的女樂。一班二十四人，都曉得天魔舞、霓裳舞、觀音舞。但凡老爺早膳、中飯、夜宴，都是奏的。如今想是早膳了。」西門慶聽言未了，又鼻子裡覺得異香馥馥，【張評】是西門鼻中。樂聲一發近了。翟管家道：「這裡與老爺書房相近了，腳步兒放鬆些。」【張評】是西門腳步。【張評】西門氣象如活。轉個迴廊，只見一座大廳，如寶殿仙宮：廳前仙鶴、孔雀，種種珍禽；又有那瓊花、曇花、佛桑花，四時不謝，開的閃閃爍爍，應接不暇。【張評】未見慣人，確有如此。西門慶還未敢闖進，交翟管家先進去了。然後挨挨排排走到堂前，【張評】大力宏才，方能寫出。只見堂上虎皮交椅上，坐一個

【綉像本評】西門慶家居，亦可謂富貴矣。今以此相形，便覺純是市井暴發景象。富貴寧有極耶？隱隱寫出。

【繡像本評】獻媚者與受媚者寫得默默會心，最有情景。

大猩紅蟒衣的是太師了。屏風後列有二三十個美女，【張評】比六房何如？一個個都是宮樣妝束，執巾、執扇，捧擁着他。翟管家也站在一邊。西門慶朝上拜了四拜，蔡太師也起身，就羢單上回了個禮，這是初相見了。落後翟管家走近蔡太師耳邊，暗暗說了幾句話下來。西門慶理會的是那話了，【張評】妙絕。又朝上拜四拜。蔡太師便不答禮。這四拜是認乾爺，因此受了。西門慶開言便以父子稱呼道：「孩兒沒恁孝順爺爺，今日華誕，特備的幾件菲儀，聊表千里鵝毛之意。願老爺壽比南山！」蔡太師道：「這怎的生受？」便請坐下。當值的拿了把椅子上來，西門慶朝上作了個揖，道：「告坐了。」就西邊坐地吃茶。翟管家慌跑出門來，【張評】如畫。叫擡禮物的都進來。須臾，二十扛禮物擺列在階下。揭開了涼箱蓋，呈上一個禮目〔九〕：大紅蟒袍一套、官綠龍袍一套、漢錦二十疋、蜀錦二十疋、火浣布二十疋、西洋布二十疋，其餘花素尺頭共四十疋，獅蠻玉帶一圍、金鑲奇南香帶一圍、玉盃、犀盃各十對，赤金攢花爵盃八隻、明珠十顆，又另外黃金二百兩，送上蔡太師做贄見禮。蔡太師看了禮目〔十〕，又瞧見擡上二十來扛，心下十分歡喜，說了聲：「多謝。」便叫翟管家收進庫房去了。一面分付擺酒欵待。西門慶因見他忙冲冲，就起身辭蔡太師。太師道：「既如此，下午早早來罷。」西門慶又作個揖，起身出來。蔡太師送了幾步，便不送了。【繡乙本評】肖。西門慶依舊和翟管家同出府來。翟管家府內有事，也作別進去。

【綉像本評】當勢利時，一種親愛情景，亦易動人，故舉世慕勢利也。

西門慶竟回到翟家來，脱下冠帶。已整下午飯，吃了一頓。回到書房，打了個盹，【張評】寫盡適纔一片精神迎合之處。恰好蔡太師差舍人邀請赴席。西門慶謝了些扇金，着先去了。即便重整冠帶，又叫玳安封下許多賞封，做一拜匣盛了，跟隨着四個小廝，復乘轎望太師府來。蔡太師那日滿朝文武官員來慶賀的，各各請酒。自次日爲始，分做三停：第一日是皇親內相；第二日是尚書顯要、衙門官員；第三日是內外大小等職。只有西門慶，一來遠客，二來送了許多禮物，蔡太師到十分歡喜，因此就是正日，獨獨請他一個。見西門慶到了，忙走出軒下相迎。西門慶再四謙遜，讓：「爺爺先行。」自家屈着背，輕輕跨入檻內。蔡太師道：「遠勞駕從，又損隆儀。今日略坐，少表微忱。」西門慶道：「孩兒戴天履地，全賴爺爺洪福。些小敬意，何足掛懷！」兩個喁喁笑語，真似父子一般。【張評】不謂起先層層寫來的一個太師，卻如此抹卻。二十四個美女一齊奏樂，府幹當直的斟上酒來。蔡太師要與西門慶把盞。西門慶力辭不敢，只領的一盞，立飲而盡，隨即坐了桌席。西門慶叫書童取過一隻黃金桃盃，斟上一盃，滿滿走到蔡太師席前，雙膝跪下，道：「願爺爺千歲。」蔡太師滿面歡喜，道：「孩兒起來。」接過便飲個完。西門慶纔起身，依舊坐下。那時相府華筵[十一]，珍奇萬狀，都不必說。西門慶直飲到黃昏時候，拿賞封賞了諸執役人，纔作謝告別道：「爺爺貴冗，孩兒就此叩謝，後日再不敢來求見了。」出了府門，仍到翟家安歇。

次日，要拜苗員外，着玳安跟尋了一日，卻在皇城後李太監房中住下。玳安拿

着帖子通報了，苗員外來出迎，道：「學生正想個知心朋友講講，恰好來得湊巧。」就留西門慶筵燕。西門慶推卻不過，只得便住了。當下山餚海錯，不記其數。又有兩個歌童，生的眉清目秀，頓開喉音，唱幾套曲兒。西門慶指着玳安、琴童，向苗員外說道：「這班蠢材，只會吃酒飯，怎地比的那兩個？」苗員外笑道：「只怕伏侍不的老先生。若愛時，就送上也何難。」西門慶謙謝：「不敢奪人之好。」飲到更深，別了苗員外，依舊來翟家歇。那幾日，內相府管事的，各各請酒，留連了八九日。西門慶歸心如箭，便叫玳安收拾行李。翟管家苦死劉住，只得又吃了一夕酒，重敘姻親，極其眷戀。【張評】不漏。次日早起辭別，望山東而行。一路水宿風餐，不在話下。

且說月娘家中，自從西門慶往東京慶壽，姊妹每望眼巴巴，各自在屋裡做些針指，通不出來閒耍。只有潘金蓮打扮的如花似玉，喬模喬樣，在丫鬟夥裡，或是猜枚，或是抹牌，說也有，笑也有，狂的通沒些成色。嘻嘻哈哈，也不顧人看見，只想着與陳敬濟勾搭。每日只在花園雪洞內踅來踅去，指望一時湊巧。敬濟也一心想着婦人，不時進來尋撞。撞見無人便調戲，親嘴咂舌做一處。只恨人多眼多，不能盡情歡會。正是：

【張評】此處又將二人一寫，映後文放膽，皆出月娘不能謹之于始耳。

雖然未入巫山夢，卻得時逢洛水神。

一日，吳月娘、孟玉樓、李瓶兒同一處坐地，只見玳安慌慌跑進門來，見月娘

衆人磕了頭，報道：「爹回來了。」月娘便問：「如今在那裡？」玳安道：「小的一路騎頭口，拿着馬牌先行，因此先到家。爹這時節，也差不上二十里遠近了。」月娘道：「你曾吃飯沒有？」玳安道：「從早上吃來，卻不曾吃中飯。」月娘便分付整飯伺候，一面就和六房姊妹，同夥兒到廳上迎接。正是：

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時燕燕忙。

妻妾每在廳上等候多時，西門慶方到門前下轎了，衆妻妾一齊相迎進去。西門慶先和月娘廝見畢，然後孟玉樓、李瓶兒、潘金蓮依次見了，各叙寒溫。落後書童、琴童、畫童也來磕了頭，自去廚下吃飯。西門慶把路上辛苦，並到翟家住下，感蔡太師厚情請酒，並與內相日日吃酒事情，備細說了一遍。【張評】比齊人何如？因問李瓶兒：「孩子這幾日好麼[十二]？你身子吃的任醫官藥有些應驗麼？我雖則往東京，一心只吊不下家裡。」李瓶兒道：「孩子也沒甚事。我身子吃藥後略覺好些。」月娘一面收拾行李及蔡太師送的下程，【張評】珍重如此。一面做飯與西門慶吃。到晚，又設酒和西門慶接風。西門慶晚夕就在月娘房裡歇了。兩個是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歡愛之情，俱不必說。

次日，陳敬濟和大姐也來見了，說了些店裡的帳目。【張評】不漏。應伯爵和常峙節打聽的來家，都來探望。西門慶出來相見畢，兩個一齊說：「哥，一路辛苦。」西門慶便把東京富麗的事情，及太師管待情分，備細說了一遍。兩人只顧稱羨不已。

【綉像本評】十兄弟內，惟常二尚有良心。

當日西門慶留二人吃了一日酒。常峙節臨起身，向西門慶道：「小弟有一事相求，不知哥可照顧麽？」說着，只是低了臉，半含半吐。西門慶道：「但說不妨。」常峙節道：「實爲住的房子不方便。待要尋間房子安身，卻沒有銀子，因此要求哥周濟些兒，日後少不的加些利錢送還哥。」西門慶道：「相處中說甚利錢！只我如今忙忙的那討銀子？且待韓夥計貨船來家，自有個處。」說罷，常峙節、應伯爵作謝去了，不在話下。

【綉像本評】西門慶施予結交，人人背去。忽劈空幻出一苗員外，認真信義，亦大可笑。不知造化錯綜之妙正在此，當與韓愛姐守節參看。

且說苗員外，自與西門慶相會，在酒席上把兩個歌童許下。不想西門慶歸心如箭，不曾別的他，竟自歸來。苗員外還道西門慶在京，差伴當來翟家問，纔曉得西門慶家去了。苗員外自想道：「君子一言，快馬一鞭。我既許下了他，怎麽失信？」於是叫過兩個歌童，分付道：「我前日請山東西門大官人，曾把你兩個許下他。我如今就要送你到他家去，你們早收拾行李。」那兩個歌童一齊跪告道：「小的每伏侍的員外多年，員外不知費盡多少心力，教的俺每這些南曲〔十三〕，卻不留下自家歡樂，怎地到送與別人？」說罷，撲簌簌吊下淚來。那員外也覺慘然不樂，說道：「你也說的是，咱何苦定要送人！只是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那孔聖人說的話，怎麽違得？【張評】也知孔聖人違不得。如今也繇不得你了。待咱寫書一封〔十四〕，差人送你去，教他好生看覷你就是了。」兩個歌童違拗不過，只得應諾起來。苗員外就叫那門管先生，寫着一封書信，寫那相送歌童之意；又寫個禮單兒，把些尺頭書帕封了，差

家人苗實齎書，護送兩個歌童往西門慶家來。兩個歌童洒淚辭謝了員外，番身上馬，迤逦同望山東大道而來。有日到了清河縣，三人下馬訪問，一直逕到縣牌坊西門慶家府裡投下。

卻說西門慶自從東京到家，每日忙不迭。送禮的，請酒的，日日三朋四友，以此竟不曾到衙門裡去。那日稍閒無事，纔到衙門裡升堂畫卯，把那些解到的人犯，同夏提刑一一審問一番。審問了半日，公事畢，方乘了一乘涼轎，幾個牢子喝道，簇擁來家。只見那苗實與兩個歌童，已是候的久了，就跟着西門慶的轎子，隨到前廳跪下，禀說：「小的是揚州苗員外有書拜候老爹。」隨將書並禮物呈上。西門慶連忙說道：「請起來。」一面打開副啓，細細看了，見是送他歌童，心下喜之不勝，說道：「我與你員外意外相逢，不想就蒙你員外情投意合。酒後一言，就果然相贈，又不憚千里送來。你員外真可謂千金一諾矣。難得，難得！」兩個歌童從新走過，又磕了四個頭，說道：「員外着小的們伏侍老爹，萬求老爹青目。」西門慶道：「你起來，我自然重用。」一面叫擺酒飯，管待苗實並兩個歌童；一面整辦厚禮，綾羅細軟，修書答謝員外；一面就叫兩個歌童，在於書房伺候。不想韓道國老婆王六兒，因見西門慶事忙，要時常通個信兒，没人往來，算計將他兄弟王經，纔十五六歲，也生得清秀，送來伏侍西門慶。也是這日進門。【張評】又照管王六兒。西門慶一例收下，也叫在書房中伺候。

西門慶正在廳上分撥，忽伯爵走來。西門慶與他說知苗員外送歌童之事，就叫玳安裡面討出酒菜兒來留他坐。就叫兩個歌童來唱南曲。那兩個歌童，走近席前，並足而立，手執檀板，唱了一套〔新水令〕「小園昨夜放江梅。」【張評】蓋送鴻迎燕乃春時，而春梅已欲放矣。西門韶華將盡，守備府中春色將來矣。此文字大過接處。果然是響遏行雲，調成白雪。伯爵聽了歡喜的打跌，贊說道：「哥的大福，偏有這些妙人兒送將來。也難爲這苗員外好情。」西門慶道：「我少不得尋重禮答他。」一面又與這歌童起了兩個名：一個叫春鴻，一個叫春燕。又叫他唱了幾個小詞兒，二人吃一回酒，伯爵方纔別去。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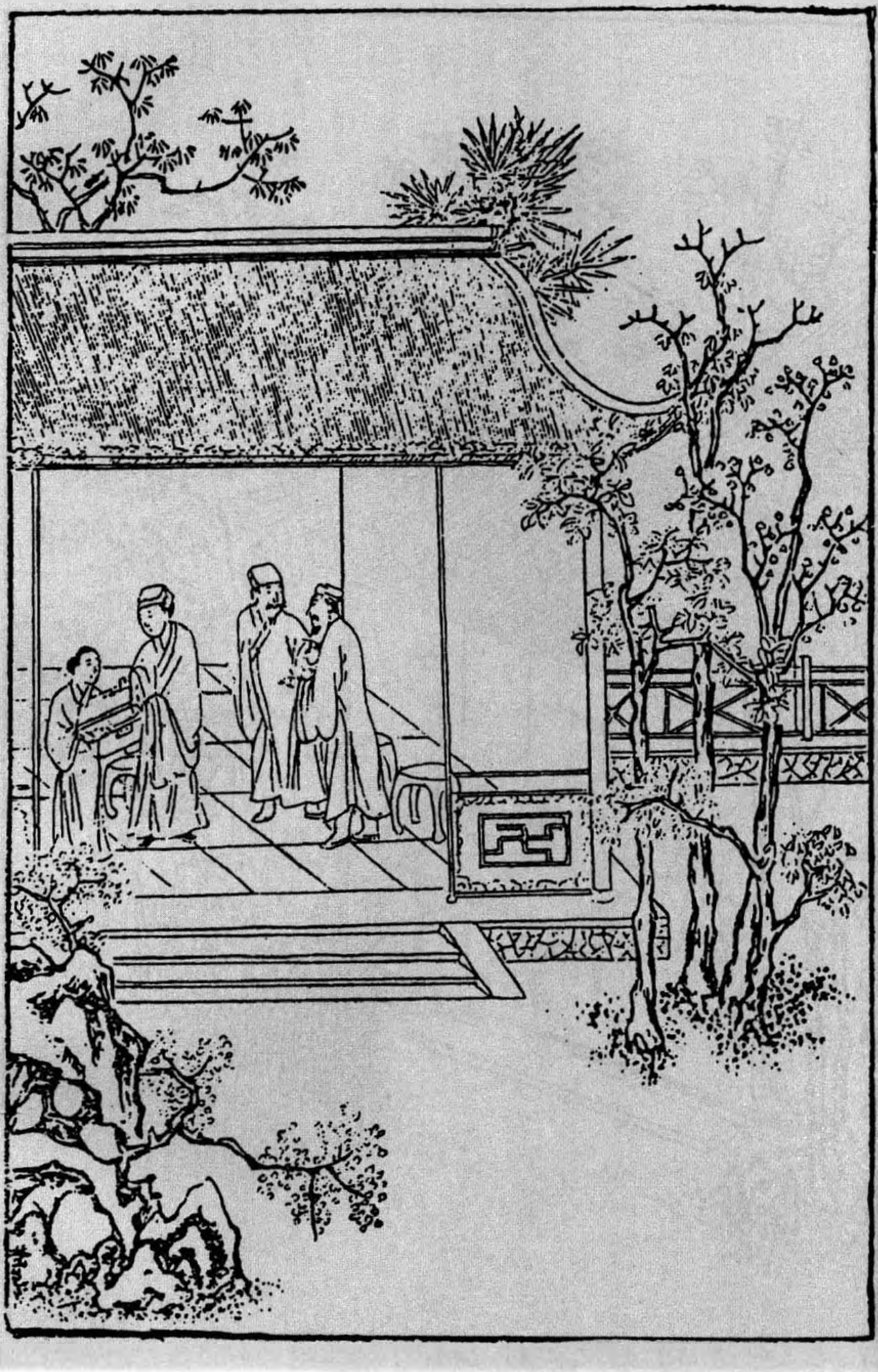
風花弄影新鶯囀，俱是面〔十五〕前歌舞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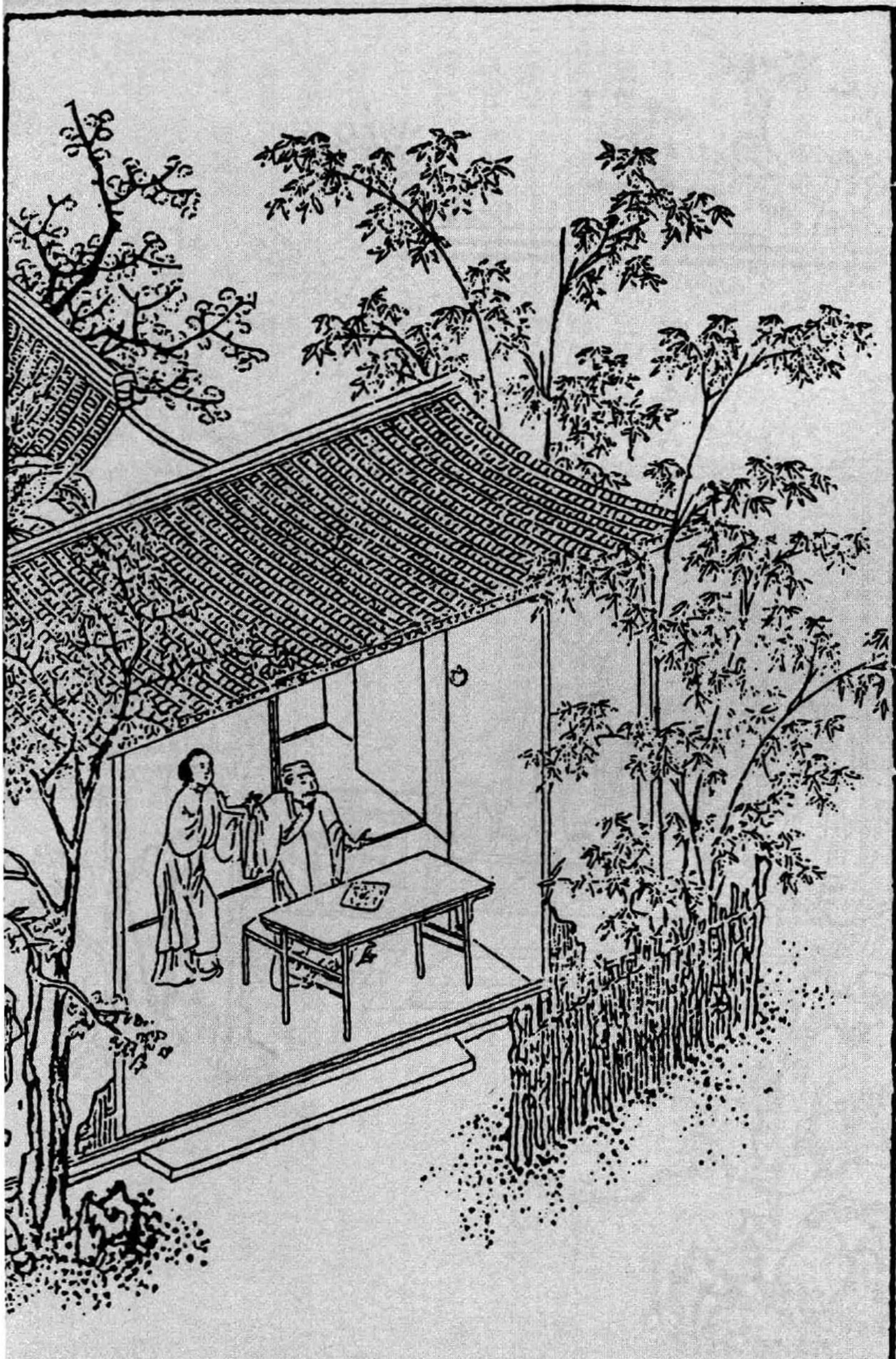
文禹門云：驕人之情形如彼，諂人之光景如此。要寫得像兩人，不像一人，方爲細密。要寫得是一人，不是兩人，方爲融洽。西門慶此番慶壽，便住翟雲峰家，可謂已得門路矣。非然者，以蔡太師之威權，滿朝文武希榮趨勢者，除去不附蔡諸公，當亦不下千餘人。何有一清河小武官獨得與太師私見而能少獻其諛詞媚態哉？有雲峰一引，直與家生子一般，便不覺唐突。

此書以西門慶作主，不得不提起筆來寫，若太師慶壽一層，亦不過略爲點染而已。其間又夾一苗員外，不言其名，但說是揚州住，又與西門慶素好。彼何人哉？哥童之贈，不在當時，而在歸後，閃閃爍爍，與鬼魅何殊？

校勘記

〔一〕「詞曰」，綉甲、綉丙本作〔喜遷鶯後〕。
〔二〕〔右調喜遷鶯後〕，綉甲、綉丙本無。
〔三〕「若今爲不治」，綉丙本「爲」作「番」。
〔四〕「尚未」，綉像本作「乃未」。
〔五〕「我也不留你」，綉像本無「也」字。
〔六〕「歇宿」，綉像本作「宿歇」。
〔七〕「不但」，綉丙本作「不惟」；綉乙本作「不忙」，誤。
〔八〕「駐旌」，綉像本作「豎旌」。
〔九〕「禮目」，本衙本、崇經堂本同。影松軒本作「禮單」。
〔十〕同〔九〕。
〔十一〕「華筵」，綉丙本誤作「華誕」。
〔十二〕「這幾日」，綉像本作「這幾時」。
〔十三〕「南曲」，原作「甫曲」，乙亥本、在兹堂本同，均誤。今據綉像本、影松軒本、本衙本、崇經堂本改。
〔十四〕「寫書一封」，綉丙本「寫」作「脩」。
〔十五〕「面」，綉像本作「筵」。





第五十六回　西門慶捐金助朋友　常峙節得鈔傲妻兒

此回是「財」字一篇小結束。蓋梵僧藥以後，乃極力寫色的利害，此又寫財的利害，爲「酒肉朋友、柴米夫妻」八字同聲一哭也。

西門捐金，人言彼不得朋友之報，不知其盜子虛之物爲捐金之費，比盜賊得平人財物而施人者，更加一等罪惡。蓋我既盜朋友之財，何責朋友之負我哉？

二目已做完，又接敘水秀才一段。蓋水乃冷物，今欲寫西門氏冷落於七十九回後，而不露冷信於前數十回之前，不特無以勸懲，亦何以爲之文字哉？然即寫一水秀才來，則正炎熱時，何以入此冷姓？而水秀才一來，文字亦必冷盡矣。故先提明水秀才，乃閒閒說出，又輕輕抹去，重復寫一「溫」字出來，言此時冷雖未冷，熱已不熱，惟此屍居餘氣以旦夕待死耳。故隔花一戲，借韓金釧透出「寒」字；又借「春鴻留、春燕死」透出春去秋深；此又以「水」、「溫」二秀才，言不熱之漸，將冷之機。層層文字，固自做開卷冷、熱二字，非真個有西門氏請代筆先生也。至後溫秀才去，而聶兩湖代寫軸文，已隱一冷水於內，故帶水戳冷已極矣。而西門死，伯爵祭文方用水秀才。「水」字爲冷，豈不益信？

詩曰：(一)

清河豪士天下奇，意氣相投山可移。
濟人不惜千金諾，狂飲寧辭百夜期。
雕盤綺食會衆客，吳歌趙舞香風吹。
堂中亦有三千士，他日酬恩知是誰？【張評】哭盡天下萬世。

話說西門慶留下兩個歌童，隨即打發苗家人回書禮物，又賞了些銀錢。苗實領書磕頭謝了，出門。後來不多些時，春燕死了，止春鴻一人。【張評】送去已往，迎不得將來矣。正是：

千金散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

卻說常峙節自那日求了西門慶的事情，還不得到手。房主又日夜催逼。恰遇西門慶從東京回家，今日也接風，明日也接風，一連過了十來日，只不得個會面。常言道：見面情難盡。一個不見，卻告訴誰？每日央了應伯爵，只走到大官人門首，問聲說不在，就空回了。【綉乙本評】一求人便有此苦。回家又被渾家埋怨道：「你也是男子漢，大丈夫，房子沒間住，吃這般懊惱氣。你平日只認的西門大官人，今日求些周濟，也做了瓶落水。」說的常峙節有口無言，呆瞪瞪不敢做聲。到了明日，早起身尋了應伯爵，來到一個酒店內，便請伯爵吃三盃。【綉乙本評】亦所不免。伯爵道：「這卻不當生受。」常峙節拉了坐下。量酒，打上酒來。擺下一盤熏肉、一盤鮮魚。

【綉像本評】貧賤與富貴交，往往有虛名而無實惠，數語描畫。

酒過兩巡，【張評】十弟兄如此，所爲酒弟兄也。常峙節道：「小弟向求哥和西門大官人說的事情，這幾日通不能會面。房子又催逼的緊。昨晚被房下聒絮了一夜，耐不的，五更抽身，專求哥趁着大官人還沒出門時〔二〕慢慢的候他。【綉乙本評】苦說。不知哥意下如何？」應伯爵道：「受人之托，必當終人之事。我今日好歹要大官人助你些就是了。」兩個又吃過幾盃，應伯爵便推早酒，不吃了，常峙節又勸一盃。筭還酒錢，一同出門，徑奔西門慶家裡來。

【綉像本評】窮鬼已自可憐，而復寫一段富貴飽暖受用與之相形，悪甚。

那時正是新秋時候，金風薦爽。西門慶連醉了幾日，覺精神減了幾分。正遇周內相請酒，便推事故不去，自在花園藏春塢，和吳月娘、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五個，尋花問柳頑耍，好不快活。【張評】勝筵難在。常峙節和應伯爵來到廳上，問知大官人在屋裡，滿心歡喜。坐着等了好半日，卻不見出來。只見門外書童和畫童兩個，擡着一隻箱子，都是綾絹衣服，【張評】襯常二妻子。氣吁吁走進門來，亂嚷道：「等了這半日，還只得一半。」就廳上歇下。應伯爵便問：「你爹在那裡？」書童道：「爹在園裡頑耍哩。」伯爵道：「勞你說聲。」兩個依舊擡着進去了。不一時，書童出來道：「爹請應二爹、常二叔少待，便來也。」兩人又等了一回，西門慶纔走出來。二人作了揖，便請坐的。伯爵道：「連日哥吃酒忙，不得些空，今日卻怎的在家裡？」西門慶道：「自從那日別後，整日被人家請去飲酒，醉的了不的，通沒些精神。今日又有人請酒，我只推有事不去。」伯爵道：「方纔那一箱衣服是那裡擡來的？」西

【綉乙本評】孟子曰：勿視其巍巍然。正欲開豁此等眼孔。

【綉像本評】開口告人之難如此。

門慶道：「目下交了秋，大家都要添些秋衣。方纔一箱是你大嫂子的，還做不完，纔勾一半哩。」常峙節伸着舌，道：「六房嫂子就六箱了，好不費事！小户人家，一疋布也難得。【張評】心事。哥果是財主哩。」西門慶和應伯爵都笑起來。伯爵道：「這兩日杭州貨船怎的還不見到？不知買賣貨物何如？這幾日不知李三、黄四的銀子，曾在府裡頭關了些送來與哥麽？」西門慶道：「貨船不知在那裡擔閣着，書也沒稍封寄來，好生放不下。李三、黄四的又說在出月纔關。」應伯爵挨到身邊坐下，乘閒便說：「常二哥那一日在哥席上求的事情，一向哥又沒的空，不曾說的。常二哥被房主催逼慌了，每日被嫂子埋怨，二哥只麻做一團，沒個理會。如今又是秋涼了，身上皮襖兒又當在典鋪裡。哥若有好心，常言道：救人須救急時無，省的他嫂子日夜在屋裡絮絮叨叨。況且尋的房子住着，也是哥的體面。因此常二哥央小弟特地來求哥，早些周濟他罷。」西門慶道：「我曾許下他來，因爲東京去，費的銀子多了。本待等韓夥計到家和他理會，如今又恁地要緊！」伯爵道：「不是常二哥要緊，當不的他嫂子聒絮，只得求哥早些便好。」西門慶躊躇了半晌，道：「既這等也不難，且問你要多少房子纔勾住？」伯爵道：「他兩口兒也得一間門面，一間客坐，一間床房，一間廚灶，四間房子是少不得的。論着價銀，也得三四個多銀子。哥只早晚湊些，教他成就了這樁事罷。」西門慶道：「今日先把幾兩碎銀與他拿去，買件衣服，辦些家活，盤攪過來。待尋下房子，我自兑銀與你成交，可好麽？」兩個一齊謝道：

【繡像本評】此一番稱頌不可少。

【繡像本評】不以施予爲功，而反以積財爲罪。雖不可爲敗子藉口，然自是千古名言至理。西門慶始終用財，不出此意。

【繡像本評】袖中有物，便覺舉止安詳。

「難得哥好心。」西門慶便叫書童：「去對你大娘說，皮匣內一包碎銀，取了出來。」書童應諾。不一時，取了一包銀子出來，遞與西門慶。西門慶對常峙節道：「這一包碎銀子，是那日東京太師府賞封剩下的十二兩，你拿去好雜用。」打開與常峙節看，都是三五錢一塊的零碎紋銀。常峙節接過，放在衣袖裡，就作揖謝了。西門慶道：「我這幾日不是要遲你的，你又沒曾尋的；只等你尋下，待我有銀一起兌去便了。」常峙節又稱謝不迭。三個依舊坐下，伯爵便道：「多少古人輕財好施，到後來子孫高大門閭，把祖宗基業一發增的多了。【張評】也須問其如何來者，苗青之物可濟人乎？慳吝的積下許多金寶，後來子孫不好，連祖宗墳土也不保，可知天道好還哩！」西門慶道：「兀那東西是好動不喜靜的，怎肯埋沒在一處？也是天生應人用的，一個人堆積，就有一個人缺少了。因此積下財寶，極有罪的。」【張評】爲「財」字一哭。

正說着，只見書童托出飯來。三人吃畢，〔三〕常峙節作謝起身，袖着銀子，歡喜走到家來。剛剛進門，只見渾家鬧炒炒嚷將出來，罵道：「梧桐葉落，滿身光棍的行貨子！出去一日，把老婆餓在家裡，尚兀自千歡萬喜到家來，可不害羞哩！房子沒的住，受別人許多酸嘔氣，只教老婆耳躲裡受用。」那常二只是不開口，任老婆罵的完了，輕輕把袖裡銀子摸將出來，放在桌兒上，打開瞧着道：「孔方兄，孔方兄！我瞧你光閃閃、響噹噹無價之寶，滿身通麻了，恨沒口水嚥你下去。【繡乙本評】數語又是一錢神小贊。你早些來時，不受這淫婦幾場氣了。」【張評】又爲「財」字一哭。那

【綉像本評】止此一物，其未得也，婦人怨之罵之，而啞口不能對；其既得也，則冷譏熱訕，使之陪笑；陪笑不已，使之下淚。寫貧家一種有柴米而無恩愛夫妻情景，真令人欲哭。

【綉像本評】轉念方想到情義，更可悲。

婦人明明看見包裡十二三兩銀子一堆，喜的搶近前來，就想要在老公手裡奪去。【綉乙本評】急情饞眼，摹寫殆盡。常二道：「你生平會罵漢子，〔四〕見了銀子，就來親近哩！我明日把銀子買些衣服穿，自去別處過活，再不和你鬼混了。」那婦人陪着笑臉道：【張評】爲銀子。「我的哥，端的此是那裡來的這些銀子？」常二也不做聲。婦人又問道：「我的哥，難道你便怨了我？我也只是要你成家。【張評】爲銀子。今番有了銀子，和你商量停當，買房子安身卻不好？倒恁地喬張致！我做老婆的，不會有失花兒，憑你怨我也是枉了。」常二也不開口。那婦人只顧饒舌，又見常二不揪不採，自家也有幾分慚愧，禁不得吊下淚來。【張評】爲銀子。常二看了，嘆口氣道：「婦人家不耕不織，把老公恁地潑罵！」〔五〕那婦人一發吊下淚來。兩個人都閉着口，〔六〕又沒個人勸解，閉悶的坐着。〔七〕【綉乙本評】聲息俱無處，偏能摹寫。【張評】化工。常二尋思道：「婦人家也是難做，受了辛苦埋怨人，也怪他不的。我今日有了銀子不採他，人就道我薄情，便大官人知道，也須斷我不是。」【張評】可憐。就對那婦人笑道：「我自要你，誰怪你來！只你時常聒噪，我只得忍着出門去了，卻誰怨你來？我明白和你說：這銀子原是早上耐你不的，特地請了應二哥在酒店裡吃了三盃，【張評】非此亦不能，可嘆。一同往大官人宅裡等候。恰好大官人正在家，沒曾去吃酒。虧了應二哥許多婉轉，纔得這些銀子到手。還許我尋下房子，兑銀與我成交哩。這十二兩，是先教我盤攪過日子的。」那婦人道：「原來正是大官人與你的。如今不要花費開了，尋件衣服過冬，

【繡像本評】西門慶施予借貸多矣，背地感恩，止博此一語。

【繡像本評】寫窮，則一團寒酸之氣逼人。

【張評】「迎門接住」與前「進門嚷將出來」，怒顏喜色，曜然紙上，妙筆。

【繡像本評】纔數語便近於戲，富貴易淫可想。

省的耐冷。」常二道：「我正要和你商量，十二兩紋銀，買幾件衣服，辦幾件家活在家裡，等有了新房子，搬進去也好看些。只是感不盡大官人恁好情，後日搬了房子，也索請他坐坐是。」婦人道：「且到那時，再作理會。」正是：

惟有感恩並積恨，萬年千載不生塵。

常二與婦人說了一回。婦人道：「你吃飯來沒有？」常二道：「也是大官人屋裡吃來的。你沒曾吃飯，就拿銀子買了米來。」婦人道：「仔細拴着銀子，我等你就來。」【張評】可憐。常二取栲栳，望街上買了米，栲栳上又放着一塊羊肉，拿進門來。婦人迎門接住，道：「這塊羊肉又買他做甚？」常二笑道：「剛纔說了許多辛苦，不爭這一些羊肉？就牛也該宰幾個請你。」婦人笑指着常二罵道：「狠心的賊！今日便懷恨在心，看你怎的奈何了我？」常二道：「只怕有一日，叫我一萬聲『親哥，饒我小淫婦罷』。我也只不饒你哩，試試手段看！」【張評】財便淫。那婦人聽說，笑的往井邊打水去了。【繡乙本評】到底不脫貧家景，妙。當下婦人做了飯，切了一碗羊肉，擺在桌兒上，便叫：「哥，吃飯。」常二道：「我纔吃的飯，不要吃了。你餓的慌，自吃些罷。」那婦人便一個自吃了。收了家活，打發常二去買衣服。常二袖着銀子，一直奔到大街上來。看了幾家，都不中意。只買了一件青杭絹女襖、一條綠紬裙子、一件月白雲紬衫兒、一件紅綾襖子、一件白紬裙兒，共五件；自家也對身買了一件鵝黃綾襖子、一件丁香色紬直身；又買幾件布草衣服，共用去六兩五錢銀子。打做一包，背

到家中，叫婦人打開看看。婦人看了，便問：「多少銀子買的？」常二道：「六兩五錢銀子。」婦人道：「雖沒便宜，卻直這些銀子。」一面收拾箱籠放好，明日去買家活。當日婦人歡天喜地過了一日，【張評】果有此景。埋怨的話，都吊在東洋大海去了。【張評】一篇柴米夫妻文字。不在話下。

再表應伯爵和西門慶兩個，自打發常峙節出門，依舊在廳上坐的。西門慶因說起：「我雖是個武職，恁的一個門面，京城內外也交結許多官員，近日又拜在太師門下，那些通問的書柬，流水也似往來，我又不得細工夫料理。我一心要尋個先生在屋裡，叫他替寫寫，省些力氣也好，只沒個有才學的人。你看有時，便對我說。」伯爵道：「哥，你若要別樣卻有，要這個到難。第一要才學，第二就要人品了。又要好相處，沒些說是說非，翻唇弄舌，這就好了。【張評】伏後。若是平平才學，又做慣搗鬼的，怎用的他？小弟只有一個朋友，他現是本州秀才，應舉過幾次，只不得中。他胸中才學，果然班馬之上；就是人品，也孔孟之流。他和小弟通家兄弟，極有情分。曾記他十年前應舉兩道策，那一科試官極口贊好。不想又有一個賽過他的，便不中了。後來連走了幾科，禁不的鬓白髩班。如今雖是飄零書劍，家裡也還有一百畝田，三四帶房子住着。」西門慶道：「他家幾口兒也勾用了，卻怎的肯來人家坐館？」應伯爵道：「當先有的田房，都被那些大户人家買去了，如今只剩得雙手皮哩。」西門慶道：「原來是賣過的田，筭甚麼數？」伯爵道：「這果是筭不的數了。只

【綉像本評】此後鴈水秀才數段，皆以戲謔取笑而已。

他一個渾家，年紀只好二十左右，生的十分美貌，又有兩個孩子，纔三四歲。」西門慶道：「他家有了美貌渾家，那肯出來？」伯爵道：「喜的是兩年前，渾家專要偷漢，跟了個人走上東京去了。兩個孩子，又出痘死了。如今止存他一口，定然肯出來。」西門慶笑道：「恁地說的他好，都是鬼混！你且說他姓甚麼？」伯爵道：「姓水。【張評】銀瓶落水，故必寫水。他才學果然無比，哥若用他時，管情書柬詩詞，一件件增上哥的光輝。人看了時，都道西門大官人恁地才學哩！」西門慶道：「你都是吊慌，我卻不信。你記的他些書柬兒，念來我聽。看好時，我就請他來家撥間房子住下。只一口兒，也好看承的。」伯爵道：「曾記得他稍書來，要我替他尋個主兒。這一封書，略記的幾句，念與哥聽：

〔黃鶯兒〕

書寄應哥前：別來思不待言，〔八〕滿門兒托賴都康健。舍字在邊，傍立着官，有時一定求方便。羨如椽，往來言疏，落筆起雲烟。」

【綉像本評】人有欲譽妻美而難於發言者，乃譽姨之美與妻相似，此正師其意而反用之。

西門慶聽畢，便大笑將起來，道：「他既要你替他尋個好主子，卻怎的不稍書來？到寫一隻曲兒來，又做的不好，可知道他才學荒疏，人口散蕩哩！」伯爵道：「這到不要作准他，只爲他與我是三世之交。自小同上學堂，先生曾道：應家學生子和水學生子，一般的聰明伶俐，後來已定長進。落後做文字，一樣同做，再沒些妒忌。極好兒弟，故此不拘形迹，便隨意寫個曲兒。況且那隻曲兒，也到做的有趣。」西

門慶道：「別的罷了，只第五句是甚麼說話？」伯爵道：「哥不知道，這正是拆白道字，尤人所難。舍字在邊，旁立着官字，不是個舘字？若有舘時，千萬要舉薦，因此說：『有時定要行方便。』哥，你看他詞裡有一個字兒是閒話麼？只這幾句，穩穩把心窩裡事都寫在紙上，可不好哩！」西門慶被伯爵說的他恁地好處，到沒的說了，【張評】一對時了，妙絕。只得對伯爵道：「他人品如何？」伯爵道：「他人品比才學又高。前年他在一個李侍郎府裡坐舘，那李家有幾十個丫頭，一個個都是美貌俊俏的；又有幾個伏侍的小廝，也一個個都標致龍陽的。那水秀才連住了四五年，再不起一些邪念。【繡像本評】今人實有類此而大言不慚者。後來不想被幾個壞事的丫頭、小廝，見他似聖人一般，反去日夜括他。那水秀才又極好慈悲的人，便口軟勾搭上了。因此被主人逐出門來，鬨動街坊，人人都說他無行。其實，水秀才原是坐懷不亂的。若哥請他來家，憑你許多丫頭、小廝，同眠同宿，你看水秀才亂麼？【張評】伏畫童。再不亂的。」西門慶笑罵道：「你這狗才，單管說慌吊皮鬼混人！前日敝同僚夏龍溪請的先生倪桂岩，曾說他有個姓溫的秀才，【張評】水秀才，總是溫秀才之影也。且待他來時再處。」正是：

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

文禹門云：富有兩種(一)，有吝而致富者，有奢而益富者，其間有天意、人事分焉。富而吝，大抵六親不認，五賊全除，而勤儉持家，簡樸(二)自奉者不與焉，此人事也。富而奢，不過納賄求榮，出資討好(三)，而樂善喜施，

急公好義者不與焉，此天意也。然往往得於天者，天亦能奪之，剝於人者，人亦能耗之。其悖入悖出，旋聚旋散，同歸於空，則一也。

彼西門慶者，得之易，視㈣之亦易，儼如賭博贏來之錢，不甚愛惜，登時施捨㈤，此而謂之疏財，可乎㈥？又如強盜劫來之貨，視同泥沙，頃刻分散㈦，此而謂之仗義，然乎？無識者輒云：西門慶亦有可取處，如修廟印經，憐貧助友，不猶賢於一文不捨者乎？嗚呼！若而㈧人目光如豆，心塞以茅，尚可與言世㈨事哉！一柱香，祈百年壽考，保萬貫家財㈠，神其許之乎？一頓飯，望殺身圖㈡報，須㈢性命是從，人其應之乎？常峙節之所得者，不及蔡太師、翟親家㈢之一分一厘；西門慶之所施者，未損李大姐、苗家奴㈣半而又半。若曰此西門慶好處㈤，無怪以凶惡大憝爲及時雨而奴顏婢膝以趨奉之也。㈥

至於常峙節夫婦之詬誶於無錢時，覩欣於見銀日，非虛語也，殆實情也㈦。作者調侃世人不少矣。

注

㈠一作「兩樣」。
㈡一作「粗糲」。
㈢一作「順我意則資助之，如我願則附益之」。
㈣一作「失」，是。
㈤一作「賞賚」。
㈥一作「確」。

⑦一作「給」。

⑧一作「此其」。

⑨一作「人」。

⑩一作「萬貫家資」。

⑪一作「以報」。

⑫一無「須」字。

⑬一作「翟雲峰」。

⑭一作「未消李瓶兒、苗青」。

⑮一作「可取」。

⑯一無「而奴顏婢膝以趨奉之」。

⑰此句一作「至於常峙節夫婦之無錢訴辞，見銀歡欣，實情也，非虛語也。」

校勘記

〔一〕「詩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趁着」，綉甲、綉丙本作「趁早」。

〔三〕「吃畢」，綉像本作「吃了」。

〔四〕「生平」，綉像本作「生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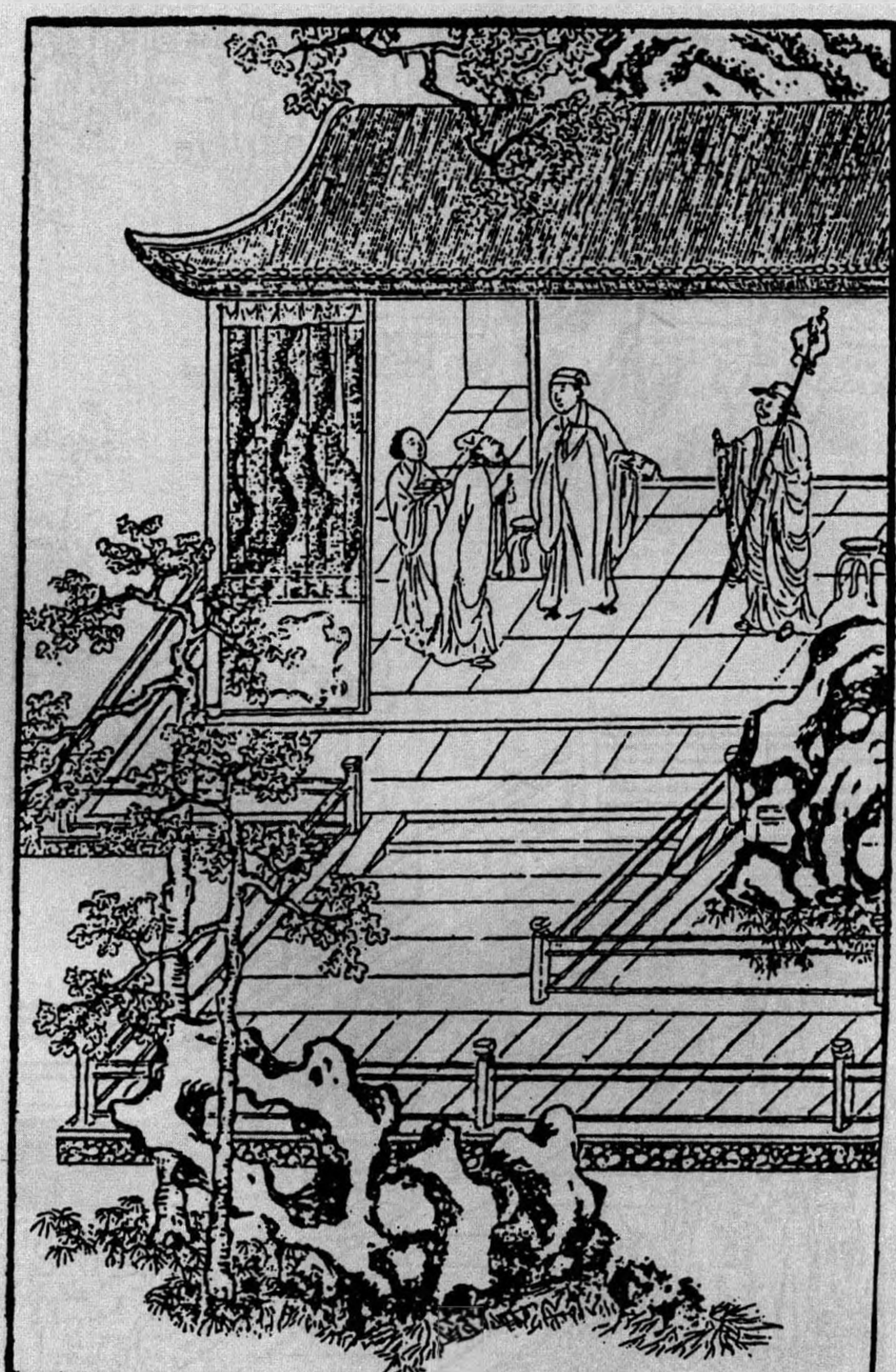
〔五〕「潑罵」，綉像本作「發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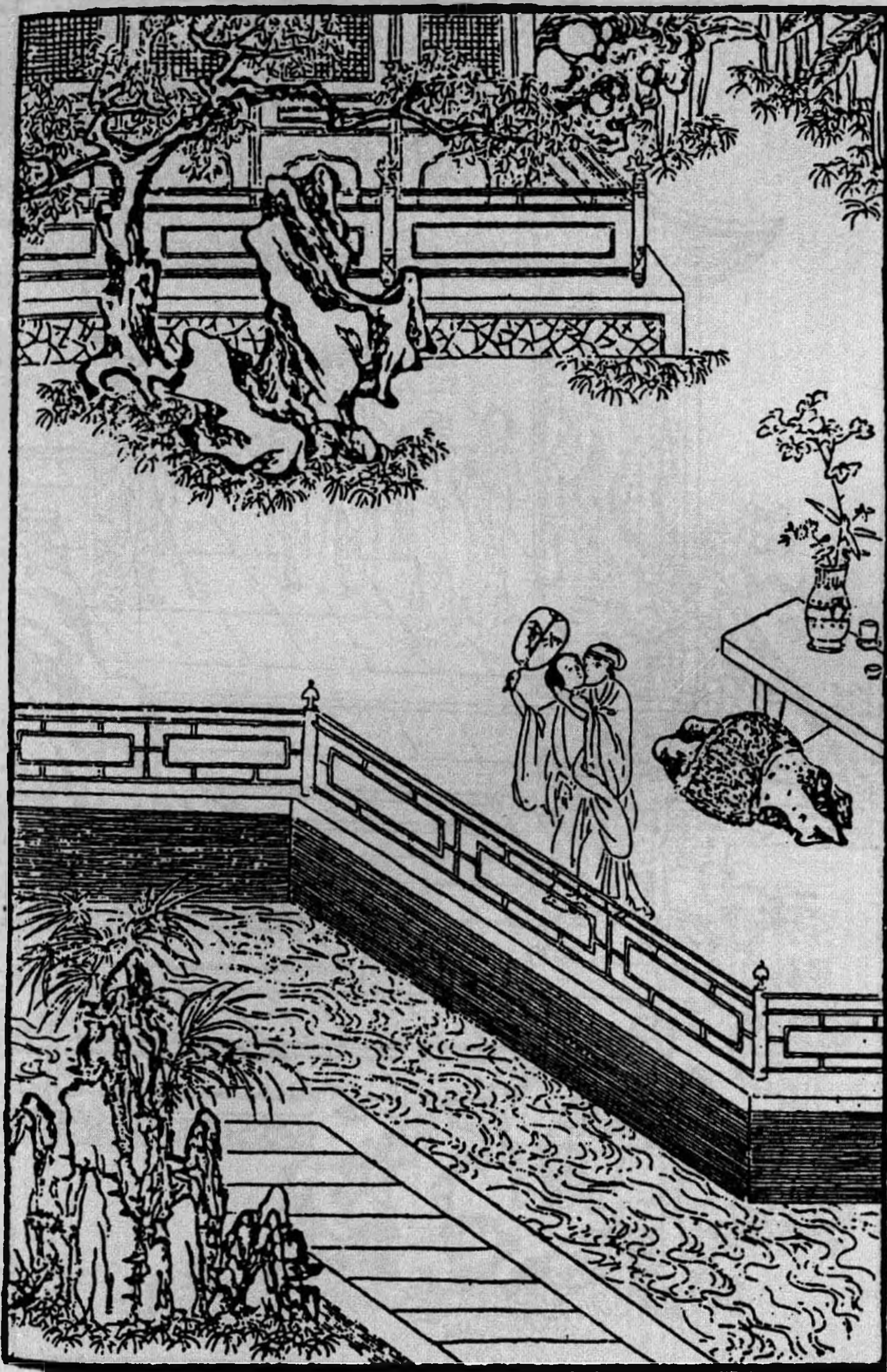
〔六〕「兩個人都閉着口」，原「人」作「大」，誤。今據綉像本改。

〔七〕「閑悶」，崇經堂本、影松軒本同。綉像本、乙亥本、在茲堂本作「悶悶」。

〔八〕「不待言」，綉甲本「待」作「得」。

第五十七回　開緣簿千金喜捨　戲雕欄一笑回嗔





第五十七回　開緣簿千金喜捨　戲雕欄一笑回嗔

此回單寫永福寺作地。何則？永福寺，金、瓶、梅歸根之所。不寫爲守備香火，則金蓮亦不能葬此，春梅亦不來此。使止寫守備香火，而西門無因，不幾無因，而果顧客失主乎？故用千金喜捨，總爲後文衆人俱歸於此地。

如瓶兒死於梵僧藥，而藥由永福寺，金蓮、敬濟葬於寺中，春梅逢月娘於寺內，而玉樓又因永福寺見李衙內，是衆人齊歸於此，實同散於此也，安得不特特寫一重修之千金出於西門氏乎？

接寫二尼印經，相映成趣，見不返本篤實，重倫好禮，雖千金之施，何益身命？止足爲敗亡之因，且豈但千金無益，即再捨些，亦不過如此而已。點醒世人無限。

一笑回嗔，蓋順筆照管金蓮、敬濟初得手情事，又點明不能放膽，以爲西門死後地步也。文字點染之妙如此。

寫金蓮、敬濟情事，即於永福寺化緣之後，見金蓮不知死也。

詩曰：[一]

野寺根石壁，諸龕遍崔巍。
前佛不復辨，百身一莓苔。
惟有古殿存，世尊亦塵埃。
如聞龍象泣，足令信者哀。
公爲領兵徒，咄嗟檀施開。
吾知多羅樹，卻倚蓮花臺。
諸天必歡喜，鬼物無嫌猜。【張評】小玉眼中俱出。

話說那山東東平府地方，向來有個永福禪寺，起建自梁武帝普通二年，開山是那萬迴老祖。怎麼叫做萬迴老祖？因那老祖做孩子的時節，纔七八歲，有個哥兒從軍邊上，音信不通，不知生死。他老娘思想大的孩兒，時常在家啼哭。忽一日，孩子問母親，說道：「娘，這等清平世界，咱家也盡挨得過，爲何時時吊下淚來？娘你說與咱，咱也好分憂的。」【張評】二句哭盡天下父母。老娘就說：「小孩子你那裡知道，自從你老頭兒去世，你大哥兒到邊上去做了長官，四五年，信兒也沒一個。不知他生死存亡，教我老人家怎生吊的下！」說着，又哭起來。那孩子說：「早是這等，有何難哉！娘，如今哥在那裡？咱做弟郎的，早晚間走去抓尋哥兒，討個信來，回覆你老人家，卻不是好？」那婆婆一頭哭，一頭笑起來，說道：「怪呆子，你哥若是

【綉像本評】荒唐得妙。

一百二百里程途，便可去的；直在那遼東地面，去此一萬餘里，就是好漢子，也走四五個月纔到哩。你孩兒家怎麽去的？」那孩子就說：「嗄，若是果在遼東，也終不在個天上，我去尋哥兒就回也。」只見他把靸鞋兒繫好了，把直裰兒整一整，望着婆兒拜個揖，一溜烟去了。那婆婆叫之不應，追之不及，愈添愁悶。也有鄰舍街坊、婆兒婦女前來解勸，說道：「孩兒小，怎去的遠？早晚間自回也。」因此婆婆收着兩眶眼淚，悶悶坐的。看看紅日西沉，那婆婆探頭探腦向外張望，只見遠遠黑魆魆影兒裡，〔二〕有一個小的兒來也。那婆婆就說：「靠天靠地，靠日月三光。若的俺小的兒子來了，也不枉了俺修齋吃素的念頭。」只見那萬迴老祖，忽地跪到跟前說：「娘，你還未睡哩？咱已到遼東抓尋哥兒，討的平安家信來也。」婆婆笑道：「孩兒，你不去的正好，免教我老人家掛心。只是不要吊慌，哄着老娘。那有一萬里路程朝暮往還的？」孩兒道：「娘，你不信麽？」一直卸下衣包，取出平安家信，果然是他哥兒手筆；又取出一件汗衫，帶回漿洗，也是婆婆親手縫的，毫厘不差。因此哄動了街坊，叫做萬回。日後捨俗出家，就叫做萬回長老。果然道德高妙，神通廣大。曾在後趙皇帝石虎跟前，吞下兩升鐵針；又在梁武皇殿下，在頭頂上取出舍利三顆，因此勅建永福禪寺，【張評】特爲永福寺一描，衆人將散矣。做萬迴老祖的香火院，正不知費了多少錢糧。正是：

神僧出世神通大，聖主尊隆聖澤深。

【綉像本評】是和尚正課。

不想歲月如梭，時宜事改。〔三〕那萬迴老祖歸天圓寂，就有些得皮得肉的上人們，一個個多化去了。只有幾個憊賴和尚，養老婆，吃燒酒，甚事兒不弄出來！不消幾日兒，把袈裟也當了，鐘兒、磬兒都典了，殿上椽兒、磚兒、瓦兒換酒吃了。弄的那雨淋風刮，佛像兒倒的荒荒涼涼，將一片鐘鼓道場，忽變作荒烟衰草。三四十年，那一個肯扶衰起廢！【張評】小小一段炎涼。不想有個道長老，原是西印度國出身〔四〕，因慕中國清華，打從流沙河、星宿海走了八九個年頭，纔到中華區處。迤逞來到山東，就卓錫在這個破寺裡，面壁九年，不言不語。真個是：

佛法原無文字障，工夫向好究中尋。〔五〕

【綉像本評】是佛法，亦是文詮。

忽一日發個念頭，說道：「呀，這寺院坍塌的不成模樣了。〔六〕這些蠢狗才攮的禿驢，止會吃酒噇飯，把這古佛道場弄得赤白白地，豈不可惜！到今日咱不做主，那個做主？咱不出頭，那個出頭？【張評】二語哭盡天下在事人。況山東有個西門大官人，居錦衣之職，他家私巨萬，富比王侯，前日餞送蔡御史，曾在咱這裡擺設酒席。他見寺宇傾頹，就有個鼎建重新的意思。若得他爲主作倡，管情早晚間把這好事成就也。咱須去走一遭。」當時喚起法子徒孫，打起鐘鼓，舉集大衆上堂，宣揚此意。那長老怎生打扮？但見：

身上禪衣猩血染，雙環掛耳是黃金。
手中錫杖光如鏡，百八明珠耀日明。〔七〕

【繡像本評】語出至誠，不可看作尋常討好。

【繡像本評】期望中更多賣弄，小人口角爾爾，奈折福何！

【繡像本評】雖

開覺明路現金繩，提起凡夫夢亦醒。
龐眉紺髮銅鈴眼，道是西天老聖僧。

長老宣揚已畢，就叫行者拿過文房四寶，寫了一篇疏文。好長老真個是古佛菩薩現身。於是辭了大衆，着上禪鞋，戴上個斗笠子，一壁廂直奔到西門慶家裡來。

且說西門慶辭別了應伯爵，走到吳月娘房內，把應伯爵薦水秀才的事體說了一番，就說道：「咱前日東京去，多得衆親朋與咱把盞，如今少不的也要整酒回答他。今日到空閒，就把這事兒完了罷。」當下就叫了玳安，分付買辦嗄飯之類。又分付小廝，分頭去請各位。一面拉着月娘，走到李瓶兒房裡來看官哥。李瓶兒笑嘻嘻的接住了，就叫妳子抱出官哥兒來。只見眉目稀疏，就如粉塊粧成，笑欣欣直攛到月娘懷裡來。月娘把手接着，抱起道：「我的兒，恁的乖覺！長大來定是聰明伶俐的。」又向那孩子說：「兒，長大起來，恁地奉養老娘哩！」李瓶兒就說：「娘說那裡話，假饒兒子長成，討的一官半職，也先向上頭封贈起。那鳳冠霞帔，穩穩兒先到娘哩。」西門慶接口便說：「兒，你長大來還掙個文官，不要學你家老子，做個西班出身，雖有興頭，卻沒十分尊重。」正說着，不想潘金蓮在外邊聽見，【張評】偏與他聽見。不覺怒從心上起，【繡乙本評】芥菜子偏落在繡花針眼裡。就罵道：「沒廉恥、弄虛脾的臭娼根，偏你會養兒子！也不曾經過三個黃梅、四個夏至，又不曾長成十五六歲，出幼過關，上學堂讀書。還是個水泡〔八〕，與閻羅王合養在這裡的，【張評】一罵瓶兒。怎見的就做

發於妬心，亦是正論。

【綉像本評】遭怒處使聞者突然，極扯淡又煞甚要緊。

【綉像本評】四語刺人心苗。

【綉像本評】和尚語，自是募化

官，就封贈那老夫人？【綉乙本評】趣。【張評】二罵月娘。怪賊囚根子，沒廉恥的貨，怎的就見的要做文官，不要像你？」【張評】一罵西門。妒愈急而謀愈急矣。正在嘮嘮叨叨，喃喃吶吶，一頭罵，一頭着惱的時節，只見玳安走將進來，叫聲「五娘」，說道：「爹在那裡？」潘金蓮便罵：「怪尖嘴的賊囚根子，那個曉的你什麼爹在那裡！怎的到我這屋裡來？他自有五花官誥的太奶奶老封婆，八珍五鼎奉養他的在那裡！那裡問着我討？」那玳安就曉的不是路了，望六娘房裡就走。【綉乙本評】知局。走到房門前，打個咳嗽，朝着西門慶道：「應二爹在廳上。」西門慶道：「應二爹纔送的他去，又做甚？」玳安道：「爹出去便知。」

西門慶只得撇了月娘、李瓶兒，走到外邊。見伯爵，正要問話，只見那募緣的道長老已到西門慶門首了，高聲叫：「阿彌陀佛！這是西門老爹門首麼？〔九〕那個掌事的管家與吾傳報一聲。」說道：「扶桂子，保蘭孫，求福有福，求壽有壽。【張評】得竅。東京募緣的長老求見。」原來西門慶平日原是一個撒漫使錢的漢子，又是新得官哥，心下十分歡喜，也要幹些好事，保佑孩兒。小廝們卻曉得，〔十〕並不作難，一壁廂進報西門慶。西門慶就說：「且叫他進來看。」不一時，請那長老進到花廳裡面。打了個問訊，說道：「貧僧出身西印度國，行腳到東京汴梁，桌錫在永福禪寺，面壁九年，頗傳心印。止爲那宇殿傾頹，琳宮倒塌，貧僧想起來，爲佛弟子，自應爲佛出力，因此貧僧發了這個念頭。〔十一〕前日老檀越餞行各位老爹時，悲憐本寺廢壞，

口頭禪，恰美（湊）有閨房摩弄則願心，當是因緣拍合。

【綉像本評】一對廢寺絕好門聯。

也有個良心美腹，要和本寺作主。那時，諸佛菩薩已作證盟。貧僧記的佛經上說得好：如有世間善男子、善女人以金錢喜捨莊嚴佛像者，主得桂子蘭孫，端嚴美貌，日後早登科甲，蔭子封妻之報。【張評】一語中的。故此特叩高門，不拘五百一千，要求老檀那開疏發心，成就善果。」就把錦帕展開，取出那募緣疏簿，雙手遞上。不想那一席話兒，早已把西門慶的心兒打動了，不覺的歡天喜地，接了疏簿，就叫小廝看茶。揭開疏簿，只見寫道：

伏以白馬馱經開象教，竺騰衍法啓宗門。大地衆僧，無不皈依佛祖；三千世界，盡皆蘭若裝嚴。看此瓦礫傾頹，成甚名山勝境？若不慈悲喜捨，何稱佛子仁人！今有永福禪寺，古佛道場，焚修福地，啓建自梁武皇帝，開山是萬迴祖師。規制恢弘，彷彿那給孤園黃金鋪地；雕鏤精製，依稀似祇洹舍白玉爲堦。高閣摩空，旃檀氣直接九霄雲表；層基亘地，大雄殿可容千衆禪僧。兩翼嵬峨，盡是琳宮紺宇；〔十二〕廊房潔淨，果然精勝洞天。那時鐘鼓宣揚，盡道是寰中佛國；只這緇流濟楚，卻也像塵界人天。那知歲久年深，一瞬時移事換：莾和尚縱酒撒潑，毁壞清規；獃道人懶惰貪眠，不行打掃，漸成寂寞，斷絕門徒，以致凄涼，罕稀瞻仰。兼以蛇鼠穿蝕〔十三〕，那堪風雨漂搖。棟宇摧頹，一而二，二而三，支撐靡計〔十四〕；牆垣坍塌〔十五〕，日復日，年復年，振起無人。【張評】午夜晨鐘。朱紅櫺槅，拾來煨酒煨茶；合抱棟梁，拿去換鹽換米。風吹羅漢金消盡，

雨打彌陀化作塵。吁嗟乎！金碧焜炫，一旦爲灌莽荆榛。雖然有成有敗，終須否極泰來。幸而有道長老之虔誠，不忍見梵王宮之費敗。發大弘願，遍叩檀那，伏願咸起慈悲，盡興惻隱。梁柱椽楹，不拘大小，喜捨到高題姓字；銀錢布幣，豈論豐羸，[十六]投櫃入疏簿標名。仰仗着佛祖威靈，福祿壽永永百年千載；倚靠他伽藍明鏡，父子孫個個厚祿高官。瓜瓞綿綿，森挺三槐五桂；門庭奕奕，輝煌金阜錢山。凡所營求，吉祥如意。疏文到日，各破慳心。謹疏。

西門慶看畢，恭恭敬敬放在桌兒上面，對長老說：「實不相瞞，在下雖不成個人家，也有幾萬產業，忝居武職。不想偌大年紀，未曾生下兒子，有意做些善果。去年第六房賤内生下孩子，咱萬事已是足了。偶因餞送俺友，得到上方，因見廟宇傾頹，實有個捨財助建的念頭。蒙老師下顧，那敢推辭！」拿着兔毫妙筆，正在躊躇之際，應伯爵就說：「哥，你既有這片好心，爲姪兒發願，何不一力獨成，也是小可的事情。」[十七]西門慶拿着筆，笑道：「力薄，力薄。」伯爵又道：「極少也助一千。」西門慶又笑道：「力薄，力薄。」那長老就開口說道：「老檀越在上，不是貧僧多口，我們佛家的行徑，只要隨緣喜捨，終不強人所難，但憑老爹發心便是。此外親友，更求檀越吹噓吹噓。」西門慶說道：「還是老師體量。少也不成，就寫上五百兩。」【張評】楊家物乎？花家物乎？抑苗家物乎？閣了兔毫筆，那長老打個問訊謝了。西門慶又說：「我這裡内宮太監、府縣倉巡，一個個都與我相好的。我明日就拿疏簿去要他們寫。

【綉内本評】謀己便誇，的真市井闒亭。

【綉内本評】伯爵一片諛腸，奈何長老卻無保頭錢奉送。

【綉像本評】不獨韻趣，伯爵直能自占地位。

寫的來，就不拘三百二百、一百五十，管情與老師成就這件好事。」當日留了長老素齋，相送出門。正是：【張評】永福寺修理停當，單等金蓮矣。

慈悲作善豪家事，保福消災父母心。

西門慶送了長老，轉到廳上，與應伯爵坐地，道：「我正要差人請你，你來的正好。我前日往西京，多謝眾親友們與咱把盞，今日安排小酒與眾人回答，要二哥在此相陪，不想遇着這個長老，鬼混了一會兒。」【張評】一團恭敬，忽換此二字，五百兩冰消矣。伯爵便說道：「好個長老，想是果然有德行的。他說話中間，連咱也心動起來，做了施主。」西門慶說道：「你又幾時做施主來？疏簿又是幾時寫的？」【綉乙本評】呆致。應伯爵笑道：「哥，你不知道，佛經上第一重的是心施，第二法施，第三纔是財施。【張評】大掃西門，實是棒喝。難道我從旁攛掇的，不當個心施？」西門慶笑道：「二哥，只怕你有口無心哩。」【綉乙本評】妙。【張評】棒喝。兩人拍手大笑。應伯爵就說：「小弟在此等待客來，哥有正事，自與嫂子商議去。」

只見西門慶別了伯爵，轉到內院裡頭。只見那潘金蓮咔咔叨叨，沒揪沒採，不覺的睡魔纏擾，打了幾個噴涕，走到房中，倒在象牙床上睡去了。李瓶兒又爲孩子啼哭，自與嬭子、丫鬟在房中坐地，看官哥。只有吳月娘與孫雪娥兩個看着整辦嗄飯。西門慶走到面前坐的，就把道長老募緣與自己開疏的事，備細說了一番。又把應伯爵要笑打覷的話，也說了一番，歡天喜地，大家嘻笑了一會。那吳月娘必竟是

個正經的人，不慌不忙說下幾句話兒，到是西門慶頂門上針。正是：

　妻賢每至雞鳴警，欸語常聞藥石言。

月娘說道：「哥，你天大的造化，生下孩兒。你又發起善念，廣結良緣，豈不是俺一家兒的福分！只是那善念頭怕他不多，那惡念頭怕他不盡。哥，你日後那沒來回沒正經養婆娘、沒搭煞貪財好色的事體，少幹幾樁兒，卻不儹些陰功，與那小孩子也好！」西門慶笑道：「你的醋話兒又來了。卻不道天地尚有陰陽，男女自然配合。今生偷情的、苟合的，都是前生分定，姻緣簿上註名，今生了還，難道是生刺刺胡搊亂扯歪廝纏做的？【張評】此意說盡青赤。咱聞那佛祖西天，也止不過要黃金鋪地；陰司十殿，也要些楮鏹營求。咱只消盡這家私，廣為善事，就使強姦了姮娥，和姦了織女，拐了許飛瓊，盜了西王母的女兒，也不減我潑天的富貴。(十八)」【張評】該死。月娘笑道：「狗吃熱屎，原道是個香甜的；生血吊在牙兒內，怎生改得？」正在笑間，只見王姑子同了薛姑子，提了一個盆兒(十九)，直闖進來，朝月娘打問訊，又向西門慶拜了拜，說：「老爹，你倒在家裡。」月娘一面讓坐。

　看官聽說：原來這薛姑子不是從幼出家的，少年間曾嫁丈夫，在廣成寺前賣蒸餅兒生理。【張評】又是金蓮舊稿。不料生意淺薄，與寺裡的和尚、行童調嘴弄舌，眉來眼去，刮上了四五六個。常有些饅頭齋供拿來進奉他，又有那應付錢與他買花，開地獄的布送與他做裹腳。他丈夫那裡曉得！以後丈夫得病死了，他因佛門情熟，就

【繡內本評】吳是(真是)道學種子。

【繡像本評】自信處，卻說得道理分明，是以聖人惡佞舌。西門慶口角逼真市井，妙。

【繡像本評】絕妙目方，更趣絕。

【繡像本評】畢竟原有善緣。

【繡像本評】敘得歷落，卻又是和尚等本色。

【張評】極力將佛門一貶。須知寫開緣簿爲普淨作收煞地，不爲勸人布施地也。

【綉丙本評】奇想。

做了個姑子。專一在士夫人家往來，包攬經懺。又有那些不長進、要偷漢子的婦人，叫他牽引。鬧得西門慶家裡豪富，侍妾多人，思想拐些用度，因此頻頻往來。有一隻歌兒道得好：

尼姑生來頭皮光，拖子和尚夜夜忙。三個光頭好像師父師兄並師弟，【綉乙本評】妙。只是鐃鈸原何在裡床？

薛姑子坐下，就把小盒兒揭開，說道：「咱每沒有甚麼孝順，拿得施主人家幾個供佛的菓子兒，權當獻新。」月娘道：「要來竟自來便了，何苦要你費心。」只見潘金蓮睡覺，聽得外邊有人說話，又認是前番光景，便走向前來聽看。李瓶兒在房中弄孩子，因曉得王姑子在此，也要與他商議保佑官哥，因爾同走到月娘房中〔二十〕。大家道個萬福，各各坐地。西門慶因見李瓶兒來，又把那道長老募緣自家開疏捨財、替官哥求福的事情，又說一番。不想惱了潘金蓮，抽身竟走，喃喃噥噥，竟自去了。那薛姑子聽了，就站將起來，合掌叫聲：「佛阿！老爹，你這等樣好心作福，〔二十一〕怕不的壽年千歲，五男二女，七子團圓。只是我還有一件，說與你老人家。這個因果費不甚多，更自獲福無量。咦，老檀越，你若幹了這件功德，就是那老瞿曇雪山修道，迦葉尊散髮鋪地，二祖師投崖飼虎，給孤老滿地黃金，也比不得你功德哩！」西門慶笑道：「姑姑且坐下，細說甚麼功果，我便依你。」薛姑子就說：「我們佛祖留下一卷《陀羅經》〔二十二〕，專一勸人生西方淨土。因爲那肉眼凡夫不生尊信，故此

佛祖演說此經，勸你專心念佛，竟往西方，永永不落輪迴。那佛祖說的好，如有人持誦此經，或將此經印刷抄寫，轉勸一人至千萬人持誦，獲福無量。況且此經裡面又有《護諸童子經》兒〔二十三〕，比有人家生育男女〔二十四〕，必要從此發心，方得易長易養，災去福來。如今這副經板現在，只沒人印刷施行，老爹只消破些工料印上幾千卷，裝釘完成，普施十方，那個功德真是大的緊！」西門慶道：「這也不難，只不知這一卷經要多少紙札，多少裝釘，多少印刷，有個細數纔好動彈。」薛姑子又道：「老爹，你那裡去細細筭他，止消先付九兩銀子，叫經坊裡印造幾千萬卷，裝釘完滿，以後一攬果筭還他就是了。」

【綉像本評】夾帳背手，包在四句中。

正說的熱鬧，【張評】又是一段姑子。只見陳敬濟要與西門慶說話，尋到捲棚底下，剛剛湊巧，遇着了潘金蓮憑闌獨惱。猛擡頭見了敬濟，就是貓兒見了魚鮮飯一般，不覺把一天愁悶，都改做春風和氣。兩個見沒有人來，就執手相偎，剝嘴咂舌頭。兩個肉麻頑了一回，又恐怕西門慶出來撞見，連筭帳的事情也不提了。一雙眼又像老鼠兒防貓，左顧又盼，〔二十五〕要做事又沒個方便，只得一溜烟出去了。【張評】正文如此幾句。

【綉像本評】煩惱中見了歡喜冤家，闇火坑一劑清涼飲。

【綉像本評】情事如畫。

且說西門慶聽了薛姑子的話頭，不覺又動了一片善心。就叫玳安拿拜匣，取出一封銀子，准准三十兩，便交付薛姑子與王姑子：「即便同去經房裡，與我印下五千卷經，待完了，我就筭帳，找他。」正話間，只見書童忙忙來報道：「請的各位客

人都到了。」少不的是吳大舅、花大舅、謝希大、常峙節這一班。西門慶忙整衣出外迎接陞堂。就叫小廝擺下桌兒，請衆人一行兒分班列次，各敘長幼坐的。不一時，大魚大肉、時新菓品，一齊兒捧將出來。只見酒逢知己，形迹都忘，猜枚的、打鼓的、催花的，三拳兩謊的，歌的歌，唱的唱，頑不盡少年場光景，說不了醉鄉裡日月。正是：

秋月春花隨處有，〔二十六〕賞心樂事此時同。

【綉像本評】只以幾句便了酒中情景，是文章捷收法。

文禹門云：此一回西門慶頗發善心，或有以爲修德獲福，爲善降祥，理之常也。何以西門慶家，此後日敗一日，反不如以前不爲善時之蒸蒸也？豈爲善不足恃耶？或又以爲西門慶固可與爲善者，惜無正經人引誘之，明白人勉勵之，賢內助勸誡之，至此時方爲善，蓋已遲矣。予笑語之曰：爾等以修廟爲善事耶？以印經爲善舉耶？僧尼姑謂之善可也。佛菩薩亦謂之善，是佛菩薩全是一片私心。有人爲我蓋房屋，我便保佑之，有人爲我傳言語，我即庇護之。世間清正官府尚不受罪人之財物而薄其罪，乃佛菩薩而可以貨取乎？人世有此僧尼姑，天壤無此佛菩薩也。故人有以修廟請者，則告以修文廟可也。有以印經請者，則告以印《五經》可也。

然則西門慶之所爲，不得謂之善，更不必問其財之所由來也。强盜殺人放火，不畏王章，不講天理。一旦居然落網，置有田產室家，於是見囚犯而驚心，遇官府而叩首，彼蓋有所畏而然，遂謂之改過自新可乎？平居非賭即嫖，詭人之錢，賴人之物。一旦猝然無食，作出巧言令色，於是告親戚以知非，尋朋友而認錯，彼蓋有所求而然，遂謂之前愆免蓋可乎？西門慶者，何異於斯！而況萬惡淫爲首，豈修廟印經所能贖乎？有子萬事足，豈修廟印經所能祈乎？

伯爵極力奉承，而以鬼混一語了之。月娘婉言勸勉，而以醋話一語拒之。仍以偷人婦女，視爲前世姻緣，辱及神仙，無礙潑天富貴，此其人尚可與言善乎？故下文即接金蓮之不服，敬濟之追踪。作者若曰：即此一人之案，恐非蓋廟刷經之所能了結也。

校勘記

〔一〕「詩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只見」，原「見」作「免」，誤。今據綉像本改。

〔三〕「時宜」，綉像本作「時移」。

〔四〕「西印度」，綉甲本作「西方度」，綉丙本作「西年度」。

〔五〕「工夫向好宛中尋」，「宛」，綉像本作「定」，乙亥本、在茲堂本作「靜」，本衙本、崇經堂本作「兆」。

〔六〕「坍塌」，諸本同。「坍」字誤爲「堋」。

〔七〕「明珠」，綉像本作「胡珠」。

〔八〕「還是箇水泡」，綉甲、綉丙本「是」作「有」。

〔九〕「西門老爹」，綉甲、綉丙本作「西門慶爹」。

〔十〕「卻曉得」，綉像本「卻」作「通」。

〔十一〕「因此」，綉像本作「因此上」。

〔十二〕「盡是」，綉甲、綉丙本「是」作「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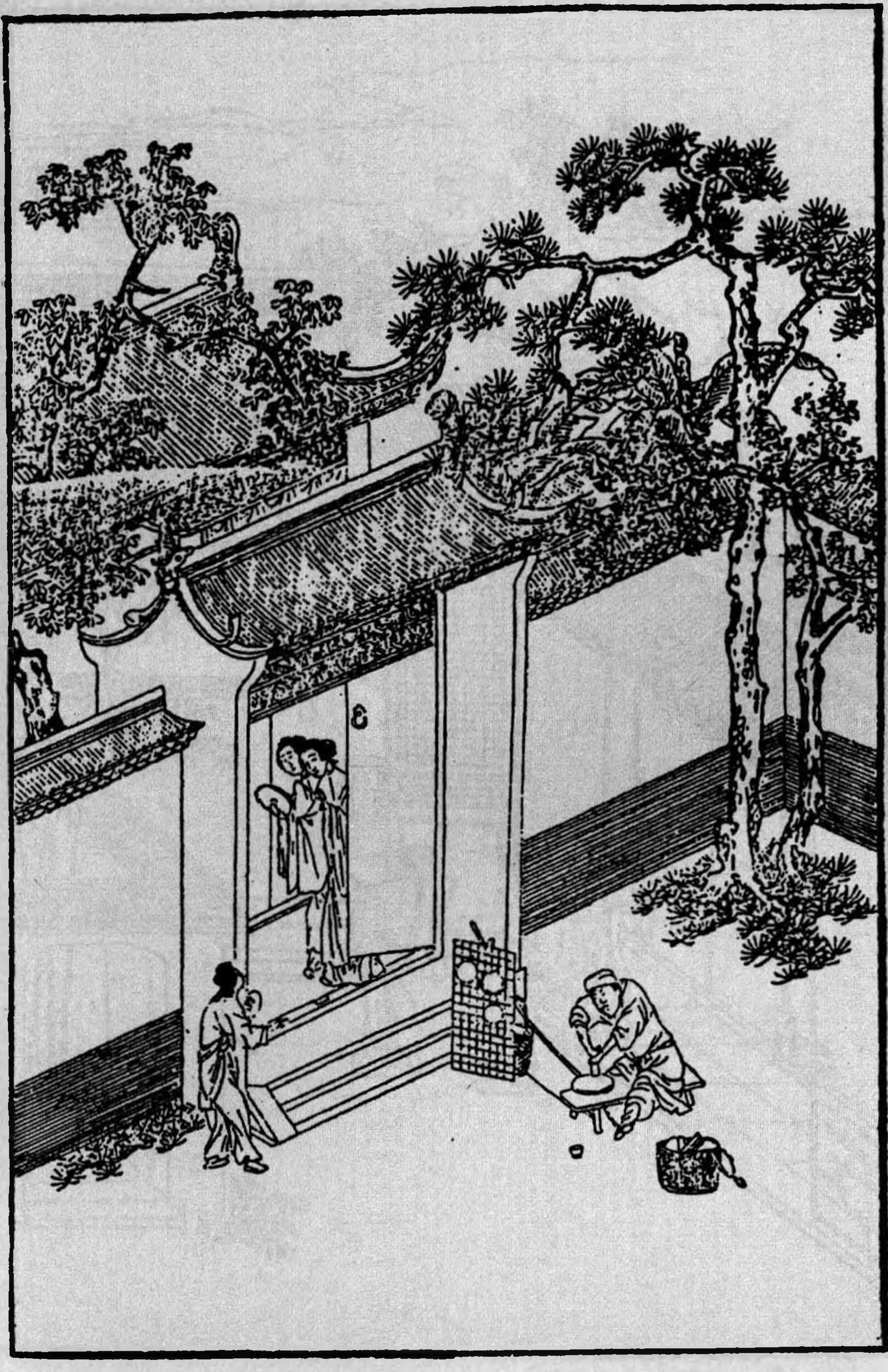
〔十三〕「蛇鼠」，綉像本作「鳥鼠」。

〔十四〕「靡計」，綉甲、綉丙本作「摩計」。

〔十五〕同〔六〕。
〔十六〕「豐嬴」，綉甲、綉丙本作「禮嬴」。
〔十七〕「事情」，綉像本作「事體」。
〔十八〕「潑天的富貴」，綉像本無「的」字。
〔十九〕「盆兒」，綉像本作「盒兒」。
〔二十〕「因爾同走到月娘房中」，綉像本「爾」作「一」。
〔二十一〕「你這等樣好心作福」，綉甲、綉丙本「你」作「作」。
〔二十二〕「陀羅經」，綉甲、綉丙本作「阿維經」。
〔二十三〕「護諸童子經兒」，綉甲、綉丙本作「護請童子經呪」。
〔二十四〕「比有」，綉像本作「凡有」。乙亥本、在兹堂本作「如有」。
〔二十五〕「左顧又盼」，綉像本「又」作「右」。
〔二十六〕「春花」，綉甲、綉丙本作「春風」。



第五十八回　潘金蓮打狗傷人　孟玉樓周貧磨鏡



第五十八回　潘金蓮打狗傷人　孟玉樓周貧磨鏡

此回將雪娥一點者，何也？蓋永福寺已修整，衆人將去而羣芳未彫，必寒信先至，故雪娥一夜西風而蓮李杏梅皆有寒色矣。

林太太因月兒之薦也，故才寫月兒，必云在招宣府中供唱來。

寫愛月兒不言語者，見月兒適才受辱，全已歸恨桂姐，故後日思所以陷桂姐者，不一而足也。文心深細如此。

打狗傷人，其惡固云妒瓶兒矣，乃並傷及其母，宜乎其死比瓶兒更慘也。至於磨鏡，非玉樓之文，乃特特使一老年無依之人，說其子之不孝，說其爲父母之有愁莫訴處，直刺金蓮之心，以爲不孝者警也。我固云作者以玉樓襯金蓮，至此益信。看其拿姥姥送來小米與磨鏡者，其於姥姥之年老心酸肉痛無復依倚者，能不刺人心懷乎？甚矣，金蓮之可殺，而凡不孝如金蓮者，又皆可殺也。

必云磨鏡者，蓋欲金蓮磨其惡念以存本心。而鏡者，又以此鏡彼，欲其以磨鏡之老人，而回鑑其母之苦情，如一體而不異也。驚閨葉底，不一思量，尚能容於天地間乎？武二哥之刃，磨礪以須者久矣。

玉樓，此書借以作結之人也。周貧磨鏡，所以勸孝也。以此點醒「孝」字之意，以便結入幻化之孝也。千裡結穴，誰其知之？

觀磨鏡文字，作者必有風水深悲，自爲苦孝之人，而作此一回苦語，直結入一百回孝哥幻化。總是此生此世不能一伸其志於親，爲無可奈何之血淚也。

詞曰：〔一〕

愁旋釋，還似織；淚暗拭，又偷滴。嗔怒着丫頭，强開懷，也只是恨懷千疊。拚則而今已拚了，忘只怎生便忘得？又還倚欄杆，試重聽消息。

右〔帝臺春後〕〔二〕

話說當日西門慶陪親友飲酒〔三〕，吃的酩酊大醉〔四〕，走入後邊孫雪娥房裡來。【張評】凡入雪娥房中，必有冷局情事，故此一句乃一回的大關目。蓋此回皆冷脈也，細玩方知。雪娥正顧灶上，看收拾家火，聽見西門慶往房裡去，慌的兩步做一步走。先是郁大姐在他炕上坐的，一面攛掇他往月娘房裡和玉簫、小玉一處睡去了。原來孫雪娥也住着一明兩暗三間房，一間床房，一間炕房。西門慶也有一年多沒進他房中來。聽見今日進來，連忙向前替西門慶接衣服，安頓中間椅子上坐的。一面揩抹涼蓆，收拾鋪床，薰香澡牝，走來遞茶與西門慶吃了，攙扶上床，脫靴解帶，打發安歇。一宿無話。

到次日廿八，乃西門慶正生日。剛燒畢紙，只見韓道國處差胡秀到了門首〔五〕，下頭口。左右禀知西門慶，就叫胡秀到廳上，磕頭見了。問他貨船在那裡，胡秀遞上書帳，說道：「韓大叔在杭州置了一萬兩銀子段絹貨物，見今直抵臨清鈔關，缺少稅鈔銀兩，未曾裝載進城。」西門慶看了書帳，心內大喜，【綉像本評】喜極時光景。分付棋童看飯與胡秀吃了，叫他往喬親家爹那裡見見去。就進來對吳月娘說：「韓夥計貨船到了臨清，使後生胡秀送書帳上來，如今少不的把對門房子打掃，卸到那裡，尋夥計收拾，開鋪

【繡像本評】貨到與生日何關？然自是諛者投（乘）機語。

子發賣。」月娘聽了，就說：「你上緊尋着，也不早了。」西門慶道：「如今等應二哥來，我就對他說。」不一時，應伯爵來了。西門慶陪着他在廳上坐，就對他說：「韓夥計杭州貨船到了，缺少個夥計發賣。」伯爵就說：「哥，恭喜！今日華誕的日子，貨船到，決增十倍之利，喜上加喜，哥若尋賣手，不打緊，我有一相識，卻是父交子往的朋友，原是段子行賣手，連年運拙，閒在家中，今年纔四十多歲，眼力看銀水是不消說，寫筭皆精，又會做買賣。此人姓甘，名潤，字出身。見在石橋兒巷住，倒是自己房兒。」西門慶道：「若好，你明日叫他見我。」

正說着，只見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先來磕頭。不一時，雜耍樂工都到了，廂房中打發吃飯。只見答應的節級拿票來回話說：「小的叫唱的，止有鄭愛月兒不到。他家鴇子說，收拾了纔待來，被王皇親家人攔往宅裡唱去了。【張評】先作一身分，卻是出林太太。小的只叫了齊香兒、董嬌兒、洪四兒三個，收拾了便來也。」西門慶聽見他不來，便道：「胡說！怎的不來？」便叫過鄭奉問：「怎的你妹子我這裡叫他不來？果係是被王皇親家攔了去？」那鄭奉跪下便道：「小的另住，不知道。」西門慶道：「他說往王皇親家唱就罷了？敢量我拿不得來！」便叫玳安兒近前分付：「你多帶兩個排軍，就拿我個侍生帖兒，到王皇親家宅內見你王二老爹，就說我這裡請幾位客吃酒，鄭愛月兒答應下兩三日了，好歹放了他來。儻若推辭，連那鴇子都與我鎖了，墩在門房兒裡。這等可惡！」一面叫鄭奉：「你也跟了去。」那鄭奉又不敢不去，

走出外邊來央及玳安兒說道：「安哥，你進去，我在外邊等着罷。一定是王二老爹府裡叫，怕不還沒去哩。有累安哥，若是沒動身，看怎的將就叫他好好的來罷。」玳安道：「若果然往王家去了，等我拿帖兒討去；若是在家藏着，你進去對他媽說，教他快收拾一答兒來，俺就替他回護兩句言語兒，爹就罷了。你每不知道他性格？他從夏老爹宅裡定下，你不來，他可知惱了哩。」這鄭奉一面先往家中說去，玳安同兩個排軍、一名節級也隨後走來。

且說西門慶打發玳安去了，因向伯爵道：「這個小淫婦兒，這等可惡！在別人家唱，我這裡叫他不來。」伯爵道：「小行貨子，他曉的甚麼？他還不知你的手段哩！」西門慶道：「我倒見他酒席上說話兒伶俐，叫他來唱兩日試他，【張評】心事。倒這等可惡！」伯爵道：「哥，今日揀這四個粉頭，都是出類拔萃的尖兒了。」李銘道：「二爹，你還沒見愛月兒哩！」伯爵道：「我同你爹在他家吃酒，他還小哩。這幾年倒沒曾見，不知出落的怎樣的了。」李銘道：「這小粉頭子，雖故好個身段兒，光是一味粧飾，【張評】伏後文。唱曲也會，怎生趕的上桂姐一半兒！【張評】爲月兒妒桂姐一引。爹這裡是那裡，叫着敢不來？就是來了，虧了你？還是不知輕重。」正說着，只見胡秀來回話道：「小的到喬爹那邊見了來了，伺候老爹示下。」西門慶叫陳敬濟：「後邊討五十兩銀子，令書童寫一封書，使了印色，差一名節級，明日早起身，一同下去，與你鈔關上錢老爹，叫他過稅之時青目一二。」須臾，陳敬濟取了一封

銀子來交與胡秀，胡秀領了文書並稅帖，次日早同起身，不在話下。

忽聽唱的道子響，平安來報：「劉公公與薛公公來了。」西門慶忙冠帶迎接至大廳，見畢禮數，請至捲棚內，寬去上蓋蟒衣，上面設兩張交椅坐下。應伯爵在下，與西門慶關席陪坐。薛內相便問：「此位是何人？」西門慶道：「去年老太監會過來，乃是學生故友應二哥。」薛內相道：「卻是那快要笑的應先兒麽？」應伯爵欠身道：「老公公還記的，就是在下。」須臾，拿茶上來吃了。只見平安走來禀道：「府裡周爺差人拿帖兒來說，今日還有一席，來遲些，【張評】三字直漏後文。叫老爹這裡先坐，不須等能。」西門慶看了帖兒，便說：「我知道了。」薛內相因問：「西門大人，〔六〕今日誰來遲？」西門慶道：「周南軒那邊還有一席，使人來說，休要等他，只怕來遲些。」薛內相道：「既來說，咱虛着他席面就是。」

正說話間，王經拿了兩個帖兒進來：「兩位秀才來了。」西門慶見帖兒上，一個是倪鵬，一個是溫必古。〔七〕。就知倪秀才舉薦了同窗朋友來了，連忙出來迎接。見都穿着衣巾進來，且不看倪秀才，只見那溫必古，年紀不上四旬，生的端莊質樸，落腮鬍，儀容謙仰，舉止溫恭。未知行藏如何，先觀動靜若是。有幾句單道他好：

雖抱不羈之才，慣遊非禮之地。功名蹭蹬，豪傑之志已灰；家業凋零，浩然之氣先喪。把文章道學，一併送還了孔夫子；將致君澤民的事業及榮身顯親的心念，都撇在東洋大海。和光混俗，惟其利欲是前；隨方逐圓，不以廉恥爲

重。峨其冠，博其帶，而眼底傍若無人；闊其論，高其談，而胸中實無一物。三年叫案，而小考尚難，豈望月桂之高攀！廣坐啣盃，遁世無悶，且作岩穴之隱相。【張評】罵盡。

西門慶讓至廳上敘禮，每人遞書帕二事與西門慶祝壽。交拜畢，分賓主而坐。西門慶道：「久仰溫老先生大才，敢問尊號？」溫秀才道：「學生賤字日新，號葵軒。」【張評】愛日也。西門慶道：「葵軒老先生。」又問：「貴庠？何經？」溫秀才道：「學生不才，府學備數，初學《易經》。【綉乙本評】口角妙甚。一向久仰大名，未敢進拜。昨因敝同窗倪桂岩道及老先生盛德，〔八〕敢來登堂恭謁。」西門慶道：「承老先生先施，學生容日奉拜。只因學生一個武官，粗俗不知文理，往來書柬無人代筆。前者因在敝同僚府上會遇桂岩老先生〔九〕，甚是稱道老先生大才盛德，正欲趨拜請教，不意老先生下降，兼承厚貺，感激不盡。」溫秀才道：「學生匪才薄德，謬承過譽。」茶罷，西門慶讓至捲棚內，有薛、劉二老太監在座。薛內相道：「請二位老先生寬衣進來。」西門慶一面請寬了青衣，請進裡面，各遜讓再四，方纔一邊一位，垂首坐下。

　　正敘談間，吳大舅、范千户到了，敘禮坐定。不一時，玳安與同答應的和鄭奉都來回話道：「四個唱的，都叫來了。」西門慶問：「可是王皇親那裡？」玳安道：「是王皇親宅內叫，還沒起身。小的要拿他鴨子墩鎖，他慌了，纔上轎，都一答兒

來了。」西門慶即出至廳臺基上站立，【張評】寫出有心。只見四個唱的，一齊進來，向西門慶磕下頭去。那鄭愛月兒穿着紫紗衫兒，白紗挑綫裙子，腰肢嬝娜，猶如楊柳輕盈；花貌娉婷，好似芙蓉艷麗。正是：

萬種風流無處買，千金良夜實難消。

西門慶便向鄭愛月兒道：「我叫你，如何不來？這等可惡！敢量我拿不得你來？」那鄭愛月兒磕了頭起來，一聲兒也不言語，【張評】有心。笑着同衆人一直往後邊去了。到後邊，與月娘衆人都磕了頭。看見李桂姐、吳銀兒都在跟前，【張評】桂姐已爲所算矣。各道了萬福，說道：「你二位來的早。」李桂姐道：「我每兩日沒家去了。」因說：「你四個怎的這咱纔來？」董嬌兒道：「都是月姐帶累的俺們來遲了。收拾下，只顧等着他，白不起身。」鄭愛月兒用扇兒遮着臉，只是笑，不做聲。月娘便問：「這位大姐是誰家的？」董嬌兒道：「娘不知道，他是鄭愛香兒的妹子鄭愛月兒。纔成人，還不上半年光景。」月娘道：「可倒好個身段兒。」說畢，看茶吃了，一面放桌兒，擺茶與衆人吃。潘金蓮且揭起他裙子，撮弄他的脚看，說道：「你每這裡邊的樣子，只是恁直尖了，不像俺外邊的樣子趫。俺外邊尖底停匀，你裡邊的後跟子大。」月娘向大妗子道：「偏他恁好勝，問他怎的！」一回又取下他頭上金魚撇杖兒來瞧，因問：「你這樣兒是那裡打的？」鄭愛月兒道：「是俺裡邊銀匠打的。」須臾，擺下茶，月娘便叫：「桂姐、銀姐，你陪他四個吃茶。」不一時，六個唱的做一處同吃了茶。

【綉像本評】默極。若出一聲，便費分解。使俗筆爲之，不知如何絮絮矣。

【綉像本評】一到金蓮，遂多此一番擧長□（校）短，然不如此，不足以爲金蓮也。

李桂姐、吳銀兒便向董嬌兒四個說：「你每來花園裡走走。」董嬌兒道：「等我每到後邊走走就來。【綉乙本評】伏案。李桂姐和吳銀兒就跟着潘金蓮、孟玉樓出儀門，往花園中來。因有人在大捲棚內，就不曾過那邊去。只在這邊看了回花草，就往李瓶兒房裡看官哥兒。官兒心中又有些不自在，〔十〕睡夢中驚哭，吃不下奶去。李瓶兒在屋裡守着不出來，看見李桂姐、吳銀兒和孟玉樓、潘金蓮進來，連忙讓坐。桂姐問道：「哥兒睡哩？」李瓶兒道：「他哭了這一日，纔睡下了。」玉樓道：「大娘說，請劉婆子來看他看，〔十一〕你怎的不使小廝請去？」李瓶兒道：「今日他爹好日子，明日請他去罷。」

正說話中間，只見四個唱的和西門大姐、小玉走來。大姐道：「原來你每都在這裡，卻叫俺花園內尋你。」玉樓道：「花園內有人，咱們不好去的，瞧了瞧兒就來了。」李桂姐問洪四兒：「你每四個在後邊做甚麼，這半日纔來？」洪四兒道：「俺每在後邊四娘房裡吃茶來。」潘金蓮聽了，望着玉樓、李瓶兒笑，【張評】摹神。問洪四兒：「誰對你說是四娘來？」董嬌兒道：「你留俺每在房裡吃茶，他每問來：『還不曾與你老人家磕頭，不知娘是幾娘？』他便說：『我是你四娘哩。』」金蓮道：「沒廉恥的小婦奴才，別人稱你便好，誰家自己稱是四娘來！這一家大小，誰興你、誰數你、誰叫你是四娘？漢子在屋裡睡了一夜兒，得了些顏色兒，就開起染房來了。若不是大娘房裡有他大妗子，他二娘房裡有桂姐，你房裡有楊姑奶奶，李大姐有銀

【綉像本評】一開口，便非一、二語可了。吾恨不得犁其舌。

【綉像本評】六宮生妬，士亦悲焉，況妬嫉如金蓮者乎？

姐在這裡，我那屋裡有他潘姥姥，且輪不到往你那屋裡去哩！」【綉乙本評】敘述處好不扯淡，在金蓮又是絕正經事。玉樓道：「你還沒曾見哩，今日早辰起來，打發他爹往前邊去了，在院子裡呼張喚李的，便那等花哨起來。」金蓮道：「常言道：奴才不可逞，小孩兒不宜哄。」又問小玉：「我聽見你爹對你奶奶說，要替他尋丫頭。說你爹昨日在他屋裡，見他只顧收拾不了，因問他。那小淫婦就趁勢兒對你爹說〔十二〕：『我終日不得個閒收拾屋裡，只好晚夕來這屋裡睡罷了。』你爹說：『不打緊，到明日對你娘說，尋一個丫頭與你使便了。』真個有此話？」小玉道：「我不曉的，敢是玉簫聽見來。」【張評】又伏下三章約之消息。金蓮向桂姐道：「你爹不是俺各房裡有人，等閒不往他後邊去。〔十三〕莫不俺每背地說他，本等他嘴頭子不達時務，慣傷犯人，俺每急切不和他說話。」正說着，綉春拿了茶上來。正吃間，忽聽前邊鼓樂響動，荊都監衆人都到齊了，遞酒上座。玳安兒來叫，四個唱的就往前邊去了。

那日喬大户没來，先是雜耍百戲，吹打彈唱隊舞纔罷，做了個笑樂院本。割切上來，獻頭一道湯飯。只見任醫官到了，冠帶着進來。西門慶迎接至廳上，敘禮。任醫官令左右毡包內取出一方壽帕、二星白金來，與西門慶拜壽，說道：「昨日韓明川說，纔知老先生華誕，恕學生來遲。」西門慶道：「豈敢動勞車駕，又兼謝盛儀。外日多謝妙藥。」彼此拜畢，任醫官還要把盞，西門慶辭道：「不消了。」一面脫了大衣，與衆人見過，就安在左首第四席，與吳大舅相近而坐。獻上湯飯，並手下攢

【綉像本評】一入有心者之眼，便滿目都是疑團。入世之難如是，可嘆，可嘆！

【綉像本評】本爲一宵之忿，忽又纏入其生平。小人故入人罪，往往皆然。

盒，任醫官謝了，【張評】爲瓶兒病也。令僕從領下去。四個唱的彈着樂器，在旁唱了一套壽詞。西門慶令上席，分頭遞酒。下邊樂工呈上揭帖，劉薛二内相揀了《韓湘子度陳半街陞仙會》雜劇。【張評】官哥死，孝哥亦復幻化。纔唱得一摺，只見喝道之聲漸近。平安進來禀道：〔十四〕「守備府周爺來了。」西門慶慌忙迎接，未曾相見，就先請寬盛服。周守備道：「我來要與四泉把一盞。」薛内相説道：「周大人不消把盞，只見禮兒罷。」於是二人交拜畢，纔與衆人作揖，左首第三席安下鍾筯。下邊就是湯飯割切上來，又是馬上人兩盤點心、兩盤熟肉、兩瓶酒。周守備謝了，令左右領下去，然後坐下。【張評】又爲春梅地步、呼吸消息。一面觥籌交錯，歌舞吹彈，花攢錦簇飲酒。正是：

舞低楊柳樓頭月，歌罷桃花扇底風。

吃至日暮，先是任醫官隔門去的早。西門慶送出來，任醫官因問：「老夫人貴恙覺好了？」西門慶道：「拙室服了良劑，已覺好些。這兩日不知怎的，又有些不自在，明日還望老先生過來看看。」説畢，任醫官作辭上馬而去。落後又是倪秀才、溫秀才起身。西門慶再三欵留下住，送出大門，説道：「容日奉拜請教。寒家就在對門收拾一所書院，與老先生居住，連寶眷都搬來，一處方便。學生每月奉上束脩，以備薪水之需。」溫秀才道：「多承厚愛，感激不盡。」倪秀才道：「此是老先生崇尚斯文之雅意矣。」打發二秀才去了。西門慶陪客飲酒，吃至更闌方散。四個唱的都

歸在月娘房內，唱與月娘、大妗子、楊姑娘衆人聽。

西門慶還在前邊留下吳大舅、應伯爵復坐飲酒。看着打發樂工酒飯吃了，先去了。其餘席上家火都收了，又分付從新後邊拿菓碟兒上來，叫李銘、吳惠、鄭奉上來彈唱，拿大盃賞酒與他吃。應伯爵道：「哥今日華誕設席，列位都是喜歡。」李銘道：「今日薛爺和劉爺也費了許多賞賜，落後見桂姐、銀姐又出來，每人又遞了一包與他。只是薛爺比劉爺年小，快頑些。」不一時，畫童兒拿上菓碟兒來〔十五〕，應伯爵看見酥油蚫螺，就先揀了一個放在口內，如甘露洒心，入口而化，【張評】爲下文一路針綫。說道：「倒好吃。」西門慶道：「我的兒，你倒會吃！此是你六娘親手揀的。」伯爵笑道：「也是我女兒孝順之心。」【張評】已爲觀戲一回下綫。說道：「老舅，你也請個兒。」於是揀了一個，放在吳大舅口內。又叫李銘、吳惠、鄭奉近前，每人揀了一個賞他。

正飲酒間，〔十六〕伯爵向玳安道：「你去後邊，叫那四個小淫婦出來。我便罷了，也叫他唱個兒與老舅聽，再遲一回兒，便好去。今日連遞酒，他只唱了兩套，休要便宜了他。」那玳安不動身，說道：「小的叫了，他們在後邊唱與妗子和娘每聽哩，〔十七〕便來也。」伯爵道：「賊小油嘴，你幾時去來？還哄我。」因叫王經：「你去。」那王經又不動。伯爵道：「我使着你每都不去，等我自去罷。」正說着，只聞一陣香風過，覺有笑聲，四個粉頭都用汗巾兒答着頭出來。伯爵看見道：「我的兒，誰養

【繡像本評】語語靈穎，俗筆有一字否？補出時線索生動，的是針工匠斧。

的你恁乖！搭上頭兒，心裡要去的情！好自在性兒，不唱個曲兒與俺每聽，就指望去？好容易！連轎子錢就是四錢銀子，買紅梭兒米買一石七八斗，勾你家鴇子和你一家大小吃一個月。」董嬌兒道：「哥兒，恁便益衣飯兒，你也入了籍罷了。」洪四兒道：「這咱晚，七八有二更，放了俺每去罷了。」齊香兒道：「俺每明日還要起早，往門外送殯去哩。」伯爵道：「誰家？」齊香兒道：「是房簷底下開門的那家子。」伯爵道：「莫不又是王三官兒家？前日被他連累你那場事，多虧你大爹這裡人情，替李桂兒說，連你也饒了。這一遭，雀兒不在那窠兒罷了。」【張評】說出。齊香兒笑罵道：「怪老油嘴，汗邪了你，恁胡說！」伯爵道：「你笑話我老，我半邊俏，把你這四個小淫婦兒還不勾擺布哩！」洪四兒笑道：「哥兒，我看你行頭不怎麼好，光一味好撇。」伯爵道：「我那兒，到根前看手段還錢。」又道：「鄭家那賊小淫婦兒，吃了糖五老座子兒，白不言語，【張評】上文諸妓閒話，總要襯出月兒不語。有些出神的模樣，敢記掛着那孤老兒在家裡？」【張評】點明月兒心事。董嬌兒道：「他剛纔聽見你說，在這裡有些怯床。」伯爵道：「怯床不怯床，拿樂器來，每人唱一套，你每去罷，我也不留你了。」西門慶道：「也罷，你們兩個遞酒，兩個唱一套與他聽罷。」齊香兒道：「等我和月姐唱。」當下，鄭月兒琵琶，齊香兒彈箏，坐在交床上，歌美韵，放嬌聲，唱了一套〔越調・鬪鵪鶉〕「夜去明來。」【張評】爲描月兒一回出題。董嬌兒遞吳大舅酒，洪四兒遞應伯爵酒，在席上交盃換盞，倚翠偎紅。正是：

舞回明月墜秦樓，歌遏行雲迷楚館。

當下酒進數巡，歌吟兩套，打發四個唱的去了。西門慶還留吳大舅坐，又叫春鴻上來，唱了一套南曲，纔分付棋童備馬，〔十八〕拿燈籠送大舅。大舅道：「姐夫不消備馬，我同應二哥一路走罷。」西門慶道：「既如此，教棋童打燈籠送到家。」吳大舅與伯爵起身作別。西門慶送至大門首，因和伯爵說：「你明日好歹上心，約會了那甘夥計來見我，批合同。我會了喬親家，好收拾那邊房子卸貨。」伯爵道：「哥不消分付，我知道。」一面作辭，與吳大舅同行，棋童打着燈籠。吳大舅便問：「剛纔姐夫說收拾那裡房子？」伯爵道：「韓夥計貨船到，他新開個段子鋪，收拾對門房子，叫我替他尋個夥計。」大舅道：「幾時開張？咱每親朋少不的作賀作賀。」須臾，出大街，到了伯爵小衚衕口上，吳大舅要棋童：「打燈籠送你應二爹到家。」伯爵不肯，說道：「棋童，你送大舅，我不消燈籠，進巷內就是了。」一面作辭，【張評】細。分路回家。棋童便送大舅去了。【繡像本評】此段似閒，然得此便覺餘波蕩洄，文勢不窘。

西門慶打發李銘等唱錢去了，回後邊月娘房中歇了一夜。【張評】雪、月已有爭寒之勢。到次日，果然伯爵領了甘出身，穿青衣走來拜見，講說買賣之事。西門慶叫將崔本來會喬大户，那邊收拾房子，開張舉事。喬大户對崔本說：「將來凡一應大小事，隨你親家爹這邊只顧處，不消多較。〔十九〕當下就和甘夥計批了合同，就立伯爵作保。得利十分爲率：西門慶三分〔二十〕，喬大户三分，其餘韓道國、甘出

身與崔本三分均分。一面修蓋上庫〔二十一〕，裝畫牌面，待貨車到日堆卸開張。後邊又獨自收拾一所書院，請將溫秀才來作西賓，專修書柬，回答往來士夫。每月三兩束脩，四時禮物不缺，又撥了畫童兒小廝伏侍他。【繡乙本評】伏。西門慶家中宴客，常請過來陪侍飲酒，俱不必細說。

不覺過了西門慶生辰。第二日早辰，就請了任醫官來看李瓶兒，又在對門看着收拾。楊姑娘先家去了，李桂姐、吳銀兒還沒家去。吳月娘買了三錢銀子螃蟹，午間煮了，請大妗子、李桂姐、吳銀兒眾人圍着吃了一回。只見月娘請的劉婆子來看官哥兒，吃了茶，李瓶兒就陪他往前邊房裡去了。劉婆子說：「哥兒驚了，要住了妳。」又留下幾服藥。月娘與了他三錢銀子，打發去了。孟玉樓、潘金蓮和李桂姐、吳銀兒、大姐都在花架底下，放小桌兒，鋪氈條，同抹骨牌賭酒頑耍。孫雪娥吃眾人贏了七八鍾酒，不敢久坐，就去了。【張評】又點雪娥。眾人就拿李瓶兒頂缺。〔二十二〕金蓮又叫吳銀兒、桂姐唱了一套。當日眾姊妹飲酒至晚，月娘裝了盒子，相送李桂姐、吳銀兒家去了。

潘金蓮吃的大醉歸房，因見西門慶夜間在李瓶兒房裡歇了一夜，早辰又請任醫官來看他，惱在心裡。知道他孩子不好，進門不想天假其便，黑影中躧了一腳狗屎。到房中叫春梅點燈來看，一雙大紅段子鞋，滿幫子都展污了。登時柳眉剔竪，星眼圓睜，叫春梅打着燈把角門閂了，〔二十三〕拿大棍把那狗沒高低只顧打，打的怪叫起

【張評】借雪娥襯出瓶兒為眾人可欺之人，下脫手入金蓮不費力也。

【張評】不記密約時打狗閘門，此時之打狗，固

知報應一絲不爽。然則合後文貓驚官哥，又是與牆頭喚貓對照，一絲不爽也。

【繡像本評】「叫他」二字，來得奇特。

【繡內本評】可恨。

來。李瓶兒使過迎春來說：「俺娘說，哥兒纔吃了老劉的藥睡着了，叫五娘這邊休打狗罷。」潘金蓮坐着，半日不言語。【張評】寫出。一面把那狗打了一回，開了門放出去，又尋起秋菊的不是來。看着那鞋，左也惱，右也惱，因把秋菊喚至跟前，說：「這咱晚，這狗也該打發去了，只顧還放在這屋裡做甚麼？是你這奴才的野漢子？你不發他出去，叫他恁遍地撒屎，把我恁雙新鞋兒，連今日纔三四日兒，躧了恁一鞋幫子屎。知道我來，你也該點個燈兒出來，你如何恁推聾妝啞裝憨兒的？」春梅道：「我頭裡就對他說，你趁娘不來，早喂他些飯，關到後邊院子裡去罷。他佯打耳睜的不理我，還拿眼兒瞅着我。」婦人道：「可又來，賊膽大萬殺的奴才，我知道你在這屋裡成了把頭，把這打來不作准。」因叫他到跟前：「瞧，躧的我這鞋上的齷齪。」哄得他低頭瞧，提着鞋拽巴，兜臉就是幾鞋底子。打的秋菊嘴唇都破了，只顧搵着抹血，忙走開一邊。婦人罵道：「好賊奴才，你走了！」叫春梅：「與我採過來跪着！取馬鞭子來，把他身上衣服與我扯去。好好教我打三十馬鞭子便罷，但扭一扭兒，我亂打了不算。」春梅於是扯了他衣裳，婦人叫春梅把他手扯住，雨點般鞭子打下來，打的這丫頭殺豬也似叫。那邊官哥纔合上眼兒，又驚醒了。又使了繡春來說：「俺娘上覆五娘，饒了秋菊罷，只怕諕醒了哥哥。」那潘姥姥正歪在裡間炕上，聽見打的秋菊叫，一砧碌子扒起來，在傍邊解勸。見金蓮不依，落後又見李瓶使過繡春來說，又走向前奪他女兒手中鞭子，說道：「姐姐少打他兩下兒罷，惹得

【綉像本評】動〔一〕念情慾之起，忿怒之發，不難。滅倫敗紀，不獨金蓮也。

他那邊姐姐說，只怕謊了哥哥。爲驢扭棍不打緊，倒沒的傷了紫荊樹。」金蓮緊自心裡惱，又聽見他娘說了這一句，越發心中攛上把火一般。須臾，紫漲了面皮，【張評】以下寫逆子之樣如此。把手只一推，險些兒不把潘姥姥推了一交，便道：「怪老貨，你與我過一邊坐着去！不干你事，來勸甚麼？甚麼紫荊樹、驢扭棍，單管外合裡應！」潘姥姥道：「賊作死的短壽命，【綉乙本評】罵得痛快。我怎的外合裡應？我來你家討冷飯吃，教你恁頓摔我？」金蓮道：「你明日夾着那老毯走，怕他家拿長鍋煮吃了我！」潘姥姥聽見女兒這等擦他，走到裡邊屋裡嗚嗚咽咽哭去了。隨着婦人打秋菊，打勾二三十馬鞭子，〔二十四〕然後又蓋了十欄杆，打的皮開肉綻，纔放出來。又把他臉和腮頰都用尖指甲掐的稀爛。李瓶兒在那邊，只是雙手握着孩子耳朵，腮邊墮淚，敢怒而不敢言。

【綉像本評】可恨。

西門慶在對門房子裡，與伯爵、崔本、甘夥計吃了一日酒散了，逕往玉樓房中歇息。到次日，周守備家請吃補生日酒，不在家。李瓶兒見官哥兒吃了劉婆子藥不見動靜，夜間又着驚謊，一雙眼只是往上吊吊的。因那日薛姑子、王姑子家去，走來對月娘說：「我向房中拿出他壓被的一對銀獅子來，要叫薛姑子印造《佛頂心陀羅經》，趕八月十五日嶽廟裡去捨。」那薛姑子就要拿着走，被孟玉樓在旁說道：

【綉丙本評】老到。

「師父，你且住。大娘，你還使小廝叫將賁四來，替他兑兑多少分兩，就同他往經鋪裡講定個數兒來，每一部經多少銀子，到幾時有，纔好。你叫薛師父去，他獨自

一個，怎弄的來？」【張評】玉樓能，爲嚴州作地。月娘道：「你也說的是。」一面使來安兒叫了賁四來，向月娘衆人作了揖，把那一對銀獅子上天平兑了，重四十一兩五錢。月娘分付，同薛師父往經鋪印造經數去了。

潘金蓮隨即叫孟玉樓：「咱送送兩位師父去，就前邊看看大姐，他在屋裡做鞋哩。」兩個攜着手兒往前邊來。賁四同薛姑子、王姑子去了。金蓮與玉樓走出大廳東廂房門道，見大姐正在簷下納鞋，金蓮拿起來看，卻是沙綠潞紬鞋面。玉樓道：「大姐，你不要這紅鎖綫子，(二十五)爽利着藍頭綫兒，卻不老作些。(二十六)。你明日還要大紅提跟子？」大姐道：「我有一雙是大紅提跟子的。這個，我心裡要藍提跟子，所以使大紅綫鎖口。」金蓮瞧了一回，三個都在廳臺基上坐的。玉樓問大姐：「你女婿在屋裡不在？」大姐道：「他不知那裡吃了兩鍾酒，在屋裡睡哩。」孟玉樓便向金蓮道：「剛纔若不是我在旁邊說着，李大姐恁哈帳行貨，就要把銀子交姑子拿了印經去！經也印不成，沒腳蟹行貨子，(二十七)藏在那大人家，你那裡尋他去？早是我說，叫將賁四來，同他去了。」金蓮道：「恁有錢的姐姐，不撰他些兒是傻子！(二十八)只相牛身上拔一根毛兒。你孩兒若沒命，休說捨經，隨你把萬里江山捨了也成不的。如今這屋裡，只許人放火，不許俺每點燈。大姐聽着，也不是別人。偏染的白兒不上色，偏他會那等輕狂使勢。大清早辰，刁蹬着漢子請太醫看。他亂他的，俺每又不管。每常在人前，會那等撇清兒說話：『我心裡不耐煩，他爹要便進我屋裡推看

【綉乙本評】說得鑿鑿，即使舭兒百吻，亦無可辨。

孩子，雌着和我睡，誰耐煩！叫我就攛掇往別人屋裡去了。俺每自恁好能了，【繡乙本評】好得有數。背地還嚼說俺們』。那大姐姐偏聽他一面詞兒。不是俺每爭這個事，怎麼昨日漢子不進你屋裡去，你使丫頭在角門子首叫進屋裡？推看孩子，你便吃藥，一徑把漢子作成和吳銀兒睡了一夜，【張評】點出。一逕顯你那乖覺，叫漢子喜歡你，那大姐姐就没的話說了。〔二十九〕昨日晚夕，人進屋裡躧了一腳狗屎，叫丫頭趕狗，也嗔起來，使丫頭過來說，諕了他孩子了。俺娘那老貨，又不知道，走來勸甚麼的驢扭棍傷了紫荊樹。〔三十〕我惱他那等輕聲浪氣，叫我墩了他兩句〔三十一〕，他今日使性子家去了。去了罷！叫我說，他家有你這樣窮親戚也不多，没你也不少。」玉樓笑道：「你這個没訓教的子孫，你一個親娘母兒，你這等訌他！」金蓮道：「不是這等說，惱人的腸子。單管黃貓黑尾，外合裡應，只替人說話。吃人家碗半，被人家使喚。得不的人家一個甜頭兒，千也說好，萬也說好。想着迎頭兒養了這個孩子，把漢子調唆的生根也似的，把他便扶的正正兒的，把人恨不的躧到泥裡頭還躧。今日恁的天也有眼，你的孩兒也生出病來了。」【繡像本評】說作成銀兒，隱然見不作成我爲可怨。把自家長技寃人，固是小人度君子之腹。

正說着，只見賁四往經鋪裡交了銀子，來回月娘話，看見玉樓、金蓮和大姐都在廳臺基上坐的，只顧在儀門外立着，不敢進來。來安走來說道：「娘每閃閃兒，賁四來了。」金蓮道：「怪囚根子，你叫他進去不是，緣乍見他來？」來安兒說了，賁四低着頭，一直後邊見月娘、李瓶兒，說道：「銀子四十一兩五錢，眼同兩個師父

交付與翟經兒家收了。講定印造綾殼《陀羅》五百部，每部五分；絹殼經一千部，每部三分：共該五十五兩銀子。除收過四十一兩五錢，還找與他十三兩五錢，准在十四日早撞經來。」李瓶兒連忙向房裡取出一個銀香毬來，【張評】結果生蛋一語。叫賁四上天平兑了，十五兩。李瓶兒道：「你拿了去，除找與他，〔三十二〕別的你收着，換下些錢，到十五日廟上捨經，與你們做盤纏就是了，省的又來問我要。」賁四於是拿了香毬出來。李瓶兒道：「四哥，多累你。」賁四躬着身說道：「小人不敢。」走到前邊，金蓮、玉樓又叫住問他：「銀子交付與經鋪了？」賁四道：「與他講明白〔三十三〕，共一千五百部經，共該五十五兩銀子。除收過四十一兩五錢，剛纔六娘又與了這件銀香毬。」玉樓、金蓮瞧了瞧，沒言語，賁四便回家去了。玉樓向金蓮說道：「李大姐像這等都枉費了錢。【張評】子虛之財已費過半矣。他若是你的兒女，就是榔頭也樁不死；他若不是你兒女，莫說捨經造像，隨你怎的也留不住他。信着姑子，甚麼繭兒幹不出來！」【張評】先爲官哥一引。

兩個說了一回，都立起來。金蓮道：「咱每往前邊大門首走走去。」因問大姐：「你去不去？」大姐道：「我不去。」潘金蓮便拉着玉樓手兒，兩個同來到大門裡首站立。因問平安兒：「對門房子都收拾了？」平安道：「這咱哩？昨日爹看着就都打掃乾淨了。後邊樓上堆貨，昨日教陰陽來破上〔三十四〕，樓底下還要裝廂房三間，上庫閣段子〔三十五〕；門面打開，一溜三間，都教漆匠裝新油漆，在出月開張。」玉樓又

問：「那寫書的溫秀才，家小搬過來了不曾？」平安道：「從昨日就過來了。今早爹分付把後邊那一張涼床拆了與他，又搬了兩張桌子、四張椅子與他坐。」金蓮道：「你没見他老婆怎的模樣兒？」平安道：「黑影子坐着轎子來，誰看見他來！」

正說着，只見遠遠一個老頭兒，斯琅琅搖着驚閨葉過來。潘金蓮便道：「磨鏡子的過來了。」教平安兒：「你叫住他，與俺每磨磨鏡子。我的鏡子這兩日都使的昏了，分付你這囚根子，看着過來再不叫！俺每出來，站了多大會兒，怎就有磨鏡子的過來了？」那平安一面叫住，磨鏡老兒放下擔兒。金蓮便問玉樓道：「你要磨，都叫小廝帶出來，一答兒裡磨了罷。」於是使來安兒：「你去我屋裡，問你春梅姐，討我的照臉大鏡子、兩面小鏡子兒，就把那大四方穿衣鏡也帶出來，教他好生磨磨。」玉樓分付來安：「你到我屋裡，教蘭香也把我的鏡子拿出來。」那來安兒去不多時，兩隻手提着大小八面鏡子，懷裡又抱着四方穿衣鏡出來。金蓮道：「臭小囚兒，你拿不了，做兩遭兒拿，如何恁拿出來？一時叮噹了我這鏡子怎了？」玉樓道：「我没見你這面大鏡子，是那裡的？」金蓮道：「是人家當的，我愛他且是亮，安在屋裡，早晚照照。」因問：「我的鏡子只三面？」玉樓道：「我大小只兩面。」金蓮道：「這兩面是誰的？」來安道：「這兩面是春梅姐的，稍出來也叫磨磨。」金蓮道：「賊小肉兒，他放着他的鏡子不使，成日只撾着我的鏡子照，弄的恁昏昏的。」共大小八面鏡子，交付與磨鏡老叟，教他磨。當下絆在坐架上，使了水銀，那消頓飯之間，

都淨磨的耀眼爭光。婦人拿在手內對照花容，猶如一汪秋水相似。有詩爲証：

蓮蕚菱花共照臨，風吹影動碧沉沉。
一池秋水芙蓉現，好似姮娥傍月陰。

婦人看了，就付與來安兒收進去。玉樓分付平安〔三十六〕，問鋪子裡傅夥計櫃上要五十文錢與磨鏡的。那老子一手接了錢，只顧立着不去。玉樓教平安問那老子：「你怎的不去？敢嫌錢少？」那老子不覺眼中撲簌簌流下淚來哭了。【張評】老親無靠，形影如此。平安道：「俺當家的奶奶問你怎的煩惱〔三十七〕？」老子道：「不瞞哥哥說，老漢今年癡長六十一歲。在前丟下個兒子，二十一歲，〔三十八〕尚未娶妻，專一浪遊，不幹生理。老漢日逐出來掙錢養活他。【張評】逆子倚父母如此。他又不守本分，常與街上搗子耍錢。昨日惹了禍，同拴到守備府中，當土賊打了二十大棍。歸來，把媽媽的裙襖都去當了。媽媽便氣了一場病，打了寒，睡在炕上半個月。老漢說他兩句，他便走出來不往家去，教老漢日逐抓尋他不着個下落。待要賭氣不尋他，老漢恁大年紀，止生他一個兒子，往後無人送老。【張評】石人落淚，直刺金蓮。有他在家，見他不成人，又要惹氣。似這等，乃老漢的業障。有這等負屈啣冤，【張評】刺入金蓮。沒處告訴〔三十九〕，所以淚出痛腸。」玉樓叫平安兒：「你問他，你這後娶婆兒今年多大年紀了？」老子道：「他今年五十五歲了，男女花兒沒有，如今打了寒纔好些，只是沒將養的，心中想塊臘肉兒吃。老漢在街上恁問了兩三日，白討不出塊臘肉兒來，甚

【張評】負屈含冤，「人」字加之父母之心，直令天下不孝人攢心刺骨。

可嗟嘆人子。」【張評】潘姥姥哭死，金蓮亦不問矣。玉樓道：「不打緊處，我屋裡抽替內有塊臘肉兒哩。」即令來安兒：「你去對蘭香說，還有兩個餅錠，叫他拿與你來。」金蓮叫那老頭子問：「你家媽媽兒吃小米兒粥不吃？」老漢子道：「怎的不吃？那裡有，可知好哩！」金蓮也叫過來安兒來：「你對春梅說，把昨日你姥姥稍來的新小米兒量二升，就拿兩根醬瓜兒出來，與他媽媽兒吃。」【張評】以己母遺之物贈人不能養之母，不返思，直豬狗矣。那來安去不多時，拿出半腿臘肉、兩個餅錠、二升小米、兩個醬瓜兒，叫道：「老頭子過來，造化了你。你家媽媽子不是害病想吃，只怕害孩子坐月子，想定心湯吃。」那老子連忙雙手接了，安放在擔內，望着玉樓、金蓮唱了個喏，揚長挑着擔兒，搖着驚閨葉去了。平安道：「二位娘，不該與他這許多東西，被這老油嘴設智誆的去了。他媽媽子是個媒人，昨日打街上走過去不是，幾時在家不好來？」金蓮道：「賊囚，你早不說做甚麼來？」平安道：「罷了，也是他造化。可可二位娘出來看見叫住他，照顧了他這些東西去了〔四十〕。」正是：

閒來無事倚門楣，恰見驚閨一老來。
不獨纖微能濟物，無緣滴水也難為。【張評】哭盡天下父母。

【張評】作者固借金蓮以諷天下人，見逆如金蓮何嘗良心滅絕？是知凡天下為人子者，皆有此心，奈之何獨獨我不能盡孝哉？

文禹門云：潘金蓮可殺而不可留，凡有血氣耳目者，固無不知之也。乃有與之同惡相濟，但穿一條褲子如龐春梅者；又有與之異口同聲，一鼻孔出氣如孟玉樓者，其為人何如乎？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言為其所

染也，其本質不必赤與黑，近之則然也。若春梅、玉樓之與金蓮，豈第近之而已，直是逢迎之，激勵之，慫恿之，扶持而幫助之。金蓮之惡，成全於二人者實多。

觀此回打秋菊，春梅實唆之。譏瓶兒，玉樓實倡之。官哥、李氏之死，金蓮爲首，玉樓、春梅謂非加功者，吾不信也。玉樓非赤，然而已紫矣。春梅非黑，然而已青矣。西門家中，又安得昭質無虧者哉！乃閱者往往偏護玉樓而高擡春梅也，果何意見乎？其目光直不可只計。

校勘記

〔一〕「詞曰」，綉甲、綉丙本作〔帝臺春後〕。

〔二〕〔右帝臺春後〕，綉甲、綉丙本無。

〔三〕「親友」，綉像本作「親朋」。

〔四〕「吃的酩酊大醉」，綉甲、綉丙本作「吃酩酊的大醉」。

〔五〕「只見韓道國處差胡秀到了門首」，綉像本「處差」作「後生」。

〔六〕「西門大人」，綉甲、綉丙本「大」作「慶」，「人」從下讀。

〔七〕「溫必古」，綉甲、綉丙本「古」作「日」，誤。

〔八〕「昨因敝同窗」，綉像本作「昨因我這敝同窗」。

〔九〕「桂岩老先生」，「岩」原作「崖」，今據上下文及綉乙本改。

〔十〕「官兒」，綉像本作「官哥」。

〔十一〕「請劉婆子」，綉甲、綉丙本「請」作「劉」，誤。

〔十二〕「對你爹說」，綉甲、綉丙本「說」作「就」，誤。

〔十三〕「等閒」，綉乙本作「等他」。
〔十四〕「禀道」，綉甲、綉丙本作「禀報」。
〔十五〕「拿上」，綉甲、綉丙本作「拿了」。
〔十六〕「正飲酒間」，影松軒本「間」作「闌」。
〔十七〕「他們」，綉像本作「他了」從上句讀。
〔十八〕「備馬」，綉甲本作「打燈」。
〔十九〕「不消多較」，綉乙本「多」作「計」。
〔二十〕「西門慶三分」，綉像本「三」作「五」。
〔二十一〕「修蓋上庫」，綉像本「上」作「土」。
〔二十二〕「李瓶兒」，綉像本作「李嬌兒」。
〔二十三〕「門了」，綉像本作「關了」。
〔二十四〕「打勾二三十馬鞭子」，「十」原誤作「千」，今據綉像本改。
〔二十五〕「紅鎖綫子」，綉甲、綉丙本「子」作「了」。
〔二十六〕「卻不老作些」，綉乙本「卻」作「好」。
〔二十七〕「行貨子」，綉甲、綉丙本「子」作「了」，誤。
〔二十八〕「傻子」，綉甲、綉丙本作「傻了」。
〔二十九〕「没的話説」，綉甲、綉丙本「話」作「語」。
〔三十〕「紫荆樹」，綉甲、綉丙本作「紫金樹」。
〔三十一〕「墩了他兩句」，綉甲、綉丙本「墩」作「教」。
〔三十二〕「除找與他」，綉甲、綉丙本「找」作「我」。

〔三十三〕「與他講明白」，綉像本作「已交付明白」。
〔三十四〕「教陰陽來破上」，綉像本「上」作「土」。
〔三十五〕「上庫」，綉像本作「土庫」。
〔三十六〕「分付」，綉像本作「便令」。
〔三十七〕「俺當家的奶奶」，綉甲、綉乙本「俺」作「我」。
〔三十八〕「二十一歲」，綉像本作「二十二歲」。
〔三十九〕「没處告訴」，綉像本「没」作「各」。
〔四十〕「照顧」，綉甲、綉丙本「顧」作「廎」，誤。

第五十九回　西門慶露陽驚愛月　李瓶兒睹物哭官哥





第五十九回　西門慶露陽驚愛月　李瓶兒睹物哭官哥

夫官哥死，而瓶兒死，而西門亦死，故訪愛月，見西門之歲月有限也。月娘生於八月十五日，過十五則缺矣。今愛月姓鄭，猶云正愛好月，又早過十五日也。豪華易老，日月如流，歌舞場中，不堪回首，奈何，奈何！

上文一路寫官哥小膽，寫貓至此，方一筆結出官哥之死，固是十二分精細。乃於官哥臨死時，寫夢子虛云：「你如何盜我財物與西門慶？我如今告你去也。」二句明是子虛轉化官哥，以爲瓶兒孽死之由，以與西門索債之地。二句道盡，遂使推喚貓上墻，打狗關門，早爲今日打狗傷人、貓驚官哥之因，一絲不差。甚矣，作者之筆，真有疏而不漏之至理存乎其中，殆奪天工之巧者乎？然後知其以前瓶兒打狗喚貓，後金蓮打狗養貓，特特照應，使看者知官哥即子虛之化身也。

千金之捨，爲官哥也；玉皇廟之識，爲官哥也；王姑子家之經，爲官哥也；賁四所印岳廟所捨之經，爲官哥也。子虛之帳已勾消一半。至於瓶兒之死，爲官哥也。然則瓶兒死後之費，亦在官哥帳上算，實在子虛帳上算也。墻頭之物，能存幾何哉？至苗青之物，以王六兒處來，即以韓道國去，且加兩倍之利。玉樓之物，得之楊家，失於李氏，屈指算去，不差一絲。人亦何樂而貪人之財也哉？其如不省何！

何以知官哥爲子虛化身也？觀夢子虛云：「如今我告你去也。」夫子虛已死數年，何以不告，且必曰「如今我告你去」？「如今」二字，見以先我已來討債，作孽至如今，債已將完，孽已將成，止用一告，便來捉淫婦姦夫也。明明在此。而自有《金瓶》以來，能看而悟其意者誰乎？今日被我抉其隱而發之也。

詩曰：〔一〕

楓葉初丹槲葉黃，河陽愁鬢恰新霜。
鬼門徒憶空回首，泉路憑誰説斷腸？
路杳雲迷愁漠漠，珠沉玉殞事茫茫。
惟有淚珠能結雨，盡傾東海恨無疆。

話説孟玉樓和潘金蓮在門首打發磨鏡叟去了，忽見從東一人，帶着大帽眼紗，騎着騾子，走得甚急，逕到門首下來，慌的兩個婦人往後走不迭。落後揭開眼紗，卻是韓夥計來家了。平安忙問道：「貨車到了不曾？」韓道國道：「貨車進城了。稟問老爹，卸在那裡？」平安道：「爹不在家，往周爺府裡吃酒去了，叫卸在對門樓上哩。你老人家請進裡邊去。」不一時，陳敬濟出來，陪韓道國入後邊見了月娘。出來廳上，拂去塵土，把行李搭連叫王經送到家去。月娘一面打發出飯來與他吃了。不一時，貨車纔到。敬濟拿鑰匙開了那邊樓上門，就有卸車的小腳子領籌搬運，一廂廂都堆卸在樓上。十大車段貨，直卸到掌燈時分。崔本也來幫扶。完畢，查數鎖門，貼上封皮，打發小腳錢出門。【張評】細。早有玳安往守備府報西門慶去了。

西門慶聽見家中卸貨，吃了幾盃酒，〔二〕約掌燈以後就來家。韓夥計等着見了，在廳上坐的，就把前後往回事説了一遍。〔三〕西門慶因問：「錢老爹書下了，也見些分上不曾？」韓道國道：「全是錢老爹這封書，十車貨少使了許多稅錢。小人把段

【綉像本評】此一喜，要知其不獨爲銀子使益。

箱兩箱併一箱，三停只報了兩停，都當茶葉、馬牙香櫃上稅過來了。通共十大車貨，只納了三十兩五錢鈔銀子。老爹接了報單，也沒差巡欄下來查點，就把車喝過來了。」【張評】所以名錢老爹也。一笑。西門慶聽言，滿心歡喜，因說：「到明日，少不的重重買一分禮謝他。」於是分付陳敬濟：「陪韓夥計、崔大哥坐。」後邊拿菜出來，留吃了一回酒，方纔各散回家。

王六兒聽見韓道國來了，分付丫頭春香、錦兒，伺候下好茶好飯。等的晚上韓道國到家，拜了家堂，脫了衣裳，淨了面目，夫妻二人各訴離情一遍。韓道國悉把買賣得意一節告訴老婆。老婆又見搭連內沉沉重重許多銀兩，因問他。替己又帶了一二百兩貨物酒米，卸在門外店裡，慢慢發賣了銀子來家。【張評】來保一邊，不言可知。又爲拐財一回作影。老婆滿心歡喜道：「我聽見王經說，又尋了個甘夥計做賣手，咱每和崔大哥與他同分利錢使，這個又好了。到出月開鋪子。」韓道國道：「這裡使着了人做賣手，南邊還少個人立莊置貨，老爹已定還裁派我去。」老婆道：「你看貨才料，自古能者多勞。你不會做買賣，那老爹託你麽？常言：不將辛苦易，[四]難得世間財。你外邊走上三年，你若懶待去，等我對老爹說了，【張評】明明自任。教姓甘的和保官兒打外，你便在家賣貨就是了。」韓道國道：「外邊走熟了，也罷了。」老婆道：「可又來，你先生迷了路，在家也是閒。」說畢，擺上酒來，夫婦二人飲了幾盃闊別之酒，收拾就寢。是夜歡娛無度，不必細說。[五]次日卻是八月初一日，韓道國早到

房子内，同崔本、甘夥計看着收拾裝修土庫，不在話下。

卻説西門慶見貨物卸了，家中無事，忽然心中想起【張評】後云兜地上心來者也。要往鄭愛月兒家去。暗暗使玳安兒送了三兩銀子、一套紗衣服與他。鄭家鴇子聽見西門老爹來請他家姐兒，如天上落下來的一般，連忙收下禮物，没口子向玳安道：「你多頂上老爹，就説他姐兒兩個都在家裡伺候老爹，請老爹早些兒下降。」玳安走來家中，書房内回了西門慶話。西門慶約午後時分，分付玳安收拾着涼轎，頭上戴着披巾，身上穿青緯羅暗補子直身，粉底皂靴，先走在房子看了一回裝修土庫，【張評】細。然後起身，坐上涼轎，放下斑竹簾來。【張評】爲後雪中冷局作映。琴童、玳安跟隨，留王經在家，止叫春鴻背着直袋，逕往院中鄭愛月兒家。正是：

天仙機上整香羅，入手先拖雪一窩。
不獨桃源能問渡，卻來月窟伴嫦娥。

卻説鄭愛香兒打扮的粉面油頭，見西門慶到，笑吟吟在半門裡首迎接進去。到於明間客位，道了萬福。西門慶坐下，就分付小廝琴童：「把轎回了家去，晚夕騎馬來接。」琴童跟轎家去，止留玳安和春鴻兩個伺候。少頃，鴇子出來拜見，説道：「外日姐兒在宅内多有打攪，老爹來這裡，自恁走走罷了，如何又賜將禮來？又多謝與姐兒的衣服。」西門慶道：「我那日叫他，怎的不去？只認王皇親家了！」【張評】俗態可掬。鴇子道：「俺每如今還怪董嬌兒和李桂兒，不知是老爹生日叫唱，他每

口只怪別人，是鴇兒口角。

【綉像本評】此鄭月兒深處，西門慶淺人，所以不知。

【綉像本評】語語洗發鄭月兒嬌痴之性。

都有了禮，只俺們姐兒没有。若早知時，决不答應王皇親家唱，先往老爹宅裡去了。落後，老爹那裡又差了人來，慌的老身背着王家人，連忙攛掇姐兒打後門上轎去了。」西門慶道：「先日我在他夏老爹家酒席上，就定下他了。他若那日不去，我不消說的就惱了。怎的他那日不言不語，不做喜歡，端的是怎麼說？」【張評】俗態可掬。鴇子道：「小行貨子家，自從梳弄了，那裡好生出去供唱去！到老爹宅内，見人多，不知詭的怎樣的。他從小是恁不出語，嬌養慣了。你看，甚時候纔起來！老身纔催促了幾遍，〔六〕說老爹今日來，你早些起來收拾了罷。他不依，還睡到這咱晚。」【張評】總是抬高月兒，香溫玉軟，不是桂姐可比。

不一時，丫環拿茶上來，鄭愛香兒向前遞了茶吃了。鴇子道：「請老爹到後邊坐罷。」鄭愛香兒就讓西門慶，進入鄭愛月兒的房外明間内坐下，【張評】作絶身分。西門慶看見上面楷書「愛月軒」三字。【張評】點明。坐了半日，【張評】作絶身分。忽聽簾櫳響處，鄭愛月兒出來，不戴䯼髻，頭上挽着一窩絲杭州纘，梳的黑鬖鬖光油油的烏雲，雲鬢堆鴉，猶若輕烟密霧。上着白藕絲對衿仙裳，下穿紫綃翠紋裙，脚下露紅鴛鳳嘴鞋。步搖寶玉玲瓏，〔七〕越顯那芙蓉粉面。正是：

若非道子觀音畫，定然延壽美人圖。

愛月兒走到下面，望上不端不正與西門慶道了萬福，就用洒金扇兒掩着粉臉，坐在旁邊。西門慶注目停視，比初見時節越發齊整，不覺心搖目蕩，不能禁止。不

【繡像本評】鄭月兒深情人，不肯便滿面春風。西門慶又恐失官體，所以乍見時疏疏落落。

【繡像本評】曲題妙絕，不獨當西門慶之心，而衷（來）情去脈，隱隱接上。

【繡像本評】分明損樂，到說是補藥，妙，妙。

一時，丫鬟又拿一道茶來。這粉頭輕搖羅袖，微露春纖，取一鍾，雙手遞與西門慶，然後與愛香各取一鍾相陪。吃畢，收下盞托去，請寬衣服房裡坐。西門慶叫玳安上來，把上蓋青紗衣寬了，搭在椅子上。進入粉頭房中，但見瑤窗繡幕，錦褥華裀，異香襲人，極其清雅，真所謂神仙洞府，人跡不可到者也。【張評】描房正是描月兒。如此一番寫來，豈門房中可鎖者乎？彼此攀話調笑之際，只見丫鬟進來安放桌兒，擺下許多精製菜蔬。先請吃荷花細餅，鄭愛月兒親手揀攢肉絲捲，就安放小泥金碟兒內，遞與西門慶吃。須臾，吃了餅，收了家火去，就鋪茜紅氈條，取出牙牌三十二扇，與西門慶抹牌。抹了一回收過去，擺上酒來。但見盤堆異菓，酒泛金波，十分齊整。姊妹二人遞了酒，在旁箏排雁柱，款跨鮫綃，（八）愛香兒彈箏，愛月兒琵琶，唱了一套「兜的上心來。」【張評】恰合。端的詞出佳人口，有裂石繞梁之聲。唱畢，促席而坐，拿骰盆與西門慶搶紅猜枚。

飲勾多時，鄭愛香兒推更衣出去了，獨有愛月兒陪着西門慶吃酒。先是西門慶向袖中取出白綾汗巾兒，上頭束着個金穿心盒兒。鄭愛月兒只道是香茶，便要打開，西門慶道：「不是香茶，是我逐日吃的補藥。我的香茶不放在這裡面，只用紙包着。」於是袖中取出一包香茶桂花餅兒遞與他。那愛月兒不信，還伸手往他袖子裡掏，又掏出個紫縐紗汗巾兒，上拴着一副揀金挑牙兒。拿在手中觀看，甚是可愛，說道：「我見桂姐和吳銀姐都拿着這樣汗巾兒，原來是你與他的。」【張評】始桂姐，又在此一露

口角。西門慶道：「是我揚州船上帶來的。不是我與他，誰與他的？你若愛，與了你罷。到明日，再送一副與你姐姐。」說畢，【張評】西門只如此俗態可掬。西門慶就着鍾兒裡酒，把穿心盒兒内藥吃了一服，把粉頭摟在懷中，兩個一遞一口兒飲酒咂舌，無所不至。西門慶又舒手摸弄他香乳，緊緊就就賽麻圓滑膩。一面扯開衫兒觀看，白馥馥猶如瑩玉一般。揣摩良久，淫心輒起，腰間那話突然而興。解開褲帶，令他纖手籠揝。粉頭見其粗大，諕的吐舌害怕，雙手摟定西門慶脖項說道：「我的親親，你今日初會，將就我，只放半截兒罷！【張評】趣言。若都放進去，我就死了。你敢吃藥養的這等大，不然，如何天生恁怪刺刺兒的，紅赤赤，紫漒漒，好砢磣人子！」西門慶笑道：「我的兒，你下去，替我品品。」【張評】俗態可掬。愛月兒道：「慌怎的，往後日子多如樹葉兒。今日初會，人生面不熟，再來，等我替你品。」說畢，西門慶欲與他交歡。愛月兒道：「你不吃酒了？」西門慶道：「我不吃了，咱睡罷。」【張評】俗態可掬。愛月兒便叫丫鬟把酒桌擡過一邊，與西門慶脫靴，他便往後邊更衣澡牝去了。西門慶脫靴時，還賞了丫頭一塊銀子。打發先上床睡，炷了香，放在薰籠内。良久，婦人進房，問西門慶：「你吃茶不吃？」西門慶道：「我不吃。」一面掩上房門，放下綾綃來，將絹兒安在褥下，【張評】細。解衣上床。兩個枕上鴛鴦，被中鸂鶒。西門慶見粉頭肌膚纖細，牝淨無毛，猶如白麵蒸餅一般，柔嫩可愛。【張評】描金蓮物後，至此又以愛月之物一結。抱了把腰肢，未盈一掬，誠爲軟玉溫香，千金難買。

【繡像本評】兩「不吃」，情意（急）甚矣。

於是把他兩隻白生生銀條般嫩腿兒，束在兩邊腰眼間，〔九〕那話上使了托子，向花心裡頂入。龜頭昂大，濡攪半晌，方纔没稜。那愛月兒把眉頭緇在一處，兩手攀閣在枕上，隱忍難挨，朦朧着星眼，低聲說道：「今日你饒了鄭月兒罷！」【張評】不謂其以上寫如許淫婦，而其技不窮，又是一番描寫。西門慶聽了，愈覺銷魂，肆行抽送，不勝歡娛。正是：得多少

春點桃花紅綻蕊，風欺楊柳綠翻腰。

西門慶與鄭月兒留戀至三更，方纔回家。到次日，吳月娘打發他往衙門中去了，和玉樓、金蓮、李嬌兒都在上房坐的。只見玳安進來上房取尺頭匣兒，往夏提刑送生日禮去。月娘因問玳安：「你爹昨日坐轎子往誰家吃酒？吃到那早晚纔回家？想必又在韓道國家，望他那老婆去來。原來賊囚根子成日只瞞着我，背地替他幹這等繭兒！」【繡像本評】月娘不開口則已，開口亦不饒人。玳安道：「不是。他漢子來家，爹怎好去的！」【張評】然則不來家，已直供出矣。月娘道：「不是那裡，卻是誰家？」那玳安又不說，只是笑，取了段匣，送禮去了。潘金蓮道：「大姐姐，你問這賊囚根子，他怎肯實說？我聽見說蠻小廝昨日也跟了去來，只叫蠻小廝來問就是了。」一面把春鴻叫到跟前，金蓮問：「你昨日跟了你爹轎子去，在誰家吃酒來？你實說便罷，不實說，如今你大娘就要打你。」那春鴻跪下，便道：「娘休打小的，待小的說就是了。【繡像本評】若玳安一口說破，有何趣味？妙小的和玳安、琴童哥三個，跟俺爹從一座大門樓進去，轉了幾條街巷，到個人家，只半截門兒，都用鋸齒兒鑲了。門裡

在令春鴻隱隱約約畫個影子，似是而實非。涵養文情，真如生龍活虎。

【繡像本評】說來想來自是桂姐無疑，雖百口亦難置辯。而孰知其不然，天下事不可意度如此。

立着個娘娘，打扮的花花黎黎的。」金蓮聽見笑了，說道：「囚根子，一個院裡半門子也不認的？趕着粉頭叫娘娘起來。」又問道：「那個娘娘怎麽模樣？你認的他不認的？」春鴻道：「我不認的他，也相娘每頭上戴着這個假殼。進入裡面，一個白頭的阿婆出來，望俺爹拜了一拜。落後請到後邊，又是一位年小娘娘出來，〔十〕不戴假殼，生的瓜子面，搽的嘴唇紅紅的，陪着俺爹吃酒。」金蓮道：「你們都在那裡坐來？」春鴻道：「我和玳安、琴童哥便在阿婆房裡，陪着俺每吃酒並肉兒子來。」把月娘、玉樓笑的了不得。因問道：「你認的他不認的？」春鴻道：「那一個相似在咱家唱的。」玉樓笑道：「就是李桂姐了。」月娘道：「原來摸到他家去來。」李嬌兒道：「俺家沒半門子。」金蓮道：「只怕你家新安了半門子是的。」鬧了一回，西門慶來家，就往夏提刑家拜壽去了。

卻說潘金蓮房中養的一隻白獅子貓兒，渾身純白，只額兒上帶龜背一道黑，名喚雪裡送炭，又名雪獅子。又善會口啣汗巾子，拾扇兒。【張評】找品玉一回。西門慶不在房中，婦人晚夕常抱他在被窩裡睡，又不撒尿屎在衣服上。呼之即止，揮之即去，婦人常喚他是雪賊。每日不吃牛肝乾魚，只吃生肉，調養的十分肥壯，毛內可藏一鷄彈。甚是愛惜他，終日在房裡用紅絹裹肉，令貓撲而撾食。【張評】歷歷叙來，令人髮指。這日也是合當有事，官哥兒心中不自在，連日吃劉婆子藥，略覺好些。李瓶兒與他穿上紅段衫兒，安頓在外間炕上頑耍，〔十二〕迎春守着，奶子便在旁吃飯。不料

這雪獅子正蹲在護炕上，看見官哥兒在炕上，穿着紅衫兒一動動的頑耍，只當平日哄喂他肉食一般，猛然望下一跳，將官哥兒身上皆抓破了。只聽那官哥兒「呱」的一聲，倒咽了一口氣，就不言語了，手腳俱風搐起來。慌的妳子丟下飯碗，摟抱在懷，只顧唾噦與他收驚。那貓還來趕着他要撾，被迎春打出外邊去了。如意兒實承望孩子搐過一陣好了，誰想只顧常連，一陣不了一陣搐起來。忙使迎春後邊請李瓶兒去，說：「哥兒不好了，風搐着哩，娘快去！」那李瓶兒不聽便罷，聽了，正是：

驚損六葉連肝肺，諕壞三毛九孔心。

連月娘慌的兩步做一步，逕撲到房中。見孩子搐的兩隻眼直往上吊，通不見黑眼睛珠兒，口中白沫流出，咿咿猶如小鷄叫，手足皆動。一見心中猶如刀割相似，[十二]連忙摟抱起來，臉搵着他嘴兒，大哭道：「我的哥哥，我出去好好兒，怎麼就搐起來？」迎春與奶子悉把被五娘房裡貓所諕一節說了。那李瓶兒越發哭起來，說道：「我的哥哥，你緊不可公婆意，今日你只當脫不了，打這條路兒去了！」【張評】又與蕙蓮一樣話。月娘聽了，一聲兒沒言語，一面叫將金蓮來，問他說：「是你屋裡的貓諕了孩子？」【綉乙本評】多此一問。金蓮問：「是誰說的？」月娘指着：「是奶子和迎春說來。」金蓮道：「你看這老婆子這等張嘴！[十三]俺貓在屋裡好好兒的卧着不是。你每怎的把孩子諕了，沒的賴人起來！瓜兒只揀軟處捏，[十四]俺每這屋裡是好纏的！」[十五]月娘道：「他的貓怎得來這屋裡？」迎春道：「每常也來這邊屋裡走跳。」

【綉像本評】以瓶兒之忍耐，到此時亦忍耐不住，怨恨極矣。

【綉像本評】此亦在有意無意間，未必如所言者之甚也。

金蓮接過來道：〔十六〕「早時你說，每常怎的不攜他？可可今日兒就攜起來！你這丫頭也跟着他恁張眉瞪眼兒，六說白道的！〔十七〕將就些兒罷了，怎的要把弓兒扯滿了？可可兒俺每自恁没時運來。」【綉乙本評】惹他開口。於是使性子抽身往房裡去了。【張評】利口可畏。看官聽說：潘金蓮見李瓶兒有了官哥兒，西門慶百依百隨，要一奉十，故行此陰謀之事，馴養此貓，必欲唬死其子，使李瓶兒寵衰，教西門慶復親於己。〔十八〕【文評】此處若非作者叫破，幾被他瞞過去，故曰潘金蓮死官哥者也。就如昔日屠岸賈養神獒害趙盾丞相一般。【張評】又明插一証。正是：

花枝葉底猶藏刺，人心怎保不懷毒？〔十九〕【文評】功成者退。

月娘衆人見孩子只顧搐起來，一面熬姜湯灌他，一面使來安兒快叫劉婆去。不一時，劉婆子來到，看了脈息，〔二十〕只顧跌腳，說道：「此遭驚唬重了，難得過了。快熬燈心薄荷金銀湯。」取出一丸金箔丸來，向鍾兒內研化。牙關緊閉，月娘連忙拔下金簪兒來，撬開口，灌下去。劉婆道：「過得來便罷，如過不來，告過主家奶奶，必須要灸幾醮纔好。」〔二十一〕月娘道：「誰敢耽？必須等他爹來問了不敢。〔二十二〕灸了，惹他來家吆喝。」李瓶兒道：「大娘救他命罷！若等來家，只恐遲了。若是他爹罵，等我承當就是了。」月娘道：「孩兒是你的孩兒，【張評】奇談。隨你灸，我不敢張主。」當下，劉婆子把官哥兒眉攢、脖根、兩手關尺並心口，共灸了五醮，放他睡下。那孩子昏昏沉沉，直睡到日暮時分西門慶來家還不醒。那劉婆見西門慶來家，

月娘與了他五錢銀子，一溜烟從夾道内去了。〔二十三〕【張評】月娘可殺。

西門慶歸到上房，月娘把孩子風搐不好對西門慶説了。西門慶連忙走到前邊來看視，見李瓶兒哭的眼紅紅的，問：「孩兒怎的風搐起來？」李瓶兒滿眼落淚，只是不言語。問丫頭、奶子，都不敢説。西門慶又見官哥手上皮兒去了，〔二十四〕灸的滿身火艾，心中焦燥，又走到後邊問月娘。月娘隱瞞不住，只得把金蓮房中貓驚唬之事説了：「劉婆子剛纔看，説是急驚風，若不針灸，難過得來。若等你來，只恐怕遲了。他娘母子自主張，叫他灸了孩兒身上五醮，纔放下他睡了，這半日還未醒。」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此言，三屍暴跳，五臟氣沖，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直走到潘金蓮房中，不由分説，尋着雪獅子，提着脚走向穿廊，望石臺基輪起來只一摔，只聽響亮一聲，腦漿迸萬朵桃花，滿口牙零噙碎玉。正是：

不在陽間擒鼠耗，卻歸陰府作狸仙。

潘金蓮見他拿出貓去摔死了，坐在坑上，〔二十五〕風紋也不動。【張評】畫。待西門慶出了門，口裡喃喃呐呐駡道：「賊作死的强盗，把人粧出去殺了纔是好漢！一個貓兒礙着你咪屎？亡神也似走的來摔死了。他到陰司裡，明日還問你要命，你慌怎的？【張評】然則武大並一貓之不若矣。賊不逢好死變心的强盗！」【綉像本評】西門慶正在氣頭上，又不敢明嚷，又不能暗忍：明嚷恐討沒趣，暗忍又恐人笑，等其去後，卻咩咩刀刀作絮語。妙得其情。西門慶走到李瓶兒房裡，因説奶子、迎春：「我叫你好看着孩兒，怎的叫貓唬了他？把他手也搗了？又信劉婆子那老淫婦，平白把孩子灸的恁樣的。若好便罷，不好，把這老淫婦拿到衙門裡與

他兩撥。」李瓶兒道：「你看孩兒緊自不得命，你又是恁樣的。孝順是醫家，他也巴不的要好哩。」李瓶兒只指望孩兒好來，不料被艾火把風氣反於內，變爲慢風，【張評】月娘可殺。理星入室，罪已難辭，劉婆子又踵禍轍，吾將百割此等壞事婦人也。【文評】批者與月娘想是前生冤孽，何至百割方快！然則官哥之死，月娘實殺之？何不通乃爾！內裡抽搐的腸胃兒皆動〔二十六〕。尿屎皆出，大便屙出五花顏色，眼目忽睜忽閉，終朝只是昏沉不省，奶也不吃了。李瓶兒慌了，到處求神問卜打卦，皆有凶無吉。月娘瞞着西門慶，又請劉婆子來家跳神，【張評】該殺。【文評】此則月娘之誤也，然到底是好心，不是惡意。「又請」二字，可見非與劉婆子同謀，必須此人也。批者與其正室必然不和，故借月娘以洩氣也。又請小兒科太醫來看，都用接鼻散試之：若吹在鼻孔內打鼻涕，還看得；若無鼻涕出來，則看陰騭。【文評】此是正旨。守他罷了。【張評】岐黃爲此言自全者無數。於是吹下去，茫然無知，並無一個噴涕出來，越發晝夜守着，哭涕不止，連飲食都減了。

看看到八月十五日將近，月娘因他不好，連自家生日都回了不做。親戚內眷，就送禮來也不請。家中止有吳大妗子、楊姑娘並大師父來相伴。那薛姑子和王姑子兩個在印經處，爭分錢不平，【文評】然而出家人萬事皆甚明，分錢相爭，可謂狐狸終化魂。又使性兒，被此互相揭調。【張評】百忙中，點醒愚人佞佛者。十四日，賁四同薛姑子催討，將經卷挑將來，一千五百卷都完了。李瓶兒又與了一吊錢買紙馬香燭。十五日同陳敬濟早往岳廟裡進香紙，把經看着都散施盡了，走來回李瓶兒話。喬大户家一日一

遍使孔嫂兒來看，【張評】細。又舉薦了一個看小兒的鮑太醫來看，說道：「這個變氣天弔客忤，〔二十七〕治不得了。」【張評】自己遲延。自與了他五錢銀子，〔二十八〕打發去了。灌下藥去也不受，還吐出了。只是把眼合着，口中咬的牙格支支響。李瓶兒通衣不解帶，【張評】此處着此語，傷盡天下孝子心。晝夜抱在懷中，眼淚不乾的只是哭。西門慶也不往那裡去，每日衙門中來家，就進來看孩兒。

那時正值八月下旬天氣【張評】點明八月，一絲不紊。瓶兒以八月來也。李瓶兒守着官哥兒睡在床上，桌上點着銀燈，丫鬟養娘都睡熟了。覷着滿窗月色，更漏沉沉，果然愁腸萬結，離思千端。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悶來愁腸磕睡多。但見：

銀河耿耿，玉漏迢迢。穿窗皓月耿寒光，透户涼風吹夜氣。譙樓禁鼓，一更未盡一更敲；別院寒砧，千搗將殘千搗起。畫簷前，叮噹鐵馬敲碎思婦情懷；銀臺上，閃爍燈光偏照佳人長嘆。一心只想孩兒好，誰料愁來睡夢多。

當下，李瓶兒卧在床上，似睡不睡，夢見花子虛從前門外來，身穿白衣，恰似活時一般。〔二十九〕見了李瓶兒，厲聲罵道：「潑賊淫婦，你如何抵盜我財物與西門慶？如今我告你去也。」被李瓶兒一手扯住他衣袖，央及道：「好哥哥，你饒恕我則個！」花子虛一頓，撒手驚覺，卻是南柯一夢。醒來手裡扯着卻是官哥兒的衣衫袖子。【張評】分明說官哥爲子虛化身，與後孝哥爲西門化身，作一遙對章法。讀此一句，益信予言非謬。連噦了幾口道：「怪哉，怪哉！」聽一聽更鼓，正打三更三點。李瓶兒諕的渾身冷汗，毛

【綉內本評】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好時偏不夢見。

髮皆竪。

到次日，西門慶進房來，就把夢中之事告訴一遍。西門慶道：「知道他死到那裡去了？此是你夢想舊境。只把心來放正着，休要理他。如今我使小廝拿轎子接了吳銀兒來，與你做個伴兒，再把老馮叫來伏侍兩日。」〔三十〕玳安打院裡接了吳銀兒來。

那消到日西時分，那官哥兒在奶子懷裡只搐氣兒了。慌的奶子叫李瓶兒：「娘，你來看哥哥，這黑眼睛珠兒只往上翻，口裡氣兒只有出來的，沒有進去的！」這李瓶兒走來抱到懷中，一面哭起來，叫丫頭：「快請你爹去！你說孩子待斷氣也。」可可常峙節又走來說話，【張評】必於忙中插一閒筆，文字直是千伶百俐。告訴房子兒尋下了，門面兩間二層，大小四間，只要三十五兩銀子。西門慶聽見後邊官哥兒重了，就打發常峙節起身，說：「我不送你罷，改日我使人拿銀子和你看去。」急急走到李瓶兒房中。月娘衆人都在房裡瞧着，那孩子在他娘懷裡一口口搐氣兒。西門慶不忍看他，走到明間椅子上坐着，只長吁短嘆。【繡乙本評】情景逼真。【張評】寫的出。真是生龍活虎，非耍木偶人者。那消半盞茶時，官哥兒嗚呼哀哉，斷氣身亡。時八月廿三日申時也，只活了一年零兩個月。【張評】瓶兒去年嫁期也，一絲不錯，方見爲子虛轉世。合家大小放聲大哭。〔三十一〕那李瓶兒撾耳撓腮，一頭撞在地下，哭的昏過去。半日方纔甦省，摟着他大放聲哭，【張評】寫得出。叫道：「我的沒救星兒，心疼殺我了！寧可我同你一答兒裡

【繡像本評】常峙節不先不後，偏到此時來，真若有窮鬼使之者然。

【綉像本評】畢竟男子漢轉念快。

死了罷，我也不久活在世上了。我的拋閃殺人的心肝，〔三十二〕撇的我好苦也！」那奶子如意兒和迎春在旁哭的言不得，動不得。【張評】寫得到。西門慶即令小廝收拾前廳西廂房乾淨，放下兩條寬凳，要把孩子連枕蓆被褥擡出去那裡挺放。【文評】作者令人思摸不出，如生龍活虎。那李瓶兒倘在孩兒身上，兩手摟抱着，那裡肯放，口口聲聲直叫：「没救星的寃家，嬌嬌的兒，生揭了我的心肝去了！撇的我枉費辛苦，乾生受一場，再不得見你了，我的心肝！」月娘衆人哭了一回，在旁勸他不住。西門慶走來，見他把臉抓破了，滚的寶髻鬅鬆，烏雲散亂，便道：「你看蠻的！他既然不是你我的兒女，乾養活他一場。他短命死了，哭兩聲丟開罷了，如何只顧哭了去！又哭不活他，你的身子也要緊。【張評】後渡。如今擡出去，好叫小廝請陰陽來看。這是甚麼時候？」月娘道：「這個也有申時前後。」玉樓道：「我頭裡怎麼說來，他管情還等着這個時候纔去。原是申時生，還是申時死。【張評】一時不差，方是孽化。日子又相同，都是二十三日，只是月分差些。圓圓的一年零兩個月。」李瓶兒見小廝每伺候兩旁要擡他，又哭了說道：「慌擡他出去怎麼的？大媽媽伸手摸摸，他身上還熱哩！」【綉乙本評】婦人痴語酷肖。【張評】寫得出。叫了一聲：「我的兒嘹！你叫我怎生割捨的你去？坑得我好苦也。」一頭又撞倒在地下哭了一回，衆小廝纔把官哥兒擡出，停在西廂房內。

月娘向西門慶計較：「還對親家那裡並他師父廟裡說聲去？」西門慶道：「他師

父廟裡，明早去罷。」一面使玳安往喬大户家説了；一面使人請了徐陰陽來批書；又拿出十兩銀子與賁四，叫他快擡了一付平頭杉板，令匠人隨即攢造了一具小棺槨兒，就要入殮。喬宅那裡一聞來報，喬大户娘子隨即坐轎子來，進門就哭。月娘衆人又陪着大哭了一場，告訴前事一遍。不一時，陰陽徐先生來到，看了，説道：「哥兒還是正申時永逝。」月娘分付出來，叫與他看看黑書。徐先生將陰陽秘書瞧了一回，説道：「哥兒生於政和丙申六月廿三日申時，卒於政和丁酉八月廿三日申時。月令丁酉，日干壬子，犯天地重喪，〔三十三〕【張評】映瓶兒。本家要忌：忌哭聲。親人不忌。入殮之時，蛇、龍、鼠、兔四生人，避之則吉。又黑書上云：壬子日死者，上應寶瓶宫，下臨齊地。他前生曾在兗州蔡家作男子，曾倚力奪人財物，【張評】明説子虚來西門家之故、並瓶兒之孽。吃酒落魄，【張評】明説子虚前身。不敬天地六親，横事牽連，【張評】明説子虚。遭氣寒之疾，卧床蓆穢污而亡。〔三十四〕【張評】明説子虚。今生爲小兒，亦患風癇之疾。十日前被六畜驚去魂魄，又犯土日太歲，〔三十五〕先亡攝去魂魄，〔三十六〕托生往鄭州王家爲男子，後作千户，壽六十八歲而終。」須臾，徐先生看了黑書，請問：「老爹，明日出去，或埋或化？」西門慶道：「明日如何出得？鬧三日，念了經，到五日出去，墳上埋了罷。」徐先生道：「二十七日丙辰，合家本命都不犯，宜正午時掩土。」批畢書，一面就收拾入殮，已有三更天氣。李瓶兒哭着往房中，尋出他幾件小道衣、道髻、鞋襪之類，替他安放在棺槨内，【張評】傷心慘目有如是耶？釘了長

命釘，合家大小又哭了一場，打發陰陽去了。

次日，西門慶亂着，也沒往衙門中去。夏提刑打聽得知，早辰衙門散時，就來吊問。又差人對吳道官廟裡說知，到三日，請報恩寺八衆僧人在家誦經。【張評】亦是報恩寺僧念經，明對子虛。吳道官廟裡並喬大户家，俱備折卓三牲來祭奠。【張評】一番，二家。吳大舅、沈姨夫、門外韓姨夫、花大舅，都有三牲祭卓來燒紙。【張評】又一番，寫四家。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常峙節、韓道國、甘出身、賁第傳、李智、黄四，都鬭分資，〔三十七〕晚夕來與西門慶伴宿。【張評】又一番，寫九家。總爲西門死一襯。打發僧人去了，叫了一起提偶的，【張評】明說世人。先在哥兒靈前祭畢，然後，西門慶在大廳上放桌席管待衆人。那日院中李桂姐、吳銀兒並鄭月兒三家，都有人兩來上紙。〔三十八〕【張評】又找三家。

李瓶兒思想官哥兒，每日黄憔憔，連茶飯兒都懶待吃。題起來只是哭涕，把喉音都哭啞了。西門慶怕他思想孩兒，尋了拙智，白日裡分付奶子、丫鬟和吳銀兒相伴他，不離左右。晚夕西門慶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枕上百般解勸。薛姑子夜間又替他念《楞嚴經》、解冤咒，勸他：「休要哭了。他不是你的兒女，都是宿世冤家債主。【張評】明說子虛矣。《陀羅經》上不說的好：昔日有一婦人，生産孩兒三遍，俱不過兩歲而亡，婦人悲啼不已。抱兒江邊，不忍抛棄。感得觀世音菩薩化作一僧，謂此婦人曰：『不用啼哭，此非你兒，是你生前冤家。三度托生，皆欲殺汝。你若

【綉像本評】一邊捨經，而一邊人死，似難再言因果矣。而薛姑反以人死爲捨經之報，說得有源有委。利嘴之可畏如此，尼僧之利嘴如此。

不信，我交你看。」將手一指，其兒遂化作一夜叉之形，向水中而立，報言：「汝曾殺我來，我特來報冤。【張評】明說出于虛矣。今因汝常持《佛頂心陀羅經》，善神日夜擁護，所以殺汝不得。我已蒙觀世音菩薩受度了，從今永不與汝爲冤。」道畢，遂沉水中不見。不該我貧僧說，你這兒子，必是宿世冤家，托來你蔭下，化目化財，要惱害你身。【張評】明言于虛轉世。爲你捨了此《佛頂心陀羅經》一千五百卷，有此功行，他害你不得，故此離身。【張評】然則銀毬又成禍種？到明日再生下來，纔是你兒女。」【綉乙本評】此一轉，更妙。李瓶兒聽了，終是愛緣不斷，但題起來，輒流涕不止。【張評】死已有因矣。

須臾，過了五日，到廿七日早辰，僱了八名青衣白帽小童，大紅銷金棺與旛幢、雪蓋、玉梅、雪柳圍隨，前首大紅銘旌，題着「西門冢男之柩」。【張評】作孽。吳道官廟裡，又差了十二衆青衣小道童兒來，遶棺轉咒【張評】作孽。《生神玉章》，動清樂送殯。衆親朋陪西門慶穿素服走至大街東口，將及門上，纔上頭口。【張評】作孽。西門慶恐怕李瓶兒到墳上悲痛，不叫他去。只是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大姐，家裡五頂轎子，陪喬親家母、大妗子和李桂兒、鄭月兒、吳舜臣媳婦鄭二姐往墳頭去。〔三十九〕【張評】墳頭去者十人。留下孫雪娥、吳銀兒並兩個姑子在家，與李瓶兒做伴兒。【張評】留下做伴者四人。李瓶兒見不放他去，見棺材起身，送出到大門首，趕着棺材大放聲，一口一聲只叫：「不來家虧心的兒嘹！」叫的連聲氣破了。不防

【綉像本評】記瓶兒初進門時，何等冷落，尚喜歡忍耐。今雖子死，實無減于舊，遂淒涼痛苦如此，何人(心)之不能平耶！

【綉像本評】二句話就說到自己心事，積恨之深可想。

一頭撞在門底下，把粉額磕傷，金釵墜地，【張評】寫得出。慌的吳銀兒與孫雪娥向前搊扶起來，勸歸後邊去了。到了房中，見炕上空落落的，〔四十〕只有他要的那壽星博浪鼓兒，還掛在床頭上。想將起來，【張評】博浪鼓一結。小小物事用入文字，便令無窮血淚皆向此中洒出，真是奇絕文字。拍了卓子，又哭個不了。吳銀兒在旁，扯着他手勸說道：〔四十一〕「娘，少哭了。哥哥已是抛閃你去了，那裡再哭得活！你須自解自嘆，休要只顧煩惱。」【張評】無心人如畫。雪娥道：「你又年少青春，愁到明日養不出來也怎的？這裡牆有縫，壁有眼，俺每不好說的。他使心用心，反累己身。他將你孩子害了，教他一還一報，問他要命。不知你我被他活埋了幾遭了！只要漢子常守着他便好，到人屋裡睡一夜兒，他就氣生氣死。早是前者你每都知道，漢子等閒不到我後邊，纔到了一遭兒，你看他就背地裡唧喳成一塊〔四十二〕，對着他姐兒每說我長，道我短，俺每也不言語，每日洗眼兒看着他。這個淫婦，到明日還不知怎麼死哩！」【張評】有心事人，又如畫。李瓶兒道：「罷了，我也惹了一身病在這裡，不知在今日明日死，和他也爭執不得了，隨他罷。」【張評】一語，直至碧落黄泉無分訴處。

正說着，只見妳子如意兒向前跪下，哭道：「小媳婦有句話，不敢對娘說。今日哥兒死了，乃是小媳婦没造化，只怕往後爹與大娘打發小媳婦出去，小媳婦男子漢又没了，那裡投奔？」李瓶兒見他這般說，又心中傷痛起來，便道：「怪老婆，孩子便没了，我還没死哩！總然我到明日死了，你在我手下一場，〔四十三〕我也不叫你出

門。往後你大娘生下哥兒小姐來，交你接了奶，就是一般了。你慌亂的是甚麼？」那如意兒方纔不言語了。【張評】如意又自有心事，又安如意後文之根。李瓶兒良久又悲慟哭起來，【張評】真是悲從中來。雪娥與吳銀兒，兩個又解勸說道：「你肚中吃了些甚麼，只顧哭了去！」一面叫綉春後邊拿了飯來，擺在卓上，陪他吃。那李瓶兒怎生咽下去，只吃了半甌兒，就丟下不吃了。

西門慶在墳上，叫徐先生畫了穴，把官哥兒就埋在先頭陳氏娘懷中，抱孫葬了。那日喬大户並眾親戚都有祭祀，就在新蓋捲棚管待，飲酒一日。來家，李瓶兒與月娘、喬大户娘子、大妗子磕着頭又哭了，向喬大户娘子說道：「親家，誰似奴養的孩兒不氣長，〔四十四〕短命死了。既死了，累你家姐姐做了望門寡，勞而無功。親家休要笑話。」喬大户娘子說道：「親家怎的這般說話？孩兒每各人壽數，誰人保的後來的事！常言：先親後不改。親家每又不老，往後愁沒子孫？須要慢慢來。親家少要煩惱了。」〔四十五〕說畢，作辭回家去了。【張評】親家休矣。西門慶在前廳叫徐先生灑掃，各門上都貼辟非黃符。死者煞高三丈，向東北方而去，遇日遊神冲回不出，斬之則吉，〔四十六〕親人不忌。西門慶拿出一疋大布、二兩銀子謝了徐先生，管待出門。〔四十七〕晚夕入李瓶兒房中陪他睡，夜間百般言語溫存。見官哥兒的戲耍物件都還在根前，恐怕李瓶兒看見思想煩惱，都令迎春拿到後邊去了。【張評】隨手收拾博浪鼓，如撕金扇一樣章法。正是：

思想嬌兒晝夜啼，寸心如割命懸絲。
世間萬般哀苦事，除非死別共生離。

文禹門云：上一回與下一回，均是半苦半樂，一喜一憂。如天時一日之間，前半天晴日皎潔，後半天陰雨淒涼。又如地方百里之内，前五十山路崎嶇，後五十大道平坦，漸有滄桑景象。正是消長機關，不似五十回前，得意順心，逢凶化吉。從此六十回後，迴光返照，樂極生悲。看《金瓶梅》者，當於此處留神，不可含糊看過也。

此回官哥之死，若非作者點明詭計陰謀，幾被金蓮瞞過。小兒膽小，屢次受驚，一旦生風，金蓮又不在側。縱猫爲金蓮所養，小畜何知？即使抓破臉皮，又與金蓮何涉？況前後兩次皆與敬濟調情，其意不在官哥，亦非有意驚駭也，何指定官哥是其所害，金蓮能默然乎？要知官哥初生之時，金蓮又有死之之意，言之屢屢，玉樓固習聞之。平日喂猫，何事以紅絹裹肉，險極矣，我甚畏之。入門以來，殺其奴僕，殺其姬妾，今又殺其子，不久殺其夫。迨西門慶被殺，直殺西門全家矣。此禍水也，避之不及，胡乃念念於品玉、吹簫、醉鬧、水戰諸處，是真活而不願活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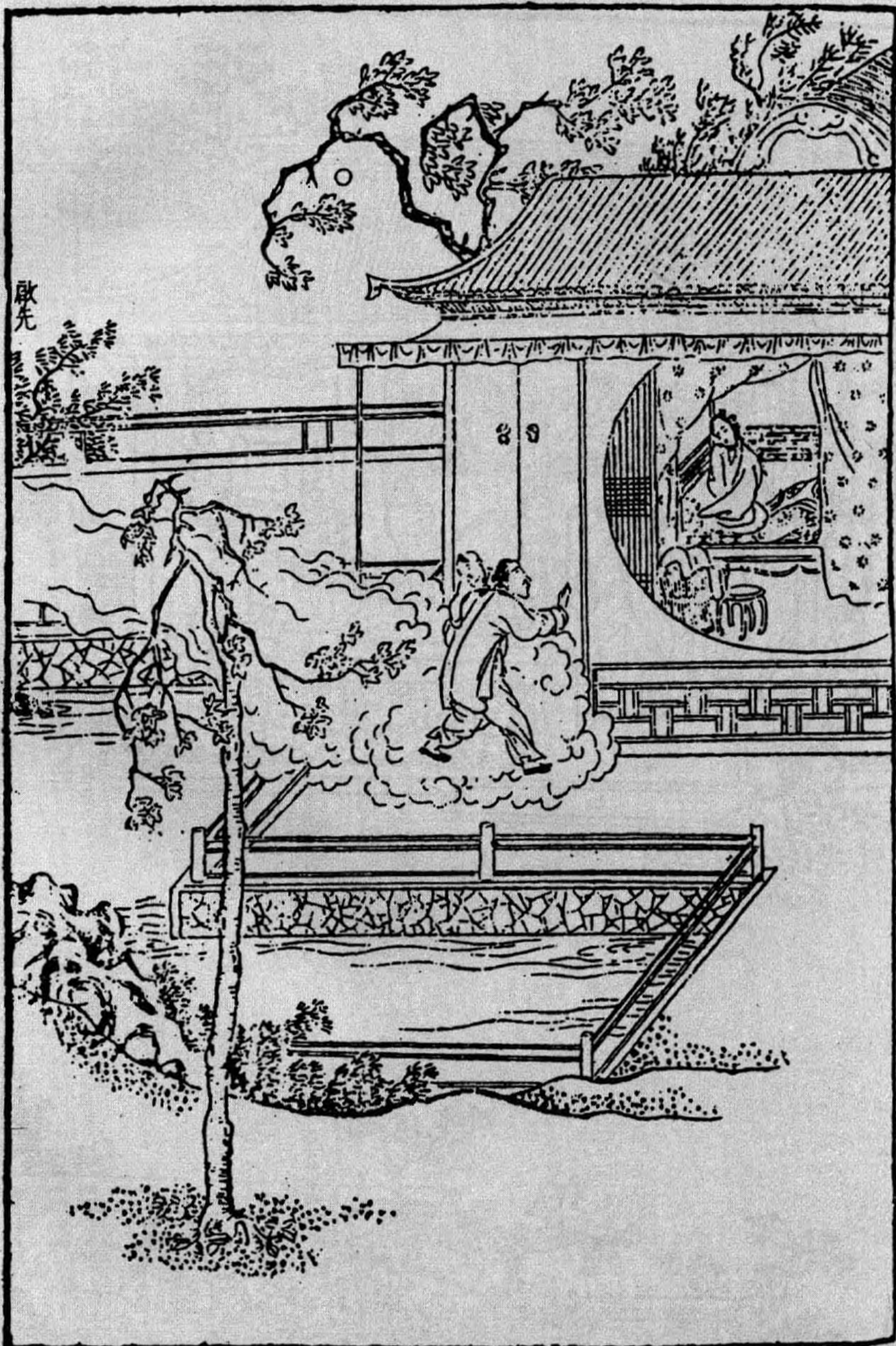
此回官哥之死，李氏哭破其故，月娘心中明白，玉樓諸人亦無不明白，不但如意、迎春等也。玉樓此刻不說大姐姐不管矣。其胸中已早有定見，其餘逢場作戲。官哥死未嘗不哭，亦未嘗不快。惟月娘始終保護，尚不愧爲嫡母，何問者責之之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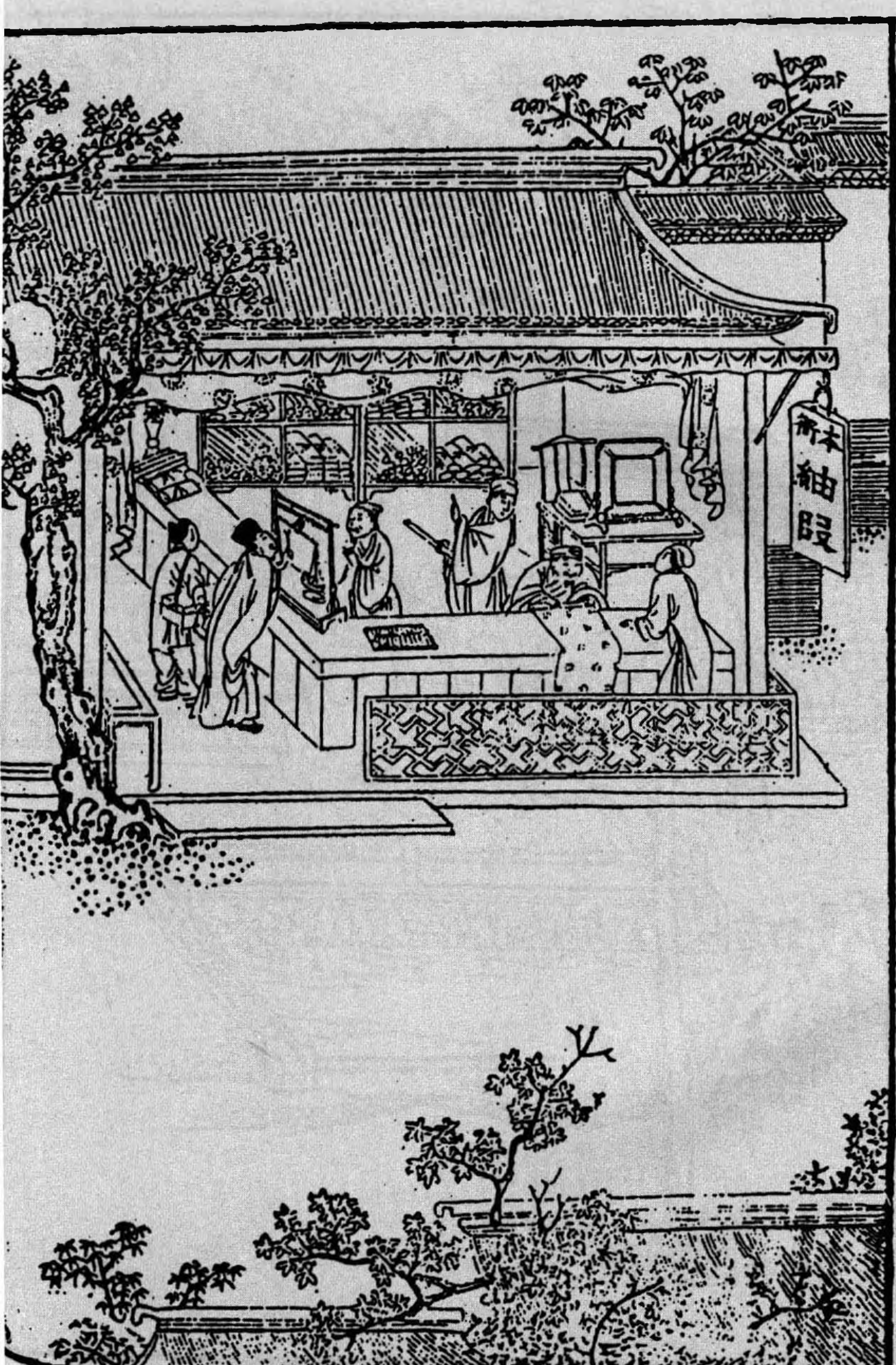
校勘記

〔一〕「詩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幾盃酒」，綉甲、綉丙本「盃」作「鍾」。
〔三〕「就把前後往回事說了一遍」，綉像本「就」作「悉」。
〔四〕「不將辛苦易」，「易」，綉像本作「意」，乙亥本、在茲堂本作「力」。
〔五〕「不必細說」綉甲、綉丙本「細」作「用」。
〔六〕「纔催促了幾遍」，「纔」，綉像本作「該」。
〔七〕「腳下露紅鴛鳳嘴鞋，步搖寶玉玲瓏」，綉甲、綉丙本「鞋步」作「胸前」，綉乙本「步」作「前」。
〔八〕「欸跨絞綃」，綉甲、綉丙本「欸」誤作「疑」。
〔九〕「束在兩邊腰眼間」，「束」，綉像本作「夾」。
〔十〕「年小娘娘」，綉甲、綉丙本「小」作「少」。
〔十一〕「安頓在外間炕上頑耍」，綉甲本作「安頓着哥兒炕上頑耍」。
〔十二〕「相似」，綉像本作「相侵」。
〔十三〕「你看這老婆子」，綉像本「看」作「着」。
〔十四〕「軟處」綉甲、綉丙本「處」作「虎」，形誤。
〔十五〕「好纏的」，綉甲、綉丙本作「纏」作「纔」。
〔十六〕「接過來」，綉甲、綉丙本「過」作「撾」，誤
〔十七〕「六說白道的」，綉甲本「大家看見的」。
〔十八〕「復親於己」，綉甲本「己」作「他」。
〔十九〕「人心」，綉乙本作「我心」。

〔二十〕「看了脈息」，綉甲、綉丙本「了」作「子」，誤。
〔二十一〕「灸幾醮纔好」，綉甲、綉丙本「灸」作「炙」。
〔二十二〕「不敢」，綉甲、綉丙本作「不然」。
〔二十三〕「去了」，綉甲、綉丙本作「出去了」。
〔二十四〕「官哥」，綉像本作「官兒」。
〔二十五〕「坑上」，綉乙本作「炕上」。
〔二十六〕「腸胃兒」，綉像本作「腸肚兒」。
〔二十七〕「變氣天吊客忤」，綉像本「氣」作「成」。
〔二十八〕「自與了他五錢銀子」，綉像本「自」作「白」。
〔二十九〕「恰似」，綉像本作「恰像」。
〔三十〕「老馮」，綉像本作「老媽」。
〔三十一〕「大哭」，綉像本作「號哭」。
〔三十二〕「拋閃」，綉乙本「閃」作「悶」，誤。
〔三十三〕「重喪」，綉甲、綉丙本作「重春」。
〔三十四〕「卧」，綉像本作「久卧」。
〔三十五〕「土日太歲」，綉像本「日」作「司」。
〔三十六〕「撇去魂魄」，綉像本「魄」作「死」。
〔三十七〕「鬪分資」，綉像本「鬪」下有一「了」字。
〔三十八〕「都有人兩來上紙」，「人兩」綉像本作「人情」，乙亥本、在茲堂本作「人到」。
〔三十九〕「鄭二姐」，綉像本作「鄭三姐」。

〔四十〕「炕」原作「坑」，誤。今據綉乙本改。
〔四十一〕「扯着他手」，綉像本「扯」作「拉」。
〔四十二〕「背地裡唧喳成一塊」，綉甲、綉丙本「裡」作「亂」。
〔四十三〕「你在我手下一場」，綉像本「你」下有一「恁」字。
〔四十四〕「不氣長」，綉甲本「氣」作「壽」。
〔四十五〕「親家少要煩惱了」，綉像本「少要」上有一「也」字。
〔四十六〕「斬之則吉」，綉甲本「斬」作「懷」。
〔四十七〕「管待」，綉乙本「管」作「官」，誤。


啟先


本衙
紬
段

第六十回　李瓶兒病纏死孽　西門慶官作生涯

此回小小一篇文字，見色慾有悲傷之時，錢財無止足之處，爲世人涕淚相告也。

瓶兒之病，因官哥，本因子虛。乃官哥未死，子虛不來，是官哥即子虛；官哥既死，子虛頻來，是子虛即官哥。而必寫官哥在子虛懷中者，正子虛所以纏瓶兒之處，而瓶兒纏孽之因也。或人必執官哥在子虛懷中，疑爲子虛乎？彼烏知着相受迷之故，而自己先着相受迷也。

官作生涯，見西門一片市井，全不改悔也。又爲臨死算本之時預開帳簿也。

此回文字開手將題面兩事，輕輕叙完。下文接以一酒令，總括金、瓶、梅三人，並玉樓，並愛姐、月娘，已爲後文一番結束，上映吳神仙以及卜龜等文字也。且更以二〔清江引〕爲月兒作襯，而第一個又爲金蓮、敬濟一引，「趕他去別處飛」，又爲春梅地也。故此回是過節文，中却插入關鎖，文字神妙之至。

詞曰：〔一〕

倦睡懨懨生怕起，如痴如醉如慵。半垂半捲舊簾櫳。眼穿芳草綠，淚襯落花紅。　追憶當年魂夢斷。爲雲爲雨爲風。凄凄樓上數歸鴻。悲鴻三兩陣，

〔二〕哀緒萬千重。【張評】辭亦凄惻動人。

右調〔臨江仙〕〔三〕

話說潘金蓮見孩子沒了，每日抖搜精神，百般稱快，指着丫頭罵道：〔四〕「賊淫婦，我只說你日頭常晌午，卻怎的今日也有錯了的時節？你班鳩跌了彈，也嘴答谷了。〔五〕椿凳折了靠背兒，〔六〕沒的椅了。王婆子賣了磨，推不的了。老鴇子死了粉頭，沒指望了。卻怎的也和我一般？」李瓶兒這邊屋裡分明聽見，不敢聲言，背地裡只是吊淚。着了這暗氣暗惱，又加上煩惱憂戚，〔七〕漸漸精神恍亂，〔八〕夢魂顛倒。每日茶飯都減少了。自從葬了官哥兒第二日，吳銀兒就家去了。老馮領了個十三歲的丫頭來，五兩銀子賣與孫雪娥房中使喚，改名翠兒，不在話下。

【綉像本評】官哥既死，怨妒俱可相忘，而猶喋喋不已，何哉？豈花子虛附之而通其命耶！

這李瓶兒一者思念孩兒，二者着了重氣，把舊病又發起來，照舊下邊經水淋灕不止。西門慶請任醫官來看，討將藥來吃下去，如水澆石一般，越吃越旺，那消半月之間，漸漸容顏頓減，肌膚消瘦，而精彩豐標無復昔時之態矣。正是：肌骨大都無一把，如何禁架許多愁？一日，九月初旬，天氣凄涼，金風淅淅。〔九〕李瓶兒夜間獨宿房中，銀床枕冷，紗窗月浸，【張評】凄惻之極。不覺思想孩兒，欷歔長嘆，恍恍然恰似有人彈的窗欞響。李瓶兒呼喚丫鬟，都睡熟了不答，乃自下床來，倒靸弓鞋，翻披綉襖，開了房門。出户視之，彷彿見花子虛抱着官哥兒叫他，新尋了房兒同去居住。【張評】孽帳分明，一絲不錯。李瓶兒還捨不的西門慶，不肯去，雙手就抱那孩兒，被花子虛只一推，跌倒在地。撒手驚覺，卻是南柯一夢。嚇了一身冷汗，嗚嗚

【綉像本評】明知爲子虛之報而猶憐惜，不忍讀。甚矣，情色之奪理也。

咽咽，只哭到天明。正是：有情豈不等，着相自家迷。【張評】辰鐘，棒喝。有詩爲証：

纖纖新月照銀屏，人在幽閨欲斷魂。
益悔風流多不足，須知恩愛是愁根。

那時，來保南京貨船又到了，〔十〕使了後生王顯上來取車稅銀兩。西門慶這裡寫書，差榮海拿一百兩銀子，又具羊酒金段禮物謝主事，就說：「此貨過稅，還望青目一二。」家中收拾鋪面完備，又擇九月初四日開張。就是那日卸貨，連行李共裝二十大車。那日，親朋遞果盒掛紅者約有二十多人，〔十一〕夏提刑也差人送禮花紅來。喬大户叫了十二名吹打的樂工、雜耍撮弄。西門慶這裡，李銘、吳惠、鄭春三個小優兒彈唱。甘夥計與韓夥計都在櫃上發賣，一個看銀子，一個講說價錢。崔本專管收生活。西門慶穿大紅，冠帶着，【綉乙本評】市井氣可笑。燒罷紙，【張評】西門官從此處來，固應冠帶燒紙。各親友遞菓盒把盞畢，後邊廳上安放十五張桌席，五菓五菜、三湯五割，從新遞酒上座，鼓樂喧天。在坐者有喬大户、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韓姨夫、吳道官、倪秀才、溫葵軒、應伯爵、謝希大、常峙節，還有李智、黄四、傅自新等衆夥計主管並街坊鄰舍，都坐滿了席面。三個小優兒在席前唱了一套〔南呂・紅衲襖〕「混元初生太極」。【張評】爲「錢」字一描。須臾，酒過五巡，食割三道，下邊樂工吹打彈唱，雜耍百戲過去，席上觥籌交錯。應伯爵、謝希大飛起大鍾來，盃來盞去。飲至日落時分，把衆人打發散了，西門慶只留下吳大舅、沈姨夫、韓姨

【綉像本評】此題蓋指富貴功名俱從財出。

夫、溫葵軒、應伯爵、謝希大，從新擺上桌席，留後坐。那日新開張，夥計攢帳，就賣了五百餘兩銀子。西門慶滿心歡喜，晚夕收了鋪面，把甘夥計、韓夥計、傅夥計、崔本、賁四，連陳敬濟都邀來，到席上飲酒。吹打良久，把吹打樂工也打發去了，止留下三個小優兒在席前唱。

應伯爵吃的已醉上來，走出前邊解手，叫過李銘問道：「那個紮包髻兒清俊的小優兒，是誰家的？」李銘道：「二爹元來不知道？」因說道：「他是鄭奉的兄弟鄭春。前日爹在他家吃酒，請了他姐姐愛月兒了。」伯爵道：「真個？怪道前日上紙送殯都有他。」於是歸到酒席上，向西門慶道：〔十二〕「哥，你又恭喜，又擡了小舅子了。」【張評】忙中有錯。信然，信然。西門慶笑道：「怪狗才，休要胡說。」一面叫過王經來：「斟與你應二爹一大鍾酒。」〔十三〕伯爵向吳大舅說道：「老舅，你怎麽說？這鍾罰的我沒名。」西門慶道：「我罰你這狗才一個出位妄言。」伯爵低頭想了想兒，呵呵笑了，道：「不打緊處，等我吃。我吃，死不了人。」又道：「我從來吃不得啞酒，你叫鄭春上來唱個兒我聽，我纔罷了。」【張評】一絲不放空。當下，三個小優一齊上來彈唱。伯爵令李銘、吳惠下去：「不要你兩個。我只要鄭春單彈着箏兒，只唱個小小曲兒我下酒罷。」謝希大叫道：「鄭春，你過來，依着你應二爹唱個罷。」西門慶道：「和花子講過：有一個曲兒吃一鍾酒。」叫玳安取了兩個大銀鍾放在應二面前。那鄭春欵按銀箏，低低唱〔清江引〕道：

【繡像本評】寫笑則有聲，寫想則有形，寫舉止語默則俱有心，何物文人刻畫至此！

【繡像本評】即「打起黃鶯兒」之意。

【繡像本評】寫私倚，幽冷之極。

【繡像本評】滿堂醉人荒言穢語中，忽點一段酸腐之談，錯織如錦。語云：嬉笑怒罵皆文章。閱此，方知其言之妙。

一個姐兒十六七，見一對蝴蝶戲。香肩靠粉牆，春笋彈珠淚。喚梅香趕他去別處飛。【張評】黃絹幼婦。

鄭春唱了請酒，伯爵纔飲訖，玳安又連忙斟上。鄭春又唱：

轉過雕闌正見他，斜倚定荼蘼架。佯羞整鳳釵，不說昨宵話。笑吟吟掐將花片兒打。【張評】千狐之腋。

伯爵吃過，連忙推與謝希大，說道：「罷，我是成不的，成不的！這兩大鍾把我就打發了。」謝希大道：「傻花子，你吃不得推與我來。我是你家有毬的鑾子？」伯爵道：「傻花子，我明日就做了堂上官兒，少不的是你替。」西門慶道：「你這狗才，到明日只好做個韶武。」伯爵笑道：「傻孩子，〔十四〕我做了韶武，把堂上讓與你就是了。」西門慶笑令玳安兒：「拿磕瓜來打這賊花子！」謝希大悄悄向他頭上打了一個響瓜兒，說道：「你這花子，溫老先生在這裡，你口裡只恁胡說！」伯爵道：「溫老先兒他斯文人，不管這閒事。」溫秀才道：「二公與我這東君老先生，原來這等厚。酒席中間，誠然不如此也不樂。悅在心，樂主發散在外，自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如此。」【張評】腐得入化，故妙。

沈姨夫向西門慶說：「姨夫，不是這等。請大舅上席，還行個令兒，或擲骰，或猜枚，或看牌，不拘詩詞歌賦，頂真續麻，急口令，說不過來吃酒。這個庶幾均勻，彼此不亂。」西門慶道：「姨夫說的是。」先斟了一盃，與吳大舅起令。吳大舅拿起

骰盆兒來，說道：「列位，我行一令，順着數去，遇點要個花名。花名下要頂真，不拘詩詞歌賦說一句。說不來，罰一大盃。我就是一起：(十五)

一擲一點紅，紅梅花對白梅花。」【張評】春梅。直貫弄一得雙之春梅。

吳大舅擲了個二，多一盃。飲過酒，該沈姨夫接擲。沈姨夫說道：

「二擲並頭蓮，蓮漪戲彩鴛。」【張評】金蓮。直貫至不憤吹簫之金蓮，蓋得意殺也。

沈姨夫也擲了個二，飲過兩盃，就過盆與韓姨夫行令。韓姨夫道：(十六)

「三擲三春李，李下不整冠。」【張評】瓶兒。珠沉玉碎矣。

韓姨夫擲完，吃了酒，送與溫秀才。秀才道：「我學生奉令了：

四擲狀元紅。紅紫不以爲褻服。」【綉乙本評】到底帶酸。【張評】玉樓。玉兒自是尊貴。

溫秀才只遇了一盃酒，吃過，該應伯爵行令。伯爵道：「我在下一個字也不識，不會頂真，只說個急口令兒罷：

一個急急腳腳的老小，左手拿着一個黃豆巴斗，右手拿着一條綿花叉口，望前只管跑走。一個黃白花狗，咬着那綿花叉口。那急急腳腳的老小，放下那左手提的那黃豆巴斗，走向前去打那黃白花狗。不知手鬭過那狗，狗鬭過那手！」【張評】忽用此作一間。

西門慶笑罵道：「你這賊謅斷腸子的天殺的，誰家一個手去鬭狗來？一口不被那狗咬了？」伯爵道：「誰叫他不拿個棍兒來！我如今抄化子不見了拐棒兒，受狗的氣

了。」【綉乙本評】又自露破綻，妙。謝希大道：「大官人，你看花子自家倒了架，說他是花子。」西門慶道：「該罰他一鍾，不成個令。謝子純，你行罷！」謝希大道：「我也說一個，比他更妙：

牆上一片破瓦，牆下一疋騾馬。落下破瓦，打着騾馬。不知是那破瓦打傷騾馬，不知是那騾馬踏碎了破瓦！」

伯爵道：「你笑話我的令不好，你這破瓦倒好？你家娘子兒劉大姐就是個騾馬，我就是個破瓦，俺兩個破磨對瘸驢。」〔十七〕謝希大道：「你家那杜蠻婆老淫婦，撒把黑豆只好喂豬哄狗，也不要他。」【張評】白嚼入肚，又一笑。兩個人鬥了回嘴，每人斟了一鍾，〔十八〕該韓夥計擲。韓道國道：「老爹在上，小人怎敢佔先？」西門慶道：「順着來，不要遜了。」於是韓道國道說：

「五擲臘梅花，花裡遇神仙。」【張評】愛姐。貞操俱見。

擲畢，該西門慶擲。西門慶道：「我要擲個六：

六擲滿天星，星辰冷落碧潭水。」【張評】月娘。直貫入雲裡手之夢，又西門死則至矣。

果然擲出個六來。應伯爵看見，說道：「哥今年上冬，管情加官進祿，主有慶事。」【張評】亦筭反照。於是斟了一大盃酒與西門慶，一面李銘等三個上來彈唱，頑耍至更闌方散。西門慶打發小優兒出門，看收了家伙，派定韓道國、甘夥計、崔本、來保四人輪流上宿，分付仔細門户，【張評】結轉生涯。就過那邊去了。一宿晚景不題。

【綉像本評】歸到奉承上，方不失旨。

次日，應伯爵領了李智、黃四來交銀子，說：「此遭只關了一千四百五六十兩銀子，不勾還人，只挪了三百五十兩銀子與老爹。等下遭關出來再找完，(十九)不敢遲了。」伯爵在旁又替他說了兩句美言。西門慶叫陳敬濟來，把銀子兑收明白，打發去了。銀子還擺在桌上，西門慶因問伯爵道：「常二哥說他房子尋下了，前後四間，只要三十五兩銀子。他來對我說，正值小兒病重，我心裡亂，就打發他去了。不知他對你說來不曾？」伯爵道：「他對我說來。我說，你去的不是了，他乃郎不好，他自亂亂的，有甚麼心緒和你說話？你且休回那房主兒，等我見哥，替你題就是了。」西門慶道：「也罷，你吃了飯，拿一封五十兩銀子，今日是個好日子，替他把房子成了來罷。剩下的，叫常二哥門面開個小鋪兒，月間撰幾錢銀子兒，就勾他兩口兒盤攪了。」伯爵道：「此是哥下顧他了。」不一時，放桌兒擺上飯來，西門慶陪他吃了飯，道：「我不留你。你拿了這銀子去，替他幹幹這勾當去罷。」伯爵道：「你這裡還叫個大官和我去。」西門慶道：「沒的扯淡，你袖了去就是了。」【張評】以上西門一段，雖是結「得鈔」一回之案，卻亦作者有意言：如西門等小人，尚知揮金助友，況不願爲西門者乎？真是調侃世人不少。伯爵道：「不是這等說，今日我還有些小事。實和哥說，家表弟杜三哥生日，早辰我送了些禮兒去，他使小廝來請我後晌坐坐。我不得來回你話，叫個大官兒跟了去，成了房子，好叫他來回你話的。」西門慶道：「若是恁說，叫王經跟你去罷。」一面叫王經跟伯爵來到了常家。

【綉像本評】西門慶一段脫手相贈，全無吝色處，亦古今所難。

常峙節正在家，見伯爵至，讓進裡面坐。伯爵拿出銀子來，與常峙節看，說：「大官人如此如此，叫我同你今日成房子去。我又不得閒，杜三哥請我吃酒。我如今了畢你的事，我方纔得去。」常峙節連忙叫渾家快看茶來，說道：「哥的盛情，誰肯？」一面吃茶畢，叫了房中人來，同到新市街兑與賣主銀子，寫立房契。伯爵分付與王經，歸家回西門慶話。剩的銀子，叫與常峙節收了。他便與常峙節作別，往杜家吃酒去了。西門慶看了文契，還使王經送與常二收了，不在話下。〔二十〕正是：

求人須求大丈夫，　濟人須濟急時無。
一切萬般皆下品，〔二十一〕誰知恩德是良圖。〔二十二〕

文禹門云：李瓶兒房中淒風苦雨，西門慶鋪內花天酒地。從來財與子不並行，豐於財者每嗇於嗣，所聞所見，大抵然也。否則父積子散，空貽牛馬之譏，豈真爲富不仁一言，竟爲陽虎窺破天心人事耶？然亦視理財者何如耳。果能救困扶危，肯堂肯構者，正自有人也。

或謂西門慶之於財，亦頗慷慨，並非慳吝一流，亦當有小善可錄。予笑曰：是又以修廟、印經爲行善者也。蔡狀元之百金，不足爲義，其餘之揮霍，不過撒漫使錢耳。而況以銀行淫，以貨免禍，亦可以謂其疏財乎？悖入悖出之聖言，西門慶倖免於前，僅獲其報於死後，亦可謂狡猾之旌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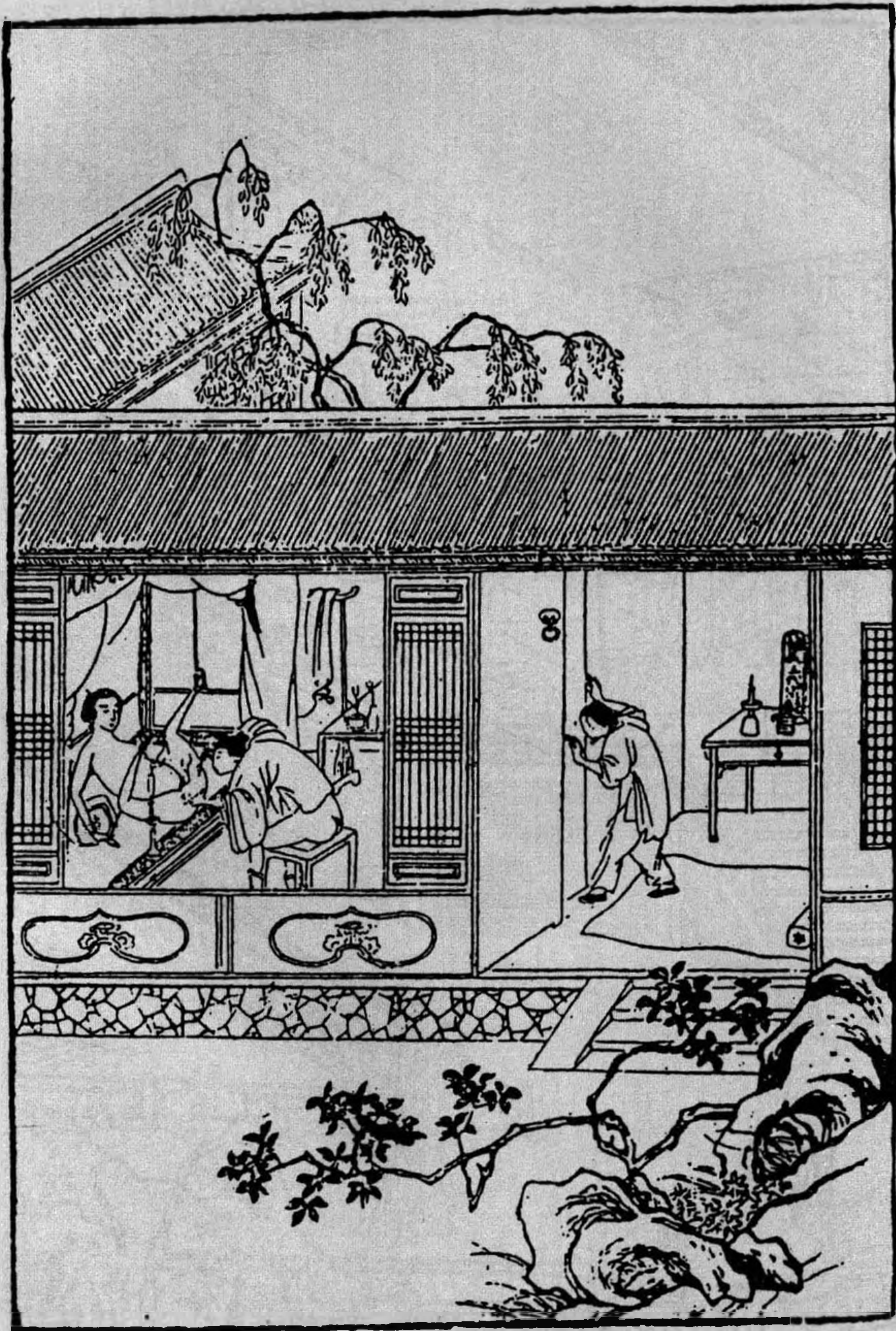
校勘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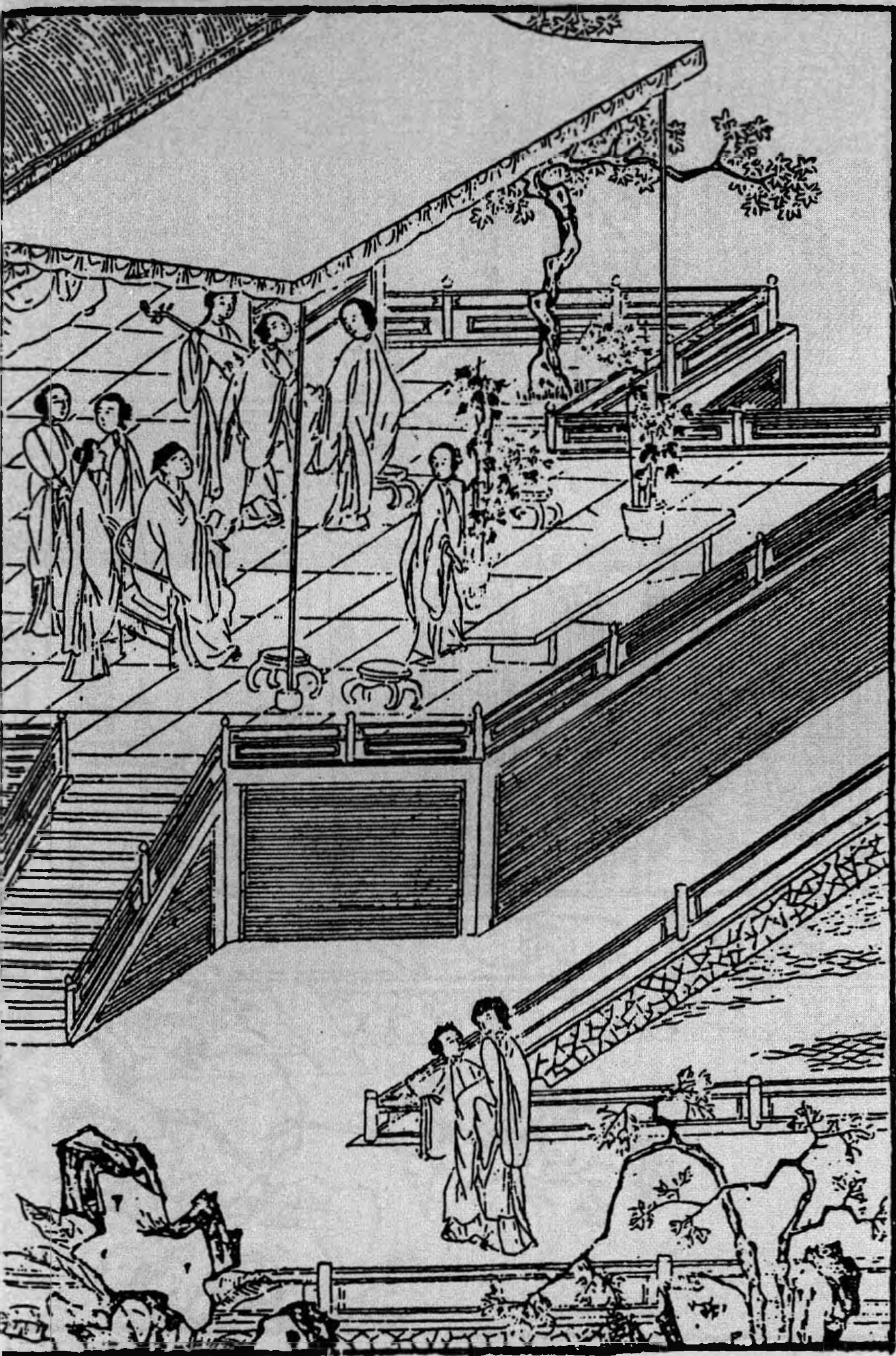
〔一〕「詞曰」，繡甲、繡丙本作〔臨江仙〕。
〔二〕「悲鴻」，繡乙本作「悲淚」。
〔三〕〔右調臨江仙〕，繡甲、繡丙本無。
〔四〕「指着」，繡甲、繡丙本作「投着」。
〔五〕「也嘴答谷了」，繡乙本「答」作「谷」。
〔六〕「折了」，繡乙本作「拆了」。
〔七〕「又加上煩惱憂戚」，繡像本「上」作「之」。
〔八〕「精神恍亂」，繡像本作「心神恍惚」。
〔九〕「淅淅」，繡像本作「漸漸」。
〔十〕「貨船」，繡甲、繡丙本「船」誤作「般」。
〔十一〕「二十多人」，繡像本及影松軒本、崇經堂本「二」均作「三」。
〔十二〕「西門慶」，「門」原作「西」，誤。今據諸本改。
〔十三〕「一大鍾酒」，繡像本「鍾」作「盃」。
〔十四〕「孩子」，繡像本作「孩兒」。
〔十五〕「我就是一起」，繡甲、繡丙本無「是」字。
〔十六〕「沈姨夫道」，繡像本「道」上有一「説」字。
〔十七〕「瘸驢」，繡甲、繡丙本作「瘸騾」。影松軒本、本衙本、崇經堂本均作「瘦驢」。
〔十八〕「斟了一鍾」，繡甲、繡丙本「斟」作「剘」。
〔十九〕「再找完」，「找」原作「我」，誤，今據繡像本改。

〔二十〕「不在話下」，綉像本「在」誤作「正」。

〔二十一〕「萬般」，影松軒本作「諸般」。本衙本、崇經堂本作「一般」。

〔二十二〕「良圖」，綉甲本誤作「長圖」。





第六十一回　西門慶乘醉燒陰户　李瓶兒帶病宴重陽

夫下一回瓶兒方死，此回宴重陽，乃不起之信也。然先陪寫一燒陰户，且夾寫一金蓮之淫，是未寫瓶兒之死機，先已寫西門之死機也。何則？西門死時，自王六兒家來，以及潘六兒繼之方死。今自王六兒家來，潘六兒繼之，已明明前後對照，豈非死機已伏？故於伏西門死機之時，即夾寫春梅發動之機。蓋春梅別茂，而西門已冷落於夕陽衰草矣。何以見春梅發動之機？曰以申二姐見之。蓋春梅，固龐二姐也。二姐者，二爲少陰，六爲老陰，明對六兒而名之也。然郁二姐者，郁結其氣於蓮開之時也。今西門冷落已來，瓶磬花殘，其久郁之二姐，將伸其志矣。故用入申二姐，後文罵之，正所以一吐從前之郁。夫至春梅之氣盡吐，將又別換一番韶華，而去日之春光，能不盡付東流乎？故西門亦隨之而死，蓮杏亦因之而散也。然插此意於瓶兒未死之先，真是龍門再世。

欲寫瓶兒之病，不能暢其筆意，則用寫醫，至再至三，其講病源、論藥方，一時匆匆景象，則瓶兒之病不言而自見。若入俗手，一篇如何病重，的的剝剝到底寫不出也。

寫算命起數，固見忙迫光景，又爲冰鑑、卜龜作照也。

瓶兒本是花瓶，止爲西門是生藥鋪中人，遂成藥瓶，而因之竹山亦以藥投之。今又相聚胡、趙、何、任諸人之藥入内，宜乎喪身黄土，不能與諸花作緣也，故以諸醫人相亂成趣。

詞曰：〔一〕

蛩聲泣露驚秋枕，淚濕鴛鴦錦。獨臥玉肌涼，殘更與恨長。　陰風翻翠幌，〔二〕雨澁燈花暗。畢竟不成眠，鴉啼金井寒。

右調〔菩薩蠻〕〔三〕

忽然一日，〔四〕韓道國鋪中回家，〔五〕睡到半夜，他老婆王六兒與他商議道：〔六〕「你我被他照顧，掙了恁些錢，【綉乙本評】語不忘本。也該擺席酒兒請他來坐坐。況他又丟了孩兒，〔七〕只當與他釋悶，他能吃多少！彼此好看。就是後生小郎看着，【綉乙本評】伏得妙。到明日南邊去，也知財主和你我親厚，【張評】直照揚州胡秀酒後一鬧。比別人不同。」韓道國道：「我心裡也是這等說。明日初五日，是月忌不好。到初六日，安排酒席，叫兩個唱的，具個柬帖，等我親自到宅內請老爹散悶坐坐。我晚夕便往鋪子裡睡去。」王六兒道：「平白又叫甚麼唱的？只怕他酒後要來這屋裡坐坐，不方便。隔壁樂三嫂家，常走的一個女兒申二姐，年紀小小的，且會唱，他又是瞽目的，請將他來唱唱罷。要打發他過去還容易。」【綉丙本評】下此一語，別不說出緣故，兩下心照。道國固是解人。韓道國道：「你說的是。」【綉丙本評】人家依老婆說的，亦只爲其說得是耳。【張評】四字乃忘八一生聲口。一宿晚景題過。

到次日，韓道國走到鋪子裡，央及溫秀才寫了個請柬兒，親見西門慶，聲喏畢，說道：「明日小人家裡治了一盃水酒，無事請老爹貴步下臨，散悶坐一日。」因把請柬遞上去。西門慶看了，說道：「你如何又費此心。我明日倒沒事，衙門中回家就

【綉丙本評】這回不怕韓二要吃矣。

【綉像本評】照顧着那一件？不說之說，妙。西門慶何以措辭？

去。」韓道國作辭出門。到次早，拿銀子叫後生胡秀買嗄飯菜蔬，一面叫廚子整理，又拿轎子接了申二姐來，王六兒同丫鬟伺候下好茶好水，單等西門慶來到。等到午後，只見琴童兒先送了一罈葡萄酒來，然後西門慶坐着涼轎，玳安、王經跟隨，到門首下轎，頭戴忠靖冠，身穿青水緯羅直身，粉頭皂靴。韓道國迎接入內，見畢禮數，說道：「又多謝老爹賜將酒來。」正面獨獨安放一張交椅，西門慶坐下。

不一時，王六兒打扮出來，與西門慶磕了四個頭，回後邊看茶去了。須臾，王經拿出茶來，韓道國先取一盞，舉的高高的奉與西門慶，然後自取一盞，傍邊相陪。吃畢，王經接了茶盞下去，韓道國便開言說道：「小人承老爹莫大之恩，一向在外，家中小媳婦承老爹照顧，〔八〕【張評】明說矣。王經又蒙擡舉，叫在宅內答應，〔九〕感恩不淺。前日哥兒沒了，雖然小人在那裡，媳婦兒因感了些風寒，不曾往宅裡吊問的，恐怕老爹惱。今日一者請老爹解解悶，二者就恕俺兩口兒罪。」西門慶道：「無事又叫你兩口兒費心。」說着，只見王六兒也在傍邊坐下。因向韓道國道：「你和老爹說了不？」〔十〕道國道：「我還不曾說哩。」西門慶問道：「是甚麼？」王六兒道：「他今日要內邊請兩位姐兒來伏侍老爹，我恐怕不方便，【張評】有何不便？故不去請。隔壁樂家常走的一個女兒，叫做申二姐，諸般大小時樣曲兒，連數落都會唱。我前日在宅裡，見那一位郁大姐唱的也中中的，還不如這申二姐唱的好。叫我今日請了他來，唱與爹聽，未知你老人家心下何如？若好，到明日叫了宅裡去，唱與他娘每聽。」

【綉丙本評】描寫處獨不及秋波，作者用筆之妙。

西門慶道：「既是有女兒，亦發好了。你請出來我看看。」不一時，韓道國叫玳安上來：「替老爹寬去衣服。」一面安放桌席，胡秀拿菓菜案酒上來。王六兒把酒打開，盪熱了，在旁執壺，道國把盞，與西門慶安席坐下，然後纔叫出申二姐來。西門慶睜眼觀看，見他高髻雲鬟，插着幾枝稀稀花翠，淡淡釵梳，綠襖紅裙，顯一對金蓮趫趫，桃腮粉臉，抽兩道細細春山，望上與西門慶磕了四個頭。西門慶便道：「請起。你今青春多少？」申二姐道：「小的二十一歲了。」又問：「你記得多少唱？」申二姐道：「大小也記百十套曲子。」〔十一〕西門慶令韓道國旁邊安下個坐兒與他坐，申二姐向前行畢禮，方纔坐下。先拿箏來，唱了一套《秋香亭》，然後吃了湯飯，添換上來，又唱了一套「半萬賊兵」。落後酒闌上來，〔十二〕西門慶分付：「把箏拿過去，取琵琶與他，等他唱小詞兒我聽罷。」那申二姐一逕要施逞他能彈能唱，〔十三〕於是輕搖羅袖，〔十四〕欵跨鮫綃，頓開喉音，把絃兒放得低低的，彈了個〔四不應・山坡羊〕。唱完了，韓道國叫渾家滿斟一盞，遞與西門慶。王六兒因說：「申二姐，你還有好〔鎖南枝〕，唱兩個與老爹聽。」那申二姐就改了調兒，唱〔鎖南枝〕道：

初相會，可意人，年少青春，不上二旬。黑鬖鬖兩朵烏雲，紅馥馥一點朱唇，臉賽夭桃如嫩筍。若生在畫閣蘭堂，端的也有個夫人分。可惜在章臺，出落做下品。但能勾改嫁從良，勝强似棄舊迎新。

初相會，可意嬌，月貌花容，風塵中最少。瘦腰肢一捻堪描，俏心腸百事

難學，恨只恨和他相逢不早。當則怨席上樽前，淺斟低唱相偎抱。一覷一個真，一看一個飽。雖然是半霎懽娛，權且將悶解愁消。

【繡像本評】語致都媚。

西門慶聽了這兩個〔鎖南枝〕，正打着他初請了鄭月兒那一節事來，心中甚喜。【張評】明說出又是一法。王六兒滿滿的又斟上一盞，笑嘻嘻說道：「爹，你慢慢兒的飲。申二姐這個纔是零頭兒，他還記的好些小令兒哩。到明日閒了，拿轎子接了唱與他娘每聽，管情比郁大姐唱的高。」西門慶因說：「申二姐，我重陽那日，使人來接你，去不去？」申二姐道：「老爹說那裡話，但呼喚，怎敢違阻？」西門慶聽見他說話伶俐，心中大喜。

【繡像本評】應前。

【繡內本評】一個「悄悄說向」，一個「說知」，都不說出，心事了然。

不一時，收盃換盞之間，〔十五〕王六兒恐席間說話不方便，叫他唱了幾套，悄悄向韓道國說：「叫小廝玳安兒送過樂三嫂家歇去罷。」〔十六〕臨去拜辭，西門慶向袖中掏出一包兒三錢銀子，賞他買絃。申二姐連忙磕頭謝了。西門慶約下〔十七〕：「我初八日使人請你去。」王六兒道：「爹只使王經來對我說，等我這裡叫小廝請他去。」說畢，申二姐往隔壁去了。【張評】一個去。韓道國與老婆說知，也就往鋪子裡睡去了。【張評】又一個去。只落下老婆在席上，【張評】此句有胡秀在。陪西門慶擲骰飲酒。吃了一回，兩個看看吃的涎將上來，西門慶推起身更衣，就走入婦人房裡，兩個頂門頑耍。王經便把燈燭移出來，〔十八〕在前半間，【張評】又一個去。和玳安、琴童兒做一處飲酒。【張評】又安頓下兩個。

那後生胡秀，在廚下偷吃了幾碗酒，【張評】方出胡秀。打發廚子去了，走在王六兒隔壁供養佛祖先堂內地下，鋪着一領蓆，就睡着了。睡了一覺起來，忽聽見婦人房裡聲喚，又見板壁縫裡透過燈亮來，只道西門慶去了，韓道國在房中宿歇。暗暗用頭上簪子，刺破板縫中糊的紙，往那邊張看。見那邊房中亮騰騰點着燈燭，不想西門慶和老婆在屋裡正幹得好。伶伶俐俐看見，【張評】是板縫。把老婆兩隻腿，卻用腳帶吊在床頂上。西門慶上身止着一件綾襖兒，下身赤露，【張評】是胡秀眼中。就在床沿上一來一往，一動一靜，搧打的連聲響喨，老婆口裡百般言語都叫將出來。良久，只聽老婆說：「我的親達，你要燒淫婦，隨你心裡揀着那塊只顧燒，淫婦不敢攔你。左右淫婦的身子屬了你的，怕那些兒了！」〔十九〕西門慶道：「只怕你家裡的嗔是的。」【綉乙本評】豈有此理！老婆道：「那忘八七個頭八個膽，他敢嗔！【綉乙本評】妙。他靠着那裡過日子哩？」【綉乙本評】妙。【張評】一路寫來，確是王六兒，作潘六兒不得。西門慶道：「你既一心在我身上，等這遭打發他和來保起身，〔二十〕亦發留他長遠在南邊，做個買手置貨罷。」【綉乙本評】道國十分大雅，此卻似乎不必。【張評】必講生意，是大章法。老婆道：「等走過兩遭兒，卻叫他去。省的閒着在家，做甚麼？他說倒在外邊走慣了，一心只要外邊去。你若下顧他，可知好哩！等他回來，我房裡替他尋下一個，我也不要他，一心撲在你身上，隨你把我安插在那裡就是了。我若說一句假，把淫婦不值錢身子就爛化了！」西門慶道：「我兒，你快休賭誓！」兩個一動一靜，都被胡秀聽了個

【綉像本評】前說「使後生看着」，至此照出，作者針密如此。

【綉像本評】道國與王經、玳安等收拾已過，此番光景，卻幻出胡秀以作波瀾，凌空駕奇，文心靈異如此。

【綉像本評】王六兒牢籠牽挽技倆在金蓮之上。蓋金蓮地親，故用強；六

兒地遠，故用采，兩人心事異出而同揆也。

不亦樂乎。【張評】自「只聽」至此，是一氣文字。

韓道國先在家中不見胡秀，只說往鋪子裡睡去了。走到段子鋪裡，問王顯、榮海，說他沒來。韓道國一面又走回家，叫開門，前後尋胡秀，那裡得來，只見王經陪玳安、琴童三個在前邊吃酒。胡秀聽見他的語音來家，連忙倒在蓆上，又推睡了。不一時，韓道國點燈尋到佛堂地下，看見他鼻口內打鼾睡，【張評】鼻口一齊打呼，假睡如畫。用腳踢醒。罵道：「賊野狗死囚，還不起來！我只說先往鋪子裡睡去，你原來在這裡挺得好覺兒。還不起來跟我去！」那胡秀起來，推揉了揉眼，愣愣睜睜，跟道國往鋪子裡去了。

西門慶弄老婆，直弄勾有一個時辰，方纔了事。燒了王六兒心口裡並毯蓋子上、尾亭骨兒上共三處香。老婆起來穿了衣服，叫丫頭打發舀水淨了手，重篩暖酒，再上佳餚，情話攀盤。又吃了幾鍾，方纔起身上馬，玳安、王經、琴童三個跟着，到家中已有二更天氣，走到李瓶兒房中。李瓶兒睡在床上，見他吃的酣酣兒的進來，說道：「你今日在誰家吃酒來？」西門慶道：「韓道國家請我。見我丢了孩子，與我釋悶。他叫了個女先生申二姐來，年紀小小，好不會唱！又不說郁大姐。等到明日重陽，使小廝拿轎子接他來家，唱兩日你每聽，就與你解解悶。你緊心裡不好，休要只顧思想他了。」說着，就要叫迎春來脫衣裳，和李瓶兒睡。李瓶兒道：「你沒的說！我下邊不住的長流，丫頭替我煎藥哩，你往別人屋裡睡去罷。你看着我成日好

【張評】以上描寫胡秀一節，甚覺無味，不知爲愛姐臨清地也。何則？使非胡秀此日看破，爲道國杭州出醜，則太師府中出來，道國勢必投苗青矣。此等情節，皆作者經營苦心，方寫此胡秀之一看破也。

【綉像本評】海棠春雨，楊柳經

秋，冷致淒情，可憐，可愛。

【綉像本評】西門慶捨此則彼，微瓶兒則金蓮寵極矣。瓶兒蓋心知之而心傷之。「往潘六兒那邊去」一語，固瓶兒不忍聞而不欲聞者，宜乎瓶兒之不起也。

【綉像本評】意中事若出之意外，全在「忽見」二字寫出。

模樣兒罷了，只有一口遊氣兒在這裡，又來纏我起來。」西門慶道：「我的心肝，我心裡捨不得你，只要和你睡，如之奈何？」李瓶兒瞟了他一眼，笑了笑兒：「誰信你那虛嘴掠舌的！我到明日死了，你也捨不的我罷！」【張評】說死者，自分未必死也，不知出口成讖矣。又道：「亦發等我好好兒，你再進來和我睡也不遲。」西門慶坐了一回，說道：「罷，罷。你不留我，等我往潘六兒那邊睡去罷。」李瓶兒道：「原來你去，省的屈着你那心腸兒。他那裡正等的你火裡火發，你不去，卻忙惚兒來我這裡纏。」〔二十二〕【張評】深深埋根。西門慶道：「你恁說，我又不去了。」李瓶兒微笑道：「我哄你哩，你去罷。」於是打發西門慶過去了。李瓶兒起來，坐在床上，迎春伺候他吃藥。拿起那藥來，止不住撲簌簌香腮邊滾下淚來。【綉乙本評】可憐。長吁了一口氣，方纔吃了那盞藥。【張評】千虛因氣何如？正是：

心中無限傷心事，付與黃鸝叫幾聲。

不說李瓶兒吃藥睡了，單表西門慶到於潘金蓮房裡，金蓮纔叫春梅罩了燈，上床睡下。忽見西門慶推開門進來，便道：「我兒又早睡了。」金蓮道：「稀倖！那陣風兒刮你到我這屋裡來？」【張評】喜出望外。因問：「你今日往誰家吃酒去來？」西門慶道：「韓夥計打南邊來，見我沒了孩子，一者與我釋悶，二者照顧他外邊走了這遭，請我坐坐。」金蓮道：「他便在外邊，你在家又照顧他老婆了。」【張評】剛寫王六兒的是王六兒，接寫瓶兒的是瓶兒，再接筆寫金蓮又的是金蓮，絕不一點差錯，真是史筆。西門慶道：「夥

【繡像本評】偏是他曉得，是固其性生天授也。

【繡像本評】極其醜詆。

【繡像本評】慧心所照，如見肺肝。

【繡像本評】先設以必不可逃

計家，那裡有這道理？」婦人道：「夥計家有這個理！齊腰拴着根綫兒，只怕合過界兒去了。你還搗鬼哄俺每哩，俺每知道的不耐煩了！你生日，賊淫婦他沒在這裡？你悄悄把李瓶兒壽字簪子，【張評】此處卻將試樂時所贈王六兒之物補出。文字直千里捌門，神鬼出沒之致。黃貓黑尾偷與他，卻叫他戴了來施展。大娘、孟三兒這一家子，那個沒看見？吃我問了一句，他把臉兒都紅了，他沒告訴你？今日又摸到那裡去，賊沒廉恥的貨，一個大摔瓜長淫婦喬眉喬樣，描的那水鬢長長的，搽的那嘴唇鮮紅的，倒相人家那血皷。甚麼好老婆，一個大紫腔色黑淫婦，我不知你喜歡他那些兒！嗔道把忘八男子也招惹將來，【繡甲本評】王八。一早一晚叫他好往回傳話兒。」〔二十二〕西門慶堅執不認，笑道：「怪小奴才兒，單管只胡說，那裡有此勾當？今日他男子漢陪我坐，他又沒出來。」婦人道：「你拿這個話兒來哄我？誰不知他漢子是個明忘八，又放羊，又拾柴，一徑把老婆丟與你，圖你家買賣做，要賺你的錢使。你這傻行貨子，只好四十里聽銃響罷了。」西門慶脫了衣裳，坐在床沿上。婦人探出手來，【張評】是睡下情景，一絲不亂。把褲子扯開，【繡乙本評】脊。摸見那話軟叮噹的，托子還帶在上面，說道：「可又來，你臘鴨子煮在鍋裡，身子兒爛了，嘴頭兒還硬。見放着不語先生在這裡，【繡乙本評】好美號。强盜和那淫婦怎麼弄聳，聳到這咱晚纔來家？【張評】甚不憤他這咱晚。弄的恁個樣兒，【張評】甚不忍他恁樣兒。嘴頭兒還强哩！你賭個誓，我叫春梅舀一甌子涼水，你只吃了，我就算你好膽子。論起來，鹽也是這般鹹，【張評】是，是。醋也是

之數，隱隱說着自己。機鋒尖穎，比勘精詳，直可折獄。

【綉像本評】金蓮明知其從六兒個中來，不得不咂；西門慶亦知金蓮知其從六兒個中來，而使之不敢不咂。十分妙用，金蓮入其範圍矣。

這般酸，【張評】是，是。妙，妙。秃子包網巾，饒這一抿子兒也罷了。若是信着你意兒，把天下老婆都耍遍了罷。賊没羞的貨，一個大眼裡火行貨子！你早是個漢子，若是個老婆，就養遍街，合遍巷。」幾句說的西門慶睜睜的，只是笑。【張評】一路開口一串鈴，是金蓮的話，作瓶兒不得，作玉樓、月娘、春梅亦不得，故妙。

上的床來，叫春梅篩熱了燒酒，把金穿心盒兒內藥，拈了一粒，放在口裡，噙下去，仰卧在枕上，令婦人：「我兒，你下去替你達品品，起來是造化。」(二十三)【張評】王六兒弄軟，又要潘六兒弄硬；王六兒造化時，潘六兒幾乎不造化；潘六兒造化時，益知王六兒先造化過了；待兩六垂陰，雙伐一硬不復軟之時，兩六兒又各自尋造化。止見西門可以造化人，而自無造化以活於世，可嘆，可畏！那婦人一徑做喬張致，便道：「好乾淨兒！你在那淫婦窟礲子裡鑽了來，叫我替你咂，可不臢殺了我？」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單管胡說白道的，那裡有此勾當？」婦人道：「那裡有此勾當！你指着肉身子賭個誓麼！」亂了一回，叫西門慶下去使水，西門慶不肯下去。婦人旋向褥子裡掏出個汗巾來，(二十四)【綉乙本評】妙用。將那話抹展了一回，方纔用朱唇裹没。嗚咂半晌，咂弄的【張評】又與尋常品玉不同。那話奢稜跳腦，暴怒起來。乃騎在婦人身上，縱麈柄自後插入牝中，兩手兜其股，蹲踞而擺之，肆行搧打，連聲響喨。燈光之下，窺玩其出入之勢。婦人倒伏在枕畔，舉股迎湊者久之。西門慶興猶不愜，【張評】以上一反。將婦人仰卧朝上，【張評】以下一正。那話上使了紅粉蘂兒，頂入去，執其雙足，又舉腰没稜露腦掀騰者將二三百度。婦人禁受不的，瞑目顫聲，【張評】妙景，不可令人見者。没口子叫：「達達，

【張評】「没口子」三字，即掀騰二三百度注脚也。你這遭兒只當將就我，不使上他也罷了。」西門慶口中呼叫道：「小淫婦兒，你怕我不怕？再敢無禮不敢？」【張評】與葡萄架對針。婦人道：「我的達達，罷麼，你將就我【張評】句。些兒，我【張評】句。再不敢了。【張評】句。蓋金蓮一面叫，西門一面提，故斷斷續續一氣説不完，下文接口叫慢提也。達達，慢慢提，看提散了我的頭髮。」【張評】叫慢慢，正是不慢慢處。可想，可想。兩個顛鸞倒鳳，足狂了半夜，方纔體倦而寢。

話休饒舌，又早到重陽令節。西門慶對吳月娘説：「韓夥計前日請我，一個唱的申二姐，生的人材又好，又會唱。我使小廝接他來，留他兩日，叫他唱與你每聽。」又分付廚下收拾餚饌菓酒，在花園大捲棚聚景堂内，安放大八仙桌，與合家宅眷，慶賞重陽。【張評】合家一總，行見彫零矣。

不一時王經轎子接的申二姐到了。入到後邊，與月娘衆人磕了頭。月娘見他年小，生的好模樣兒。問他套數，也會不多，諸般小曲兒倒記的有好些。一面打發他吃了茶食，先叫在後邊唱了兩套，然後花園擺下酒席。那日，西門慶不曾往衙門中去，在家看着栽了菊花。請了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並大姐，都在席上坐的。春梅、玉簫、迎春、蘭香在旁斟酒伏侍。申二姐先拿琵琶在旁彈唱。那李瓶兒在房中，因身上不方便，請了半日纔來。恰似風兒刮倒的一般，【張評】寫病，只如此寫。强打着精神，陪西門慶坐。衆人讓他酒兒，也不大吃。西門慶

【繡丙本評】是當人口吻。

【繡丙本評】政固不俗。

和月娘見他面帶憂容，眉頭不展，說道：「李大姐，你把心放開，叫申二姐彈唱曲兒你聽。」玉樓道：「你說與他，叫他唱甚麼曲兒？他好唱。」李瓶兒只顧不說。正飲酒中間，忽見王經走來說道：「應二爹、常二叔來了。」西門慶道：「請你應二爹、常二叔在小捲棚內坐，我就來。」王經道：「常二叔叫人拿了兩個盒子在外頭。」西門慶回月娘道：〔二十五〕「此是他成了房子，買禮來謝我的意思。」月娘道：「少不的安排些甚麼管待他，怎好空了他去！你陪他坐去，我這裡分付看菜兒。」西門慶臨出來，又叫申二姐：「你唱個好曲兒，與你六娘聽。」【張評】寫出鍾愛。一直往前邊去了。金蓮道：「也沒見這李大姐，隨你心裡說個甚麼曲兒，叫申二姐唱就是了，辜負他爹的心厚！〔二十六〕爲你叫將他來，你又不言語。」催逼的李瓶兒急了，半日纔說出來：「你唱個【紫陌紅塵】罷。」那申二姐道：「這個不打緊，我有。」於是取過箏來，頓開喉音，細細唱了一套。唱畢，吳月娘道：「李大姐，好甜酒兒，你吃上一鍾兒。」李瓶兒又不敢違阻，拿起鍾兒來咽了一口兒，又放下了。【張評】寫病，只如此寫。坐不多時，下邊一陣熱熱的來，又往屋裡去了不題。【張評】寫病，只如此寫。

且說西門慶到於小捲棚翡翠軒，只見應伯爵與常峙節在松牆下正看菊花。原來松牆兩邊，擺放二十盆，都是七尺高各樣有名的菊花，也有大紅袍、狀元紅、紫袍金帶、白粉西、黃粉西、滿天星、醉楊妃、〔二十七〕玉牡丹、鵝毛菊、鴛鴦花之類。西門慶出來，二人向前作揖。常峙節即喚跟來人，把盒兒擡進來。西門慶一見，

便問：「又是甚麼？」伯爵道：「常二哥蒙哥厚情，成了房子，無可酬答，叫他娘子製造了這盒螃蟹並兩只爐燒鴨兒，〔二十八〕邀我來和哥坐坐。」西門慶道：「常二哥，你又費這個心做甚麼？你令正病纔好些，你又禁害他。」伯爵道：「我也是恁說。他說道別的東西兒來，恐怕哥不稀罕。」西門慶令左右打開盒觀看：四十個大螃蟹，都是剔剝淨了的，裡邊釀着肉，外用椒料薑蒜米兒團粉裹就，香油煤醬油醋造過，香噴噴，酥脆好食。又是兩大隻院中爐燒熟鴨。西門慶看了，即令春鴻、王經掇進去，分付拿五十文錢賞拿盒人，因向常峙節謝了。

琴童在旁掀簾，請入翡翠軒坐。伯爵只顧誇獎不盡好菊花，問：「可是那里尋的？」西門慶道：「是管磚廠劉太監送的。這二十盆，就連盆都送與我了。」【張評】反重在盆，是市井人愛花。伯爵道：「花到不打緊，這盆正是官窯雙箍鄧漿盆，都是用絹羅打，用腳跐過泥，纔燒造這個物兒。與蘇州鄧漿磚一個樣兒做法。如今那裡尋去！」誇了一回。【張評】只誇盆，是市井幫閒。【綉內本評】前便有一番誇獎，鑿鑿有據。西門慶喚茶來吃了〔二十九〕，因問：「常二哥幾時搬過去？」伯爵道：「從兌了銀子，三日就搬過去了。昨見好日子，買了些雜貨兒，門首把鋪兒也開了。就是常二嫂兄弟，替他在鋪裡看銀子兒。」西門慶道：「俺每幾時買些禮兒，休要人多了，再邀謝子純你三四位，我家裡整理菜兒擡了去，休費煩常二哥一些東西，叫兩位妓者，〔三十〕咱每替他暖暖房，耍一日。」常峙節道：「小弟有心，也要請哥坐坐。算計來不敢請，地方兒窄狹，只怕褻瀆了哥。」西門慶道：「沒

的扯淡，那裡又費你的事起來！如今使小廝請將謝子純來，和他說說。」即令琴童兒：「快請你謝爹去。」伯爵因問：「哥，你那日叫那兩個去？」西門慶笑道：「叫將鄭月兒和洪四兒去罷。」伯爵道：「哥，你是個人，你請他就不對我說聲？我怎的也知道了？比李桂兒風月如何？」西門慶道：「通色絲子女不可言。」伯爵道：「他怎的前日你生日時，那等不言語，扭扭的，也是個肉佞賊小淫婦兒。」〔三十一〕西門慶道：「等我到幾時再去着，也攜帶你走走。你月娘會打的好雙陸，你和他打兩貼雙陸。」伯爵道：「等我去混那小淫婦兒，休要放了他。」西門慶道：「你這歪狗才，不要惡識他便好。」正說着，謝希大到了，聲喏畢，坐下。西門慶道：「常二哥如此這般，新有了華居，瞞着俺每已搬過去了。咱每人隨意着些分資，休要費煩他絲毫。我這裡整治便當，叫小廝擡到他府上，我還叫兩個妓者，咱要一日何如？」謝希大道：「哥分付每人出多少分資，俺每都送到哥這裡來就是了。還有那幾位？」西門慶道：「再没人，只這三四個兒，每人二星銀子就勾了。」伯爵道：「十分人多了，他那裡没地方兒。」

【張評】分明要寫下文瓶兒死後幾篇大文字，恐直直出落有痕，故虛寫一事，以預爲襯叠。使看者擬以下即常二煖房，不知一過，瓶兒死也。

正說着，只見琴童來說：「吳大舅來了。」西門慶道：「請你大舅這裡來坐。」不一時，吳大舅進入軒内，先與三人作了揖，然後與西門慶叙禮坐下。小廝拿茶上來，同吃了茶，吳大舅起身說道：「請姐夫到後邊說句話兒。」西門慶連忙讓大舅到後邊月娘房裡。月娘還在捲棚内與衆姊妹吃酒聽唱，聽見說：「大舅來了，爹陪着在後

邊說話哩。」一面走到上房，見大舅道了萬福，叫小玉遞上茶來。大舅向袖中取出十兩銀子，遞與月娘，說道：「昨日府裡纔領了三錠銀子，姐夫且收了這十兩，餘者待後次再送來。」西門慶道：「大舅，你怎的這般計較？且使着，慌怎的！」大舅道：「我恐怕遲了姐夫的。」西門慶因問：「倉廒修理的也將完了？」大舅道：「還得一個月終完。」西門慶道：「工完之時，一定撫按有些獎勵。」大舅道：「今年考選軍政在邇，還望姐夫扶持，大巡上替我說說。」【張評】還十兩者，爲此。西門慶道：「大舅之事，都在於我。」說畢話，月娘道：「請大舅前邊同坐罷。」大舅道：「我去罷，只怕他三位來有甚麼話說。」〔三十二〕西門慶道：「沒甚麼說。〔三十三〕常二哥新近問我借了幾兩銀子，買下了兩間房子，〔三十四〕已搬過去了，今日買了些禮來謝我。〔三十五〕我節間留他每坐坐，大舅來的正好。」於是讓至前邊坐了。月娘連忙叫廚下打發菜兒上去。琴童與王經先安放八仙桌席端正，西門慶旋叫開庫房，〔三十六〕拿出一罈夏提刑家送的菊花酒來。打開，【張評】映前。碧靛清，噴鼻香。未曾篩，先攙一瓶涼水，以去其蓼辣之性，然後貯於布甑內篩出來，醇厚好吃，又不說葡萄酒。【張評】金蓮將謝矣。只覺自生子加官一回，直寫至清明節，俱是冷氣撲人。我最不耐讀西門既死以後，我更不耐讀西門未死以前。叫王經用小金鍾兒斟一盃兒，先與吳大舅嘗了，然後伯爵等每人都嘗訖，〔三十七〕極口稱羨不已。須臾，大盤大碗擺將上來，衆人吃了一頓。然後纔拿上醇螃蟹並兩盤燒鴨子來，〔三十八〕伯爵讓大舅吃。連謝希大也不知是甚麼滋的，〔三十九〕這般有味，酥脆好

吃。西門慶道：「此是常二哥家送我的。」大舅道：「我空痴長了五十二歲，並不知螃蟹這般造作，委的好吃！」伯爵又問道：「後邊嫂子都嘗了嘗兒不曾？」西門慶道：「房下每都有了。」伯爵道：「也難爲我這常嫂子，真好手段兒！」常峙節笑道：「賤累還恐整理的不堪，只叫列位哥笑話。」〔四十〕吃畢螃蟹，左右上來斟酒。西門慶令春鴻和書童兩個，在旁一遞一個歌唱南曲。

應伯爵忽聽大捲棚內彈箏歌唱之聲，便問道：「哥，今日李桂姐在這裡？不然，如何這等音樂之聲。」西門慶道：「你再聽，看是不是？」伯爵道：「李桂姐不是，就是吳銀兒。」西門慶道：「你這花子，單管瞎謅，倒是個女先生。」伯爵道：「不是郁大姐？」西門慶道：「不是他。這個是申二姐，【張評】申者，伸也。郁者，鬱也。雖仇得志，白虹空吐，所謂鬱也。眼見冰山，形消白日，前此悶鬱，一朝吐氣，能不謂之伸哉？年小哩，好個人材，又會唱。」伯爵道：「真個這等好？哥怎的不捧出來俺每瞧瞧？就唱個兒俺每聽。」西門慶道：「今日你衆娘每大節間，叫他來賞重陽頑耍，偏你這狗才耳朵尖，聽的見！」伯爵道：「我便是千里眼，順風耳，隨他四十里有蜜蜂兒叫，我也聽見了。」謝希大道：「你這花子，兩耳朵似竹籤兒也似，愁聽不見？」兩個又頑笑了一回，伯爵道：「哥，你好歹叫出他來，〔四十一〕俺每見見兒。俺每不打緊，叫他只當唱個與老舅聽也罷了。你要就古執了。」西門慶吃他逼迫不過，一面使王經領申二姐出來，唱與大舅聽。不一時，申二姐來，望上磕了頭起來，旁邊安放交床兒與他坐下。伯爵問

申二姐：「青春多少？」申二姐回道：「屬牛的，二十一歲了。」又問：「會多少小唱？」申二姐道：「琵琶箏上套數、小唱，也會百十來套。」伯爵道：「你會許多唱也勾了。」西門慶道：「申二姐，你拿琵琶唱小詞兒罷，省的勞動了你。說你會唱『四夢八空』，【張評】夫一夢一空，已全空矣。況一夢兩空，天下安往非夢？亦安往非空？然而不夢亦不空。又不可不知《金瓶》點題，每在曲名小令，是又一大章法。你唱與大舅聽。」分付王經、書童兒席間斟上酒。那申二姐欵跨鮫綃，微開檀口，慢慢唱着。衆人飲酒不題。

且說李瓶兒歸到房中，坐淨桶，下邊似尿的一般，只顧流將起來，登時流的眼黑了。起來穿裙子，忽然一陣旋暈，向前一頭搶倒在地。饒是迎春在旁搊扶着，還把額角上磕傷了皮。和奶子搊到炕上，半日不省人事。慌了迎春，(四十二)忙使綉春：「快對大娘說去。」綉春走到席上，報與月娘衆人。月娘撇了酒席，與衆姐妹慌忙走來看視。見迎春、奶子兩個搊扶着他。坐在炕上，不省人事。便問：「他好好的，進屋裡端的怎麼來就不好了？」迎春揭開淨桶與月娘瞧，把月娘諕了一跳，說道：「他剛纔只怕吃多了酒，助趕的他血旺了，流了這些。」玉樓、金蓮都說：「他何曾大吃酒來！」(四十三)一面煎燈心薑湯灌他。半晌甦醒過來，纔說出話兒來。月娘問：「李大姐，你怎的來？」李瓶兒道：「我不怎的。【張評】妙，逼真。坐下桶子起來穿裙子，只見眼兒前黑黑的一塊子，就不覺天旋地轉起來，繇不的身子就倒了。」月娘便要使來安兒：「請你爹進來，對他說，叫他請任醫官來看你。」【張評】是。李瓶兒

【綉像本評】瓶兒、月娘一對婆心，月娘可敬，瓶兒可憐。

又嗔叫請去：「休要大驚小怪，打攪了他吃酒。」【張評】亦是。不知皆是寫瓶兒病甚，一時諸人倉皇之態，爲下文請醫算命等一影也。月娘分付迎春：「打鋪，叫你娘睡罷。」月娘於是也就吃不成酒了，分付收拾了家伙，都歸後邊去了。

西門慶陪侍吳大舅衆人，至晚歸到後邊月娘房中。月娘告訴李瓶兒跌倒之事。西門慶慌走到前邊來看視，見李瓶兒睡在炕上，面色蠟查黃了，扯着西門慶衣袖哭泣。〔四十四〕【張評】寫得出。西門慶問其所以，李瓶兒道：「我到屋裡坐馬子，不知怎的，下邊只顧似尿也一般流將起來，不覺眼前一塊黑黑的。起來穿裙子，天旋地轉，就跌倒了。」西門慶見他額上磕傷一道油皮，說道：「丫頭都在那裡？不看你，怎的跌傷了面貌？」李瓶兒道：「還虧大丫頭都在跟前，和奶子攙扶着我，不然，還不知跌的怎樣的。」西門慶道：「我明早請任醫官來看你。」當夜就在李瓶兒對面床上睡了一夜。【張評】病重第一日。

次日早辰，往衙門裡去，旋使琴童請任醫官去了。直到晌午纔來。西門慶先在大廳上陪吃了茶，使小廝說進去。李瓶兒房裡收拾乾淨，薰下香，【繡乙本評】細。然後請任醫官進房中。診畢脈，走出外邊廳上，對西門慶說：「老夫人脈息，比前番甚加沉重，【繡甲本評】細。七情傷肝，肺火太旺，〔四十五〕以致木旺土虛，血熱妄行，猶如山崩而不能節制。若所下的血紫者，猶可以調理；若解紅者，〔四十六〕乃新血也。學生撮過藥來，若稍止，則可有望；〔四十七〕不然，難爲矣。」【張評】作商量，近來常套也。西

【繡像本評】此醫兒理極明。

門慶道：「望乞老先生留神加減，學生必當重謝。」任醫官道：「是何言語！你我厚間，〔四十八〕又是明用情分，學生無不盡心。」西門慶待畢茶，送出門，隨即具一疋杭絹，二兩白金，使琴童兒討將藥來，名曰「歸脾湯」，乘熱吃下去，其血越流之不止。西門慶越發慌了，【張評】一個醫生。又請大街口胡太醫來瞧。胡太醫說是氣冲血管，熱入血室，亦取將藥來。吃下去，如石沉大海一般。【張評】又一個醫生。

月娘見前邊亂着請太醫，只留申二姐住了一夜，與了他五錢銀子，一件雲絹比甲兒並花翠，裝了個盒子，就打發他坐了轎子去。〔四十九〕【張評】閒細之甚。花子繇自從那日開張吃了酒去，【張評】偏照得到。聽見李瓶兒不好，使了花大嫂，買了兩盒禮來看他。見他瘦的黃懨懨兒，不比往時，兩個在屋裡大哭了一回。【綉乙本評】亦是好人。【張評】爲子虛哭纔是，故哭人亦有可殺之道。月娘後邊擺茶請他吃了。韓道國說：「東門住的一個看婦人科的趙太醫，【張評】又是一個醫生。指下明白，極看得好。前歲小媳婦月經不通，是他看來。【張評】對財東說房下月經，妙絕。老爹請他來看看六娘，管情就好哩。」西門慶聽了，就使琴童和王經兩個疊騎着頭口，【張評】琴童者，瓶兒人也。王經者，道國所爲也。故兩用之。往門外請趙太醫去了。

西門慶請了應伯爵來，和他商議道：「第六個房下，甚是不好的重，如之奈何？」伯爵失驚道：「這個嫂子貴恙說好些，怎的又不好起來？」西門慶道：「自從小兒沒了，着了憂戚，把病又發了。昨日重陽，我接了申二姐，與他散悶頑耍，他又沒好

【綉像本評】此醫想善于打胎，與瓶兒固非對症之劑。

生吃酒，誰知走到屋中就暈起來，一交跌倒，把臉都磕破了。請任醫官來看，說脈息比前沉重。吃了藥，倒越發血盛了。」伯爵道：「你請胡太醫來看怎的說？」西門慶道：「胡太醫說是氣冲了血管，吃了他的，也不見動靜。【張評】又將兩醫一描。今日韓夥計說門外一個趙太醫，名喚趙龍崗，專科看婦女，我使小廝請去了。把我焦愁的了不的。生生爲這孩子不好，白日黑夜思慮起這病來了。婦女人家，又不知個回轉，勸着他又不依你，叫我無法可處。」

【綉像本評】丈夫處此真難。

正說着，平安來報：「喬親家爹來了。」【張評】寫得六親倉皇之甚，便是瓶兒寵眷益張。西門慶一面讓進廳上，同伯爵叙禮坐下。喬大户道：「聞得六親家母有些不安，特來候問。」西門慶道：「便是。一向因小兒没了，着了憂戚，身上原有些不調，又發起來了。蒙親家掛念。」喬大户道：「也曾請人來看不曾？」西門慶道：「常吃任後溪的藥，昨日又請大街胡先生來看，吃藥越發轉盛。今日又請門外專看婦人科趙龍崗去了。」喬大户道：「咱縣門前住的何老人，【張評】又是一個醫生。大小方脈俱精。他兒子何岐軒，見今上了個冠帶醫士。【張評】又帶出一個冠帶醫生。親家何不請他來看看親家母？」西門慶道：「既是好，等趙龍崗來看過，〔五十〕再請他來看看。」喬大户道：「親家，依我愚見，不如先請了何老人來，再等趙龍崗來，叫兩個細講一講，就論出病原來了。然後下藥，無有不效之理。」【張評】上文兩醫，次第接來，此處兩醫，一總接去，章法不板。西門慶道：「親家說的是。」一面使玳安拿拜帖兒和喬通去請。

【綉像本評】何家積祖名醫。

那消半晌，何老人到來，與西門慶、喬大户等作了揖，讓於上面坐下。【張評】反是老人先到，錯落之甚。西門慶舉手道：「數年不見你老人家，不覺越發蒼髯皓首。」喬大户又問：「令郎先生肄業盛行？」何老人道：「他逐日縣中迎送也不得閒，倒是老拙常出來看病。」伯爵道：「你老人家高壽了？還這等健朗。」何老人道：「老拙今年痴長八十一歲。」【張評】老兒壽何長，瓶兒壽何短，是名何老人也。叙畢話，看茶上來吃了，小廝說進去。須臾，請至房中，就床看李瓶兒脈息。旋攙扶起來，坐在炕上，形容瘦的十分狼狽了。但見他：

面如金紙，體似銀條。看看減褪豐標，漸漸消磨精彩。隱隱耳虛聞磬響，昏昏眼暗覺螢飛。六脈細沉，〔五十二〕一靈縹緲，喪門吊容已臨身，扁鵲盧醫難下手。

何老人看了脈息，出到廳上，向西門慶、喬大户說道：「這位娘子，乃是精冲了血管起，【綉乙本評】病從胡僧藥起。然後着了氣惱。氣與血相搏，則血如崩。【張評】方點病源。不知當初起病之繇，是也不是？」西門慶道：「是便是，卻如何治療？」

正論間，忽報：「琴童和王經請了趙先生來了。」何老人便問：「是何人？」西門慶道：「也是夥計舉來一醫者，你老人家只推不知，待他看了脈息，你老人家和他講一講，好下藥。」不一時，趙太醫從外而入，西門慶與他叙禮畢，然後與衆人相見。何、喬二老居中，讓他在左，伯爵在右，西門慶主位相陪。吃了茶，趙太醫

【綉丙本評】畢竟老醫，開口道破。

【繡像本評】只少一副串鈴，已供出一個真方假藥面孔。

【繡內本評】擬信餘瀋，便覺談吐風生。當今儒道，不少此輩。

便問：「列位尊長貴姓？」喬大户道：「俺二人一姓何，一姓喬。」伯爵道：「在下姓應。老先想就是趙龍崗先生了。」趙太醫答道：「龍崗是賤號。【繡乙本評】開口便妙。在下以醫爲業，家祖見爲太醫院院判，家父見充汝府良醫，祖傳三輩，習學醫術。每日攻習王叔和、東垣勿聽子《藥性賦》、《黄帝素問》、《難經》、《活人書》、《丹溪纂要》、《丹溪心法》、《潔古老脈訣》、《加減十三方》、《千金奇效良方》、《壽域神方》、《海上方》，無書不讀。藥用胸中活法，脈明指下玄機。六氣四時，辨陰陽之標格；七表八裡，定關格之沉浮。風虚寒熱之症候，一覽無餘；弦洪芤石之脈理，〔五十二〕莫不通曉。小人拙口鈍腮，不能細陳。」何老人聽了道：「敢問，看病當以何者爲先？」趙太醫道：「古人云：望聞問切，神聖功巧。學生先問病，後看脈，還要觀其氣色，就如子平兼五星一般，【繡乙本評】引得不通。惟不通，故妙。纔看得准，庶乎不差。」【張評】若止講病人，便令筆墨皆穢；止講醫人，卻又筆墨枯澁。看他用一搗鬼雜於其間，便令病家真是忙亂，醫人真是嘈雜。一時情景如畫，非借此罵岐黄流也。何老人道：「既是如此，請先生進去看看。」西門慶即令琴童：「後邊説去，又請了趙先生來了。」

不一時，西門慶陪他進入李瓶兒房中。那李瓶兒方纔睡下，安逸一回，【繡乙本評】細。又搊扶起來，靠着枕褥坐着。這趙太醫先診其左手，次診右手，便叫：「老夫人擡起頭來，看看氣色。」那李瓶兒真個把頭兒揚起來。趙太醫叫西門慶：「老爹，你問聲老夫人，我是誰？」【繡乙本評】奇。【張評】當答之是「搗鬼」。西門慶便叫李瓶兒：

【綉丙本評】妙極。出幽閒□（旅）病。

「你看這位是誰？」那李瓶兒擡頭看了一眼，便低聲說道：「他敢是太醫？」趙先生道：「老爹，不妨事，還認的人哩。」【張評】認得卿，乃認得鬼，如何不妨事？豈借卿以揭子虛乎？西門慶道：「趙先生，你用心看，我重謝你。」一面看視了半日，說道：「老夫人此病，休怪我說，據看其面色，又診其脈息，非傷寒，只為雜症；不是產後，定然胎前。」【張評】近世秘訣。西門慶道：「不是此疾。先生你再仔細診一診。」趙先生又沉吟了半晌，道：「如何面色這等黄？多管是脾虚泄瀉，再不然定是經水不調。」西門慶道：「實說與先生，房下如此這般，下邊月水淋漓不止，所以身上都瘦弱了。有甚急方妙藥，我重重謝你。」趙先生道：「如何？我就說是經水不謝。〔五十三〕不打緊處，小人有藥。」【張評】近世秘訣。西門慶一面陪他來到前廳，〔五十四〕喬大户、何老人問他甚麼病源，趙先生道：「依小人講，只是經水淋漓。」何老人道：「當用何藥治之？」趙先生道：「我有一妙方，用着這幾味藥材，吃下去管情就好。聽我說：

【綉丙本評】趁口敲來，近人醫人多得此話。

甘草、甘遂與硇砂，藜蘆、巴豆與芫花，薑汁調着生半夏，用烏頭、杏仁、天麻。這幾味兒齊加，葱蜜和丸只一撾，清辰用燒酒送下。」

何老人聽了，便道：「這等藥恐怕太狠毒，吃不得。」趙先生道：「自古毒藥苦口利於病，怎麼吃不得？」西門慶見他滿口胡說，因是韓夥計舉薦來，〔五十五〕不好囂他，稱二錢銀子，也不送，就打發他去了。因向喬大户說〔五十六〕：「此人原來不知甚麼。」何老人道：「老拙適纔不敢說，此人東門外有名的趙搗鬼，專一在街上賣杖搖鈴，哄

過往之人，他那裡曉的甚脈息病源！」因說：「老夫人此疾，老拙到家撮兩帖藥來。遇緣，若服畢經水少減，胸口稍開，就好用藥。只怕下邊不止，就難爲矣。」說畢。起身。西門慶封白金一兩，使玳安拿盒兒討將藥來。晚夕與李瓶兒吃了，並不見分毫動靜。【張評】第一日。

【繡像本評】此言若出口金蓮，吾便疑爲妬心下石；出自月娘，當是婦人之心。

吳月娘道：「你也省可與他藥吃。他飲食先阻住了，肚腹中有甚麼兒？只是拿藥淘碌他。前者，那吳神仙算他三九上有血光之災，今年卻不整二十七歲了。你還使人尋這吳神仙去，【張評】神仙來卻不依他，神仙去卻又尋去。叫替他打算算那祿馬數上如何。只怕犯着甚麼星辰，替他禳保禳保。」西門慶聽了，旋差人拿帖兒往周守備府裡問去。那裡回說：「吳神仙雲遊之人，來去不定。但來，只在城南土地廟下。今歲從四月裡，往武當山去了。要打數算命，真武廟外有個黃先生打的好數，【張評】未見黃真人，先有黃先生，妙。一數只要三錢銀子，不上人家門。」

【繡像本評】寫出匆忙混亂，一毫不能主持。當局人自是如是。

西門慶隨即使陳敬濟拿三錢銀子，逕到北邊真武廟門首黃先生家。門上貼着：「抄算先天易數，每命卦金三錢。」陳敬濟向前作揖，奉上卦金，說道：「有一命煩先生推算。」寫與他八字：女命，年二十七歲，正月十五日午時。這黃先生把算子一打，就說：「這個命，辛未年庚寅月辛卯日甲午時，理取印綬之格，借四歲行運。四歲已未，十四歲戊午，二十四歲丁巳，三十四歲丙辰。今年流年丁酉，比肩用事，歲傷日干，計都星照命，又犯喪門五鬼，災殺作炒。夫計都者，陰晦之星也。其像猶如亂絲而無頭，變異無

【繡像本評】如此（得此）術

家辦、不多得。

常。大運逢之，〔五十七〕多主暗昧之事，引惹疾病，主正、二、三、七、九月病災有損。小口凶殃，小人所算，口舌是非。主失財物，或是陰人大爲不利。」抄畢數，敬濟拿來家。西門慶正和應伯爵、溫秀才坐的，見抄了數來，拿到後邊，解說與月娘聽。見命中多凶少吉，不覺：

眉間搭上三黃鎖，腹內包藏一肚愁。

文禹門云：《金瓶梅》中，有燒香一事，不解是何心思，有何意味，豈亦割臂之類歟？殆亦淫之極而作此舉耳。

王六兒之偷西門慶，任其爲所欲爲，彼蓋有所圖也。此貪財而彼好色，原非因情義起見。但細玩金蓮之語，王六兒之色，並非中上人材，在西門慶尤不當好之如此之甚。家中有許多妖精，院內有多少狐狸，何竟棄膏粱而啖藜藿乎？然則西門慶非真好色者，淫而已。淫者無情，此必然之理也。

西門慶何獨於瓶兒一往情深也？此則瓶兒實有以感動其心者：自入西門之家，溫柔安靜，並無遽色疾言，財物不敢自私，即身骸亦不敢自愛，一任西門慶之所欲而爲之，以至因此而得病，病而至於不可爲。西門慶詎不知之？是瓶兒生因西門慶，死亦因西門慶，生生死死，始終一西門慶。設西門慶死在前，瓶兒亦必不活。夫豈吳、孟、潘、孫、龐之所能比也，西門慶又安能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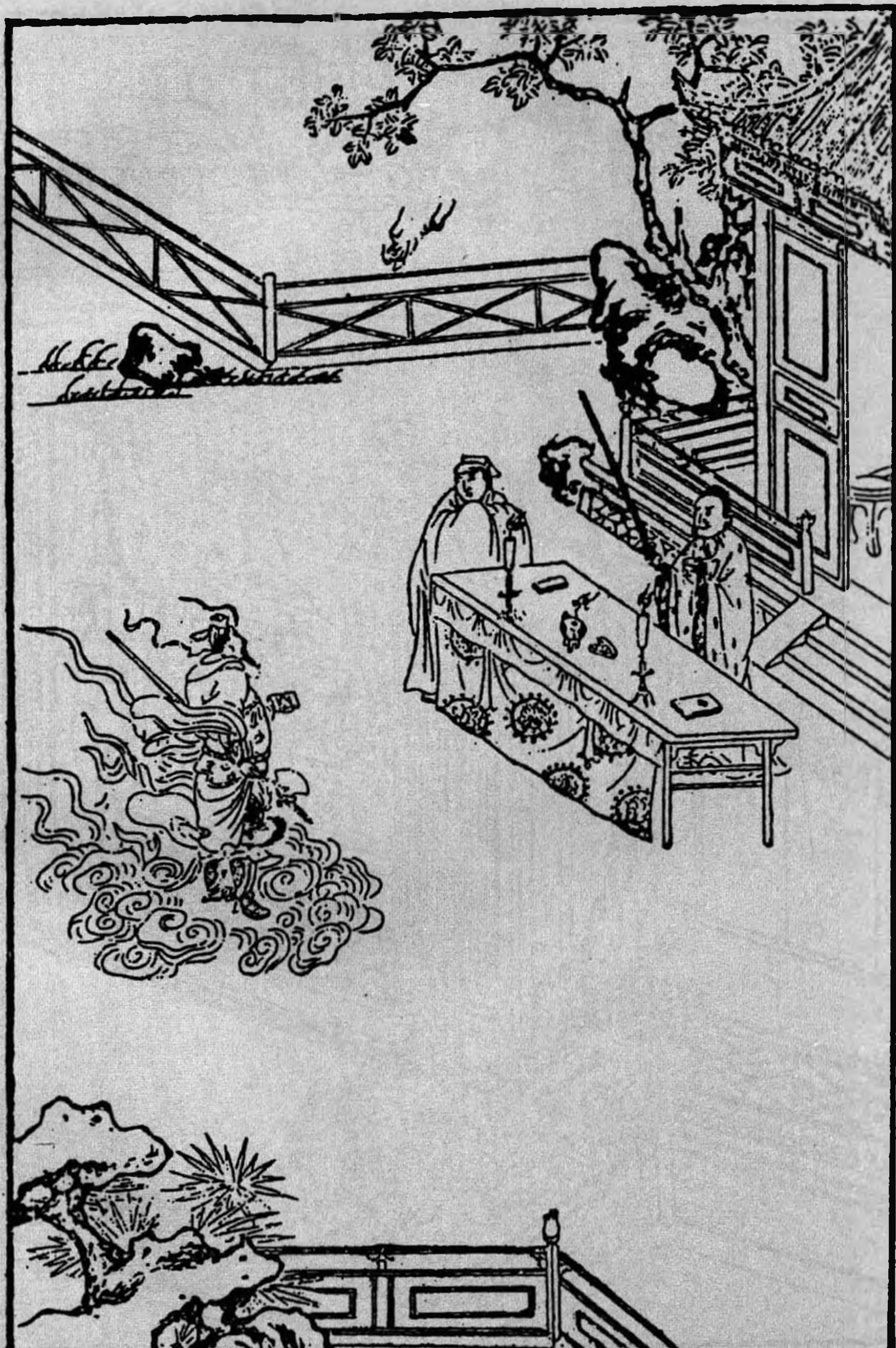
校勘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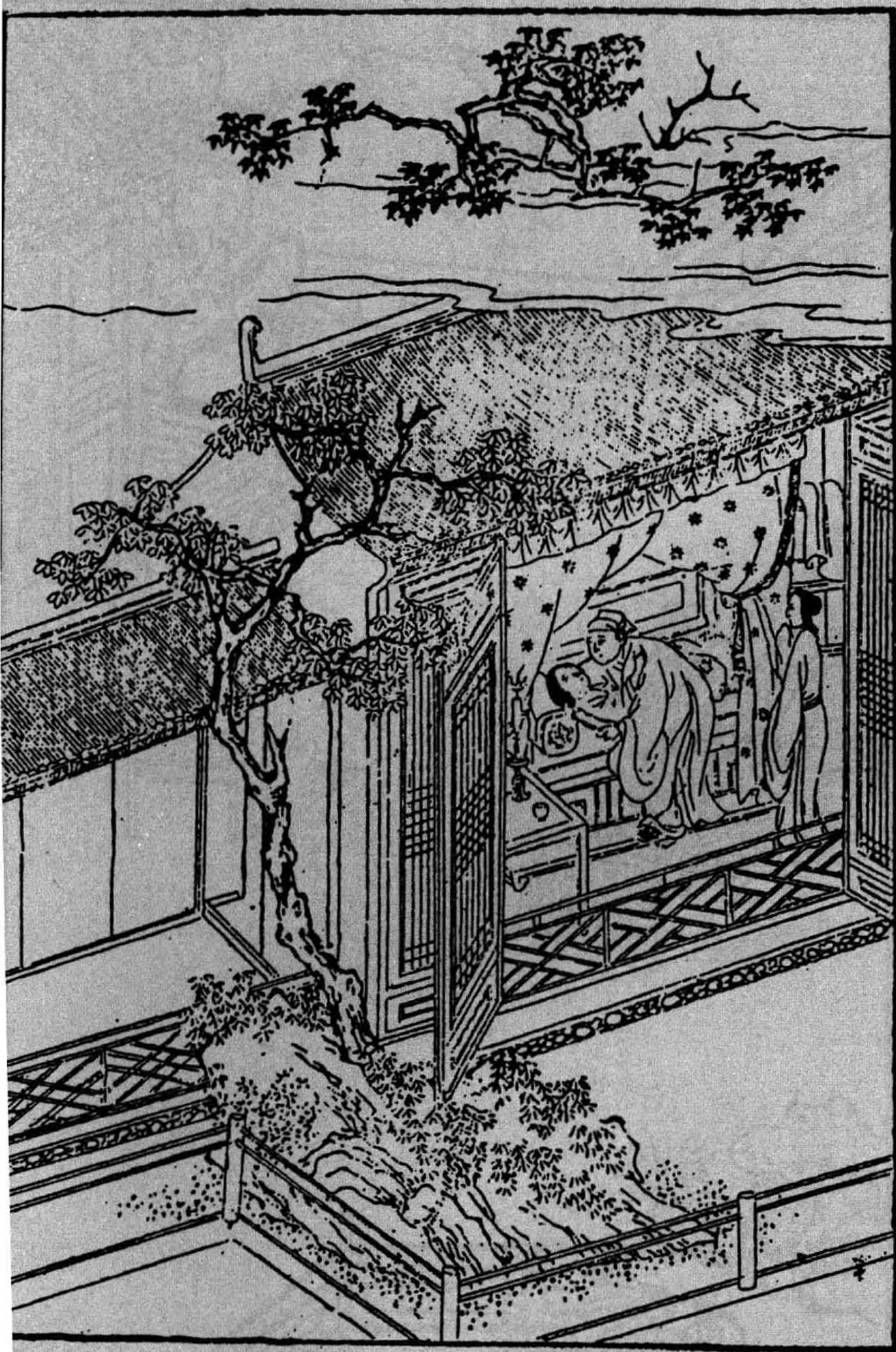
〔一〕「詞曰」，綉甲、綉丙本作〔菩薩蠻〕。
〔二〕「翻挙幌」，綉甲、綉丙本「翻」作「門」。
〔三〕〔右調菩薩蠻〕，綉甲、綉丙本無。
〔四〕「忽然」，綉像本作「話説」。
〔五〕「鋪中」，綉甲、綉丙本作「鋪子」。
〔六〕「與他商議」，「他」原作「你」，誤，據綉像本改。
〔七〕「孩兒」，綉甲、綉丙本作「孩子」。
〔八〕「照顧」，綉像本作「看顧」。
〔九〕「宅內」，綉像本作「宅中」。
〔十〕「你和老爹說了不」，綉甲、綉丙本「不」作「否」。
〔十一〕「百十套曲子」，綉丙本「十」作「千」。
〔十二〕「酒闌上來」，綉甲、綉丙本「闌」作「闲」。
〔十三〕「能彈能唱」，綉像本作「能彈會唱。」
〔十四〕「於是」，綉像本作「一面」。
〔十五〕「收盃換盞」，綉像本「收」作「交」。
〔十六〕「玳安兒」，綉像本作「招弟兒」。
〔十七〕「約下」，綉甲、綉丙本作「約了」。
〔十八〕「移出來」，綉像本「移」作「拏」。
〔十九〕「屬了你的，怕那些兒了」，綉像本作「屬了你，顧的那些兒了。」

〔二十〕「這遭」，綉甲、綉丙本作「這裡」。
〔二十一〕「我這裡」，綉像本作「我這屋裡。」
〔二十二〕「傳話兒」，綉甲、綉丙本「傳」作「轉」。
〔二十三〕「是造化」，綉像本作「是你造化」。
〔二十四〕「褥子」，綉像本作「袖子」。
〔二十五〕「西門慶回月娘道」，綉像本、影松軒本、本衙本、崇經堂本「回」均作「向」。
〔二十六〕「心厚」，綉像本無「厚」字。
〔二十七〕「醉楊妃」，綉甲本作「花楊妃」。
〔二十八〕「這盒螃蟹」，綉像本無「這」字。
〔二十九〕「喚茶來吃」，「喚」，綉像本作「換」。
〔三十〕「兩位妓者」，綉像本「位」作「個。」
〔三十一〕「也是個肉佞賊，小淫婦兒」，綉甲本作「也是他這個小淫婦。」
〔三十二〕「有甚麼話說」，綉像本無「麼」字。
〔三十三〕「没甚麼說」，綉像本「說」作「話」。
〔三十四〕「兩間」，綉甲本作「他的」。
〔三十五〕「買了些禮來謝我，我節間」，綉像本無「我」字。
〔三十六〕「旋叫開庫房」，「旋」綉甲、綉丙本作「先」。
〔三十七〕「每人都賞訖」，綉甲本「每人」作「數人」，綉丙本「訖」作「吃」。
〔三十八〕「醇螃蟹」，綉像本「醇」作「釀」。
〔三十九〕「滋的」，綉像本作「做的」。

〔四十〕「只叫列位哥笑話」，「只」，綉像本作「口」。從上讀。
〔四十一〕「叫出他來」，綉像本作「叫他出來」。
〔四十二〕「慌了迎春」，「慌」，綉甲、綉丙本作「忙」。
〔四十三〕「何曾」，綉像本作「幾曾」。
〔四十四〕「哭泣」，影松軒本作「哭說」。
〔四十五〕「肺火太旺」，綉甲、綉丙本「太」作「大」。
〔四十六〕「若解紅者」，「解」，綉像本作「鮮」。
〔四十七〕「則可有望」，「可」，綉甲、綉丙本作「前」。
〔四十八〕「厚間」，影松軒本、本衙本、崇經堂本作「厚交」。
〔四十九〕「坐了轎子去」，綉像本作「坐轎子去了」。
〔五十〕「等趙龍崗來看過」，綉像本「看」作「來」。
〔五十一〕「細沉」，綉甲、綉丙本作「沉細」。
〔五十二〕「弦洪芤石」，「弦」，綉甲、綉丙本作「挍」。
〔五十三〕「不謝」，綉像本、本衙本、崇經堂本作「不調」。乙亥本、在茲堂本作「不調麼」。
〔五十四〕「陪他」，綉像本作「同他。」
〔五十五〕「舉薦」，綉像本作「舉保。」
〔五十六〕「因向喬大户說」，「因」，綉甲、綉丙本作「向」，誤。
〔五十七〕「大運逢之」，「逢」，綉甲、綉丙本誤作「逄。」

第六十二回　潘道士法遣黄巾士　西門慶大哭李瓶兒





第六十二回　潘道士法遣黃巾士　西門慶大哭李瓶兒

此回文字最是難寫。題雖兩句，却是一串的事，故此回乃是一筆寫去，內却前前後後，穿針遞綫，一絲不苟。真是龍門一手出來，不敢曰又一龍門也。

如寫瓶兒，寫西門，寫伯爵，寫潘道士，寫吳銀兒，寫王姑子，寫馮媽媽，寫如意兒，寫花子由，其一時或閑筆插入，或忙筆正寫，或關切，或不關切，疏略淺深，一時皆見。至於瓶兒遺囑，又是王姑子、如意、迎春、綉春、老馮、月娘、西門、嬌兒、玉樓、金蓮、雪娥，不漏一人，而淺深恩怨皆出。其諸人之親疏厚薄淺深，感觸心事，又一筆不苟，層層描出。文至此，亦可云至矣。看他偏有餘力，又接手寫其死後西門大哭一篇。且偏更於其本命燈絕後，預先寫其一番哭泣，不特瓶兒、西門哭，直寫至西門與月娘哭，豈不大奇？至其一死，獨寫西門一人大哭，真聲淚俱出；又寫月娘之哭，又寫衆人之哭，又接寫西門之再哭，又接寫月娘之不哭，又接寫西門之前廳哭，又寫哭了又哭，然後將「鷄就叫了」一句頓住，便使一時半夜人死喧鬧，以及各人言語心事並各人所做之事，一毫不差，歷歷如真有其事。即真事令一人提筆記之，亦不能全者，乃又曲曲折折，拉拉雜雜，無不寫之。我已爲至矣、盡矣，其才亦應少竭矣。乃偏又接寫請徐先生，報花子由，報諸親，又寫黑書，又寫取布搭棚，請畫師，且夾寫玳安哭，又夾寫西門再哭，月娘惱，玉樓疏，金蓮暢快，又接寫伯爵做夢，哑嘴跌脚，再接寫西門哭，伯爵勸，一篇文字方完。我亦並不知作者是神工是鬼斧，但見其三段中如千人萬馬，却一步不亂。讀此一回，謂世間有一史公生在漢世，吾不信也。

西門是痛，月娘是假，玉樓是淡，金蓮是快。故西門之言，月娘便惱；西門之哭，玉樓不見；金蓮之言，西門發怒也。情事如畫。

伯爵夢簪折，西門亦夢簪折，蓋言瓶墜也。點題之妙，如此生動，誰能如此？

詩曰〔一〕：

玉釵重合兩無緣，魚在深潭鶴在天。
得意紫鸞休舞鏡，傳言青鳥罷啣牋。〔二〕
金盆已覆難收水，玉軫長籠不續絃。
若向蘼蕪山下過，遙將紅淚灑窮泉。

話說西門慶見李瓶兒服藥無效，求神問卜發課，皆有凶無吉，無法可處。初時，李瓶兒還閘閘着梳頭洗臉，下炕來坐淨桶〔三〕；次後，漸漸飲食減少，形容消瘦，那消幾時，【張評】又過幾時。把個花朵般人兒，瘦弱得黃葉相似，也不起炕了，只在床褥上鋪墊草紙，恐怕人嫌穢惡，教丫頭只燒着香。西門慶見他胳膊兒瘦得銀條相似，只守着在房內哭泣，衙門中隔日去走一走。李瓶兒道：「我的哥，你還往衙門中去，只怕誤了你公事。我不妨事，只吃下邊流的衕，若得止住了，再把口裡放開，吃些飲食兒，就好了。你男子漢，常絆在我房中做甚麼？」西門慶哭道：「我的姐姐，我見你不好，心中捨不的你。」李瓶兒道：「好傻子，只不死，死將來，你攔的住那

些！」【張評】真傻。又道：「我有句話要對你說，我不知怎的，但沒人在房裡，心中只害怕，恰似影影綽綽有人在跟前一般。夜裡要便夢見他，拿刀弄杖，和我廝嚷，孩子也在他懷裡。我去奪，反被他推我一交。說他又買了房子，來纏了好幾遍，只叫我去。只不好對你說。」西門慶聽了，說道：「人死如燈滅，這幾年知道他往那裡去了！此是你病的久，神虛氣弱了，那裡有甚麼邪魔魍魎、家親外祟！我如今往吳道官廟裡，討兩道符來，貼在房門上，看有邪祟沒有。」說畢，走到前邊，即差玳安騎頭口往玉皇廟討符去。走到路上，迎見應伯爵和謝希大，忙下頭口。伯爵因問：「你往那裡去？你爹在家裡？」玳安道：「爹在家裡，小的往玉皇廟討符去。」

伯爵與謝希大到西門慶家，因說道：「謝子純聽見嫂子不好，諕了一跳，敬來問安。」西門慶道：「這兩日身上瘦的通不相模樣了，丟的我上不上，下不下，卻怎生樣的？」伯爵道：「哥，你使玳安往廟裡做甚麼去？」西門慶悉把李瓶兒害怕之事，告訴一遍：「只恐有邪祟，教小廝討兩道符來鎮壓。」謝希大道：「哥，此是嫂子神氣虛弱，那裡有甚麼邪祟？」伯爵道：「哥，若遣邪也不難，門外五岳觀潘道士，【張評】因吳道士引出潘道士。他受的是天心五雷法，極遣的好邪，有名喚着潘捉鬼，常將符水救人。哥，你差人請他來，看看嫂子房裡有甚邪祟，他就知道。你就教他治病，他也治得。」西門慶道：「等討了吳道官符來。看在那裡住？沒奈何，你就領小廝騎了頭口，請了他來。」伯爵道：「不打緊，等我去。天可憐見，嫂子好了，我

就頭着地也走。」【綉甲本評】油嘴。說了一回話，【張評】吉凶事無所不用其奉承者。伯爵和希大起身去了。

玳安兒討了符來，貼在房中。晚間李瓶兒還害怕，【張評】足一句。對西門慶說：「死了的，他剛纔和兩個人來拿我，見你進來，躲出去了。」西門慶道：「你休信邪，不妨事。昨日應二哥說，此是你虛極了。他說門外五岳觀有個潘道士，好符水治病，又遣的好邪，我明日早教應二哥去請他來，看你有甚邪祟，教他遣遣。」李瓶兒道：「我的哥哥，你請他早早來，那廝他剛纔發恨而去，明日還來拿我哩！你快些使人請去。」西門慶道：「你若害怕，我使小廝拿轎子接了吳銀兒，和你做兩日伴兒。」李瓶兒搖頭兒說：「你不要叫他，只怕誤了他家裡勾當。」【張評】月娘與桂姐不然。西門慶道：「叫老馮來伏侍你兩日兒如何？」李瓶兒點頭兒。這西門慶一面使來安，往那邊房子裡叫馮媽媽，又不在，鎖了門出去了。對一丈青說下：「等他來，好歹教他快來，宅內六娘叫他哩。」西門慶一面又差下玳安：「明日早起，你和應二爹往門外五岳觀請潘道士去。」俱不在話下。【張評】又第二日。

次日，只見王姑子跨着一盒兒粳米、二十塊大乳餅、一小盒兒十香瓜茄來看。【張評】消經帳者。插入王姑子一段，一時情景如火。又借王姑消瓶兒財帳，襯瓶兒與銀囑時便知。李瓶兒見他來，連忙教迎春搊扶起來坐的。【張評】怕死之情。王姑子道了問訊，李瓶兒請他坐下，道：「王師父，你自印經時去了，影邊兒通不見你。我恁不好，你就不來看

【綉像本評】不問病，且先揭條人，自心之病發，不能忍矣。

我看兒？」王姑子道：「我的奶奶，我通不知你不好，昨日大娘使了大官兒到庵裡，我纔曉得。〔四〕又說印經哩！你不知道，我和薛姑子老淫婦合了一場好氣。與你老人家印了一場經，只替他趕了綱兒，背地裡和印經的打了五兩銀子夾帳，我通沒見一個錢兒。你老人家作福，這老淫婦到明日墮阿鼻地獄！爲他氣的我不好了，【張評】利在則然，一毫非假。把大娘的壽日都誤了，沒曾來。」李瓶兒道：「他各人作業，隨他罷，你休與他爭執了。」王姑子道：「誰和他爭執甚麼。」〔五〕李瓶兒道：「大娘好不惱你哩，說你把他受生經都誤了。」【張評】因印經生受，卻誤了受生經，一笑。王姑子道：「我的菩薩，我雖不好，敢誤了他的經？在家整誦了一個月，昨日圓滿了。【張評】妙絕，白謊。今日纔來，先到後邊見了他，把我這些屈氣告訴了他一遍。我說，不知他六娘不好，沒甚麼，這盒粳米和些十香瓜，幾塊乳餅，與你老人家吃粥兒。大娘纔叫小玉姐領我來看你老人家。」小玉打開盒兒，李瓶兒看了說道：「多謝你費心。」王姑子道：「迎春姐，你把這乳餅就蒸兩塊兒來，我親看你娘吃些粥兒。」迎春一面收下去了。李瓶兒分付迎春：「擺茶來與王師父吃。」王姑子道：「我剛纔後邊大娘屋裡吃了茶，煎些粥來，我看着你吃些。」

不一時，迎春安放桌兒，擺了四樣茶食，打發王姑子吃了，然後拿上李瓶兒粥來，一碟十香甜醬瓜茄，一碟蒸的黃霜霜乳餅，兩盞粳米粥，一雙小牙快。迎春拿着，奶子如意兒在旁拿着甌兒，喂了半日，只呷了兩三口粥兒，咬了一些乳餅兒，

【綉像本評】瓶兒受累處，只是一味要做好人，所謂不怒人必自忍也。

【綉像本評】如意嘴不饒人，此

就搖頭兒不吃了，教：「拿過去罷。」王姑子道：「人以水食爲命，恁煎的好粥兒，你再吃些兒不是？」李瓶兒道：「也得我吃得下去是！」迎春便把吃茶的桌兒掇過去。王姑子揭開被，看李瓶兒身上，肌體都瘦的沒了，唬了一跳，說道：「我的奶奶，我去時你好些了，如何又不好了，就瘦的恁樣的了？」如意兒道：「可知好了哩！娘原是氣惱上起的病，【張評】知心者方能又接續香火。爹請了太醫來看，每日服藥，已是好到七八分了。只因八月內，哥兒着了驚唬不好，娘晝夜憂戚，那樣勞碌，連睡也不得睡，實指望哥兒好了，不想沒了。成日哭泣，又着了那暗氣暗惱在心裡，就是鐵石人也禁不的，怎的不把病又發了！是人家有些氣惱兒，對人前分解分解也還好，娘又不出語，着緊問還不說哩。」【張評】借如意兒說出。王姑子道：「那討氣來？你爹又疼他，你大娘又敬他，左右是五六位娘，端的誰氣着他？」奶子道：「王爺，你不知道。」因使綉春：「外邊瞧瞧，看關着門不曾。【綉乙本評】出。【張評】早爲如意起花樣，以使下文守靈時生色。一路非寫瓶兒也。俺娘都因爲着了那邊五娘一口氣。他那邊貓撾了哥兒手，生生的唬出風來。爹來家那等問着娘，只是不說。落後大娘說了，〔六〕纔把那貓來摔殺了。他還不承認，拿我每煞氣。八月裡哥兒死了，他每日那邊指桑樹，罵槐樹，百般稱快。【張評】又補出。俺娘這屋裡分明聽見，有個不惱的？左右背地裡氣，只是出眼淚。因此這樣暗氣暗惱，纔致了這一場病。天知道罷了！娘可是好性兒，好也在心裡，歹也在心裡。姊妹之間，自來沒有個面紅面赤。有件稱心的衣裳，不等

其一斑，已伏與金蓮合氣張本。

【繡像本評】以瓶兒之爲人而罹夭折，使不見子虛一段，吾必謂無非無儀之矣，婦人而且咎天道之不平矣。而孰知其不然，可輕許人而妄論天道哉！

的別人有了，他還不穿出來。【張評】補得傷心，亦是自尋苦吃。若仍做花二娘，誰人管伊也。這一家子，那個不叨貼娘些兒？可是說的，饒叨貼了娘的，還背地不道是。」【張評】人情可恨在此。王姑子道：「怎的不道是？」如意兒道：「相五娘那邊，潘姥姥來一遭，遇着爹在那邊歇，就過來這屋裡和娘做伴兒。臨去，娘與他鞋面、衣服、銀子，甚麼不與他？五娘還不道是。」【張評】索性令如意暢言之，又爲搵打安根。李瓶兒聽見，便嗔如意兒：「你這老婆，平白只顧說他怎的？我已是死去的人了，隨他罷了。天不言而自高，地不言而自厚。」【張評】金蓮不及瓶兒在此。王姑子道：「我的佛爺，誰知你老人家這等好心！天也有眼，望下看着哩。你老人家往後來還有好處。」李瓶兒道：「王師父，還有甚麼好處！一個孩兒也存不住，去了。我如今又不得命，身底下弄這等疾，就是做鬼，走一步也不得個伶俐。【張評】鬼又如何一步步走？走又如何是伶俐？輪迴幻海，確有此想。我心裡還要與王師父些銀子兒，望你到明日我死了，你替我在家請幾位師父，多誦些《血盆經懺》，懺我這罪業。」王姑子道：「我菩薩，〔七〕你老人家忒多慮了。你好心人，龍天自然加護。」正說着，只見琴童兒進來對迎春說：「爹分付把房裡收拾收拾，花大舅便進來看娘，在前邊坐着哩。」王姑子便起身說道：「我且往後邊去走走。」李瓶兒道：「王師父，你休要去了，與我做兩日伴兒，我還和你說話哩。」【張評】總是怕死，故獨覷王尼。王姑子道：「我的奶奶，我不去。」

不一時，西門慶陪花大舅進來看問，見李瓶兒睡在炕上不言語。花子繇道：

「我不知道，昨日聽見這邊大官兒去說，纔曉的。明日你嫂子來看你。」【張評】竟是李子孫、花瓶兒矣。那李瓶兒只說了一聲：「多有起動。」【綉乙本評】冷得妙。就把面朝裡去了。【張評】往事不堪回首，深悲孽鏡高懸也。花子繇坐了一回，起身到前邊，向西門慶說道：「俺過世老公公，在廣南鎮守帶的那三七藥，曾吃了不曾？不拘婦女甚崩漏之疾，用酒調五分末兒，吃下去即止。大姐他手裡曾收下此藥，何不服之？」西門慶道：「這藥也吃過了。昨日本縣胡大尹來拜，我因說起此疾，他也說了個方兒：棕炭與白鷄冠花煎酒服之。只止了一日，到第二日流的比常更多了。」花子繇道：「這個就難爲了。姐夫，你早替他看下副板兒，預備他罷。明日教他嫂子來看他。」說畢，起身去了。

奶子與迎春正與李瓶兒墊草紙在身底下，只見馮媽媽來到，【張評】插入老馮，消瓶兒色字，襯後囑老馮「莫不然撇你」可知。與李夫人不肯回臉之意同悲也。向前道了萬福。如意兒道：「馮媽媽貴人，怎的不來看看娘？昨日爹使來安兒叫你去，說你鎖着門，往那裡去來？」馮婆子道〔八〕：「說不得我這苦。成日往廟裡修法，早辰出去了，是也直到黑，不是也直到黑。來家，偏有那些張和尚、李和尚、王和尚。」如意兒道：「你老人家怎的有這些和尚？〔九〕早時没王師父在這裡？」那李瓶兒聽了，微笑了一笑兒，說道：「這媽媽子，單管只撒風。」【張評】此後風真撒矣。如意兒道：「馮媽媽，叫着你還不來！娘這幾日，粥兒也不吃，只是心內不耐煩。你剛纔來到，就引的娘笑了一笑

【綉像本評】寫不關心人皮嘴舌如畫。

【綉像本評】老馮此時且只講自家心事，所謂下愚不及情。

兒。你老人家伏侍娘兩日，管情娘這病就好了。」馮媽媽道：「我是你娘退災的博士。」又笑了一回，因向被窩裡摸了摸他身上，說道：「我的娘，你好些兒也罷了。」又問：「坐榪子還下的來？」迎春道：「下的來倒好！前兩遭娘還閙鬧，俺每攙扶着下來。這兩日通只在炕上鋪墊草紙，一日兩三遍。」正說着，只見西門慶進來，看見馮媽媽，說道：「老馮，你也常來這邊走走，怎的去了就不來？」婆子道：「我的爺，我怎不來？這兩日醃菜的時候，掙兩個錢兒，醃些菜在屋裡，遇着人家領來的業障，好與他吃。不然，我那討閒錢買菜來與他吃。」【張評】忙中偏有閒筆。西門慶道：「你不對我說，昨日俺莊子上起菜，撥兩三畦與你也勾了。」婆子道：「又敢纏你老人家！」說畢，過那邊屋裡去了。

西門慶便坐在炕沿上，迎春在傍薰爇芸香，西門慶便問：「你今日心裡覺怎樣？」又問迎春：「你娘早辰吃些粥兒不曾？」迎春道：「吃的倒好！王師父送了乳餅，蒸來，娘只咬了一些兒，呷了不上兩口粥湯，就丟下了。」西門慶道：「應二哥剛纔和小廝門外請那潘道士，又不在了。明日我教來保再請去。」李瓶兒道：「你上緊着人請去！〔十〕那廝，但合上眼，只在我跟前纏。」西門慶道：「此是你神弱了，只把心放正着，〔十一〕休要疑影他。請他來替你把這邪祟遣遣，再服他些藥，管情你就好了。」李瓶兒道：「我的哥哥，奴已是得了這個拙病，那裡好甚麼！奴指望在你身邊團圓幾年，也是做夫妻一場。誰知到今二十七歲，先把冤家死了，奴又沒造化，

【綉像本評】語語恐其過情，又心心慮其不及情。臨危人一段身死無主，不敢以夙昔自性心腸，真是使人痛哭。

這般不得命，抛閃了你去。若得再和你相逢，只除非在鬼門關上罷了。」說着，一把拉着西門慶手，兩眼落淚，哽哽咽咽，再哭不出聲來。【張評】所爲孽也。那西門慶又悲慟不勝，哭道：「我的姐姐，你有甚話，只顧說。」兩個正在房裡哭，忽見琴童兒進來，說：「答應的稟爹：明日十五，衙門裡拜牌，畫公座，大發放，爹去不去？班頭好伺候。」西門慶道：「我明日不得去，拿帖兒回了夏老爹，自己拜了牌罷。」(十二)琴童應諾去了。李瓶兒道：「我的哥哥，你依我還往衙門去，休要誤了公事。我知道幾時死，還早哩！」西門慶道：「我在家守你兩日兒，其心安忍。你把心來放開，不要只管多慮了。剛纔花大舅和我說，教我早與你看下副壽木，冲你冲，管情你就好了。」李瓶兒點頭兒，便道：「也罷。你休要信着人使那憨錢，將就使十來兩銀子，買副熟料材兒，把我埋在先頭大娘墳傍，只休把我燒化了，就是夫妻之情。早晚我就搶些漿水，也方便些。【張評】痴景。你偌多人口，往後還要過日子哩。」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如刀剜肝膽，劍剉身心相似，哭道：「我的姐姐，你說的是那裡話！我西門慶就窮死了，也不肯虧負了你。」【張評】一番西門慶死別，卻先寫一段生離。

正說着，只見月娘親自拿着一小盒兒鮮蘋菠進來，說道：「李大姐，他大妗子那裡送蘋菠兒來你吃。」因令迎春：「你洗淨了，拿刀兒切塊來你娘吃。」李瓶兒道：「又多謝他大妗子掛心。」【張評】並大妗子亦不可漏，其筆力爲何如？不一時，迎春旋去皮兒，切了，用甌兒盛貯，拈了一塊與他放在口內，只嚼了些味兒，還吐出來了。月娘恐

怕勞碌他，安頓他面朝裡就睡了。

西門慶與月娘都出外邊商議。月娘道：「李大姐，我看他有些沉重，你須早早與他看一副材板兒，省得到臨時馬捉老鼠，又亂不出好板來。」西門慶道：「今日花大哥也是這般說。適纔我略與他題了題兒，他分付：『休要使多了錢，將就擡副熟板兒罷。你偌多人口，往後還要過日子。』倒把我傷心了這一會。我說，亦發等請潘道士來看了，看板去罷。」【綉乙本評】寫出痴心。月娘道：「你看没分曉，一個人形也脱了，關口都鎖住，勺水也不進，還指望好！咱一壁打鼓，一壁磨旗。幸的他好了，把棺材就捨與人，也不值甚麽。」西門慶道：「既是恁說」，就出到廳上，叫將賁四來問他：「誰家有好材板，你和姐夫兩個拿銀子看一副來。」賁四道：「大街上陳千户家，新到了幾副好板。」西門慶道：「既有好板」，即令陳敬濟：「你後邊問你娘要五錠大銀子來，你兩個看去。」那陳敬濟忙進去，取了五錠元寶出來，同賁四去了。直到後晌纔來回話，〔十三〕說：「到陳千户家看了幾副板，都中等，又價錢不合。回來路上，撞見喬親家爹，說尚舉人家有一副好板。原是尚舉人父親，在四川成都府做推官時，帶來預備他老夫人的。兩副桃花洞，他使了一副，只剩下這一副，牆磕、底蓋、堵頭俱全，共大小五塊，定要三百七十兩銀子。喬親家爹同俺每過去看了，板是無比的好板。喬親家與做舉人的講了半日，只退了五十兩銀子。不是明年上京會試用這幾兩銀子，他也還捨不得賣哩。」西門慶道：「既是你喬親家爹主張，兑三

百二十兩，擡了來罷，休要只顧搖鈴打鼓的。」陳敬濟道：「他那裡收了咱二百五十兩，還找與他七十兩銀子就是了。」一面問月娘又要出七十兩銀子，二人去了。

比及黄昏時分，只見幾個閒漢，用大紅毡條裹着，擡板進門，放在前廳天井内。打開，西門慶觀看，果然好板。隨即叫匠人來鋸開，裡面噴香。每塊五寸厚，二尺五寸寬，七尺五寸長。看了滿心歡喜。【張評】此等歡喜，奇絶。又旋尋了伯爵到來看，〔十四〕因説：「這板也看得過了。」伯爵喝采不已，説道：「原説是姻緣板，大抵一物必有一主。嫂子嫁哥一場，今日情受這副材板，勾了。」【張評】比犀帶何如？不意俱勞謬獎。分付匠人：「你用心，只要做的好，我老爹賞你五兩銀子。」匠人道：「小人知道。」一面在前廳七手八脚，連夜儹造。伯爵囑來保：「明日早五更去請潘道士。他若來，就同他一答兒來，不可遲滯。」説畢，陪西門慶在前廳看着做材，到一更時分纔家去。西門慶道：「明日早些來，只怕潘道士來的早。」伯爵道：「我知道。」作辭出門去了。

【張評】一路寫伯爵夾在中間，倉皇忙亂逼真，幫閒骨相俱出。

卻説老馮與王姑子，晚夕都在李瓶兒屋裡相伴，只見西門慶前邊散了，進來看視，要在屋裡睡。李瓶兒不肯，説道：「没的這屋裡齷齷齪齪的，他每都在這裡，不方便，你往別處睡去罷。」西門慶又見王姑子都在這裡，遂過那邊金蓮房裡去了。李瓶兒教迎春把角門關了，上了拴。教迎春點着燈，打開箱子，取出幾件衣服、銀首飾來，放在旁邊。先叫過王姑子來，與了他五兩一錠銀子、一疋紬子：「等我死後，

【繡像本評】一言一默，一舉一動，俱有餘悲，不獨在詞也。

你好歹請幾位師父與我誦《血盆經懺》。」王姑子道：「我的奶奶，你忒多慮了。天可憐見，你只怕好了。」李瓶兒道：「你只收着，不要對大娘說我與你銀子，【張評】一句直照牆頭寄物，深深埋恨，此日方吐一字。蓋前此寄放之物，月娘有矣。今後瓶兒之物，瓶兒豈不自知，亦必爲月娘有乎？既必爲月娘有，則此日之物，雖暫爲瓶兒一日之有，即無非月娘之物。異日皮襖尚能動玉姐之酸，況瓶兒自己之柔腸乎？故知與王姑五兩，即算取月娘五兩。與之不令其知，真大痛也。只說我與了你這疋紬子做經錢。」王姑子道：「我知道。」於是把銀子和紬子收了。【張評】先囑王姑子，總是怕死。又喚過馮媽媽來，向枕頭邊也拿過四兩銀子，一件白綾襖、黃綾裙、一根銀掠兒，遞與他，說道：「老馮，你是個舊人，我從小兒，你跟我到如今。【張評】屏殘風冷矣。千古傷心。我如今死了去，也沒甚麼，這一套衣服，並這件首飾兒，與你做一念兒，這銀子你收着，到明日做個棺材本兒。你放心，那邊房子，等我對你爹說，你只顧住着。只當替他看房兒，他莫不就攆你不成！」【繡乙本評】語淺悲深。【張評】不知王六兒一處接手也。又瓶兒以色事西門者也，一旦身死，諸色皆空，故自亦不敢信西門之情不棄，其囑老馮一語，真九迴腸，一聲「河滿子」也。馮媽媽一手接了銀子和衣服，倒身下拜，哭着說道：「老身沒造化了。有你老人家在一日，與老身做一日主兒，你老人家若有些好歹，那裡歸着？」【繡乙本評】王六兒家去。【張評】二段，老馮。李瓶兒叫過奶子如意兒，與了他一襲紫紬子襖兒、藍紬裙，一件舊綾披襖兒、兩根金頭簪子，一件銀滿冠兒，說道：「也是你奶哥兒一場。哥兒死了，我原說的，教你休撅上奶去，實指望我在一日，占用你一日，不想我又死去了。我還對你爹和你大娘說，到明日我死了，你

大娘生了哥兒，就教接你的奶兒罷。這些衣服與你做一念兒，你休要抱怨。」【張評】傷心語。那奶子跪在地下，磕着頭，哭道：「小媳婦實指望伏侍娘到頭，娘自來没曾大氣兒呵着小媳婦。還是小媳婦没造化，哥兒死了，娘又病的這般不得命。好歹對大娘說，小媳婦男子漢又没了，死活只在爹娘這裡答應了，出去投奔那裡？」【張評】直吐深心，後文俱見。說畢，接了衣服首飾，磕了頭起來，立在傍邊，只顧揩眼淚。【繡乙本評】畫出傷心。【張評】一段如意兒。李瓶兒一面叫過迎春、繡春來跪下，囑付道：「你兩個也是你從小兒在我手裡答應一場，我今死去，也顧不得你每了。你每衣服都是有的，不消與你了。我每人與你這兩對金裹頭簪兒，兩枝金花兒做一念兒。大丫頭迎春，已是他爹收用過的，出不去了，我教與你大娘房裡拘管。這小丫頭繡春，我教你大娘尋家兒人家，你出身去罷。省的觀眉說眼，在這屋裡教人罵没主子的奴才。我死了，就見出樣兒來了。你伏侍別人，還相在我手裡那等撒嬌撒痴，好也罷，歹也罷了，誰人容的你？」那繡春跪在地下，哭道：「我娘，我就死也不出這個門。」【張評】痴情。確有如此。李瓶兒道：「你看傻丫頭，我死了，你在這屋裡伏侍誰？」繡春道：「我守着娘的靈。」李瓶兒道：「就是我的靈，供養不久，也有個燒的日子，你少不的也還出去。」繡春道：「我和迎春都答應大娘。」李瓶兒道：「這個也罷了。」這繡春還不知甚麼，那迎春聽見李瓶兒囑付他，接了首飾，一面哭的言語都說不出來。【張評】一段迎春、繡春。正是：

【繡像本評】韓愈《祭十二郎文》曰：「汝時尚小，不知其言之悲。」千古同一傷心。

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送斷腸人。

當夜，李瓶兒都把各人嘱付了。

到天明，西門慶走進房來。李瓶兒問：「買了我的棺材來了沒有？」西門慶道：「昨日就擡了板來，在前邊做哩。且冲冲你，你若好了，情願捨與人罷。」李瓶兒因問：「是多少銀子買的？休要使那枉錢。」西門慶道：「没多，只百十兩來銀子。」李瓶兒道：「也還多了。預備下，與我放着。」西門慶說了回出來，前邊看着做材去了。吳月娘和李嬌兒先進房來，看見他十分沉重，便問道：「李大姐，你心裡卻怎樣的？」李瓶兒揝着月娘手哭道：「大娘，我好不成了。」【綉乙本評】痛哭。月娘亦哭道：「李大姐，你有甚麽話兒，二娘也在這裡，你和俺兩個說。」〔十五〕李瓶兒道：「奴有甚話兒，奴與娘做姊妹這幾年，又没曾虧了我，實承望和娘相守到白頭，不想我的命苦，先把個冤家没了，如今不幸，我又得了這個拙病死去了。我死之後，房裡這兩個丫頭無人收拘。那大丫頭已是他爹收用過的，教他往娘房裡伏侍娘。小丫頭，娘若要使喚，留下；不然，尋個單夫獨妻，與小人家做媳婦兒去罷，省得教人駡没主子的奴才。也是他伏侍奴一場，奴就死，口眼也閉。奶子如意兒，再三不肯出去，大娘也看奴分上，也是他奶孩兒一場，明日娘生下哥兒，就教接他奶兒罷。」【張評】一段月娘。月娘説道：「李大姐，你放寬心，都在俺兩個身上。説凶得吉，若有些山高水低，迎春教他伏侍我，綉春教他伏侍二娘罷。如今二娘房裡丫頭不老實做活，早晚要打

【綉像本評】語語是托孤囑遺，卻又語語是貪生戀世。酸酸楚楚，不忍多讀。

發出去，教綉春伏侍他罷。奶子如意兒，既是你說他沒投奔，咱家那裡佔用不下他來？就是我有孩子沒孩子，到明日配上個小廝，與他做房家人媳婦也能了。」李嬌兒在傍便道：「李大姐，你休只要顧慮，一切事都在俺兩個身上。【張評】一段嬌兒。卻是嬌兒自言。綉春到明日過了你的事，我收拾房內伏侍我，等我擡舉他就是了。」李瓶兒一面叫奶子和兩個丫頭過來，與二人磕頭。那月娘繇不得眼淚出。

不一時，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都進來看他。李瓶兒都留了幾句姊妹仁義之言。【綉甲本評】又真傻語。【綉乙本評】淡得妙。【張評】一段玉樓、金蓮、雪娥。玉樓亦在二人之列，真錯認玉樓。然玉樓與瓶兒莫逆亦非，所爲玉樓深淺得宜，總是玉樓深心，非淺人可測。落後，待的李嬌兒、玉樓、金蓮衆人都出去了，獨月娘在屋裡守着他。李瓶兒悄悄向月娘哭泣道：「娘，到明日好生看養着，與他爹做個根蒂兒，休要似奴粗心，吃人暗算了。」【張評】又囑月娘，寫得一時衆人恩怨深淺都出。月娘獨用兩番囑咐。月娘道：「姐姐，我知道。」看官聽說：只這一句話，就感觸月娘的心來。後次西門慶死了，金蓮就在家中住不牢者，就是想着李瓶兒臨終這句話。正是：

【綉像本評】金蓮毀瓶兒千萬言，不如瓶兒此一言之毒。豈可欺不言人無口哉！

惟有感恩並積恨，千年萬載不生塵。

正說話間，只見琴童分付房中收拾焚下香，五岳觀請了潘法官來了。月娘一面看着，教丫頭收拾房中乾淨，【張評】是瓶兒房中。伺候淨茶淨水，焚下百合真香。月娘與衆婦女都藏在那邊床屋裡聽覷。【張評】細。不一時，只見西門慶領了那潘道士進來。

【綉乙本評】有手段人，舉止自異。

【綉像本評】已明明說破，有良心者當毛骨悚然。而西門慶毫

怎生形相？但見：

頭戴雲霞五岳冠，身穿皂布短褐袍，腰繫雜色彩絲縧，背插横紋古銅劍。〔十六〕兩隻腳穿雙耳麻鞋，手執五明降鬼扇。八字眉，兩個杏子眼；四方口，一道落腮鬍。威儀凛凛，相貌堂堂。若非霞外雲遊客，定是蓬萊玉府人。

潘道士進入角門，剛轉過影壁，將走到李瓶兒房穿廊臺基下，那道士往後退訖兩步，似有呵叱之狀。爾語數四，【張評】影。方纔左右揭簾，進入房中，向病榻而坐。運雙睛，努力以慧通神目一視，仗劍手內，掐指步罡，念念有辭，早知其意。【張評】知有鬼也。走出明間，朝外設下香案。西門慶焚了香，這潘道士焚符，喝道〔十七〕：「直日神將，不來等甚？」噀了一口法水去，忽堦下捲起一陣狂風，彷彿似有神將現於面前一般。【張評】寫得人心如見，卻不是牛鬼蛇神。潘道士便道：「西門氏門中，有李氏陰人不安，投告於我案下。汝即與我拘當坊土地、本家六神，查考有何邪祟，即與我擒來，毋得遲滯。」良久，只見潘道士瞑目變神，端坐於位上，據案擊令牌，恰似問事之狀，【綉乙本評】畫。良久乃止。【張評】証明子虛化官哥公案，在此一問。出來，西門慶讓至前邊捲棚內，問其所以，潘道士便說：「此位娘子，惜乎爲宿世寃恩訴於陰曹，〔十八〕非邪祟也，不可擒之。」【張評】明說死孽。西門慶道：「法官可解禳得麼？」潘道士道：「寃家債主，須得本人，雖陰官亦不能强。」【張評】天理當然。因見西門慶禮貌虔切，便問：「娘子年命若干？」西門慶道：「屬羊的，二十七歲。」潘道士道：

不知悟，豈歲月久而忘其事耶？抑蔽于情而溺于愛耶？但非也，蓋元不以此事爲動心耳。

「也罷，等我與他祭祭本命星壇，看他命燈如何。」【張評】便是後天，成何益哉！西門慶問：「幾時祭？用何香紙祭物？」潘道士道：「就是今晚三更正子時，用白灰界畫，建立燈壇，【張評】灰壇。以黄絹圍之，【張評】絹圍。鎮以生辰壇斗，【張評】壇斗。祭以五穀棗湯，【張評】祭物。不用酒脯，只用本命燈二十七盞，【張評】燈。上浮以華蓋之儀，【張評】華蓋。餘無他物。官人可齋戒青衣，壇内俯伏行禮，貧道祭之。雞犬皆關去，(十九)不可入來打攪。」西門慶聽了，忙分付一一備辦停當。就不敢進去，只在書房中沐浴齋戒，換了淨衣，留應伯爵也不家去了，【張評】細。陪潘道士吃齋饌。

到三更天氣，建立燈壇完備，潘道士高坐在上。下面就是燈壇，按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上建三台華蓋，【張評】上。周列十二宫辰，【張評】周圍。下首纔是本命燈，【張評】下。共合二十七盞。先宣念了投詞，西門慶穿青衣俯伏堦下，左右盡皆屏去，不許一人在左右。燈燭熒煌，(二十)一齊點將起來。那潘道士在法座上披下髮來，仗劍，口中念念有詞，望天罡，取真炁，布步玦，躡瑶壇。正是：三信焚香三界合，一聲令下一聲雷。但見晴天月明星燦，忽然地黑天昏，起一陣怪風。正是：

非干虎嘯，豈是龍吟？彷彿入户穿簾，定是催花落葉。推雲出岫，送雨歸川。鴈迷失伴作哀鳴，鷗鷺驚羣尋樹杪；姮娥急把蟾宫閉，列子空中叫救人。

大風所過三次，忽一陣冷氣來，【張評】是獅子街房子内病中結成者，是喬皇親花園内投胎者。把李瓶兒二十七盞本命燈盡皆刮滅。潘道士明明在法座上見一個白衣人，【張評】予慮別

來無恙。領着兩個青衣人，從外進來，手裡持着一紙文書，呈在法案下。潘道士觀看，卻是地府勾批，上面有三顆印信，諕的慌忙下法座來，〔二十一〕向前喚起西門慶來，如此這般，說道：「官人請起來罷。娘子已是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張評】一句乃普淨座前定案。本命燈已滅，豈可復救乎？只在旦夕之間而已。」那西門慶聽了，低首無語，【張評】作孽人盡頭語。滿眼落淚，哀告道：「萬望法師搭救則個！」【綉甲本評】癡心。潘道士道：「定數難逃，不能搭救了。」就要告辭。西門慶再三款留：「等天明早行罷。」潘道士道：「出家人草行露宿，山栖廟止，自然之道。」西門慶不復强之。因令左右取出布一疋、〔二十二〕白金三兩作經襯錢。潘道士道：「貧道奉行皇天至道，對天盟誓，不敢貪受世財。取罪不便。」推讓再四，只令小童收了布疋作道袍穿，就作辭而行，【張評】吳神仙收布，梵僧收布，道士今亦收布，所云布施，即無不收乎？一笑。囑付西門慶：「今晚，官人切忌不可往病人房裡去，恐禍汝身，慎之慎之！」【張評】得渡即渡。言畢，〔二十三〕送出大門，拂袖而去。【張評】發脫道士，庶筆墨乾淨。西門慶歸到捲棚內，看着收拾燈壇。見沒救星，心中甚慟，向伯爵不覺眼淚出。【張評】向伯爵落淚，奇絕。伯爵道：「此乃各人稟的壽數，到此地位，强求不得。哥也少要煩惱。」因打四更時分，【張評】四更時分。說道：「哥，你也辛苦了，安歇安歇罷。我且家去，明日再來。」西門慶道：「教小廝拿燈籠送你去。」即令來安取了燈，送伯爵出去，關上門進來。

那西門慶獨自一個坐在書房內，掌着一枝蠟燭，心中哀慟，口裡只長吁氣，尋

【綉丙本評】臨死生禍福之際，情生情滅，初意轉念，脈脈可思，思之欲哭。

【綉丙本評】生者方痛死者不已，而死又殷殷以生者爲念。一段彌留眷戀情態，摹寫殆盡。

思道：「法官教我休往房裡去，我怎生忍得！寧可我死了也罷，【張評】又渡下文。須廝守着和他說句話兒。」於是進入房中，見李瓶兒面朝裡睡。聽見西門慶進來，翻過身來，便道：「我的哥哥，【張評】一個「我的哥哥」。你怎的就不進來了？」【綉甲本評】情對處不差一針，差一針便見矣。因問：「那道士點得燈怎麼說？」西門慶道：「你放心，燈上不妨事。」李瓶兒道：「我的哥哥，【張評】兩個「我的哥哥」。你還哄我哩，剛纔那廝領着兩個人，又來在我跟前鬧了一回，說道：『你請法師來遣我，我已告准在陰司，決不容你！』發恨而去，明日便來拿我也。」西門慶聽了，兩淚交流，放聲大哭道：【綉甲本評】此時方信。「我的姐姐，你把心來放正着，休要理他。我實指望和你相伴幾日，誰知你又拋閃了我去了。寧教我西門慶口眼閉了，倒也沒這等割肚牽腸！」那李瓶兒雙手摟抱着西門慶脖子，嗚嗚咽咽悲哭，半日哭不出聲，【張評】瓶兒先哭，妙。說道：「我的哥哥，【張評】三個「我的哥哥」。奴承望和你白頭相守，誰知奴今日死去也。趁奴不閉眼，我和你說幾句話兒：你家事大，孤身無靠，又沒幫手，凡事斟酌，休要一冲性兒。大娘等，你也少要虧了他。【綉乙本評】不滿金蓮之詞。他身上不方便，早晚替你生下個根絆兒，庶不散了你家事。你又居着個官，今後也少要往那裡去吃酒，早些兒來家，你家事要緊。比不的有奴在，還早晚勸你。奴若死了，誰肯苦口說你？」西門慶聽了，如刀剜心肝相似，哭道：「我的姐姐，【張評】一個「我的姐姐」，與上文「我的哥哥」對針。你所言我知道，你休掛慮我了。我西門慶那世裡絕緣短倖，【張評】四字

下得斟酌。今世裡與你做夫妻不到頭，疼殺我也！天殺我也！」【張評】一番小哭。李瓶兒又分付迎春之事(二十四)：「奴已和他大娘說來，到明日我死，把迎春伏侍他大娘；那小丫頭，他二娘已承攬。他房內無人，便教伏侍二娘罷。」西門慶道：「我的姐姐，【張評】兩個「我的姐姐」。你沒的說，你死了，誰人敢分散你丫頭？奶子也不打發他出去，都教他守你的靈。」李瓶兒道：「甚麼靈！回個神主子，過五七燒了罷了。」西門慶道：「我的姐姐，【張評】三個「我的姐姐」。你不要管他，有我西門慶在一日，供養你一日。」兩個說話之間，李瓶兒催促道：「你睡去罷，這咱晚了。」【張評】不然，幾乎忘卻是四更說話。西門慶道：「我不睡了，在這屋裡守你守兒。」李瓶兒道：「我死還早哩。這屋裡穢污薰的你慌，他每伏侍我不方便。」

西門慶不得已，分付丫頭：「仔細看守你娘。」往後邊上房裡，對月娘悉把祭燈不濟之事告訴一遍：「剛纔我到他房中，我觀他說話兒還伶俐。天可憐，只怕還熬出來也不見得。」【綉乙本評】痴心語。【張評】穎上三毫，如燈取影。月娘道：「眼眶兒也塌了，嘴唇兒也乾了，耳輪兒也焦了，還好甚麼？也只在早晚間了。他這個病是恁伶俐，臨斷氣還說話兒。」【張評】穎上三毫，如燈取影。西門慶道：「他來了咱家這幾年，大大小小沒曾惹了一個人，且是又好個性格兒，又不出語，【綉乙本評】金蓮正反此。你教我捨的他那些兒！」題起來又哭了。【張評】又一番小哭。月娘亦止不住落淚。

【綉像本評】金蓮愛滅瓶兒處，已明明道破。

不說西門慶與月娘說話，【張評】寫至月娘與西門同哭，豈不太奇？且說李瓶兒喚迎春、

奶子：「你扶我面朝裡略倒倒兒。」因問道：「有多咱時分了？」奶子道：「鷄還未叫，〔二十五〕有四更天了。」【張評】仍是四更。叫迎春替他鋪墊了身底下草紙，搊他朝裡，蓋被停當，睡了。衆人都熬了一夜沒曾睡，老馮與王姑子都已先睡了。迎春與綉春在面前地坪上搭着鋪，剛睡倒沒半個時辰，正在睡思昏沉之際，夢見李瓶兒下炕來，推了迎春一推，囑付：「你每看家，我去也。」【張評】痴景杳杳冥冥。忽然驚醒，見桌上燈尚未滅。忙向床上視之，還面朝裡，摸了摸口內，已無氣矣。不知多咱時分，嗚呼哀哉，斷氣身亡。可憐一個美色佳人，〔二十六〕都化作一場春夢。正是：

　　閻王教你三更死，怎敢留人到五更。

迎春慌忙推醒衆人，點燈來照，果然沒了氣兒，身底下流血一窪。慌了手腳，忙走去後邊，報知西門慶。

西門慶聽見李瓶兒死了，和吳月娘兩步做一步，奔到前邊，揭起被，但見面容不改，體尚微溫，悠然而逝，身上止着一件紅綾抹胸兒。〔二十七〕西門慶也不顧甚麼身底下血漬，【張評】細。兩隻手捧着他香腮親着，口口聲聲只叫：「我的沒救的姐姐，有仁義、好性兒的姐姐，你怎的閃了我去了？寧可教我西門慶死了罷。我也不久活於世了，平白活着做甚麼！」在房裡離地跳的有三尺高，大放聲號哭。【張評】寫得出。方是一番大哭。吳月娘亦搵淚哭涕不止。【張評】下語深淺自見。落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合家大小丫頭養娘都哭起來，哀聲動地。【張評】連春寫來，妙絕。月娘

【繡像本評】此一哭，直想到初進門逼打瓶兒上吊時，非泛然語也。細甚，冷甚。

【繡像本評】不平則鳴，月娘且然，何況金蓮！

向衆人道：「不知多咱死的，恰好衣服兒也不曾穿一件在身上。」玉樓道：「我摸他身上還溫溫兒的，也纔去了不多回兒。咱趁熱腳兒不替他穿上衣裳，還等甚麽？」月娘見西門慶磕伏在他身上，撾臉兒那等哭，只叫：「天殺了我西門慶了！姐姐，你在我家三年光景，一日好日子沒過，都是我坑陷了你了。」【繡甲本評】「有淚未出土，傍人那得知。」此之謂也。【張評】一語直照入門時。月娘聽了，心中就有些不耐煩了，說道：「你看韶刀！哭兩聲兒，丟開手罷了。一個死人身上，也沒個忌諱，就臉撾着臉兒哭，倘或口裡惡氣撲着你是的！他沒過好日子，誰過好日子來？【張評】月娘心事，亦在其入門時，故一觸即動也。各人壽數到了，誰留的住他！那個不打這條路兒來？」因令李嬌兒、孟玉樓：「你兩個拿鑰匙，那邊屋裡尋他幾件衣服出來，咱每眼看着與他穿上。」又叫：「六姐，咱兩個把這頭來替他整理整理。」西門慶又向月娘說：「多尋出兩套他心愛的好衣服，與他穿了去。」月娘分付李嬌兒、玉樓：「你尋他新裁的大紅段遍地錦襖兒、柳黃遍地錦裙，並他今年喬親家去那套丁香色雲紬粧花衫、翠藍寬拖子裙，並新做的白綾襖、黃紬子裙出來罷。」

當下迎春拿着燈，孟玉樓拿鑰匙，走到那邊屋裡，開了箱子，尋了半日，尋出三套衣裳來，又尋出一件襯身紫綾小襖兒，【繡乙本評】伏。【張評】早爲入夢作因。一件白紬子裙，一件大紅小衣兒，並白綾女襪兒、粧花膝褲腿兒。李嬌兒抱過這邊屋裡與月娘瞧。月娘正與金蓮燈下替他整理頭髻，用四根金簪兒綰一方大鴉青手帕，旋勒

停當。李嬌兒因問：「尋雙甚麼顏色鞋與他穿了去？」潘金蓮道：「姐姐，他心愛穿那雙大紅遍地金高底鞋兒，【張評】此處「心愛」二字，冷盡人心。只穿了沒多兩遭兒，倒尋出來與他穿去罷。」吳月娘道：「不好，倒沒的穿到陰司裡，教他跳火坑。【張評】映月娘好佛。你把前日往他嫂子家去穿的那雙紫羅遍地金高底鞋，與他裝綁了去罷。」李嬌兒聽了，忙叫迎春尋出來，衆人七手八腳，都裝綁停當。

西門慶率領衆小廝，在大廳上收捲書畫，圍上幃屏，把李瓶兒用板門擡出，停於正寢，【張評】非禮也。下鋪錦褥，上覆紙被，安放几筵香案，點起一盞隨身燈來。專委兩個小廝在旁侍奉：一個打磬，一個燒紙。〔二十八〕一面使玳安：「快請陰陽徐先生來看時批書。」月娘打點出裝綁衣服來，就把李瓶兒床房門鎖了，【張評】大書特書月娘可畏，可恨！令人不願一見其面。便有百二十分險，百二十分狠。自牆頭寄物後，不謂又有此一暢心之事，於一鎖門也。然爲後要鑰匙伏綫。只留炕屋裡，交付與丫頭養娘。馮媽媽見沒了主兒，哭的三個鼻頭兩行眼淚，王姑子且口裡喃喃吶吶，【綉乙本評】忙忙且發一笑。替李瓶兒念《密多心經》、《藥師經》、《解冤經》、《楞嚴經》並《大悲中道神咒》，請引路王菩薩與他接引冥途。〔二十九〕【張評】文心何暇整之甚。西門慶在前廳，手拍着胸膛，撫屍大慟，哭了又哭，把聲都哭啞了。口口聲聲只叫：「我的好性兒有仁義的姐姐。」【張評】至此，足完大哭。

比及亂着，鷄就叫了。【張評】自上文黃昏點燈，直寫至四更，再寫至四更將終。至此一筆，寫

「鷄就叫了」四字，真有千鈞之力。上文一夜沒睡諸人，忙亂如畫。玳安請了徐先生來，向西門慶施禮，說道：「老爹煩惱，奶奶沒了在於甚時候？」西門慶道：「因此時候不真：睡下之時，已可四更，房中人都困倦睡熟了，不知多咱時候沒了。」徐先生道：「不打緊。」因令左右掌起燈來，揭開紙被觀看，手掐丑更，說道：「正當五更二點轍，【張評】此處補出「五更二點轍」。還屬丑時斷氣。」西門慶即令取筆硯，請徐先生批書。徐先生向燈下問了姓氏並生辰八字，批將下來：「一故錦衣西門夫人李氏之喪。生於元祐辛未正月十五日午時，卒於政和丁酉九月十七日丑時。今日丙子，月令戊戌，犯天地往亡，煞高一丈，本家忌哭聲，成服後無妨。入殮之時，忌龍、虎、鷄、蛇四生人，親人不避。」【張評】才子無所不通，醫卜星相皆化工矣。吳月娘使出玳安來：「叫徐先生看看黑書上，往那方去了。」【張評】妙絕，俗規。何處得此書，來愚弄世人？「往他方去」，更妙，寫盡愚人。徐先生一面打開陰陽秘書觀看，說道：「今乃丙子日，己丑時，死者上應寶瓶宮，下臨齊地。前生曾在濱州王家作男子，打死懷胎母羊，今世爲女人，屬羊。【張評】可笑之極。然則十二生中，皆必前世打死一個也？寫盡愚人。雖招貴夫，常有疾病，比肩不和，生子夭亡，主生氣疾而死。前九日魂去，托生河南汴梁開封府袁家爲女，艱難不能度日。【張評】盛衰之數。想當然耳。後耽閣至二十歲，嫁一富家，老少不對，終年享福，壽至四十二歲，得氣而終。」【張評】報亦狠哉！與子虛絲毫不爽。看畢黑書，衆婦女聽了，皆各嘆息。西門慶就叫徐先生看破土安葬日期。徐先生請問：「老爹，停

【綉像本評】人生天地，前生後世，大約如此，可勝歎息。

放幾時?」西門慶哭道:「熱突突怎麽就打發出去的,須放過五七纔好。」徐先生道:「五七内没有安葬日期,倒是四七内,宜擇十月初八日丁酉午時破土,十二日辛丑未時安葬,合家六位本命都不犯。」西門慶道:「也罷,到十月十二日發引,再没那移了。」徐先生寫了殃榜,蓋伏死者身上,向西門慶道:「十九日辰時大殮,一應之物,老爹這裡備下。」剛打發徐先生出了門,天已發曉。

西門慶使琴童兒騎頭口,往門外請花大舅,然後分班差人各親眷處報喪。又使人往衙門中給假;又使玳安往獅子街取了二十桶瀼紗漂白、三十桶生眼布來,叫趙裁僱了許多裁縫,【張評】比看燈時所趕衣服何如?在西廂房先造圍幕、【張評】細。帳子、【張評】細。桌圍、【張評】細。並入殮衣衾纏帶。【張評】細。各房裡女人衫裙,【張評】細。那邊小廝伴當,每人都是白唐巾、【張評】細。一件白直裰。【張評】細。又兑了一百兩銀子,教賁四往門外店裡買了三十桶魁光麻布、【張評】細。二百疋黄絲孝絹。【張評】細。一面又教搭彩匠,在天井内搭五間大棚。【張評】一路細細寫來,總是全無月娘。市井無禮,可嘆,可笑。西門慶因思想李瓶兒動止行藏模樣,忽然想起忘了與他傳神,叫過來保來問:「那裡有好畫師?尋一個來傳神,我就把這件事忘了。」來保道:「舊時與咱家畫園屏的韓先兒,他原是宣和殿上的畫士,革退來家,他傳的好神。」西門慶道:「他在那裡住?快與我請來。」來保應諾去了。

西門慶熬了一夜没睡的人,前後又亂了一五更,心中又着了悲慟,神思恍亂,

【綉像本評】忽插入玳安一哭，甚有味，而妙不容言。

【綉像本評】玉樓於西門慶原不關心。

只是沒好氣，罵丫頭、踢小廝，守着李瓶兒屍首，𢬵不的放聲哭叫。【張評】大哭餘文。那玳安在傍，亦哭的言不的語不的。【綉乙本評】冷冷效們爵之態。【張評】百忙寫玳安，奇絕。吳月娘正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在帳子後，打夥兒分孝與各房裡丫頭並家人媳婦，看見西門慶啞着喉嚨只顧哭，【張評】大哭餘文。問他，茶也不吃，只顧沒好氣。月娘便道：「你看恁勞叨！死也死了，你沒的哭的他活？只顧扯長絆兒哭起來了。三兩夜沒睡，頭也沒梳，臉也沒洗，亂了恁五更，黃湯辣水還沒嘗着，就是鐵人也禁不的！【綉乙本評】月娘之怨自愛出，與金蓮不同。把頭梳了，出來吃些甚麼，還有個主張。好小身子，一時摔倒了，卻怎樣兒的？」玉樓道：「原來他還沒梳頭洗臉哩！」【張評】玉樓冷淡處。月娘道：「洗了臉倒好！我頭裡使小廝請他後邊洗臉，他把小廝踢進來，誰再問他來！」金蓮道：「你還沒見，頭裡我倒好意，說他已死了，你恁般起來，把骨禿肉兒也沒了。你在屋裡吃些甚麼兒，出去再亂也不遲。他倒把眼睜紅了的，【綉乙本評】金蓮一味不憤。罵我：『狗攮的淫婦，管你甚麼事！』【張評】寫西門慶心事。我如今整日不教狗攮，卻教誰攮哩？【張評】今後再無爭攮之人矣。恁不合理的行貨子，只說人和他合氣。」【張評】是暢語。月娘道：「熱突突死了，怎麼不疼？【綉丙本評】月娘畢竟愛耶。你就疼，也還放在心裡，那裡就這般顯出來？【張評】月娘險人，可畏。人也死了，不管那有惡氣沒惡氣，就口搵着口那等叫喚，不知甚麼張致！他可可兒來三年，「沒過一日好日子」，鎮日教他挑水挨磨來？」【綉乙本評】月娘泥其詞，自以為過情之言，無

怪也。【張評】深心俱出。孟玉樓道：「李大姐倒也罷了，倒吃他爹恁三等九格的。」【綉乙本評】公道。【張評】玉樓之怨深矣。

正說着，只見陳敬濟手裡拿着九疋水光絹，說：「爹教娘每剪各房裡手帕，剩下的與娘每做裙子。」【張評】大非禮。月娘收了絹，便道：「姐夫，你去請你爹進來扒口子飯。這咱七八晌午，他茶水還沒嚐着哩。」敬濟道：「我是不敢請他。頭裡小廝請他吃飯，差些沒一腳踢殺了，【綉乙本評】好形容。我又惹他做甚麼？」【張評】又補出。月娘道：「你不請他，等我另使人請他來吃飯。」良久，叫過玳安來說道：「你爹還沒吃飯，哭這一日了。你拿上飯去，趁溫先生在這裡，陪他吃些兒。」玳安道：「請應二爹和謝爹去了。等他來時，娘這裡使人拿飯上去，消不的他幾句言語，管情爹就吃了。」吳月娘說道：「硶嘴的囚根子，你是你爹肚裡蛔蟲？俺每這幾個老婆倒不如你了。你怎的知道他兩個來纔吃飯？」玳安道：「娘每不知，爹的好朋友，大小酒席兒，那遭少了他兩個？爹三錢，他也是三錢；爹二星，他也是二星。爹隨問怎的着了惱，只他到，略說兩句話兒，爹就眉花眼笑的。」【張評】已渡伯爵二人。

說了一回，棋童兒請了應伯爵、謝希大二人來到。進門撲倒靈前地下，【綉乙本評】入門訣，先妙。哭了半日，只哭：「我那有仁義的嫂子。」【綉乙本評】哭得便投機。被金蓮和玉樓罵道：「賊油嘴的囚根子，俺每都是沒仁義的？」【張評】可見無怨尤之難。二人哭畢，扒起來，西門慶與他回禮，兩個又哭了，說道：「哥煩惱，煩惱。」一面讓至

【繡像本評】夢亦投機，可見幫閒皆天意也。

【繡像本評】金蓮固硝石，而瓶兒爲玉亦未必。

【繡像本評】夢語一解便贅，只一咂嘴、跌腳便了，何等簡透！

【繡像本評】明明虧欠子虛，若不記憶，可見自省之難。

廂房內，與溫秀才叙禮坐下。先是伯爵問道：「嫂子是甚麼時候歿了？」西門慶道：「正丑時斷氣。」伯爵道：「我到家已是四更多了，房下問我，我說看陰隲，嫂子這病已在七八了。不想剛睡下，就做了一夢，【張評】此處一夢，爲一部夢字起頭。夢見哥使大官兒來請我，說家裡吃慶官酒，教我急急來到。見哥穿着一身大紅衣服，向袖中取出兩根玉簪兒與我瞧，【張評】瓶墜，卻以簪折點睛，大妙。是知後黄真人明言黄土傷心也。說一根折了。我瞧了半日，對哥說：『可惜了，這折了是玉的，完全的倒是硝子石。』哥說兩根都是玉的。【繡乙本評】微言可思。【張評】迷者自以爲然。我醒了，就知道此夢做的不好。房下見我只顧咂嘴，便問：『你和誰說話？』我道：『你不知，等我到天曉告訴你。』等到天明，只見大官兒到了，戴着白，教我只顧跌腳。【張評】白描。果然哥有孝服。」西門慶道：「我昨夜也做了恁個夢，【張評】又一夢。和你這個一樣兒。夢見東京翟親家那裡寄送了六根簪兒，【張評】伯爵兩根，單指瓶、蓮。西門六根，卻單爲瓶兒一人。內有一根硌折了。我說可惜了。醒來正告訴房下，不想前邊斷了氣，好不睜眼的天，【繡乙本評】正是睜眼處。撇的我真好苦！寧可教我西門慶死了，眼不見就罷了。到明日，一時半刻想起來，你教我怎不心疼？平時我又沒曾虧欠了人，天何今日奪吾所愛之甚也！【張評】非此數語，亦不知報應之當。先是一個孩兒沒了，今日他又長伸腳去了。我還活在世上做甚麼？【張評】又是透過下文。雖有錢過北斗，成何大用？」伯爵道：「哥，你這話就不是了。我這嫂子與你是那樣夫妻，熱突突死了，怎的不心疼？

爭耐你偌大家事，【張評】一轉。又居着前程，【張評】二轉。這一家大小，泰山也似靠着你。你若有好歹，怎麽了得！就是這些嫂子，【張評】三轉。都沒主兒。常言：一在三在，一亡三亡。哥，你聰明伶俐人，何消兄弟每説！【張評】四轉。就是嫂子他青春年少，你疼不過，【張評】五轉。越不過他的情，成了服，令僧道念幾卷經，大發送，葬埋在墳裡，哥的心也盡了，也是嫂子一場的事，再還要怎樣的？哥，你且把心放開。」

【綉丙本評】先伸情，後論理，末復以從厚一議，安頓其情。語自醒人，非溺愛伯爵而私其聽也。

【張評】果是生花舌。

當時，被伯爵一席話，説的西門慶心地透徹，茅塞頓開，也不哭了。須臾，拿上茶來吃了，便喚玳安：「後邊説去，看飯來，我和你應二爹、溫師父、謝爹吃。」伯爵道：「哥原來還未吃飯哩？」西門慶道：「自你去了，亂了一夜，到如今誰嚐甚麽兒來！」伯爵道：「哥，你還不吃飯，這個就糊突了。常言道：寧可折本，休要饑損。（《孝經》上不説的：『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綉像本評】二語該溫秀才説。）[三十]死的自死了，存者還要過日子。哥要做個張主。」正是：

數語撥開君子路，片言題醒夢中人。

文禹門云：人能於未死之時，知有必死之日，舉凡恩與怨，名與利，得與失，均可付諸行雲流水，而當局轉作旁觀之人。人能知有必死之事，時存防範之心，舉凡節飲食，禁嗜欲，慎寒暑，俱當視若冰窖火坑，而崎

嶇變作平坦之路。是心死而身可以不死，身死而心亦可以同死矣。雖然，此其權固操之自我者也。乃有横逆之來，斷不自我，很毒之計，謀出於人，雖大丈夫亦不能含冤，豈小女子而令其忍受耶！可知李瓶兒之死，實有促其死，逼其死，催其死者，遂不得不死。嗚呼！果真死矣。瓶兒身死，而耿耿此心豈能與之同死乎？瓶兒之心不死，即衆人之心不死也。西門慶或知得病之由於己，而不知致死之由於人。徒於其將死未死之間，問卜求簽，延醫生，請道士；而於人之將死也，希冀其不死，祈禱其不死，亦可謂愚之至矣。

試觀瓶兒既死，諸婦之與金蓮，金蓮之與諸婦，均非昔日光景。即與金蓮最親密之玉樓，亦露出冷淡情形，而西門慶者，便在瓶兒屋中與如意私通，未幾又移其所愛瓶兒之心，而盡付與潘金蓮矣，尚得謂之獨鍾情於瓶兒哉！則此日之鋪張喪事，窮奢極侈，蓋勢也，非情也。李瓶兒之死，亦可謂得其時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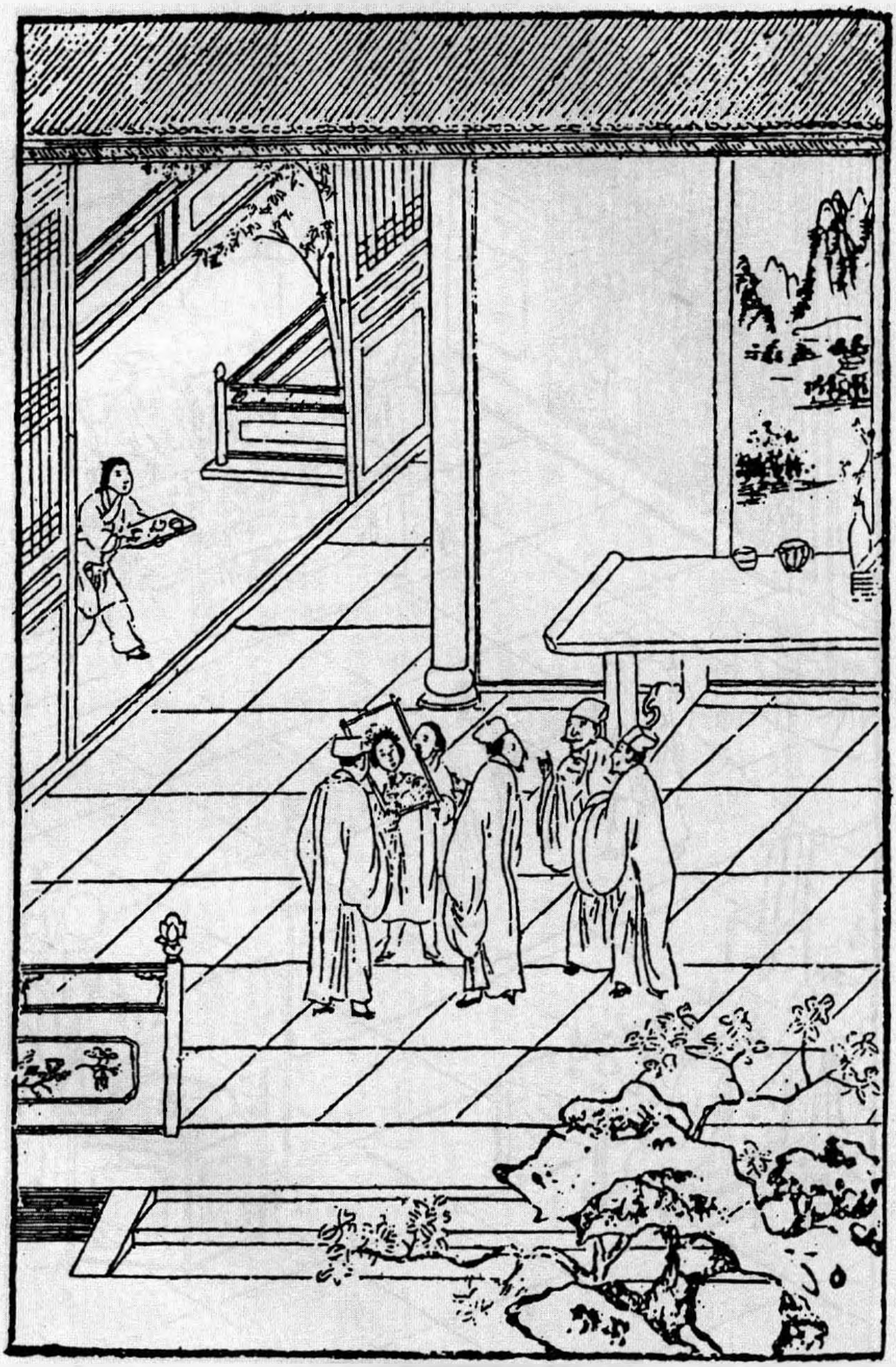
校勘記

〔一〕「詩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唧⿰月戔」，「⿰月戔」原作「賤」，誤，今據綉像本改。
〔三〕「下炕」，綉甲、綉丙本作「下床」。
〔四〕「曉得」，綉甲、綉丙本「曉」誤作「晚」。
〔五〕「和他爭執」，綉甲、綉丙本「和」作「與」。
〔六〕「大娘」，綉甲、綉丙本「大」誤作「不」。
〔七〕「我菩薩」，綉像本「我」下有一「的」字。
〔八〕「馮婆子」，綉甲、綉丙本作「馮媽子」。
〔九〕「有這些和尚」，綉甲、綉丙本作「有些這和尚」。

〔十〕「你上緊着人請去」「緊」，綉甲本作「要」。
〔十一〕「只把」綉甲本作「要把」。
〔十二〕「自己」，綉像本作「自家」。
〔十三〕「後晌」，綉甲、綉丙本作「後時」。
〔十四〕「到來，」綉乙本作「道來」，綉甲、綉丙本作「過來」。
〔十五〕「俺」，綉甲、綉丙本作「我」。
〔十六〕「古銅劍」，綉甲本作「古銅銅劍」。
〔十七〕「喝道」，綉甲、綉丙作「唱道」。
〔十八〕「宿世冤恩」，綉像本「恩」作「愆」。
〔十九〕「關去」，綉像本作「開去」。
〔二十〕「燈燭熒煌」，影松軒本、本衙本、崇經堂本「煌」均作「輝」。
〔二十一〕「法座」，綉甲、綉丙本作「法案」。
〔二十二〕「取出」，綉甲、綉丙本作「束出」。
〔二十三〕「言畢」，綉甲、綉丙本作「畢言」。
〔二十四〕「分付迎春之事」，綉像本「迎春」下有「綉春」二字。
〔二十五〕「鷄還未叫」，綉甲、綉丙本「叫」作「鳴」。
〔二十六〕「可憐」，綉甲、綉丙本作「可惜」。
〔二十七〕「身上止着一件紅綾抹胸兒」，綉像本「止」作「正」。
〔二十八〕「燒紙」，綉像本作「炷紙」。
〔二十九〕「冥途」，綉甲、綉丙本作「冥逕」。

〔三十〕「《孝經》上不說的：『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及「綉像本評」，底本原無，爲保存評語，今據綉像本補入，並加圓括號以示區别。

第六十三回　韓畫士傳真作遺愛　西門慶觀戲動深悲





第六十三回

韓畫士傳真作遺愛　西門慶觀戲動深悲

這篇文字，特特爲丑西門無恥與一班無恥送奥者，然却又是一篇一氣承上起下的文字。

傳真、觀戲，特特相對，蓋爲一百回地也。夫人死而曰真，假中之真。何以謂之真，乃必傳之？瓶兒之生何莫非戲？乃於戲中動悲，其痴情纏綿，即至再世，猶必沉淪慾海，故必幻化方可了此一段淫邪公案也。

寫月娘叫敬濟來家吃飯，雖閑閑一語，却寫盡敬濟在西門家，無人防微杜漸，日深其姦，與衆婦女熟滑，而雖有金蓮之私，無一人疑而指之也。看文當於閑處，信然，信然。

篇內幾段文字，自首至吃飯、收家伙，是一段上回餘文也。來保請畫師來，至小童拿插屏出門，是一段正文。高大戶香木頭至合家大小哭了一場，是一段小殮文字。自來興買冥衣等件，至打銀爵，是設靈一段。自與伯爵定喪禮至各遵守去訖，是派人一段。自皇莊內相送竹木至七間榜棚，是搭棚一段。請報恩寺僧是念經，每日兩個茶酒是開喪，自爲兩小段。自花大舅去至春鴻兩個服侍，是下半日一段。自天明梳洗至第二日清晨爲一段。夏提刑來是一段，吳銀兒是一段，到三日念經一段，吊孝一段，大殮一段，題主一段，衆人上紙一段，插入桂姐，首七和尚念經一段，插入吳道官送影來一段，午間衆人上祭一段，過入觀戲之脉，胡府尹上祭一段，鄭月兒一段，晚夕衆人伴宿，正說觀戲至末是一段，雖插三妓，然總是一段文字也。試看他於瓶兒一七，曲曲寫來，無事不備，無人不來，總爲西門一死詳略之間特特作照。此回猶是第一熱鬧文字，不是冷局也。

觀戲寫春梅出色，寫西門是正意，寫金蓮是暢意。寫春梅，蓋爲玉簫模樣，非如別回寫春梅。寫金蓮，蓋

爲如意露綫，非如別回寫金蓮也。

戲中乃因寄丹青而悲，然則一綫穿却，言其真如戲也。

必用《玉簫女兩世姻緣記》，明言玉簫之所以有此人，特爲春梅而設也。何則？開卷出春梅，則以玉簫爲大丫頭而出之，至前出春梅，必用一玉簫一春梅。後文護短撒潑，必云玉簫過舌。然則吹放江梅者，玉簫也；吹散江梅者，亦玉簫也。至於書童，瓶兒生子始來，瓶兒一死即去，始終乎瓶兒者，非書童之始終乎瓶兒，乃玉簫合書童而始終乎瓶兒也。蓋言簫與書合，爲蕭疏之風，瓶墮簪折，花事零落，東風恩怨，總不分明。故此回寫西門悲，而下回即云「私掛一帆風」。

篇内寫花子由夫妻重孝，直是沒理到極處，却是遥照武松。至於子由叫姐夫，更奇。

先寫銀兒，再寫桂兒，再寫月兒，此處將三人一總。

瓶兒，妾也。一路寫其奢僭之法，全無月娘，寫盡市井無禮之態。

玉簫、小玉，皆月娘婢也。而月娘皆不能防閑，令其有私，月娘之爲人可知，作者之罪月娘亦可知。

上祭者，吳大舅、劉學官、花千户、段親家，相連成文，言如此行喪禮，目無月娘也，留與人學說談論也。花費了西門慶也，斷絕了以前所攀之親家也。閑筆成趣。

《玉簫記》，却用小玉推玉簫，一筆作兩筆用，總罪月娘也。

看戲既寫衆男客，又寫衆女客，總爲西門死作襯。總是鬧熱，不是冷淡。又與生子後上墳文中遥對。

詩曰：〔一〕

杳杳美人違，遙遙有所思。
幽明千里隔，風月兩邊時。
相對春那劇，相望景偏遲。
當繇分別久，夢來還自疑。

話說西門慶被應伯爵勸解了一回，拭淚，令小廝後邊看飯去了。不一時，吳大舅、吳二舅都到了，靈前行禮畢，與西門慶作揖，道及煩惱之意。請至廂房中，與眾人同坐。

玳安走至後邊，向月娘說：「如何？我說娘每不信，怎的應二爹來了，一席話說的爹就吃飯了。」金蓮道：【張評】玳安自與月娘說，卻用金蓮答，妙。「你這賊，積年久慣的囚根子，鎮日在外邊替他做牽頭，有個拿不住他性兒的！」玳安道：「從小兒答應主子，不知心腹？」月娘問道：「那幾個陪他吃飯？」玳安道：「大舅、二舅纔來，和溫師父，連應二爹、謝爹、韓伙計、姐夫，共爹八個人哩。」月娘道：「請你姐夫來後邊吃罷了，【張評】月娘處處指給入室。也擠在上頭！」玳安道：「姐夫坐下了。」【張評】一語寫盡近日敬濟。月娘分付：「你和小廝往廚房裡拿飯去。你另拿甌兒粥與他吃，怕清早晨不吃飯。」玳安道：「再有誰？止我在家，都使出報喪、買東西。王經，又使他往張親家爹那裡借雲板去了。」月娘道：「書童那奴才和你拿去是的，怕打了他

紗帽展翅兒！」玳安道：「書童和畫童兩個在靈前一個打磬，一個伺候焚香燒紙哩。春鴻，爹又使他跟賁四換絹去了。嫌絹不好，要換六錢一疋的破孝。」悅娘道：「論起來五錢的也罷，又巴巴兒換去。」【張評】已爲書童一路作地。又道：「你叫下畫童兒那小奴才，和他快拿去，只顧還挨甚麼？」玳安於是和畫童兩個，大盤大碗拿到前邊，安放八仙桌席。眾人正吃着飯，只見平安拿進手本來稟：「夏老爹差寫字的，送了三班軍衛來這裡答應。」西門慶看了，分付：「討三錢銀子賞他。寫期服生帖兒回你夏老爹：多謝了。」

一面吃畢飯，收了家伙，只見來保請的畫師韓先生來到。西門慶與他行畢禮，說道：「煩先生揭白傳個神子兒。」那韓先生道：「小人理會得。」吳大舅道：「動手遲了些，只怕面容改了。」韓先生道：「也不妨，就是揭白也傳得。」正吃茶畢，忽見平安來報：「門外花大舅來了。」西門慶陪花子繇靈前哭涕了一回，見畢禮數，與眾人一處。因問：「甚麼時候？」西門慶道：「正丑時斷氣。臨死還伶伶俐俐說話兒，剛睡下，丫頭起來瞧，就沒了氣兒。」因見韓先生傍邊小童拿着屏插，袖中取出描筆顏色來，花子繇道：「姐夫，如今要傳個神子？」西門慶道：「我心裡疼他，少不得留個影像兒，早晚看着，題念他題念兒。」一面分付後邊堂客躲開，掀起帳子，領韓先生和花大舅眾人到跟前。這韓先生揭起千秋旛，打一觀看，見李瓶兒勒着鴉青手帕，雖故久病，其顏色如生，姿容不改，黃懨懨的嘴唇兒，紅潤可愛。那西門慶

【綉像本評】湊趣話，俱被伯爵說去。

【綉像本評】觀此，則畫士出門，人人皆當留心。

繇不的掩淚而哭。來保與琴童在傍捧着屏插顏色，韓先生一見就知道了。衆人圍着他求畫，應伯爵便道：「先生，此是病容，平昔好時，還生的面容飽滿，姿容秀麗。」【張評】帮閒技倆，單在此等處。韓先生道：「不須尊長分付，小人知道。敢問老爹：此位老夫人，前者五月初一日曾在岳廟裡燒香，親見一面，可是否？」【張評】補寫燒香，總爲畫師作地耳。西門慶道：「正是。那時還好哩。先生你用心想着，傳畫一軸大影、一軸半身，靈前供養，我送先生一疋段子、十兩銀子。」韓先生道：「老爹分付，小人無不用心。」須臾，描染出個半身來，端的玉貌幽花秀麗，肌膚嫩玉生香。拿與衆人瞧，就是一幅美人圖兒。西門慶看了，分付玳安：「拿與你娘每瞧瞧去，看好不好。有那些兒不是，說來好改。」

玳安拿到後邊，向月娘道：「爹說叫娘每瞧瞧，六娘這影畫得如何？那些兒不像，說出去教韓先生好改。」月娘道：「成精鼓搗，人也不知死到那裡去了，又描起影來了。」【張評】自是月娘口角。潘金蓮接說道：「那個是他的兒女？畫下影，傳下神，好替他磕頭禮拜。到明日，六個老婆死了，畫六個影纔好。」【張評】自是金蓮口角。孟玉樓和李嬌兒接過來觀看，說道：「大娘，你來看，李大姐這影，倒像好時模樣，打扮的鮮鮮的，只是嘴唇略匾了些。」月娘看了道：「這左邊額頭略低了些，他的眉角還灣些。虧這漢子揭白怎的畫來？」玳安道：「他在廟上曾見過六娘一面，剛纔想着，就畫到這等模樣。」少頃，只見王經進來說道：「娘每看了，就教拿出去。喬親

家爹來了，等喬親家爹瞧哩。」

玳安走到前邊，向韓先生道：「裡邊說來，嘴唇略匾了些，左額角稍低些，眉還要略放灣些兒。」韓先生道：「這個不打緊。」隨即取描筆改過了，呈與喬大户瞧。喬大户道：「親家母這幅尊像，真畫得好！只少了口氣兒。」【張評】畫美人者，云只少口氣，是要活起來。此云少口氣兒，是已死轉去。 西門慶滿心歡喜，一面遞了三鍾酒與韓先生，管待了酒飯；又教取出一疋尺頭、十兩白金與韓先生，教他：「先攢造出半身來，就要掛；大影，不誤出殯就是了。俱要用大青大綠，冠袍齊整，綾裱牙軸。」韓先生道：「不必分付，小人知道。」領了銀子，教小童拿着插屏，拜辭出門。喬大户與衆人又看了一回做成的棺木，[二]便道：「親家母今日小殮罷了。」西門慶道：「如今仵作行人來，就小殮。大殮還等到三日。」喬大户吃畢茶，就告辭去了。

不一時，仵作行人來伺候，紙劄打捲，鋪下衣衾，西門慶要親與他開光明，强着陳敬濟做孝子，【綉乙本評】寫出依人之苦。【張評】活晦氣。【張評】此書無所不用其假，故孝子亦假。 與他抿了目。【綉像本評】若金蓮死，敬濟亦甘心矣。 西門慶旋尋出一顆明珠，[三]安放在他口裡。登時小殮停當，照前停放端正，合家大小哭了一場。【張評】爲上文無數哭，總，卻是兩番大哭。 來興又早冥衣鋪裡，做了四座堆金瀝粉捧盆巾盥櫛毛女兒，一邊兩座擺下。靈前的彝爐商瓶，燭臺香盒，教錫匠打造停當，擺在桌上，耀日爭輝。又兑了十兩銀子，教銀匠打了三付銀爵盞。【張評】西門家豈無銀爵？此處現打，總致珍重之意。 又與應伯爵定管喪禮簿籍：先兑

了五百兩銀子、一百吊錢來，委付與韓夥計管帳；【張評】二人管帳，一人一事。賁四與來興兒管買辦，【張評】二人買辦。兼管外廚房；【張評】二人兼一事。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甘伙計輪番陪待吊客；【張評】四執客。崔本專管付孝帳；【張評】孝帳，一人一事。來保管外庫房；【張評】外庫房，一人一事。王經管酒房；【張評】酒，一人一事。道國、王經二役獨佳。來興兒人情在內。春鴻與畫童專管靈前伺候；【張評】靈前，二人一事。平安與四名排軍，單管人來打雲板，捧香紙；【張評】亦算靈前雜事，五人一行事。又叫一個寫字，帶領四名排軍，在大門首記門簿，【張評】門簿，五人一事。值念經日期，打傘挑旛幢。【張評】亦算門前兼管雜事。都派委已定，寫了告示，貼在影壁上，各遵守去訖。【張評】細。只見皇莊上薛內相差人送了六十根杉條、三十條毛竹、三百領蘆蓆，一百條麻繩，【張評】是熱鬧，非冷落事。西門慶賞了來人五錢銀子，拿期服生回帖兒，打發去了。分付搭採匠把棚起脊搭大些，留兩個門走，【張評】喪棚。把影壁夾在中間。前廚房內還搭三間罩棚。【張評】罩棚。大門首，紮七間榜棚，【張評】榜棚。請報恩寺十一眾僧人，〔四〕先念倒頭經，每日兩個茶酒伺候茶水。【張評】王經所管者，酒房耳。此方是茶、酒正司，點得錯落之甚。花大舅、吳二舅坐了一回，起身去了。西門慶交溫秀才寫孝帖兒，要刊去，令寫「荊婦奄逝」。溫秀才悄悄拿與應伯爵看，伯爵道：「這個禮上說不通。見在如今吳家嫂子在正室，〔五〕如何使得？【綉乙本評】大有主意。這一出去，不被人議論！就是吳大哥，心內也不自在。【張評】伯爵一爭爲吳大舅。等我慢慢再與他講，你且休要寫着。」陪

坐至晚，各散歸家去了。【張評】已死一日矣。

西門慶晚夕也不進後邊去，就在李瓶兒靈傍裝一張涼床，拿圍屏圍着，獨自宿歇。止春鴻、書童兒，近前伏侍。天明便往月娘房裡梳洗，【張評】天明便起。穿戴了白唐巾孝冠孝衣、白絨襪、白履鞋，經帶隨身。【張評】豈侍妾之服？

第二日清晨，【張評】然則西門慶梳洗，尚是頭一日夜間也。有心事人如畫。夏提刑就來探喪吊問，慰其節哀。西門慶還禮畢，溫秀才相陪，待茶而去。到門首，分付寫字的：「好生答應，【張評】是武官行徑。查有不到的排軍，呈來衙門內懲治。」說畢，騎馬去了。【張評】與西門死，何千户一對，卻是此熱彼冷。西門慶令溫秀才發帖兒，差人請各親眷，三日誦經，早來吃齋。後晌鋪排來收拾道場，懸掛佛像，不必細說。

那日吳銀兒打聽得知，坐轎子來靈前哭泣上紙。到後邊，月娘相接，吳銀兒與月娘磕頭，哭道：「六娘沒了，我通一字不知，就沒個人兒和我說聲兒？可憐，傷感人也。」孟玉樓道：「你是他乾女兒，他不好了這些時，你就不來看他看兒？」吳銀兒道：「好三娘，我但知道，有個不來看的？說句假，就死了！委實不知道。」月娘道：「你不來看你娘，他倒還掛牽着你，留下件東西兒，與你做一念兒，我替你收着哩。」因令小玉：「你取出來與銀姐看。」小玉走到裡面，取出包袱，打開是一套段子衣服、兩根金頭簪兒、一枝金花。【張評】銀瓶終始，煞強如月、桂。把吳銀兒哭的淚如雨點相似，【張評】方哭，妙甚。說道：「我早知他老人家不好，也來伏侍兩日兒。」

【綉像本評】銀兒此時又慚又感，安得不哭？

【張評】娘死而女不知，方是乾女。說畢，一面拜謝了月娘。月娘待茶與他吃，留他過了三日去。

到三日，【張評】又是三日。和尚打起磬子，道場誦經，挑出紙錢去，合家大小都披麻帶孝。【張評】奇。陳敬濟穿重孝絰巾，【張評】奇。佛前拜禮，街坊鄰舍、親朋長官都來吊問上紙，祭奠者不論其數。【張評】一總。陰陽徐先生早來伺候，大殮。祭告已畢，抬屍入棺。西門慶交吳月娘又尋出他四套上色衣服來，裝在棺內，四角又安放了四錠小銀子兒。花子繇說：「姐夫，倒不消安他在裡面。金銀日久定要出世，倒非久遠之計。」西門慶不肯，定要安放。〔六〕不一時，放下了七星板，閣上紫蓋，仵作四面用長命丁一齊釘起來，一家大小放聲號哭。西門慶亦哭的呆了，【張評】三番大哭。口口聲聲只叫：「我的姐姐，〔七〕再不得見你了！」良久哭畢，【張評】至此方云哭畢。管待徐先生齋饌，打發去了。闔家夥計都是巾帶孝服，〔八〕行香之時，門首一片皆白。溫秀才贊禮，〔九〕北邊杜中書來題銘旌。杜中書名子春，號雲野，原侍真宗寧和殿，〔十〕今坐閒在家，西門慶備金帛請來。在捲棚安排菓盒，〔十一〕西門慶親遞三盃酒，應伯爵與溫秀才相陪。鋪大紅官紵題旌，西門慶要寫「詔封錦衣西門恭人李氏柩」十一字，【張評】一路寫其非禮，可笑。伯爵再三不肯，說：「見有正室夫人在，如何使得？」杜中書道：「曾生過子，於禮也無礙。」講了半日，去了「恭」字，改了「室人」。溫秀才道：「恭人係命婦，有爵；室人乃室內之人，只是個渾然通常之稱。」

【繡像本評】伯爵於此可謂諍友矣。酒肉朋友未必全無好處。

於是用白粉題畢，「詔封」二字貼了金，懸於靈前。又題了神主。叩謝杜中書，管待酒饌，拜辭而去。【張評】題主自作一段。總寫目無月娘，市井非禮可笑。

那日，喬大户、吳大舅、花大舅、韓姨夫、沈姨夫，各家都是三牲祭桌來燒紙。【張評】男客。喬大户娘子並吳大妗子、二妗子、花大妗子，坐轎子來吊喪，祭祀哭泣。【張評】女客。月娘等皆孝髻，頭鬚、繫腰，麻布孝裙，出來回禮舉哀，【張評】可笑。讓後邊待茶擺齋。惟花大妗子與花大舅便是重孝直身，【張評】更奇、更可笑，方可陪陳敬濟作孝子。餘者都是輕孝。那日李桂姐打聽得知，坐轎子也來上紙，看見吳銀兒在這裡，說道：「你幾時來的？怎的也不會我會兒？好人兒，原來只顧你！」【張評】又照認女時，桂兒認活的，不顧人；銀兒認死的，亦不顧人，俱是熱中情事。吳銀兒道：「我也不知道娘沒了，早知也來看看了。」[十二]月娘後邊管待，俱不必細說。

須臾過了，看看到首七，【張評】又是首七。又是報恩寺十六衆上僧，朗僧官爲首座，引領做水陸道場，誦《法華經》，拜三昧水懺，親朋夥計無不畢集。那日，玉皇廟吳道官來上紙吊孝，就攬二七經，【張評】生意興頭。西門慶留在捲棚內吃齋。忽見小廝來報：「韓先生送半身影來。」衆人觀看，但見頭戴金翠圍冠，雙鳳珠子挑牌，大紅粧花袍兒，白馥馥臉兒，儼然如生。西門慶見了，滿心歡喜，【張評】此喜何故？懸掛材頭，衆人無不誇獎：「只少口氣兒。」一面讓捲棚內吃齋，囑付：「大影還要加工夫些。」韓先生道：「小人隨筆潤色，豈敢粗心！」西門慶厚賞而去。

午間，喬大户來上祭，猪羊祭品、金銀山、段帛綵繒，冥紙炷香，共約五十餘擡，【張評】是鬧熱，不是冷淡，映後西門死。地吊高撬，鑼鼓細樂吹打，纓纓喧闐而至。〔十三〕【張評】奢的可笑。西門慶與陳敬濟穿孝衣在靈前還禮。喬大户邀了尚舉人、朱堂官、吳大舅、劉學官、花千户、段親家，【張評】六字妙絶，蓋云花費千户，斷絶親家也。衆親祭，祭一。七八位親朋，〔十四〕各在靈前上香。三獻已畢，俱跪聽陰陽生讀祝文曰：

維政和七年，歲次丁酉，九月庚申朔，越二十二日辛巳，眷生喬洪等謹以剛鬣柔毛庶羞之奠，致祭於故親家母西門孺人李氏之靈曰：嗚呼！孺人之性，寬裕溫良，治家勤儉，御衆慈祥，克全婦道，舉動鄉邦。閨閫之秀，蘭蕙之芳，夙配君子，效聘鸞鳳，藍玉已種，浦珠已光。正期諧琴瑟於有永，享彌壽於無疆。胡爲一病，夢斷黃粱？善人之殁，孰不哀傷？弱女襁褓，沐愛姻嫱。不期中道，天不從願，鴛伴失行。恨隔幽冥，莫睹行藏。悠悠情誼，寓此一觴。靈其有知，來格來歆。尚饗。

官客祭畢，回禮畢，讓捲棚内桌席管待。然後喬大户娘子、崔親家母、朱堂官娘子、尚舉人娘子、段大姐衆堂客女眷祭奠，〔十五〕地吊鑼鼓，靈前吊鬼判隊舞。吳月娘陪着哭畢，請去後邊待茶，設席三湯五割，俱不必細説。【張評】喬家堂客祭，祭二。

西門慶正在捲棚内陪人吃酒，忽前邊打的雲板響，答應的慌慌張張進來稟報：「本府胡爺上紙來了，在門首下轎子。」【張評】寫一班無恥如畫。慌的西門慶連忙穿孝衣，

靈前伺候。即使溫秀才衣巾素服出迎，左右先捧進香紙，然後胡府尹素服金帶進來。許多官吏圍隨，扶衣搊帶，到了靈前。春鴻跪着，捧的香高高的。上了香，展拜兩禮。西門慶便道：「老先生請起，多有勞動。」連忙下來回禮。胡府尹道：「令夫人幾時没了？學生昨日纔知。吊遲，吊遲。」西門慶道：「側室一疾不救，辱承老先生枉吊。」溫秀才在傍作揖畢，請到廳上待茶一盃。(十六)胡府尹起身，溫秀才送出大門，上轎而去。【張評】胡家吊。上祭人吃至後晌方散。【張評】又找一句。第二日，【張評】乃第四日。院中鄭愛月兒家來上紙。愛月兒進至靈前，燒了紙。月娘見他擡了八盤餅饊、三牲湯飯來祭奠，【張評】月兒祭，祭三。連忙討了一疋整絹孝裙與他。【張評】月娘勢利。吳銀兒與李桂姐都是三錢奠儀，【張評】銀兒、桂姐祭，祭四、祭五。告西門慶說。西門慶道：「值甚麽，每人都與他一疋整絹就是了。」【張評】一總也，卻又是爲下回尋書章作地。月娘邀到後邊房裡，擺茶管待，過夜。

【繡像本評】婦人家一種似斟酌、似算小心腸如畫。

晚夕，親朋夥計來伴宿，【張評】是熱非冷。叫了一起海鹽子弟搬演戲文。李銘、吳惠、鄭奉、鄭春都在這裡答應。西門慶在大棚內放十五張桌席，爲首的就是喬大户、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韓姨夫、倪秀才、溫秀才、任醫官、李智、黄四、應伯爵、謝希大、祝實念、孫寡嘴、白賚光、常峙節、傅自新、(十七)韓道國、甘出身、賁第傳、吳舜臣、兩個外甥，【張評】實二十四人。還有街坊六七位人，【張評】虚六七人，總爲西門死後作照。內會中六人，除吳典恩、雲裡守做官去，花子虛已死，連西門十位，則此日亦

算命中全到。然則九人皆在，獨子虛一人死耳。子虛死而瓶兒亦死，重復將命中人一齊提出，見十兄弟生死相聚散如此。與娶瓶兒時總提，一樣深意。都是開桌兒。點起十數枝大燭來，堂客便在靈前圍着圍屏，垂簾放桌席，往外觀戲。當時眾人祭奠畢，【張評】命中祭，祭六。西門慶與敬濟回畢禮，安席上坐。下邊戲子打動鑼鼓，搬演的是韋臯、玉簫女兩世姻緣【張評】收住瓶兒，接下玉簫。《玉環記》。不一時吊場，生扮韋臯，唱了一回下去。貼旦扮玉簫，又唱了一回下去。廚役上湯飯、割鵝。應伯爵便向西門慶說：「我聞的院裡姐兒三個在這裡，何不請出來，與喬老親家、老舅席上遞盃酒兒。他倒是會看戲文，倒便益了他！」西門慶便使玳安進入說去：「請他姐兒三個出來。」喬大户道：「這個卻不當。他來吊喪，如何叫他遞起酒來？」【繡乙本評】忠厚人語。【張評】是禮，偏不是禮；不是正經喪禮，偏是喪禮的正理。伯爵道：「老親家，你不知，相這樣小淫婦兒，別要閒着他。快與我牽出來！你說應二爹說：六娘沒了，只當行孝順，也該與俺每人遞盃酒兒。」【張評】佞口，偏有理。玳安進去半日，說：「聽見應二爹在坐，都不出來哩。」伯爵道：「既恁說，〔十八〕我去罷。」走了兩步，又回坐下。【張評】特寫伯爵，爲子虛一哭。西門慶笑道：「你怎的又回了？」伯爵道：「我有心待要扯那三個小淫婦出來，等我默兩句，〔十九〕出了我氣，我纔去。」落後又使玳安請了一遍，三個纔慢條條出來。都一色穿着白綾對衿襖兒、藍段裙子，【張評】與瓶兒赴會穿子虛孝一樣，妙絕。向席上不端不正拜了拜兒，笑嘻嘻立在傍邊。應伯爵道：「俺每在這裡，你如何只顧推三阻四，不肯

【繡像本評】分明在廝纏，偏說出一段情理來，可悟佞口之妙。

出來？」那三個也不答應，向上邊遞了回酒，設一席坐着。下邊鼓樂響動，關目上來，生扮韋皋，淨扮包知木，同到构欄裡玉簫家來。那媽兒出來迎接，包知木道：「你去叫那姐兒出來。」媽云：「包官人，你好不着人，俺女兒等閒不使出來。說不得一個『請』字兒，你如何說『叫他出來』？」【張評】又插入院本，真是出没不定之筆，如走盤珠也。那李桂姐向席上笑道：「這個姓包的，就和應花子一般，就是個不知趣的蹇味兒！」伯爵道：「小淫婦，我不知趣！你家媽怎喜歡我？」桂姐道：「他喜歡你？過一邊兒！」西門慶道：「看戲罷，且說甚麽，再言語，罰一大盃酒！」那伯爵纔不言語了。那戲子又做了一回，並下。

廳内左邊吊簾子看戲的，是吳大妗子、二妗子、楊姑娘、潘姥姥、吳大姨、孟大姨、吳舜臣媳婦鄭三姐、段大姐，【張評】外客八位。並本家月娘姊妹；右邊吊簾子看戲的，是春梅、玉簫、蘭香、迎春、小玉，都擠着觀看。那打茶的鄭紀，正拿着一盤菓仁泡茶從簾下過，被春梅叫住，問道：「拿茶與誰吃？」鄭紀道：「那邊大妗子娘每要吃。」這春梅取一盞在手。不想小玉聽見下邊扮戲的旦兒名字也叫玉簫，【張評】明點。便把玉簫拉着說道：「淫婦，你的孤老漢子來了，鴇子叫你接客哩，你還不出去？」使力往外一推，直推出簾子外。【張評】映出。春梅手裡拿着茶，推潑一身，罵玉簫：「怪淫婦，不知甚麽張致，都頑的這等！把人的茶都推潑了，早是没曾打碎盞兒。」【張評】寫玉簫，卻爲春梅出色，蓋玉簫受約而金、梅將散矣。西門慶聽得，使下來

【綉内本評】或亦無意插來，插來恰合恰妙，宛若爲玉簫命名時便伏此意。

【綉像本評】關得門裡門外俱起身不得，趣甚。

安兒來問：「誰在裡面喧嚷？」春梅坐在椅上道：「你去就說：玉簫浪淫婦見了漢子，這等浪！」【張評】極力寫春梅，卻又是寫玉簫，一筆作兩筆用矣。那西門慶問了一回，亂着席上遞酒，就能了。月娘便走過那邊數落小玉：「你出來這一日，也往屋裡瞧瞧去。都在這裡，屋裡有誰？」小玉道：「大姐剛纔後邊去的，兩位師父也在屋裡坐着。」月娘道：「教你們賊狗胎在這裡看看，就恁惹是招非的！」【張評】不快春梅之語，早爲申二姐作引。春梅見月娘過來，連忙立起身來，說道：「娘，你問他。都一個個只像有風病的，狂的通沒些成色兒，嘻嘻哈哈，也不顧人看見。」那月娘數落了一回，仍過那邊去了。

那邊喬大户與倪秀才先起身去了。〔二十〕沈姨夫與任醫官、韓姨夫也要起身，被應伯爵攔住道：「東家，你也說聲兒。俺每倒是朋友，不敢散，一個親家卻要去。沈姨夫又不隔門，【張評】不隔門是不該去，妙。韓姨夫與任大人、花大舅都在門外。這咱晚三更天氣，門也還未開，慌的甚麼？【張評】未開門又是不該去，又妙。都來大坐回兒，左右關目還未了哩。」西門慶又令小廝提四罈麻姑酒，放在面前，說：「列位，只了此四罈酒，我也不留了。」因拿大賞鍾放在吳大舅面前，說道：「那位離席破坐說起身者，任大舅舉罰。」於是衆人又復坐下了。【張評】兩番寫，筆力奇横。西門慶令書童：「催促子弟，快吊關目上來，分付揀着熱鬧處唱罷。」須臾，打動鼓板，扮末的上來，請問西門慶：「『寄真容』那一摺可要唱？」西門慶道：「我不管你，只要熱鬧。」貼

【繡像本評】自是斷腸聽不得，非甘吹出斷腸聲。

旦扮玉簫，唱了回。西門慶看唱到「今生難會面，因此上寄丹青」一句，【張評】借《玉環記》掩映處，七穿八透，又收轉傳真。忽想起李瓶兒病時模樣，不覺心中感觸起來，止不住眼中淚落，袖中不住取汗巾兒搽拭。又早被潘金蓮在簾內冷眼看見。【繡乙本評】活賊。指與月娘瞧，說道：【張評】直與瓶兒進門鬧花筵時，金蓮挑月娘唱「世世夫妻」一照，章法何等整嚴奇橫。「大娘，你看他，好個沒來頭的行貨子！如何吃着酒，看見扮戲的哭起來？」孟玉樓道：「你聰明一場，這些兒就不知道了？樂有悲歡離合，想必看見那一段兒，觸着他心，他覩物思人，見鞍思馬，〔二十一〕纔吊淚來。」金蓮道：「我不信。【張評】映語。打談的吊眼淚，替古人耽憂。這些都是虛！他若唱的我淚出來，我纔算他好戲子。」【張評】總是暢語。月娘道：「六姐，悄悄兒，咱們聽罷。」玉樓因向大妗子道：「俺六姐不知怎的，只好快說嘴。」

【繡像本評】金蓮恨心無情，自家說出。

那戲子又做了一回，約有五更時分，衆人齊起身。西門慶拿大盃攔門遞酒，欵留不住，俱送出門。看收了家伙，留下戲廂，明日有劉公公、薛公公來祭奠，還做一日。【張評】藕斷絲連。衆戲子答應，管待了酒飯，歸下處歇去了。李銘等四個，亦歸家不題。西門慶見天色已將曉，〔二十二〕就歸後邊歇息去了。【張評】又是一夜。正是：得多少

紅日映窗寒色淺，淡烟籠竹曙光微。

一

【文評】此書好處能於用情時寫出無情來，並能於非理事寫出有理來。此實絕非真情，全非正理，而天下確有此等人，確有此等事，且偏天下皆是此等人，皆是此等事，可勝浩歎哉！

西門慶之於王六兒，亦與潘六兒等。但惜武大郎不如韓道國有度量；深幸韓道國不似武大郎無計較，否則韓道國亦大郎之續也。若花子虛亦幸而病死耳，否則不爲韓道國，即作武大郎矣。

西門之於潘、王，淫而已矣。乃獨於李瓶兒有情，何哉？其身分與境遇與性情，稍有不同耳。王、潘以色，李則色兼財者也。故此番發送瓶兒，直謂瓶兒自己發送自己可也。非有大排場不能充其量，一切舉動，全不合理。乃舉國則不以爲非，且從而附和之。僅於應伯爵口中一點，其腹誹者，自有人焉。杜中書云：「曾生過子，於禮也無礙。」此言必出自中書者，此其所以爲中書歟？彼市井人，何足語此！

二

文禹門又云：有人以年老病故者，謂之喜喪，請客演戲，鑼鼓終宵。又於出殯之日，裝扮許多故事，招引閒人。吾初不解是何原因，今乃知此風，蓋自西門慶家始也。余又在山東，往吊喪家。乃有蟒袍補褂者出迎，訝然詰之，此名知客，所以敬賓也。余曰：來吊者尚易素服，喪禮之內何可有此？竟有以余言爲然而立刻更換者，此風又不知始於何時也。喜禮各處不同，稍有僭越，人亦不之怪也。至喪禮不可不慎，即賢人之所謂當大事，夫子之所謂與其易不如戚。可見此事之不講，自古已然矣。

大抵世人以貧富爲奢儉，儉之不中禮者少，而奢之不中禮者多。故聖人先言禮而繼言喪，此物此志也。試

觀此一回，西門慶不過死一妾耳，如此鋪張，卒然和之，不過多有幾個銀錢，遂荒謬僭妄，一至於此。此非寫西門慶之情，正是寫西門慶之勢，讀者勿認作西門慶獨情深於瓶兒也。非寫西門慶之勢之盛，正是寫西門慶之勢將衰，而諸妾之離德離心，亦兆於此也。西門慶何足云，有心世道者，可不加之意哉！

校勘記

〔一〕「詩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喬大户」，綉甲、綉丙本「大」誤作「太」。
〔三〕「明珠」，綉像本作「胡珠」。
〔四〕「十一歲僧人」，綉像本「十一」作「十二」。
〔五〕「見在」，綉像本作「見有」。
〔六〕「定要安放」，綉甲、綉丙本「定」誤作「安」。
〔七〕「年小」，綉甲、綉丙本作「年少」。
〔八〕「闔家」，綉甲、綉丙本作「親朋」。
〔九〕「贊禮」，綉甲、綉丙本作「舉薦」。
〔十〕「原侍真宗寧和殿」「侍」，綉甲、綉丙本作「在」。
〔十一〕「安排」，綉甲本作「內獻」，綉乙、綉丙本作「內備」。
〔十二〕「也來看看」，綉甲本「也」作「得」。
〔十三〕「纓纓」，綉像本作「纓絡」。
〔十四〕「親朋」，綉甲、綉丙本作「朋友」。

〔十五〕「堂客」，綉像本作「堂家」。

〔十六〕「待茶」，綉甲、綉丙本作「奉茶」。

〔十七〕「傳自新」，綉像本「自」作「曰」，誤。

〔十八〕「既恁說」，「恁」，綉甲、綉丙本作「任」。

〔十九〕「默兩句」，綉像本「默」作「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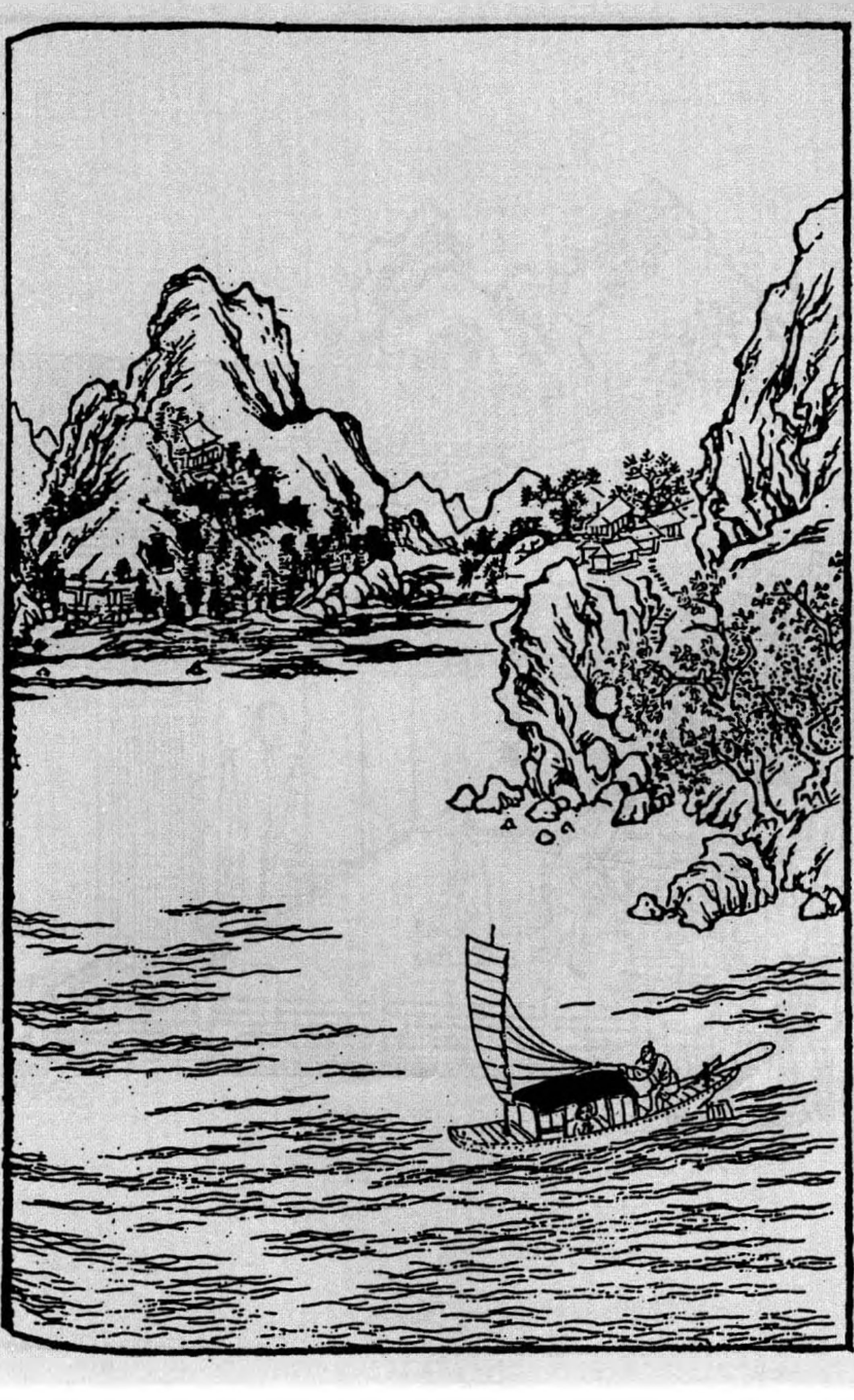
〔二十〕「那邊」，綉像本作「那時」。

〔二十一〕「見鞍思馬」，「鞍」，綉甲、綉丙本作「鞭」。

〔二十二〕「天色已將曉」，綉甲、綉丙本「曉」作「晚」。

第六十四回　玉簫跪受三章約　書童私掛一帆風





第六十四回

玉簫跪受三章約
書童私掛一帆風

人知春梅爲四女樂中第一人，不知作者已先極力描寫一玉簫也。蓋瓶者，養花之物；而簫者，歌舞之器，悲歡皆可寄情於中。故生子加官，必寫玉簫失壺，而私書童於此起，蓋藏淫佚之調於簫中，歡也。瓶兒一死，即使姦情敗露，書童遠去，是藏離別之調於簫中，悲也。此是作者特以簫聲之悲歡離合，寫銀瓶之存亡，爲一部大關目處也。

玉簫必隨月娘，是作者特誅月娘閨範不嚴，無端透漏春消息，以致有金蓮、敬濟、雪娥等事，故以玉簫安放月娘房中，深罪月娘也。

三章約者，乃作者自言此後半部皆散場之詞，所爲離歌三叠而烟水茫茫云者，正渭城之景也。夫極力寫金、瓶、梅三人，今死其一矣，已後自然一一散去，不再出一筆寫其合聚來也。故此處以玉簫三章約一點明之。

瓶兒死而書童去，春鴻去而春梅別，兩兩相映，蓋送歸鴻而爲梅開之候，瓶兒逝而琴書冷矣。故瓶兒與書童一時並寵，而藏壺必用琴童也。

玉簫入金蓮手中，雖爲梅開之兆，然試以金蓮所品之名思之，又月娘之所必爭者也。故後文撒潑，以玉簫話起。

月下吹簫，玉樓人悄，蓮漏頻催，春梅映雪，一瓶春酒已罄，此時此際，琴書在側，不必作送鴻迎燕之句，真大難爲情，故用作書以消遣也。此又作者之心。

篇内接叙二太監講朝政，蓋爲下文引見朝房地也。

詩曰：〔一〕

玉殞珠沉思悄然，明中流淚暗相憐。
常圖蛺蝶花樓下，記效鴛鴦翠幕前。
祇有夢魂能結雨，更無心緒學非烟。
朱顔皓齒歸黄土，脉脉空尋再世緣。

話説衆人散了，已有鷄唱時分，西門慶歇息去了。玳安拿了一大壺酒、幾碟下飯，在鋪子裡還要和傅夥計、陳敬濟同吃。傅夥計老頭子熬到這咱，已是坐不住，搭下鋪就倒在炕上，向玳安道：「你自和平安吃罷，陳姐夫想也不來了。」玳安叫進平安來，兩個把那酒你一鍾我一盞都吃了。收過家伙，平安使去門房裡睡了。玳安一面關上鋪子門。上炕和傅夥計兩個對廝腳兒睡下。傅夥計因閒話向玳安説道：【張評】閒中一話，最有神理。「你六娘没了，這等棺槨念經發送，也勾他了。」玳安道：「他的福好，只是不長壽。俺爹饒使了這些錢〔三〕，還使不着俺爹的哩。俺六娘嫁俺爹，瞞不過你老人家，他帶了多少帶頭來？別人不知道，我知道。銀子休説，只金珠玩好、玉帶、絛環、䯼髻、值錢的寶石，也不知有多少。爲甚俺爹心裡疼？不是疼人，是疼錢。〔四〕【綉乙本評】看議論，妙。【張評】映盗財也。若説起六娘的性格兒，一家

【綉像本評】又將各人品題一番，好則太濫，刻則太苛。不獨寫出性情之偏，而奴僕一味懷恚藏怒如此，亦以見小人難養也。

【綉像本評】小人何嘗無春秋？然語語從私起，見自是小人之春秋。

子都不如他，又謙讓，又和氣，見了人只是一面兒笑，自來也不曾呵俺每一呵，並沒失口罵俺每一句「奴才」。【張評】映金蓮罵。使俺每買東西，只拈塊兒。俺每但說「娘，拿等子你稱稱。」他便笑道：「拿去罷，稱甚麼。你不圖落圖甚麼來？只要替我買值着。」這一家子，那個不借他銀使？只有借出來，沒有個還進去的。還也罷，不還也罷。俺大娘和俺三娘使錢也好，只是五娘和二娘，慳吝的緊。他當家，俺每就遭瘟來。會勝買東西，也不與你個足數。綁着鬼，一錢銀子只稱九分半，着緊只九分，俺每莫不賠出來？」傅夥計道：「就是你大娘還好些。」玳安道：「雖故俺大娘好，毛司火性兒，一回家好，娘兒每親親噠噠說話兒。你只休惱着他，不論誰，他也罵你幾句兒。【綉乙本評】映前罵。總不如六娘，萬人無怨，又常在爹跟前替俺每說方便兒。隨問天來大事，俺每央他央兒對爹說，無有個不依。【張評】襯出，又吸動書童。只是五娘，行動就說：『你看我對爹說不說！』把這打只提在口裡。如今春梅姐，又是個合氣星，天生的都在他一屋裡。」傅夥計道：「你五娘來這裡也好幾年了。」玳安道：「你老人家是知道的，想的起他那咱來的光景哩。【綉乙本評】輕薄。他一個親娘也不認的，【綉乙本評】厚者薄，自是襯人妙法。來一遭要便搶的哭了家去。【張評】點明打狗、磨鏡一回。如今六娘死了，這前邊又是他的世界。明日那個管打掃花園，乾淨不乾淨，還吃他罵的狗血噴了頭哩！」【張評】使渡三章約。兩個說了一回，那傅夥計在枕上齁齁就睡着了。【綉乙本評】好住法。【張評】百忙中偏有此等神細之筆。玳安亦有酒了，合上眼不知

天高地下，直至紅日三竿，都還未起來。

原來西門慶每常在前邊靈前睡，早辰玉簫出來收叠牀鋪，西門慶便往後邊梳頭去。書童髩着頭，要便和他兩個在前邊打牙犯嘴，互相嘲鬥，半日纔進後邊去。【張評】補出，深罪月娘。不想這日西門慶歸上房歇去，玉簫趕沒人起來，【張評】深罪月娘。暗暗走出來，與書童約了，走在花園書房裡幹營生去了。【張評】春梅，月娘婢，而後文如彼；今玉簫，月娘婢也，又如此；後小玉，亦月娘婢也，而後文如彼。月娘之為月娘，其閨範何如哉？不料潘金蓮起的早，驀地走到廳上，只見靈前燈兒也沒了，大棚裡丟的桌椅橫三竪四，沒一個人兒，【張評】畫。只有畫童兒在那裡掃地。【繡乙本評】畫。金蓮道：「賊囚根子，乾淨只你在這裡，都往那裡去了？」畫童道：「他每都還沒起來哩。」金蓮道：「你且丟下笤帚，到前邊對你姐夫說，有白絹拿一疋來，你潘姥姥還少一條孝裙子，再拿一副頭鬚繫腰來與他，他今日家去。」畫童道：「怕不俺姐夫還睡哩，等我問他去。」良久，回來道：「姐夫說不是他的首尾，書童哥與崔本哥管孝帳，娘問書童哥要就是了。」金蓮道：「知道那奴才往那去了，你去尋他來。」畫童向廂房裡瞧了瞧，【繡丙本評】畫。說道：【張評】略過廂房。「纔在這裡來，敢往花園書房裡梳頭去了。」金蓮說道：「你自掃地，等我自家問這囚根子要去。」因走到花園書房內，忽然聽見裡面有人笑聲，推開門，只見書童和玉簫在床上正幹得好哩。便罵道：「好囚根子，你兩個幹得好事！」諕得兩個做手腳不迭，齊跪在地下哀告。金蓮道：「賊囚根子，你

【繡像本評】寫亂，寫懈，寫辛苦，只兩語，宛然。

目拿一疋孝絹、一疋布來，打發你潘姥姥家去着。」書童連忙拿來遞上，金蓮逕歸房來。

那玉簫跟到房中，打旋磨兒跪在地下央及：「五娘千萬休對爹說。」金蓮便問：「賊狗肉，你和我實說，從前已往偷了幾遭？一字兒休瞞我便罷。」那玉簫便把和他偷的緣由說了一遍。金蓮道：「既要我饒你，你要依我三件事。」【張評】又與牆頭約後，斷西門一映。玉簫道：「娘饒了我，隨問幾件事，我也依娘。」金蓮道：「第一件，你娘房裡但凡大小事兒，就來告我說。你不說，我打聽出來，定不饒你。【張評】月娘家法如此。直照撒潑一回。第二件，我但問你要甚麼，你就稍出來與我。第三件，你娘向來沒有身孕，如今他怎生便有了？」【張評】深心。玉簫道：「不瞞五娘說，俺娘如此這般，吃了薛姑子的衣胞符藥，便有了。」潘金蓮一一聽記在心，纔不對西門慶說了。

【綉像本評】三件事，究竟不出聽籬察壁、愛小便宜心腸，所以爲妙。

書童見潘金蓮冷笑領進玉簫去了，知此事有幾分不諧。向書房廚櫃內收拾了許多手帕、汗巾、挑牙、簪紐，並收的人情，他自已也儹有十來兩銀子；又到前邊櫃上誆了傅夥計二十兩，只說要買孝絹，逕出城外，顧了長行頭口，到馬頭上，搭在鄉裡船上，往蘇州原籍家去了。正是：

【綉像本評】去固是，即不去，亦不妨。

撞碎玉籠飛彩鳳，頓開金鎖走蛟龍。

那日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都要家去了。薛內相、劉內相早辰差人擡三牲桌面來祭奠燒紙。【張評】二內相祭，祭七。又每人送了一兩銀子伴宿分資，叫了兩個唱道

【綉像本評】月娘猜到弄碍，可謂善猜，然決不猜到自家丫頭弄碍。人家如月娘者不少。

情的來，【綉丙本評】配合得妙。白日裡要和西門慶坐坐。【張評】活是太監。緊等着要打發孝絹，尋書童兒要鑰匙，一地裏尋不着。傅夥計道：「他早辰問我櫃上要了二十兩銀子買孝絹去了，口稱爹分付他孝絹不勾，敢是向門外買去了？」西門慶道：「我並沒分付他，如何問你要銀子？」一面使人往門外絹鋪找尋，那裡得來。月娘向西門慶說：「我猜這奴才有些蹺蹊，不知弄下甚麼碍兒，拐了幾兩銀子走了。【張評】深罪月娘。你那書房裡還大瞧瞧，只怕還拿甚麼去了。」西門慶走到兩個書房裡都瞧了，只見庫房裡鑰匙掛在牆上，大櫥櫃裡不見了許多汗巾手帕〔五〕並書禮銀子、挑牙、紐扣之類。西門慶心中大怒，叫將該地方管役來，分付：「各處三街兩巷與我訪緝。」那裡得來？正是：

不獨懷家歸興急，五湖烟水正茫茫。

那日薛内相從晌午就坐轎來了。西門慶請下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相陪。先到靈前上香，打了個問訊，然後與西門慶叙禮，說道：「可傷，可傷！如夫人是甚病兒歿了？」【綉乙本評】太監稱謂轉不苟。【張評】反襯西門慶非禮處。西門慶道：「不幸患崩漏之疾歿了，多謝老公公費心。」薛内相道：「沒多兒，將就表意罷了。」因看見掛的影，說道：「好位標致娘子！【綉乙本評】不諱，妙。【張評】又點傳真。正好青春享福，只是去世太早些。」溫秀才在傍道：「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綉乙本評】開口腐氣直沖，妙甚。窮通壽夭，自有個定數，雖聖人亦不能强。」薛内相扭回頭來，見溫秀才穿着衣巾，

【綉像本評】左顧右盼，都有情

景，可悟筆墨一種生氣。

【綉像本評】奉承一番，只博得「會說話」三字，可思，可思。

【綉像本評】此

因說道：「此位老先兒是那學裡的？」【張評】妙絕，秀才切勿怪。溫秀才躬身道：「學生不才，備名府庠。」薛内相道：「我瞧瞧娘子的棺木兒。」【綉乙本評】婆氣得妙。【張評】活是太監。西門慶即令左右把兩邊帳子撩起，薛内相進去觀看了一遍，極口稱贊道：「好付板兒！請問多少價買的？」西門慶道：「也是舍親的一付板，學生回了他的來了。」應伯爵道：「請老公公試估估，那裡地道？甚麼名色？」薛内相仔細看了，說：「此板不是建昌，就是付鎮遠。」伯爵道：「就是鎮遠，也值不多。」薛内相道：「最高者，必定是楊宣榆。」伯爵道：「楊宣榆單薄短小，怎麼看得過？此板還在楊宣榆之上，名喚做桃花洞，在於湖廣武陵川中。昔日唐漁父入此洞中，曾見秦時毛女在此避兵，是個人迹罕到之處。【張評】奉承得可笑。然則漁父之舟亦載不許多棺材料也。此板七尺多長，四寸厚，二尺五寬，還看一半親家分上，還要了三百七十兩銀子哩。公公，你不曾看見，解開噴鼻香的，裡外俱有花色。」薛内相道：「是娘子這等大福，纔享用了這板。俺每内官家，到明日死了，還沒有這等發送哩。」吳大舅道：「老公公好說，與朝廷有分的人，享大爵祿，俺們外官焉能趕的上。老公公日近清光，代萬歲傳宣金口。見今童老爺加封王爵，子孫皆服蟒腰玉，何所不至哉！」薛内相便道：「此位會說話的兄，【張評】肖極。請問上姓？」西門慶道：「此是妻兄吳大哥，見居本衛千户之職。」薛内相道：「就是此位娘子令兄麼？」【綉乙本評】糊涂得妙，卻又不是糊涂。【張評】總是反襯西門。西門慶道：「不是。乃賤荊之兄。」薛内相復於吳大舅聲諾，說道：

改容致敬稱「吳大人」，與前「如夫人」三字，「兒」字，「令兒」字，冷冷相應。有許多輕重在內，細玩自見。

【繡像本評】笑人者復爲人所笑，世情大都如此。然薛太監笑得直，笑得孩；溫秀才笑得嬌，笑得腐。與其嬌腐，寧直寧孩。

「吳大人，失瞻！」

看了一回，西門慶讓至捲棚內，正面安放一把交椅，薛內相坐下，打茶的拿上茶來吃了。薛內相道：「劉公公怎的這咱還不到？叫我答應的迎迎去。」青衣人跪下稟道：「小的邀劉公公去來，劉公公轎已伺候下了，便來也。」薛內相又問道：「那兩個唱道情的來了不曾？」西門慶道：「早上就來了，叫上來。」不一時，走來面前磕頭。薛內相道：「你每吃了飯不曾？」那人道：「小的每吃了飯了。」薛內相道：「既吃了飯，你每今日用心答應，我重賞你。」西門慶道：「老公公，學生這裡還預備着一起戲子，唱與老公公聽。」薛內相問：「是那裡戲子？」西門慶道：「是一班海鹽戲子。」薛內相道：「那蠻聲哈刺，誰曉的他唱的是甚麼！【張評】妙絕。那酸子每在寒窗之下，三年受苦，九載遨遊，背着琴劍書箱來京應舉，得了個官，又無妻小在身邊，便希罕他這樣人。【張評】忽然放筆將讀書人一寫，趣絕。你我一個光身漢、老內相，要他做甚麼？」溫秀才在傍邊笑說道：「老公公說話太不近情了。居之齊則齊聲，居之楚則楚聲。老公公處於高堂廣廈，豈無一動其心哉？」【張評】已心爲其童矣。這薛內相便拍手笑將起來道：「我就忘了溫先兒在這裡。你每外官，原來只護外官。」溫秀才道：「雖是士大夫，也只是秀才做的。老公公砍一枝，損百林。〔六〕兔死狐悲，物傷其類。」薛內相道：「不然。一方之地，有賢有愚。」

正說着，忽左右來報：「劉公公下轎了。」吳大舅等出去迎接進來，向靈前作了

【綉像本評】兩太監情性口角摹寫已盡，至此又明目張膽談一回朝政，令人絶倒。

揖。叙禮已畢，薛内相道：「劉公公，你怎的這咱纔來？」劉内相道：「北邊徐同家來拜望，〔七〕陪他坐了一回，打發去了。」一面分席坐下，左右遞茶上去。因問答應的：「祭奠桌面兒都擺上了不曾？」下邊人說：「都擺停當了。」〔八〕劉内相道：「咱每去燒了紙罷。」西門慶道：「老公公不消多禮，頭裡已是見過禮了。」劉内相道：「此來爲何？還當親祭祭。」當下，左右捧過香來，兩個内相上了香，遞了三鍾酒，拜下去。西門慶道：「老公公請起。」於是拜了兩拜起來，西門慶還了禮，復至捲棚内坐下。然後收拾安席，遞酒上坐。兩位内相分左右坐了，吳大舅、溫秀才、應伯爵從次，西門慶下邊相陪。子弟鼓板響動，遞了關目揭帖。兩位内相看了一回，揀了一段《劉智遠白兔記》。【張評】先陪一句，妙。唱了還未幾摺，心下不耐煩，一面叫上兩個唱道情的去，打起漁鼓，並肩朝上，高聲唱了一套「韓文公雪擁藍關」故事下去。【張評】與娶瓶兒鬧華筵時唱「韓湘子尋叔」，對針爲鎖。薛内相便與劉内相兩個說話兒，道：「劉哥，你不知道，昨日這八月初十日，下大雨如注，雷電把内裡凝神殿上鴟尾裘碎了，諕死了許多宮人。朝廷大懼，命各官修省，逐日在上清宮宣《精靈疏》，建醮，禁屠十日，【張評】如此便爲修省乎？法司停刑，百官不許奏事。【張評】修省乃不許奏事，不知何處修省？昨日大金遣使臣進表，要割内地三鎮，依着蔡京那老賊，【綉乙本評】罵得妙。就要許他。【張評】對其子而罵其父，太難爲情。掣童掌事的兵馬，交都御史譚稹、黄安十大使節制三邊兵馬，又不肯還，交多官計議。昨日立冬，萬歲出來祭太廟，太

常寺一員博士，名喚方軫，早辰打掃，看見太廟磚縫出血，殿東北上地陷了一角，寫表奏知萬歲。科道官上本，極言童掌事大了，宦官不可封王。如今馬上差官，拿金牌去取童掌事回京。」劉內相道：「你我如今出來在外做土官，那朝事也不干咱每。俗語道：咱過了一日是一日，便塌了天，還有四個大漢。【張評】天下躲事人如此，千古同慨。到明日，大宋江山管情被這些酸子弄壞了。【綉乙本評】定論。【張評】天下壞事人如此，千古同慨。王十九，咱每只吃酒！」【張評】天下鬱悶人如此，千古同慨。此一段爲一百回金兵作引。因叫唱道情的上來，分付：「你唱個【李白好貪杯】的故事。」【綉乙本評】好題目。【張評】一腔心事，都付酒杯，作者深意在此。那人立在席前，打動漁鼓，又唱了一回。

直吃至日暮時分，分付下人，看轎起身。西門慶欵留不住，送出大門，喝道而去。回來，分付點起燭來，把桌席休動，留下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坐的，又使小廝請傅夥計、甘夥計、韓道國、賁第傳、崔本和陳敬濟復坐。叫上子弟來分付：「還找着昨日《玉環記》上來。」【張評】一語接榫。上用幾回院本作間，又是雲斷山連，異樣章法。因向伯爵道：「內相家不曉的南戲滋味。早知他不聽，我今日不留他。」伯爵道：「哥，到辜負你的意思。內臣斜局的營生，他只喜《藍關記》、搗喇小子山歌野調，那裡曉的大關目悲歡離合。」於是下邊打動鼓板，將昨日《玉環記》做不完的搯數，一一緊做慢唱，都搬演出來。西門慶令小廝席上頻斟美酒。伯爵與西門慶同桌而坐，便問：「他姐兒三個還沒家去，怎的不叫出來遞杯酒兒？」西門慶道：「你還想那一

【綉像本評】又

冒一句，方不露從前之相。

夢兒，他每去的不耐煩了。」伯爵道：「他每在這裡住了有兩三日？」西門慶道：「吳銀兒住的久了。」【張評】話出傷心。當日衆人坐到三更時分，搬戲已完，方起身各散。西門慶邀下吳大舅，明日早些來陪上祭官員。與了戲子四兩銀子，打發出門。

到次日，周守備、荊都監、張團練、夏提刑，合衛許多官員，都合了分資，辦了一副豬羊吃桌祭奠，【張評】合衛祭，祭八。有禮生讀祝。西門慶預備酒席，李銘等三個小優兒伺候答應。到晌午，只聽鼓響，祭禮到了，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在門首迎接，只見後擁前呼，【張評】描神處往往在此。衆官員下馬，在前廳換衣服。良久，把祭品擺下，衆官齊到靈前，西門慶與陳敬濟還禮。禮生喝禮，三獻畢，跪在傍邊讀祝。祭畢，西門慶下來謝禮已畢，吳大舅等讓衆官至捲棚內，寬去素服。待畢茶，就安席上坐，觥籌交錯，慇懃勸酒。李銘等三個小優兒，銀箏檀板，朝上彈唱。衆官歡飲，直到日暮方散。【張評】與上回接連三席。一時寫來，令人五色眯目，卻無一筆犯手，何等大力！西門慶還要留吳大舅衆人坐，吳大舅道：「各人連日打攪，姐夫也辛苦了，各自歇息去罷。」【張評】細。當時告辭回家。正是：

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
家中巨富人趨附，手內多時莫論財。

文禹門云：大風吹倒梧桐樹，自有旁人話短長。人之賢否，自有定評。惟其左右之人，知之最真，亦言之

最當。況此書皆作者所言，玳安之所褒貶，實作者之所平章也。此間議論，亦如吳神仙之相，龜婆之卜，固明明指示於人，閱者又何必自作聰明，妄出見解，而有所偏好偏惡於其間也。西門慶此番舉動，玳安一言以蔽之曰：不是疼人是疼錢。哀梨並剪，爽利乃爾。吾故曰：是勢利，非情分也。至於諸婦之軒輊，大娘與三娘並舉，二娘與五娘同稱，涇渭之分，昭然可指。然此第言其用錢也。恐閱者還不明白，故又特表大娘之順則喜，逆則怒，不如六娘又謙讓又和氣，以陪襯之。五娘開口打，閉口罵，復有春梅濟其惡，助其虐，以則傚之。其不言雪娥者，本在不足局之列，亦人之所共知也。作者口中月旦，已告人以低昂，何嘗皮裡陽秋，仍望人之推測。奈何愛而加諸膝，惡而墜諸淵，逞一己之私心，自詡讀書得間，此不但非作者之知己，實爲作者之罪人也。

即此一回，玉簫與書童私通，深責月娘之疏忽，而不問金蓮之縱容。豈以金蓮爲不足道也，何又期月娘之太深也。此刻西門慶已死，尚可說也；今西門慶尚存，獨無責乎？後之金蓮因姦被逐，又謂月娘實殺金蓮，不解其何自相矛盾乃爾！甚矣！人之不可有偏心有成見也。玉簫與書童之事，偏又爲金蓮所見，甚可怕也，而不知乃不幸之大幸也。三章之約，前有西門慶，後有如意兒。心法之傳，金蓮實授自王婆子，而推而廣之也，並能推己以及人。其視苟合之事，人之常情，不足爲異。惜乎！書童不知琴童之事，以爲可怕而逃。否則大可時相往來，或者金蓮竟有親來臨幸之日，亦未可知。何其餒也。

校勘記

〔一〕「詩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脈脈空尋再世緣」，「空」，綉甲本作「室」。

〔三〕「俺爹饒使了這些錢」，綉甲、綉丙本「爹」作「多」。

〔四〕「是疼錢」，綉甲、綉丙本「疼」作「疾」，誤。
〔五〕「大榭槛」，綉甲本「榭」作「局」；「汗巾」，綉甲本作「手巾」。
〔六〕「損百林」，「損」，綉甲本作「篾」。
〔七〕「北邊」，綉甲本作「咱和」。
〔八〕「罷停當」，綉像本「罷」作「排」。